

序

固

慶

拾

凡

齊

余兒時喜讀邸鈔有贈 先君以九朝東華錄者竊而讀之舉凡果事以矜異
聞 先君聞之喜曰兒能讀此亦佳但勿污損許縱觀不解者其來問於是喜
得賜讀日必盡數頁 先君每爲之講解且詔以吾家舊事時 外舅他塔拉
仲魯先生與兄伯愚文貞公方隨任廣州於壺園結文社與游者皆一時名士
先君常携 不肖嬉戲其間稍長受業於番禺梁文忠公並得奉教於沈芷隣
澤棠于晦若文和文道希 廷式諸先生飫聞緒論光緒辛卯回京應試問業於
宗室伯義祭酒 盛昱蘇完瓜爾佳西湄戶部 鐵齡兩師於 國朝掌故之學畧
識門徑壯年游宦湖北爲文忠師薦入 張文襄公幕府隨辦學務數年中經
戊戌庚子之變當時成事至今日已爲舊聞竊惟 史殿 實錄旣爲秘府之
藏如歷朝 聖訓 方畧以及通典通志通考卷帙浩繁微論寒素不易得即
得亦苦難卒讀近人所爲筆記各 體裁舊者近夸新者近謗甚且因緣恩怨
標榜異同旣異傳聞無裨數典蒙有惑焉晚歲度遼冬寒簡出因取東華錄正

續編益以宣統政紀旁參國史列傳等書擇其有關掌故者隨意鈔錄取便檢尋友人以爲於一代盛衰之原尙可藉資探討勸付排印俾助談資極知挂漏貽笑大方間有所述亦皆信而有徵不敢蹈耳食之弊至於歷代典章文物及南巡盛典各具專書不及採錄迴憶兒時情味如在目前不圖已過五十餘年昔日光陰甯可復得

太歲在柔兆困敦相月鐵嶺公柔王嵩儒年六十有四

掌固零拾卷一

鐵嶺王嵩儒輯錄

滿洲源流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壬子諭頌閱金史世祖紀云金世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譌爲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又後漢書三韓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押之以石夫兒初墮地豈堪以石押頭其說甚悖於理國朝舊俗兒生數日置臥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辰韓或亦類是范蔚宗不得其故曲爲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韓命名第列辰韓馬韓弁韓而不詳其義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史家不知汗爲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而庸鄙者甚至譌韓爲族姓尤不足當一噓向曾有三韓訂謬之作惜未令人盡讀

之而共喻耳若唐時所稱鷄林應即今吉林之謂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考證者致明季狂誕之徒尋摘字句肆爲詆毀此如桀犬之吠無庸深較而舛誤之甚者則不可以不辨若夫東夷之說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至如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勝朝之臣僕乎又有云我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尚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世之計迨我國聲威日振明之綱紀日隳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害於是我太祖赫然振怒以七大恨告天興師報復自薩爾滸松山杏山諸戰大敗明兵明人欲與我求和斥而不許彼尙安能輕侮我朝乎且漢

高乃秦之亭長唐祖乃隋之列公宋爲周之近臣明爲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我朝乃明與國當闖賊擾亂明社既移之後吳三桂迎迓王師入關爲之報仇殺賊然後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國家誕膺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祿履武紀以爲受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池即在長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祖紀稱唐時靺鞨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是金之先即有字矣而本朝國書則自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我朝復爲創造未可知也他如建置之沿革滿洲之始基與夫古今地名同異並當詳加稽考勒爲一書垂示天下萬世著派大學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誥悉心檢覈分條編輯以次呈覽候朕親加釐定用昭傳信而闢羣惑並將此通諭知之尋阿桂等奏編纂事定酌擬凡例呈覽並請欽定嘉名得

旨知道了書名著定爲滿洲源流考

按滿洲或稱曼珠又稱曼殊肅慎或稱稷慎又稱朱申天聰十年冬十月庚寅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諸申乃席北超墨勒根之裔與我國無涉今後一切人等止許稱我國滿洲原名又辛丑諭曰各旗貝勒所屬人員稱爲某旗貝勒家諸申似諸申又非地名應質之通滿洲語者

征服哈達輝發烏喇葉赫四部

哈達之先本扈倫國姓納喇其始祖納齊卜祿生尙延多爾和齊尙延多爾和齊生嘉碼喀碩珠吉嘉瑪喀碩珠吉生綏屯綏屯生都勒喜都勒喜生克什納都督生子二長徹徹木次旺濟

一作住

外蘭克什納都督爲族人巴代達爾漢所

害徹徹木之子萬奔席北部相近之綏哈城旺濟外蘭奔哈達主其部落後哈達人叛旺濟外蘭被殺其子博爾坤舍進

一作博勒寬沙津

殺其人以報父仇至綏哈

城迎兄萬爲部主萬攻取附近諸部遠者又招徠之其勢乃盛遂稱爲汗國號
哈達其時葉赫烏喇輝發及滿洲之渾河部俱屬之萬爲人殘暴黷貨無厭凡
以事赴訴者賂金帛輒以曲爲直否則以直爲曲羣下效尤每使人諸路皆騷
縱無忌索貨賄鷹犬之屬下及鷄豚悉被擾害又以好惡爲毀譽萬不察其實
惟羣下言是聽自戕其國以故所創基業即自敗之其民多叛投葉赫先附諸
部皆叛萬汗卒子扈爾干繼立八月卒弟康古魯繼之康古魯卒弟孟格布祿
與扈爾干之子岱善爭奪久之得主其部至是滅天命戊戌

輝發之先本姓益克得里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有昂古里星古力者自黑龍

江載木主遷於渣魯

一作扎魯

居焉有扈倫國人噶揚噶圖墨土

一作圖謨圖

二人姓納

喇氏居於張因附其姓宰七牛祭天改姓納喇是爲輝發始祖星古力生子二

長留臣次備臣備臣生納領噶

一作納靈阿

耐寬納領噶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

噶哈禪都督噶哈禪都督生齊納根達爾漢齊納根達爾漢生王機努

一作旺吉努

王機弩招服附近諸部於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居之因名輝發國是時蒙古察哈爾國扎薩克圖土門汗自將圍其城不克而還王機弩卒孫拜音達里殺其叔七人自爲貝勒至是乃滅天命丁未

烏喇國之先以扈倫爲國號姓納哈與哈達國同以納齊卜祿爲始祖納齊布

祿之元孫都勒喜生子二長克什納都督次古對朱顏

一作珠延

古對朱顏生太蘭

太蘭生布顏布顏收服附近諸部築城於烏喇河岸洪尼地國號烏喇自稱爲

貝勒生子二長布干次博克多布顏卒子布干繼之布干卒子滿泰繼之至滿

泰弟布占泰國乃滅天命壬子

葉赫之先係蒙古國人姓土默特滅扈倫所居張地之納哈部遂據有其地因

姓納喇後遷於葉赫河岸建國故名葉赫國其始祖星根達爾漢生席爾克明

噶圖席爾克明噶圖生齊爾噶尼齊爾噶尼生格孔格格孔格生太杵

一作台楚

杵生子二長清佳弩

一作嘉努

次楊吉弩兄弟綏服葉赫諸部各居一城哈達國

人多歸之清佳努楊吉努遂皆稱貝勒明萬曆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受哈達國所賂金及玄狐黑貂聽讒搆以賜敕賞賚爲名誘清佳努楊吉努二貝勒至開原繫漢壽亭侯廟中並從兵二百殺之清佳努子布寨楊吉努子納林布祿各繼其父爲貝勒成梁率兵征之取其喀尼罕二寨士卒被傷者衆成梁收兵還萬曆十六年成梁又率兵圍納林布祿所居東城大傷士卒不克而還遂與和好焉納林布祿弟金台石布寨子布揚古嗣爲貝勒至是乃亡天命已未

按滿洲崛起遼東與元代武功相埒自征服哈達烏喇葉赫輝發後疆土日闢屢次征明不欲窮兵黷武議和而還卒以天厭明德歷數有歸入主中原三百餘年代無失德至今爲人民愛戴足見積基有自非可以智力求也

滿洲文字

己亥明萬曆二十七年上欲以蒙古字製爲國語頒行巴克什額爾德尼扎爾固齊噶

蓋辭曰蒙古文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更製也上曰漢人讀漢文凡

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爲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製字爲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爲易耶額爾德尼噶蓋對曰以我國語製字最善但更製之法臣等未明故難耳上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爾等試書之何爲不可於是上獨斷將蒙古字製爲國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天命己亥

以七大恨誓師證明

天命二年二月壬寅 上率貝勒大臣統步騎兵二萬啓行謁 堂子告天曰我之祖父未嘗捐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啓釁邊陲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尙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勿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違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

使臣綱古里方吉納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何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詆訾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即爲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故是以征之

蒙古各部來附

天命七年二月蒙古兀魯特部明安兀爾宰圖

一作謬勒哲依圖

鎖諾木綽乙喇札爾

一作吹勒札勒

達賴密賽拜音代噶爾馬昂坤多爾濟顧祿綽爾齊奇筆他爾

一作奇塔爾

布延代伊林齊特靈喀爾喀部貝勒石里胡那克

一作錫爾
呼納克

及台吉等三十餘

戶並驅其畜產來附

上御殿宴勞之諭曰我國習俗守忠信奉法度無盜賊詐僞無兇頑暴亂拾遺於道必還其主人情敦厚如此所以獲膺天眷爾蒙古未嘗不持念珠誦佛號而欺詐橫逆之風不息天弗佑汝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國人今爾等既歸我賢者固予優禮無能者亦皆撫育無萌不善之念若怙惡不悛即以我國法度治之

按佛法多言因果荒渺無稽惟福善禍淫亦足使小人知所忌憚若但持念珠頌佛號而所行欺詐橫逆怙佛法亦不能庇此怙惡之人即此足以知太祖之明其崇奉佛教無非爲羈縻蒙古政策耳

太祖崩殂

太祖以攻明甯遠不克明人紀載多謂因攻城受傷清實錄但言赴清河湯泉

養疾大漸乘舟順太子河而歸近日人岡田一龜著清太祖崩殂考一書考證頗爲詳盡

文皇命名默符天意

太宗文皇帝諱皇太極 初太祖命上名時國中尙未通蒙古漢字已而知漢人儲君曰皇太子蒙古嗣位者曰黃台吉音義默符衆皆驚異識天意有屬云天聰元年

按譯音無正字蒙古之稱福晉疑即夫人宰桑疑即宰相戴青疑即大臣又瀛寰志畧朔方備乘二書所載國名有別異至十餘種者若日本稱德曰獨俄曰露亦其習慣相沿近人謂錫伯席北皆鮮卑之轉音未知確否記南洋輪船有名諫當者百思不得其解後始知爲廣東二字之譯音

寧文毅公奏疏

參將齊完我奏臣蒙 皇上出之奴隸登之將列不揣庸愚妄自期許是以初

時召對輒薦五人後臣等公奏請設六部餘留中不下竊見自古設官定職非帝王好爲鋪張煩冗多事誠見夫一念補苴不到弊亂叢生是以期於毫無罅隙而後已後世有天下者雖名目變更而精意良法實不能改易故創業帝王慮國事之無紀綱也而置六部慮六部之有偏私也而置六科慮科臣阿黨君心宜啓沃也而置館臣慮下情上壅君心受欺蔽也而置通政此數事皆相因相制缺一不可者 皇上不立言官不過謂我國人人得以進言何必另立言官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何竟敗壞至此臣請爲 皇上明辨之我國自六部既立之後曾見有一人抗顏劾罪者否似此寂寂無言果國中太平無事耶大抵舉國之內然諾成風浮沈爲俗以狡猾爲圓活以容隱爲公道以優游退縮爲雅重學成裝就便爲大僚即有一二勁草亦自覺特立孤標之足慮耳我皇上皇皇圖治亦何利有此景象也况今日掌局之人豈盡循理方正屬下既不敢是非長官局外又誰敢輕議權貴是弊竇從茲而開亂階由此而釀也臣

想國中之事 皇上亦時得聞知然此不過猶古之告密豈是拜章闕下揚言殿陛堂堂偉偉之舉動耶若言官設立人必自斂指名彈劾人亦不怨何也責有所歸仇怨莫避君身尙許指摘他人甯知忌諱苟不至貪汙欺誑任其狂言弗爲禁止此古帝王明目達聰之妙術寡過修省之良法也若論南朝言官壞事獨不思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乎總由伊主藻鑑不明非洪武設法不臧也我國筆帖黑色之稱於漢言爲書房朝廷之上豈有書房之理官生雜處名器弗定更張布置止一矢口之勞 皇上何憚而不爲也通政之官不設則叩關籲天之路塞矣下情上壅而 皇上不得知勵精圖治謂何而固如是乎至於服制一節是 皇上陶鎔滿漢之第一急事滿洲語言既同貴賤自別漢官不會滿語嘗被罵詈辱打至傷心墮淚者有之 皇上遇漢官每溫慰懇至而國人反陵轢作踐將何以成一體而招徠遠人耶宜急分辦服制造設腰牌此最簡最易關係最大者 皇上勿再忽之也若定制設官 皇上難其人何妨兼攝

代理但名目一立各有職司不敢推諉矣念臣等數人實無掀揭之才惟耿介之操忠愍之志至死不變去年副將高鴻中出管甲喇額真臣曾具疏奏留今游擊范文程又補刑曹諒臣亦不得久居文館矣若臣兩三人盡入其中豈復得慷慨激烈侃侃一言乎 上溫諭曰此本說得是俟數次舉行

天聰五年

按國初文臣如達海庫爾纏額爾德尼噶蓋等皆滿人中之通達政事者贊襄密勿時進讜言顧檔冊罕存莫由共見至齊完我此疏侃侃直陳深切時弊內中於滿人陵轢漢官不少隱諱可謂敢言者矣

定朝儀

天聰六年春正月朝賀行新定朝儀

受尊號

崇德元年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爲大清

定宮殿名稱

定宮殿名大門爲大清門東爲東翊門西爲西翊門大殿爲篤恭殿正殿爲崇政殿中宮爲清寧宮東爲闕雎宮西爲麟趾宮次東爲衍慶宮次西爲永福宮臺東樓爲翔鳳樓臺西樓爲飛龍閣

封襲罔替八王

丁酉敍功冊封大貝勒代善爲和碩兄禮親王

貝勒濟爾哈朗爲和碩鄭親王

多爾袞爲和碩睿親王

多鐸爲和碩豫親王

豪格爲和碩肅親王

岳託爲和碩成親王

阿濟格爲多羅武英郡王

杜度爲多羅安平貝勒

阿巴泰爲多羅饒餘貝勒

按此爲開國時初封之爵後或以罪奪或以嗣絕至康熙間繼絕詔封其世襲罔替至今者爲禮睿豫肅鄭莊六親王克勤順成兩郡王

按滿洲異姓無王爵惟贈武勳王揚古利一人後福康安亦封貝勒

漢軍及漢人除三藩外惟黃芳度一人贈多羅郡王

八分公

宗室公爵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分初以爲有八種分物爲紫韁等類與前代之九錫或同按會典載天命間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屬凡朝會燕饗皆異其禮是爲八分其不入八分者有功則特恩准加是又非殊錫之比

八旗漢軍

八旗之制與元初十三翼畧同以黃白紅藍色別之後擴爲四鑲四正率以親王貝勒領之其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職用白鑲皂以別於八旗漢軍纓色先

用青後改馬光遠纛以青鑲黃黃廷柱纛以青鑲白寒族從龍始祖建威公世選纛以青鑲紅巴顏纛純用青後均改從一律

按寒族自建威公於天聰四年以榆林副將率屬歸誠隸漢軍正紅旗授總兵官其時漢軍祇兩旗與馬光遠同爲都統後擴充八旗改任正紅鑲紅旗固山額眞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襲罔替二世祖忠毅公之鼎以總兵隨征福建康熙九年敘克復銅山金門功晉封三等誠武伯十九年隨征貴州於水箐殉難國史均有傳

漢軍出路較窄祇六部各有漢字堂主事二缺內閣中書有漢軍缺而須以滿文考試餘則與漢人無異諱者至有和尚道士漢軍人之謂以僧綱道紀兩司均官至六品爲止武職則鑾輿衛專缺較多故世族多以右職自達八旗都統舊稱固山額眞雍正元年總理王大臣等議覆給事中碩塞奏八旗都統印信清文係固山額眞字樣額眞二字所關甚鉅非臣下所可濫用應請

改定以昭名分將固山額眞改爲固山昂邦伊都額眞改爲伊都章京八旗印信均改鑄從之

按額眞有主字義故云非臣下所可濫用昂邦爲大臣如散秩大臣稱蘇拉昂邦是

譯書

天聰九年四月己巳上諭文館諸臣曰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宜於遼宋元金四史內擇其勤於求治而國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廢墜與其用兵行師之方畧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奸佞有關緊要者擇實彙譯成書用備觀覽至漢文通鑑之外野史所載如交戰幾合遑施法術之語皆係妄誕此等書籍傳至國中恐無知之人信以爲眞當停其翻譯

按遑施法術本小說不經之談以此垂戒後世猶有信義和團拳匪以肇亂者又本朝未入關之先以繙譯三國志演義爲兵畧故極崇拜關羽其後有

託爲關神顯靈衛駕之說屢加封號廟祀遂徧天下

進玉璽

天聰九年八月多爾袞等凱旋獲歷代帝王傳國玉璽自元順帝爲明所敗携玉璽逃至沙漠後崩於應昌府璽遂失越二百餘年有牧羊山岡下者見一羊以蹄掘地發之得此璽歸於元裔博碩克圖汗後爲察爾林丹所侵國破璽歸林丹汗多爾袞聞璽在蘇泰太后所索之既得視其文乃漢篆制誥之寶四字以二龍交紐實至寶也至是謁上獻之

康熙四年十一月庚午江西總督郎廷佐奏漂陽縣民顧起龍等獲玉璽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遣官賚送命貯內庫賞顧起龍等銀各五十兩

朝鮮紀恩碑

崇德四年十二月初朝鮮國王李綜勒紀恩碑於三田渡先以其事入奏

上遣內院察不害等往觀之至是不害等還錄碑文進呈其文曰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 寬溫仁聖皇帝以敗和自我始赫然怒以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於南漢凜凜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道兵相繼奔潰西北帥逗撓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卷秋籜爐火之燎鴻毛而 皇帝以不殺爲武惟布德是先乃降勅諭之曰來朕全爾否則屠之有若英馬諸大將承 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諸臣問曰予託和好於大邦十年於茲矣由予惛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 皇帝猶不忍屠戮諭之如此予何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協贊之遂從數十騎詣軍前請罪 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錫賚之恩徧及從臣禮罷即還我寡君於都城立招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撫民勸農遠近之雉舉鳥散者咸復厥居詎非大幸歟小邦之獲罪上國久矣已未之役都元帥姜宏立助兵明國兵敗被擒 太

祖武皇帝止留宏立等數人餘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悞丁卯歲今
皇帝命將東征本國君臣避入海島遣使請成 皇帝允之視爲兄弟國疆
土復完宏立亦還矣自茲以往禮遇不替冠蓋交迹不幸浮議煽動搆成亂梯
小邦申飭邊臣言涉不遜而其文爲使臣所得 皇上猶寬貸之不即加兵乃
先降明旨諭以師期丁寧反復不啻耳提面命而終不免焉則小邦君臣之罪
益無所逃矣 皇帝旣以大兵圍南漢而又命偏師先陷江都宮嬪王子暨卿
士眷屬俱被俘獲 皇帝戒諸將不得擾害令從官及內侍看護旣而大沛恩
典小邦君臣及被獲眷屬復歸於舊霜雪變爲陽春枯旱轉爲時雨區宇旣亡
而復存宗祀已絕而還續環東土數千里咸圍於生成之澤此實古昔簡策所
希覲者也於戲盛哉漢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 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
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其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 皇
帝之功之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永賴抑亦大朝之仁聲武

誼無遠不服者未始不基於茲也顧摹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不足彷彿於萬一
謹載其大畧銘曰

天降霜露	載肅載育	惟帝則之	並布威德	皇帝東征
十萬其師	殷殷轟轟	如虎如貔	西番窮髮	暨夫北貉
執爰前驅	厥靈赫濯	皇帝孔仁	誕降恩言	十行昭回
既嚴且溫	始迷不悟	伊惑自貽	帝有明命	如寐覺之
我后祇服	相率而歸	匪惟憚威	惟德之依	皇帝嘉之
澤洽禮優	載色載笑	爰束干矛	何以錫之	駿馬輕裘
都人士女	乃歌乃謳	我后言旋	皇帝之賜	皇帝班師
活我赤子	哀我蕩析	勸我穡事	金甌依舊	翠壇維新
枯骨再肉	寒荄復春	有石巍然	大江之頭	萬載三韓
皇帝之休				

錦州國王碑

崇德五年五月攻錦州駐蹕國王碑地方此碑爲元木華黎國王之裔乃馬代追封其父兀斯和爾所建

考試之始

六年七月賜中式舉人滿洲鄂貌克圖赫德蒙古杜雷漢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下爲鳳朝衣各一襲一二三等生員段布各有差

范文肅洪文襄上攝政王啓

順治元年四月大學士范文程上攝政王啓曰迺者有明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燹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祇承先帝成業夾輔冲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爲啓佑正欲攝政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

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爲身家計非爲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爲我有耳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爲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衆使近悅遠來蠹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如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爲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爲我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携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

因以爲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於衆論擇善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我師往來斯爲甚便惟攝政王察之

庚午攝政睿親王師次遼河以軍事諮洪承疇承疇上啓曰我兵之強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示此行特掃除亂逆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縣有開門迎降者官即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誅而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則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況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志驕已無固志一旦聞我軍至必焚其宮殿府庫遁而西行賊之羸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城賊已遠去財物悉空逆

惡不得除士卒無所獲亦大可惜也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即行追剿倘仍坐據京城以拒我我則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賊撲滅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初明之守邊者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於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禦之若沿邊仍復空虛則接踵而進不勞餘力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偵探勿絕庶可斷陝西宣府大同眞保諸路以備來攻則馬首所至計日功成矣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我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也

此兩啓皆出自漢臣攝政王能採納施行遂以克成大業以視後之歧視滿漢者眞九天之與九淵也

吳三桂致攝政王書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盜烏合之衆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掠擄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

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於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禮不敢輕瀆聖聽乞王轉奏

攝政王報吳三桂書

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三次進兵攻畧蓋示意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旗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爲敵今亦勿因前故尙復懷疑昔管子射桓公中鉤後桓公用爲仲父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一則國讐

得報一則身家可保

按王師至山海關

以免誤殺宣統帝

攝政王起以攝政

東曰崇文西曰宣

攝政王致史可

予向在瀋陽即知燕

弟於清班曾託其手

金陵有自立者夫君

新君不得書即位所

親中國臣民不聞加

其忠義念累世之宿

卷四 身家

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謂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將簡西行之旅轉旂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河山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仗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甯肯與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史閣部復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義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之不

察謂南中臣民儉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謹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
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
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
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庶哀慟
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
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
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
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
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昇霄萬
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枳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
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
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

震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北向頂禮加額豈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
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
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
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
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
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
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
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元宗幸蜀太子即
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故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
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
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
止歲輸以金紵回紇助唐原非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

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者先帝輒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兼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憾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致命遂志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書

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朕親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並命大學士于敏中書御製書事一篇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爲裝潢篋貯著發交寅著令將此卷弄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並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久遠至此卷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加意護守勿致有污損將此傳諭寅著知之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文曰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府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

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於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定樂名

十月大學士馮銓謝陞洪承疇等奏郊廟及社稷樂章前代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除漢魏曲名各別不可枚舉外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寧元宗廟用寧郊社用成明廟用和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擬改用平字從之

郊祀九奏 迎神奏始平 奠玉帛奏景平 進俎奏咸平 初獻奏壽平

亞獻奏嘉平 終獻奏雍平 撤饌奏熙平 送神奏太平 望燎奏安平

宗廟六奏 迎神奏開平 初獻奏壽平 亞獻奏嘉平 終獻奏雍平 撤

饌奏熙平 送神奏成平

社稷七奏 迎神奏廣平 初獻奏壽平 亞獻奏嘉平 終獻奏雍平 撤

饌奏隆平 送神奏成平 望燎奏安平

僞明太子

十二月辛巳有劉姓者自稱明崇禎太子內監楊玉爲易服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時崇禎帝公主亦在奎所相見掩面泣奎跪獻酒食旣而疑其僞具奏以聞隨令內院傳故明貴妃袁氏及東宮官屬內監等辨視皆不識問以宮中舊事亦不能對袁氏等皆以爲僞惟花園內監常進指揮李時蔭等執以爲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趙開心給事中朱徽等各言事關重大宜加詳慎因下

雪月

法司覆

明朝之

眞太子

定

二年正

報可

更

三月禮

享祀而

分統南

祖世宗

太祖未

功臣木華黎伯顏亦應從祀至明太祖並功臣徐達劉基各宜增入昭次享祀以昭帝王功業之隆用彰皇仁追崇往哲至意從之

十七年六月己丑禮部議覆御史顧如華奏帝王廟創建於故明及我朝增定金太祖金世宗遼太祖元太祖明太祖共二十一帝皆開創之主不及守成賢君但守成不乏誼主如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康王誠爲守成令主漢之文帝史稱其節儉愛民海內安甯家給人足宋之仁宗恭儉仁恕忠厚之政培有宋三百年之基明之孝宗仁恭節儉任賢圖治憂勤惕勵始終不渝應否入廟並祭仰候 睿裁至從祀功臣見今從祀者似應照舊惟宋臣潘美雖平南有功然斜谷之敗不能制護軍王侁擅離陳家谷口致楊業父子無援而死宋之不能復征契丹實由此敗又宋臣張浚三命爲將而一敗於富平關陝淪亡再敗於淮西鄆瓊叛命三敗於符離而中原不可復且劾李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奏飛欲專兵柄觀史書所載未可與韓世忠岳飛同日而論此二臣皆宜

罷其從祀得 旨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俱入廟並祭遼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諸帝王不宜與祭著停止餘依議

康熙六十一年禮部遵大行皇帝諭旨議覆歷代帝王廟原祀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世祖唐太宗遼太祖宋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二十一位今擬增夏啓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發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莊王僖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顯王慎觀王漢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冲帝桓帝靈帝昭烈帝唐高祖

高宗睿宗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遼太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宋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憲宗成宗武宗仁宗大定皇帝文宗寧宗明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皇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皇帝凡一百四十三位其從祀功臣原祀皇帝臣風后力牧唐虞臣皋陶夔龍伯夷伯益商臣伊尹傅說周臣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漢臣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唐臣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張巡許遠李晟宋臣曹彬韓世忠岳飛金臣幹魯粘沒喝幹離不元臣木華黎伯顏明臣徐達劉基三十九人今擬增皇帝臣倉頡商臣仲虺周臣畢公高呂侯仲山甫尹吉甫漢臣劉章魏相丙吉耿弇馬援趙雲唐臣狄仁傑宋璟姚崇李泌陸贄裴度遼臣耶律曷魯宋臣呂蒙正李沆寇準王曾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司馬光李綱趙鼎文天祥元臣不脫木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楊士奇楊榮于謙李賢劉大夏

凡四十人得 旨是依議速行

乾隆元年正月巳酉總理事務王大臣議覆御史蔣炳奏請升契神主於崇聖祠中與五王並祀查契爲明倫敷教之始應入祀典惟契爲有商之始祖於孔子有君臣之分祖孫之派其請升主於崇聖祠恐有未安請敕部詳議具奏尋奏自商以後契祀無徵蓋契爲有商配天之祖未便以從祀帝王廟而列於兩廡於上世有敷教之功其祀典不便亞於孔廟世遠年湮其教澤不似孔子之親亦不便埒於孔廟契未與祀前人實有深意律以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孔子雖嘗自謂殷人斷不敢以有商配天之祖爲始祖又不便升契於崇聖祠祀典固宜於備禮制亦求其合遷就附會於典禮反有未協應無庸議從之

四年十二月丙戌大學士鄂爾泰等會議僉都御史陶正靖奏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前代帝王百四十有三名臣四十當日禮臣未能繹 聖祖仁皇帝諭旨

故所增祀者尙有未當亦尙有闕畧等語臣等參考經史公同詳議如所稱夏王孔甲商王祖甲史記譏其淫亂但史記雜採諸家原有未可盡信者如夏王孔甲纂龍鑄劍雜見他書別無荒淫之蹟至祖甲爲商賢君書經無逸篇謂能保惠於庶民後之論者自宜援經以正史不應執史以疑經周悼王立未踰年國遭多難左傳並無見害於子朝之文西漢之元成東漢之桓靈以及唐宋之季雖政教式微但蒙業而安猶然共主明武宗除宸濠殛劉瑾尙能任用賢才不得以神熹並論臣等伏思見在增祀諸帝王仰荷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欽定毋庸復有損益至稱唐之德宗雖不克正終然有中興之功當以明愍帝爲比查憲宗削平方鎮力致中興唐之威令幾於復振但任用非人殞身官寺是以 聖祖仁皇帝增祀愍帝而不及憲宗也又稱魏之孝文周之世宗卓然一代令主國家每遇大典專官祭告而廟祀缺焉母乃自相繆戾等語查魏孝文周世宗勤於爲治留心邦本可稱令主但偏據一方從前定議俱不與

從祀至每遇大典專官告祭所以著六朝後五代未有如二君之賢者義各有歸應毋庸議又稱從祀諸臣遺漏最多等語臣等伏思名臣應運代生祀典尊崇禮宜詳慎故虞室九官工垂不與若商之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周之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括載在尚書人所盡曉而當日增祀未經議及他如令德孝恭若君陳世篤忠貞若君牙均不在列實緣人才之盛難徧及也東漢第五倫奉公盡節載於傳記但漢代如宋宏卓茂袁安魯恭輩行義俱與倫相上下未可槩從議增魏之高允無論矣若唐魏徵宋王旦元耶律楚材明王恕楊廷和等皆有可稱之實而祀典不及蓋於同時同列較德量功取彼遺此誠難其人而重其事也應將該僉都御史所奏從祀諸臣再加詳訂遺漏之處毋庸議

會試

三年二月甲戌禮部奏今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其中式名額及內簾房考官均宜增廣其數以收人才得旨開科之始人文宜廣中式額數准廣至四百名

房考官二十員後

通商之始

四年八月丁丑戶

攜來番島貨物與

臣以通商裕國爲

令商人載貨下澳

滿漢通姻

五年九月壬子諭

若締結婚姻自後

耿藩自盡

六年十一月壬午

按此亦一大疑

卷一百一十五

府迎義王同各大臣宴畢回府自刎一案得旨總督大臣無故自刎必有重大逼迫情節著都察院副都御史一員帶領科道官速往察明具奏足見軍興時之不易應付而恃勢凌迫不待言矣

優卹言官

順治八年五月甲辰外轉御史張煊列吏部尙書陳名夏結黨營私銓選不公諸款計於吏部並語涉洪承疇陳之遴等下諸王部臣鞠議部議諸款多屬赦前且有不實煊向爲御史不言今言於外轉之後心懷妬忌誣讟大臣張煊應論死名夏等免議從之

九年正月奉諭以張煊含冤受死著厚加卹典其子以父官官之仍加二級卹典

二月贈張煊太常寺卿予祭予全葬仍錄其子以太常寺卿用

十年正月授故御史張煊子基遠太常寺卿

按本朝不殺言官故於張煊昭雪後卹典加厚又自攝政王身後獲罪朝廷於明朝降臣漸存鄙視言路又交章彈劾故陳名夏等皆先後斥逐又給事中魏裔介奏故明兵部尙書張縉彥當都城破日爲內監王德化發憤毆擊是其喪心無恥雖閹官恥與爲伍不忠於明朝者必不忠於我朝縉彥不應在起用之列後御史蕭震劾縉彥於守藩浙江時刻有無聲戲二集一書詭稱爲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等語足見綱常正義歷久不磨後君遺親徒供利用詈人私已終悟返觀攸好既同清議斯重與當時之歸斯受之者迥不同矣

追崇封謚

十一月戊辰冬至祀天於圜丘奉 太祖武皇帝配享 太祖以上四世

高祖澤王爲肇祖原皇帝 高祖妣爲原皇后

曾祖慶王爲興祖直皇帝 曾祖妣爲直皇后

祖昌王爲景祖翼皇帝 祖妣爲翼皇后

考福王爲顯祖宣皇帝 妣爲宣皇后

乙丑封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陵山曰啓運山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陵山曰積慶山

福陵山曰天柱山 昭陵山曰隆業山

褒錄明末抗節諸臣

九年十一月給事中王廷諫奏 皇恩褒忠無外而在廷論列僅舉死難之臣未及抗節之臣竊按故明閣臣史可法嬰城固守擁兵不下科臣左懋第受命請和抗辭不屈雖其逆顏強項有負天高地厚之恩而原其殺身成仁實關綱常倫紀之大是抗節與死難雖迹似異而心則同也伏請聖明裁酌並賜褒錄命所司詳訪確議以聞

立明太監王承恩碑

十七年命立故明殉難太監王承恩碑文曰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國難名炳千載未嘗不掩卷三歎也雖忠義之性命之於天人人可以自盡然當變亂之際利害動於中禍患忱於外依違瞻顧多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霜露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若夫掖廷之中貂珥之列或恪恭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亦可謂賢矣至於國家多難矢志不移忠誠貫於金石氣節昭於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頹俗如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訐海內鼎沸莊烈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勞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嚙俸而營私至羣盜縱橫不能奏績逮逆渠犯闕國勢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時戴繼垂纓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黨遇急難則苟且偷生言之可爲太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九人無愧臣節賜諡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廷能赴義捐軀者蓋不多見獨

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旁其嶽嶽之風節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既乃託體山河瘞骸林麓承近園陵常依隧道可謂式慰幽靈用綏貞魄者矣朕自踐阼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每於有明用深嘉歎其歷代山陵近在畿輔向令永禁樵採守護維嚴於順治十六年因冬狩駐蹕昌平觀勝國之松楸感廢邱之霜露周覽諸陵惻然久之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遘亂亡國非辜躬奠椒漿尤增憫泣顧見陵側有土一杯即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酌酒焉邇者時當省斂展輅肅駕載履明代諸陵拜陳醑醴復徘徊於思陵之旁撫荒墟而灑涕瀝旨酒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爰手一卮命大臣拜奠其墓以勸忠也謚法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故忠君愛國庸人每未之逮貞烈之士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義無窮也矧承恩趨侍宮掖出入禁闈其責任不繫乎封疆名位不同於公輔而獨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欺其志者哉以視世之讀書明大義負重名者變故當前依阿洪忍幸免且

夕其爲人賢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勒之貞珉使盡忠者以爲勸不忠者以爲戒且以告夫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

翰林兼習清書

清初令翰林院人員兼習滿文順治十年曾親臨面試將通滿洲文義者三人不拘資俸以應升之缺用胡兆龍以侍講升侍讀學士李蔚以編修升中允兼編修莊同生以檢討升贊善兼檢討其可造者十二人各照原銜責令勉力學習俟再分別考試

以西洋人管欽天監

十年三月賜太常寺卿管理欽天監事湯若望號通懸教師

按西洋人之服官中國者始於湯若望後則南懷仁皆以歷算專門得同冠帶南任欽天監監正卒後加工部侍郎予諡勤敏

禁太監交結外官

本朝鑒於前明閹宦之弊定制寺人不過四品凡係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不許使弟姪親戚暗相交結不許假弟姪等人名色置買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擾害人民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內外交結者同官覺舉院部察奏科道糾參審實一併正法

耕藉

十一年二月丙子祀先農行耕藉禮祝文曰惟神肇興農事利賴萬年當茲東作躬耕藉田願錫大有物阜民安謹以牲帛醴齊之儀用申祭告

定命婦入朝之制

四月甲子諭禮部歷代以來無命婦更番入侍后妃之例所以嚴上下之體杜絕嫌疑也今蒙天眷奄有洪基內外倫常首當隆重朕曾奏請聖母皇太后將隨侍皇后及王貝勒福金命婦酌行停止奉皇太后懿旨此言甚是隨我命婦

我自我裁定其皇后及王貝勒福金貝子公夫人隨侍命婦均著停止大朝日期
大臣命婦照例上朝

宮闈女官

十五年十一月庚子禮部等衙門會議宮闈女官名數品級及供事宮女名數
乾清宮設夫人一位秩一品淑儀一人秩二品婉侍六人秩三品柔婉二十人
芳畹三十人俱秩四品尙宮局尙宮司紀司言司簿各二人司闈四人女史六
人尙儀局尙儀一人司樂二人司籍司賓司贊各四人女史三人尙服局尙服
一人司仗四人司寶司衣司飾女史各二人尙食局尙食一人司饌四人司醢
司藥司供女史各二人尙寢局尙寢一人司設司鐙各四人司輿司苑女史各
二人尙績局尙績一人司製四人司珍司彩司計女史各二人宮正司宮正女
史各二人俱秩六品按無五品疑有遺漏

慈甯宮設貞容一人秩二品愼容二人秩三品勤侍無品級定數

嚴科場作弊之例

辛酉刑部審實江南鄉試作弊一案正主考錢開宗正法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同考官葉楚槐等十七人處絞家產籍沒入官舉人方章鉞等斥革板賣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

改祀北嶽

十七年三月禮部議覆給事中黏本盛奏漢唐以來皆祀北嶽於曲陽今科臣條議宜祀於渾源州應敕晉撫察渾源州有無北嶽祠蹟再行酌議再查祭祀周公向在太學至唐顯慶間以周公制禮作樂功侔帝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遂定周公配享武王於帝王廟既不與孔子並祭於太學乃於文廟後別立傳聖祠殊失尊崇之禮不便舉行從之

會典載北嶽之祭向在直隸曲陽縣自明孝宗時尙書馬文升議請改祀於山西渾源州其疏引據周禮及明一統志立說甚正以格於部議而止至順治十

七年三月以科臣援前議請改祀下禮部議覆從之

又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言祀典所載致祭北海尙沿宋明舊制於河南濟源縣係在京之南於義未合況北嶽已改祀渾源州則北海應請改祀於混同江庶方位允協下部議行部臣奏言混同江非奉天所轄應照長白山例在附近地方設立幄次神位於祭長白山後行望祭之禮從之

乾隆四年十二月丙戌大學士鄂爾泰等議僉都御史陶正靖奏北嶽恒山順治於直隸曲陽縣祭十七年因臣下之請移於山西渾源州祭廢數千年相沿之典而從流俗附會之說所宜詳訂等語臣等謹按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內北嶽恒山小註載地理今釋云北嶽禹貢作恒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按直隸正定府界案恒山自班固漢志載於上曲陽而酈道元水經注以下咸宗之然今曲陽縣距山一百四十里不若渾源州之近我朝自順治十七年釐正祀典參考輿圖移祀渾源山靈妥佑宜率由舊章不必更議

定王妃郡主封號

癸未禮部定擬封號 親王世子郡王正室曰妃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正室曰夫人奉國將軍正室曰淑人奉恩將軍正室曰恭人親王女和碩格格曰郡主世子郡王女多羅格格曰縣主貝勒女多羅格格曰郡君貝子女固山格格曰縣君入八分鎮國公輔國公女曰鄉君未入八分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女不授封曰宗女

新舊歷算之爭

康熙四年三月壬寅先是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閣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湯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議至是議政王等逐款鞫問所摘十謬楊光先湯若望各言已是歷法深微難以分別但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爲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望謊奏候其

時春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湯若望私將參觜二宿改調前後又私將四餘中刪去紫炁又湯若望進二百年歷天祐皇上歷祚無疆而湯若望止進二百年歷俱大不合其選擇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處死得旨湯若望本當依擬處死但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老著免死

五年二月欽天監正楊光先奏今候氣之法久失其傳十二月中氣不應乞准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制器測候並敕禮部採取宜陽金門山竹管上黨羊頭山拒黍河內葭莩備用從之

七年十月戊子禮部以江南取到元郭守敬儀器請旨定奪得旨楊光先奏稱所用律管葭莩拒黍已經取到照尺寸方位候過二年未見效驗按候氣之法自北齊信都方取有效驗之後經千二百餘年俱失其傳爾部議交與楊光先令訪求博學有心計之人應將一千二百餘年失傳之處能否修正及楊光先

能修正與否俱詳問再議具奏

十一月禮部議復候氣之事據欽天監正楊光先奏稱律管尺寸載在司馬遷史記而用法失傳今博訪能候氣之人尙在未得臣身染風疾不能管理查楊光先職司監正候氣之事不當推諉仍令訪博學有心計之人以求候氣從之十二月治理歷法南懷仁劾奏欽天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歷內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得旨歷法關係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

八年二月議政王等遵旨會議前命大臣一十員赴觀象台測驗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問監正馬祐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顯亦言南懷仁歷皆合天象竊思百刻歷日雖歷代行之已久但南懷仁推算九十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九十六刻歷推行又言候氣係自古以來之例推算歷法亦無用處嗣後亦應停止楊光先職司監正歷日差誤不

能修理左袒吳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謂西洋之法必不可用應革職交刑部議罪得旨楊光先革職免議罪

三月授西洋人南懷仁爲欽天監副先是欽天監官按古法推算康熙八年曆以十二月置閏至是南懷仁言雨水爲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爲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上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南懷仁乃罷康熙八年十二月閏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節氣占候悉從南懷仁之言

九年九月諭禮部天文關係重大必選擇得人令其專心學習方能通曉精微可選官學生令與漢天文生一同學習有精通者俟欽天監員缺考試補用尋禮部議於官學生內每旗選取十名交欽天監分科學習有精通者俟滿漢博士缺出補用從之

按曆算新舊之爭始則楊光先攻訐湯若望幾罹重辟後則南懷仁等皆議

楊光先亦獲嚴譴至康熙五十三年和碩誠親王允祉等以御製律呂正義進呈得旨律呂曆法算法三書著共爲一部名曰律曆淵源後雍正元年復分三部一曰曆象考成一曰律呂正義一曰數理精蘊

修明史

康熙四年八月己巳諭禮部前於順治五年九月內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啓甲子丁卯兩年實錄及戊辰年以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查開送至今未行查送爾部即行文內外各衙門將彼時所行事蹟及奏疏諭旨舊案俱著查送在內部院委滿漢官員詳查在外委該地方能幹官員詳查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詳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明季時事之書亦著送來雖有忌諱亦不治罪爾部作速傳諭行

十月己巳御史顧如華奏伏讀上諭禮部廣搜前明天啓以後事蹟以備纂修明史查明史舊有刊本尙非欽定之書且天啓以後文籍殘毀苟非廣搜稗史

同治二年四月乙未諭禮部奏朝鮮國王李昇遣員以先誣未盡昭雪請將謬妄書籍懇恩刊正一摺朝鮮國王先系源流與李仁任即李仁人者族姓迥別我朝纂修明史於該國歷次辨雪之言無不一一備載仰見列聖睿裁折衷至當久已頒行天下中外皆知今該國王因見康熙年間鄭元慶所撰廿一史約編記載該國世系多誣遣員奉表來京籲請刊正情詞肫摯具見誼篤本根實事求是鄭元慶約編一書如所稱該國王國祖康獻王爲李仁人之子實屬舛誤惟係在明史未修以前村塾綴緝之士見聞未確不免仍沿明初之訛豈足徵信該國有原奉特頒史傳自當欽遵刊布使其子孫臣庶知所信從約編一書在中國久已不行亦無所用其改削著各省學政通行各學查明曉諭凡該國事實應以欽定明史爲正如有前項書籍流播士林其中訛載該國之事不得援據以歸畫一而昭信守

瞻禮長白山

康熙十六年命武默訥偕侍衛費耀色塞護禮索爾瞻禮長白山諭曰長白山祖宗發祥之地爾等赴吉林選識路之人瞻視行禮並巡視寧古塔等處五月已武默訥等發京師己丑至盛京東行戊戌至吉林詢土人無知長白山路者得舊居額赫訥殷獵戶穆布魯言其父曾獵長白山麓負鹿歸道經三宿似去額赫訥殷不遠自吉林至額赫訥殷陸行十日舟行幾倍之寧古塔將軍巴海令運米十七艘詣額赫訥殷先發並令薩布素護武默訥等行六月丁未武默訥等携三月糧陸行經溫德亨河庫埒納嶺奇爾薩河布爾堪河納丹弗埒城輝發江法河卓隆鄂河抵訥殷江千米亦至乃乘小舟與薩布素分道行泝納殷江逆流上丙寅會於額赫訥殷一望深林無路薩布素率衆前行伐木開道遣人還告行三十里得一山升其巔緣木而望長白山乃在百餘里外白光如積玉視之甚晰戊辰武默訥前行己巳遇薩布素於林中壬申黎明大霧莫辨山所向聞鶴唳尋聲往遇鹿蹊循行至山麓見周遭密林中間平迤圍繞有

何以考訂無遺如三朝要典同時尙論錄樵史兩朝崇信錄頌天臚筆及世族大家之紀錄高年逸叟之傳聞俱宜採訪以備考訂至於開設史局尤宜擇詞臣博雅者兼廣徵海內宏通之士同事纂輯然後上之滿漢總裁以決去取纂成全書進呈 御覽成一代信史章下所司

西洋進貢

九年七月甲寅西洋國王阿豐肅遣使瑪訥撒爾達聶等進貢得旨西洋國地居極遠初次進貢著從優賞賚

朝鮮請改正野史

十五年十一月禮部議覆朝鮮國王李焞奏頃陪臣使還購買前明十六朝紀一書中載本國癸亥年廢光海君李瑄立莊穆王李倬事誣以篡逆今聞新命纂修明史特遣陪臣福善君李枋等陳奏始末伏乞刪改以昭信史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該國癸亥年廢立始末及莊穆王李倬實跡自有定論

並無旁採野史諸書以入正史應無庸議

雍正四年五月禮部等衙門議覆朝鮮國王李吟之四代祖李侗在明天啓三年請封當據該國宗族臣民稱侗恭順因籲請統理國事今該國王奏稱有明十六朝記直以篡奪書之實屬冤誣請刪除雜說著爲定論應如所請俟明史告成後將列傳內立李侗之事頒發該國從之

雍正五年二月朝鮮國王李吟遣使臣表謝改正伊祖李侗被誣史書恩並獻方物得旨著將方物交內務府准作五年正貢

咸豐元年三月禮部奏朝鮮國王李昇以其祖李裍爲其先世戚臣金龜柱等誣陷以死嘉慶辛酉年間該國邪黨獄起曾將伊祖李裍羅織入黨案恐內府編輯載有其事懇辨其誣惟查當日欽奉上諭暨會典所載並無李裍之名所有該國黨案既未經載輯將來自無慮流傳該國王以先事彼誣備陳枉抑實係爲人後者之至情應照所請許其昭雪從之

草無木前臨小林盡處有白樺木整若栽植及旋行林外仍瀰漫無所見跪誦
敕旨拜畢霧開峯巒歷歷在目登陟有路遙望之山修而扈旣近則堂平而宇
闔向所睹積玉光冰雪所凝也山峻約百餘里嶺有池環以五峯其四峯臨水
拱峙正南一峯稍低分列雙闕池廣袤約三四里夾山澗噴注自左流者爲松
花江右流者爲大小訥殷河繞河皆平林武默訥瞻拜而下峯巒羣鹿奔逸仆
其七墜武默訥等前登山者正七人方乏食謝山靈賜却行未里許歛然霧合
癸酉還至前望處終不復見山

康熙十六年八月先是 上諭內大臣覺羅武默訥侍衛費耀色等曰長白山
乃祖宗發祥之地今無確知之人爾等前赴鎮守烏喇將軍處選熟識路徑者
導往詳視明白以便酌行祀典爾等可於大暑前馳驛速去至是武默訥等自
長白山還京復命上曰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
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禮部會同內閣詳議以聞

十一月禮部等衙門遵旨議復長白山係本朝發祥之地祀典宜崇但民舍遼遠不便建廟請封爲長白山之神初次遣封疆大臣詣山擇地設帳幄立牌致祭其每年春秋二祭道遠路濶或雨水阻隔應交甯古塔員官在烏喇地方望祭凡遇恩詔差官往祭者亦如之得旨是

封乳母

康熙十六年七月以世祖章皇帝乳母朴氏保育先皇克昭敬慎上幼時復殫心調護封爲奉聖夫人頂帽服色照公夫人品級

三十六年閏七月壬子諭禮部乳母瓜爾佳氏久侍宮掖保護朕躬殫竭惻怛恭勤素著匪勉夙夜咸合將奉之宜閱歷寒暑克盡調育之道每念疇昔未嘗暫忘比來嬰疾彌留竟爾溘焉長逝深爲軫悼宜加恩封爾部議奏尋議應封爲保聖夫人從之

六十年四月諭禮部朕恭謁孝陵時世祖章皇帝保母葉黑勒氏之孫懷誠李

嘉氏之子喀都禮叩請加恩朕念兩保母舊侍禁庭殫心夙夜爰從籲請特沛殊恩著贈葉黑勒氏爲佐聖夫人李嘉氏爲佑聖夫人

按贈封乳母亦沿明制之一端北京舊有奶子府胡同爲前明奉聖夫人客氏府址所在入民國後改爲迺茲不典不辭莫此爲甚

考試鴻博

康熙十七年七月吏部題各省題薦人員原令其作速起程今陝西李容王宏撰江南汪琬張九徵周慶曾彭桂潘耒稽宗孟張新標吳元龍蔡方炳直隸杜越范必英浙江應撝謙山西范鄆鼎江西魏禧並以疾辭陝西李因篤以母老辭相應咨催赴京得旨李因篤等旣經諸臣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薦舉該督撫作速起送來京以副朕求賢至意

十八年三月諭吏部薦舉到文學人員已經親試其取中一等彭孫遹倪燦張烈汪霏喬萊王瑱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陸柔馮勛錢中諧

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泰潘耒沈珩施閏章米漢雯黃與堅李鎧徐鉉沈筠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壇毛奇齡錢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燧吳遠巖繩孫著纂修明史

夏四月授薦舉博學宏詞邵吳遠爲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爲侍講彭孫遹張烈汪影喬萊王項齡陸棻錢中諧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方象瑛錢金甫曹禾爲編修倪燦李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勛汪楫朱彝尊邱象隨潘耒徐鉉尤侗范必英崔如岳李澄中龐壇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燧繩孫爲檢討

范忠貞桴炭集

漢軍范承謨大學士范文程第二子初任侍衛順治八年更定八旗漢軍考試之例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授編修歷官至福建總督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謀

叛佯言海寇至邀往議事脅之使從承謨憤罵不屈遂被羈禁至十五年九月十六夜精忠遣人縊之並幕賓無錫稽永仁會稽王龍光華亭沈天成從弟承譜及親屬家丁隸卒五十三人同遇害於禁中間爲詩文以桴炭畫壁上名畫壁集聖祖仁皇帝御製集序曰

朕惟帝王教化首重名節所以維繫人心扶樹綱紀也古人臣以身事主守土膺疆或遇螫賊潛生豺狼勃起則捐軀矢志取義成仁而其激烈慷慨之氣間發爲文辭雖質直無華後世論錄終有不可泯滅者以其出於忠義之誠本乎性情之正也福建總督范承謨名臣之子授節閩海方值逆豎盜兵偏隅煽燄籌畧未展橫罹幽繫閱三寒暑貞操彌堅故其嶢然不滓之志縈紆鬱屈無所攄露乃以牆壁爲書箋以桴炭爲筆墨題分甲乙字辨衡從日月既深篇章漸積名曰畫壁記實也卒能始終不撓歸於正命若承謨者可謂冒白刃而不疑守丹心而自信者矣夫以茹荼含蘖之餘每念念不忘君父故詩文不必盡合於

古之作者而浩然之氣流行充溢當其胸填聲咽髮植風生土塊灰丸同於利劍枯枝斷梗等比霜矛寫忠孝之性靈奪姦凶之殘魄是又豈刻雕藻繪塗飾虛浮者之所能及乎自三逆既滅寰宇謐寧卹典頻加恩綸屢降固已延賞後昆光賁泉壤矣茲特允其子時崇所請復爲序其存稿蓋善善從長春秋之義弁章特錫數出非常庶幾追妥忠魂亦以風厲臣節焉

謚忠貞於福州建專祠

李天生乞養表

富平李天生名因篤明季諸生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母老辭縣官敦促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檢討甫就職以母老且病具疏乞終養格於通政司乃自齋疏跪午門三日遂得 俞旨許歸養疏曰 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士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

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薦薦牘奉 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輾轉需人臣祇一弟因材從幼出繼臣叔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登登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至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諉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膺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人子者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怨何及緝轡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目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甯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

私情置之仕途蓋闕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如此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等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自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如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慙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並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目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

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思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養母叨流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永矢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

葉忠節遺疏

蒼巖葉炳霞名映樞謚忠節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註誤降補國子監博士遷戶部主事康熙十一年充陝西副考官晉郎中十七年擢陝西提學僉事以公明登薦牘二十四年授湖廣糧儲道二十七年五月督標裁兵夏逢龍作亂巡撫柯永昇禦賊被創自縊按察使丁焯棄家奔安慶時公署布政使賊迫受僞職公給以無殺百姓三日後當如所言乃令其妻奉母自

水竇出避難以司道等五印付其僕華林令付所向衙門呈繳遂繕遺摺朝服望闕謝恩訖升公座賜賊拔佩刀自刎疏畧曰

臣一介迂儒幸中進士叨受皇上高厚深恩海擢今職嘗以潔已奉公自矢但愧才具庸劣未效寸長茲值裁兵夏逢龍倡亂劫奪撫臣敕令並分兵圍臣衙門露刃逼脅臣幼讀詩書粗知節義雖斧鑕在前豈肯喪恥偷生彼時即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長子葉翦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尙未成童煢煢孤弱死將安歸因遣妻女奉母潛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應爾今勉盡一死以報國恩所恨者事起倉猝既不能先事綢繆默銷反側復不能臨事捍禦獨守孤城上孤三十載之皇恩下棄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慚雖么麼小醜指日掃滅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平也

上覽疏畢諭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義也朕覽葉映樞遺奏五內傷悼

王大臣等其共聽之因令展讀奏疏聞者皆感泣焉

按二疏皆至性之文讀之令人忠孝之心油然而生

頒行聖諭

九年十一月己卯吏部奏 皇上宏敷教化特頒 聖諭十六條以示尙德緩
刑化民成俗至意應通行曉諭八旗並直隸各省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

一敦孝弟以重人倫

二篤宗族以昭雍睦

三和鄉黨以息爭訟

四重農桑以足衣食

五尙節儉以惜財用

六隆學校以端士習

七黜異端以崇正學

八講法律以儆愚頑

九明禮讓以厚風俗

十務本業以定民志

十一訓子弟以禁非爲

十二息誣告以全良善

十三誠窩逃以免株連

十四完錢糧以省催科

十五聯保甲以弭盜賊

十六解讐忿以重身命

雍正二年 上以各條遵行日久慮民或怠宜申誥誡以示提撕迺復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並製序文刊刻成編頒行天下

廣取監生

十年七月戊寅國子監祭酒查祿奏太學爲教化本原之地查順治八年十一年曾令各省學臣選取生員文行兼優者起送赴監今宜遵倣此例於郡邑各庠或間一年或間四五年舉文行兼優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更請照世祖章皇帝時舊制每科直隸各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學宮多經名行修之士矣下部議行

不理匿名揭帖

十一年二月甲申上御弘德殿講官進講畢諭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朕前往赤城見路旁碑上貼一紙寫害天下之民者給事中柯聶是也數字又無姓名朕思其言果真如何不寫姓名熊賜履奏曰從來匿名飛語多係光棍害人之意縱使寫出姓名焉知不是懷挾私讐乘機誣陷願皇上加察上曰果有姓名即可對質若挾私誣陷則所欲陷人者徒自陷耳

偽明太子之黨

十二年十二月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糾黨謀叛約於京城內外放火舉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人黃裁縫正黃旗周全斌子周公直家人陳益等與焉是日郎廷樞察知其事隨拏其家人黃裁縫四人首告周公直亦呈首有素不識面兇惡之徒三十餘人在於伊家正黃旗都統等領兵圍捕拏獲陳益等復廣爲搜捕共獲賊數百人楊起隆逃去所獲賊黨俱下三法司勘問

十三年正月諭兵部近聞京城小民驚恐欲於城外西山處所遷移逃避殊非朕撫安百姓之意前令緝獲假稱朱三太子之楊起隆與良民毫無干涉並無驅逐居民移居城外之事即昨暫閉城門因有人舉首楊起隆潛藏大城之內故行嚴緝非有他故爾百姓勿妄聽訛言致生疑畏宜各安生業如平時爾部即轉行五城御史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作速刊示通行曉諭

建儲

十四年六月癸亥諭禮部帝王紹基垂統長治久安必建立元儲懋隆國本以

繇宗社之祥慰臣民之望朕荷天眷誕生嫡子已及二齡茲者欽承 太皇太后 皇太后慈命建儲大典宜即舉行今以嫡子允禔爲皇太子爾部詳察應行典禮選擇吉期具奏

十二月丙寅立皇子允禔爲皇太子

丁卯上御太和殿受朝賀頒詔加恩天下赦殊死以下

十五年正月甲午以建儲加上 太皇太后徽號曰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

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太皇太后 皇太后徽號曰 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皇太后

按國初典制多沿襲前明故於允禔生甫二齡已舉行建儲大典嗣後廢而復立立而復廢支庶勳戚緣此獲罪者至數十人終以不克紹承仍行禁錮歷觀 聖祖迭次諭旨有令朕未卜今日被鳩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甯之語而 世宗罪狀兩弟之言實有令人駭愕者豈其欲速一念致於此極抑

亦媒孽日積無可轉圜自茲已後永廢建儲之典而乾清宮中正大光明匾後之鐫匣遂與活佛轉世奔巴達瓶中之姓名同爲神秘矣

獲罪更名

雍正初於諸貝勒中獲罪較重者允禩則更其名曰阿其那允禩則更其名曰塞思黑乾隆中納穆札爾之子保泰以處置藏事不當更其名曰倂習渾

西選

十八年十一月御史楊素蘊奏臣閱邸報見平西王請升補方面一疏以副使胡允等十員俱擬升雲南各道並奏差部曹亦在其內臣不勝駭異夫用人國家之大權惟朝廷主之從古至今未有易也即前此經畧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亦惟以軍前效用各官或五省中人地相宜資俸應得者酌量具奏從未聞以別省不相干涉之處及見任京官公然坐缺定銜如該藩今日者也且該藩奏稱求於滇省既苦索賸之無良求於遠方又恐叱馭之不速即

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
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又諭歷代帝王致祭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
行禮務尊崇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供廟庭四時饗祀陳之以示朕
尊聖之意 上出殿問大成殿榜孔毓圻奏曰宋徽宗飛白書至杏壇孔毓圻
奏曰此先聖講道之所 上覽金臣黨懷英篆杏壇二字碑宋臣米芾書檜樹
贊碑及宋君臣所製孔子與七十二弟子贊觀先師手植檜孔毓圻奏曰明宏
治十二年廟毀於火檜在門殿之間經火枝葉盡脫孤幹獨存今又二百年矣
不枯不榮其堅如鐵色亦如之俗呼爲鐵樹前至奎文閣孔毓圻奏曰此歷代
藏書之所 皇上頒賜之書皆藏其上 上問曰何處是先師所居之宅今尙
有遺址否孔毓圻奏曰 皇上所御講筵之後有魯壁遺址乃先聖燕居之所
上復入承聖門觀堂前太初石唐槐及銀杏樹升詩禮堂孔毓圻奏曰此當日
鯉趨過庭得聞詩禮之處 上於堂後觀孔宅遺井命汲水嘗之顧問魯壁遺

址孔毓圻奏曰昔秦始皇焚詩書臣九世祖孔鮒豫藏尚書論語孝經諸書於壁中至漢魯恭王欲毀臣故宅以廣其宮壁中有金石絲竹之聲發之得竹簡古書故後世名其堂曰金絲云 上詣孔林於洙泗橋下馬步行至墓前酹酒行三叩禮 上閱墓碑問墓上是何草木孔毓圻奏曰孔林草木皆當年羣弟子各自其國徙植種類繁多不能悉辨 上問孔林周圍幾許孔毓圻奏曰共地一十八頃今二千餘年族人日繁祔葬無所 上曰何不開擴孔毓圻奏曰共林外皆版籍民田欲擴不能尚求特恩賜給 上曰即具疏來孔毓圻等叩頭謝恩

荷蘭入貢

二十五年七月戊申賜荷蘭國王敕諭曰朕惟柔遠能邇盛代之嘉謨修職獻琛藩臣之大節輸誠匪懈寵賚宜頒爾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屬在遐方克抒丹悃遣使齎表納貢忠藎之忱良可嘉尚用特降敕獎諭並賜王文綺白

金等物王其祇承益勵忠貞以副朕眷欽哉

樹中人

三十九年七月諭鄂羅斯地方遙遠僻處西北海隅然甚城敬噶爾丹窘迫求彼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畫邊界即獻尼布潮地以東爲界尼布潮等處原係布拉忒吳梁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人稱之爲樹中人後鄂羅斯強盛遂吞併之已五六十年矣此允當軫念者也

郭琇劾高士奇疏

二十八年九月左都御史郭琇奏爲特參近臣植黨營私招搖撞騙罪有可誅仰請乾斷事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試約畧一二爲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使之與聞國政爲士奇者即當竭力奉公以報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

事招搖以圖分肥外內大小臣工無不知有高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他人之聲譽總未著聞何士奇一人聲名赫奕乃至於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貪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東肆橫行有年惟恐事發潛逃遁至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廠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秀芳開張段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

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竊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剝民膏是士奇等眞國之蠹而民之賊其罪之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著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誠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慙不畏死卽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餽黃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等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壘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卽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名敗教豈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王頊齡等豺狼其姓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勢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

不言負罪滋大故不避怨嫌仰請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

許三禮劾徐乾學疏

二十八年副都御史許三禮疏劾徐乾學曰聖主必需賢佐懲貪不外遠奸大小臣工幸逢聖主應爲賢臣乃有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者不顧品行律身不嚴致被罪臣張汧所供皇上寬仁不加譴責即宜引咎自退乞命歸里又復優柔繫戀潛住長安乘留修史爲名出入禁廷與高士奇相爲表裏物議沸騰即無官守落得招搖納賄五方寶物歸東海之謠所自來也其子試御史徐樹穀不遵成例朦朧與考明有所恃獨其弟徐秉義文行兼優實係當代偉人原任禮部尙書熊賜履理學醇儒可稱千古人品臣職居言路知而不言即爲不忠俯採輿論直陳賢奸乞即召用熊賜履徐秉義以佐盛治徐乾學旣無好事業焉有好文章應逐出史館以示遠奸徐樹穀尙書之子中堂之姪身爲御史太覺招搖應調部屬以遵成例臣不避嫌怨披瀝直陳得 旨所參事情著徐乾

學明白回奏熊賜履原係簡任大臣朕所深知已經起用現在丁憂許三禮請即召用殊屬不諳著飭行

又奏爲特參大臣紊亂國制肇釁開端謹據實題參仰期嚴敕窮究以杜專擅之漸以垂永久之制事竊惟聖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許考選科道獨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膽恃胞弟徐元文欽點入閣勢紊成例遣子赴考見在補職臣屬堂官具奏題明蒙皇上著徐乾學明白回奏乾學將自己潛往招搖穢跡欲以奉旨留京一語蓋之徐樹穀違例考選指稱吏部題請閣臣奏明等語鉗制言官要之皇上之留徐乾學者留於史館辦事豈留於地方招搖物議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避閱卷之嫌疑豈有題破歷來之定例今乾學不引咎悔過反執吏部閣臣之請雕琢字眼粉飾要旨欲坐臣以指參不實之咎而使樹穀仍居御史之職明欲肇釁開端紊亂國制專擅之漸本可不防更奇者徐乾學律已不嚴教子無方穢跡昭著有案可據尙敢肆口妄言好講忠孝大義

希圖箠惑聖聰不得不列款糾參懇乞窮究逐件刑訊並嚴飭吏部將題請徐樹穀與考之疏閣臣啓奏之疏檢發會議以服衆心所有贓款列於左一乾學於丁卯鄉試戊辰會試在外招搖門生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關節務期中式有蘇州貢生何焯往來乾學門下深悉其弊特作會試墨卷序文寓言諷刺乾學聞知即向書鋪將序抽毀屬託江蘇巡撫訪拿何焯至今未結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鹽商項景元於揚州貿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著伊孫婿史姓家人李相押同景元於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賬共結算本利一十六萬兩又布商陳天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見在大蔣家胡同開張當舖其餘銀號錢桌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聲滿道一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爲江蘇按察使代爲料理國亮差劉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吳子彥吳子章收遇節送銀四百兩小禮四十兩生日送銀一千兩吳子彥爲張汧事發逃回俱子彥胞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閣辦事國亮差劉管家送賀禮五千兩交吳子章收繳一乾

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二人爲姪通同扯緯得贓累萬紫賢紫書見造爛面胡同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爲乎來乾學之贓半出其手一乾學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果能嚴絕苞苴何以加此醜語耶一乾學遣弟徐宏基徧游各省名爲抽豐獨於河南磁州彰德等處久戀一載有餘放賭宿妓良民受苦怨聲載道一乾學買憲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價銀五千五百兩買慕天顏無錫縣田一萬頃京城繩匠胡同半截胡同南橫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舉蘇州太倉崑山吳縣長洲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徐府房屋田地一乾學之子徐樹屏徐樹聲於甲子夤緣中式弊發黜革行止有虧莫此爲甚以上各款百未盡一伏乞立賜處分云云

論音律算數

三十一年甲寅上御乾清門召大學士九卿等至御座前上取性理展閱指太極圖謂諸臣曰此所言皆一定之理無可疑論者又指五聲八音八風圖曰古人謂十二律定而後被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其言樂律所關如此其大而十二律之所從出其義不可不知如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用經一圍三之法此法若合則所算皆合此法若舛則無不舛矣朕觀經一圍三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經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爲舛錯可勝言耶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經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奇零其理具在甚爲明顯朕觀八綫表中半經句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之法即從此出逐一驗算無不脗合至黃鐘之管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此舊說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則古今尺制不同自朕觀之當以天地之度數爲準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

生復還本音必須隔八隨命樂人吹笛和瑟次第審音至八聲復還本音 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義耶以理推之固應如是 上又曰算數精密即河道開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開口闊狹計一杪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數計矣又命取測日晷表以 御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之處遂置乾清門正中令諸臣候視至正午時日影與 御筆所畫處恰合毫髮不爽諸臣等奏曰臣等今日仰承 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歡慶之至

邊平噶爾丹碑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先是 上邊平噶爾丹諸王大臣等請立碑太學至是御製碑文曰 惟天盡所覆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殘阼迄今早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皞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輒狡焉

肆其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盪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絕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裔之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釋眚災潔事禋望爲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茲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茲武畧廷臣僉謂所以建威銷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考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爲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

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爲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爲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	萬世之師	敬信愛人	治平所基	煌煌聖言	文武道一
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	朕臨域中	逾茲三紀	嘗見羹牆	寤寐永矢
下念民瘼	上承帝謂	四海無外	盡隸候尉	維彼兇醜	瀆亂典常
旣梗聲教	遂窺我疆	譬之於農	患在螟螣	秉畀不施	將害稼穡
度彼游魂	險遠是怙	震以德威	可往而取	朕志先定	龜筮其依
屬車萬乘	建以龍旂	祝融驂駕	風伯戒途	宜陽而陽	利我樵蘇
大野冰涸	川瀆效靈	泉忽自湧	其甘如醴	設爲犄角	一出其東
中自將之	絕域無人	獸羣受掩	五日窮追	彼狂走險	大殲於路
波血其祭	翦其黨孽	俘彼卒徒	衆烏晝號	單馬宵遁	恐久駐師

重爲民困 慎固守戍 還轅於京 自夏徂冬 雨雪其零 戴馳載驅
我行再至 蠢茲窮寇 昏惑不悔 我邊我氓 以休以助 爰寧其居
爰復其賦 藩落老穉 斯恬斯嬉 歲晏來歸 春與之期 春風飄颻
揚我旌旗 我今于邁 如涉我郊 言秣我馬 狼居胥山 登高以眺
閔彼彈丸 天降兇罰 孤雛就羈 三駕三捷 封狼輿尸 旣腊梟獍
旣彌豺獍 大漠西北 解甲棄戈 振旅凱入 澤沛郊卜 明禋肆赦
用迓景福 昔我往矣 在泮飲酒 陳師鞠旅 誓屈羣醜 今我來思
在泮獻功 有赫頌聲 文軌來同 采芹采藻 頌興東魯 車攻馬同
亦鐫石鼓 師在安民 出非得已 古人有作 昭示此旨 緬維虞廷
誕敷文德 聖如先師 戰慎必克 惟兵宜戢 惟德乃綏 億萬斯年
視此銘詞

按征厄魯特噶爾丹之役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上自喀林拖會渡黃

河駐蹕東斯垓天氣溫暖自喀林拖會東西數里外河水疾流獨我軍濟渡之處冰堅盈尺上命軍士分三路墊土輜重渡河如履平地衆蒙古訝爲從來未聞未見之事又三十六年二月丁未上駐蹕李家溝先是鄉導官言該處無水及行至河曲縣界見渠中有水問之鄉人云水至兩三日矣上旣駐蹕水忽從山溝湧出頃刻長至二三尺而城河人馬資用不竭戊申上駐蹕輦鄔村先是尙書馬齊設驛派程奏輦鄔村僅二井水少從人皆以乏水爲慮上甫至行宮南山之下見有水痕衆趨視之地中各處湧泉頃刻流溢衆咸以爲神異云

又五月丙申諭塞外情形不可憶度必身歷其境乃有確見昔朕親征噶爾丹衆皆勸阻惟伯費揚古言其當討後兩次出師皆朕獨斷若非朕親統大軍追襲噶爾丹使少留餘息彼必復聚難以遽滅矣明時爲恢復河套議論紛紜至大臣夏言曾銑受戮自朕觀之此地無甚關係若控馭蒙古有道則河套雖爲

所據安能爲患控馭無道則何地不可爲亂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勝防專言收復河套亦何益乎

命勒察罕七羅碑文曰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四月丙戌朔十三日戊戌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將六軍過此 御筆勒銘

惟天所覆 皆吾赤子 綏靖邊陲 殄滅蛇豕 山澤效靈 草蕃泉旨

羽衛斯經 貞石用紀

命勒拖諾山碑文曰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二日丁卯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駐蹕拖諾山 御筆勒銘

瀚海蕩蕩 臚胸泱泱 親御六師 我武維揚 震雷霆威 耀日光

翦厥兇醜 安定遐荒

命勒昭莫多碑文曰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三日戊辰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大兵邀擊於昭莫多之地盡殲賊衆 御筆勒銘

天心洪佑 翦逆摧兇 困獸西竄 膏我軍鋒 一鼓而殲 漠庭遂空
磨崖刻石 丕振武功

命勒狼居胥山碑文曰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四月庚戌朔 大清皇帝討

滅厄魯特噶爾丹駐蹕狼居胥山 御筆勒銘

登狼居胥 遡大河曲 遐播威德 以綏荒服 殄寇甯人 義正仁育

絕域來同 敷天永福

恭進 皇太后萬壽禮物

康熙三十九年冬十月辛酉先是上以皇太后六秩聖壽命皇四子整備進獻
禮物恭進

佛三尊 御製萬壽無疆賦圍屏一架 御製萬壽如意太平花一枝 御製

龜鶴遐齡花一對 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 白鳴鐘一架 壽山石羣

仙拱壽一堂 千秋洋鏡一架 百花洋鏡一架 東珠珊瑚金珀禦風石等

念珠一九 皮裘一九 羽緞一九 哆囉呢一九 壁機段一九 沈香一九
降香一九 芸香一九 通天犀珍珠漢玉瑪瑙雕漆官窰等古玩九九
宋元明寶冊九九 攢香九九 大號手帕九九 小號手帕九九 金九
九 銀九九 段九九 連鞍馬六匹 又令膳房數米一萬粒作萬國玉粒
飯及肴饌果品等物進獻

按滿蒙最爲隆重貢品有所謂九白之貢故數尙九雖婦人亦備鞍馬存舊
風也手帕蓋即哈達之類

探訪河源

康熙四十年命舒蘭偕侍衛拉錫往探河源諭曰河源雖名古爾班索里瑪勒
其發源處人跡罕到爾等務窮其源察視河流自何處入雪山邊內凡經流諸
處宜詳閱之四月辛酉舒蘭等發自京師五月己亥至青海庚子至庫庫布拉
克貝勒色卜騰札勒與偕行六月癸亥至鄂陵諾爾甲子西行至札稜諾爾鄂

稜周二百餘里札稜周三百餘里二諾爾距三十里許乙丑至星宿海蒙古名
鄂敦塔拉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歷歷如星衆山環之南有山曰古爾班圖勒
西南有山曰布瑚珠勒西有山曰巴爾布哈北有山曰阿克塔齊勒東北有山
曰烏蘭都什蒙古總名曰庫爾坤即崑崙也山泉出自古爾班圖勒者爲噶爾
瑪塘出自布爾哈者爲噶爾碼楚木朗出自塔齊勒者爲噶爾瑪沁尼三山之
泉溢爲三支河即古爾班索里瑪勒也三河東流入札稜諾爾札稜一支入鄂
稜諾爾黃河自鄂稜出其他山泉淵淪潏繞不可勝數悉歸黃河下丁卯舒蘭
等自星宿海還舍故道循河流東南行己巳登哈爾吉山見黃河折而東至庫
庫陀羅海山又南繞薩楚克山復北流經巴爾陀羅海山之南庚午達阿木尼
瑪勒占穆遜山山最高雲霧蔽之不可端倪蒙古人言長三百餘里有九高峯
積冰終古不消常雨雪一月得晴僅三四日舒蘭等自此返壬申至錫喇庫特
勒又南過僧庫爾高嶺更百餘里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爾陀羅海山東北流

經歸德堡北達喀山南兩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師至星宿海七千六百餘里甯夏西自松山至星宿海天氣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行多喘息九月還京師具疏述所經並繪圖以進上諭廷臣曰朕於古今山川名號雖在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至崑崙目擊詳求載入輿圖即如黃河源出西塞外庫爾坤山之東衆泉渙散燦如列星蒙古謂之鄂端塔拉西番謂之索里瑪勒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匯爲札稜鄂稜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其原委可得而縷晰也

論碣石山脈及泇水黃河伏流

四十九年十一月間大學士等曰汝等知山東碣石等山脈從何處來乎李光地奏曰大約從陝西河南來上曰不然山東等山從關東長白山來即如山海關與山東登萊相對渡海不過二百里中係海套凡山東秦岱諸山來脈俱從長白山來來龍甚遠不知里數李光地奏曰皇上博通典籍是以知之甚詳

上又曰泝水伏流之處其實不止泝水凡水發源處多是伏流常問蒙古人言之甚詳渠亦有書凡黑水弱水詳記明白黃河九曲其大曲有九小曲不知幾千黃河從崑崙來未到積石亦是伏流即如長江之水書云岷山導江似乎江源在岷山其實不在岷山亦從崑崙來也伏流到岷山更不伏流矣此等事土人知之書籍中未能詳載也

論丈量算數

康熙五十年上因巡視河工諭直隸巡撫趙宏燮曰爾爲巡撫丈量田地不知朕將大概示爾知之於是量繩二丈以五尺各爲一面按定四角指示曰譬如此一區四面各稱丈量之畝數俱與繩數相符但地有犬牙相入勢不能如此丈量者則丈量之人必任意折丈欺誑有破此弊之法惟從中橫量一繩而畝數即出彼技無所施矣丈量田地關繫甚大天下隱匿田地亦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即西洋算法亦善原係中國算法彼稱爲

阿爾朱巴爾阿爾朱巴爾者傳自東方之謂也凡有推算七九之奇數不能盡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數方能盡之此皆體象十二時二十四氣也復取矢畫地作數圈示諸皇子大臣曰此即定位之理雖千品萬類不能出此今凡物若干幾人應得若干之數用此頃刻可得即推而至於聲音之高下亦可測而知也

查看中國與朝鮮邊境

康熙五十年五月諭大學士等天上度數俱與地之寬大脗合以周時天上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時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自古以來繪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理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後流出自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係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鳳凰城

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海鴨綠江之西北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爲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向東南入海土門江西係朝鮮地方江之東北係中國地方亦以江爲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江土門江之間地方不明前遣部員二人往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玩枝事又派出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請訓旨時朕曾密諭云爾等此去並可查看地方同朝鮮官沿江而上如中國所屬地方可行即同朝鮮官在中國所屬地方行或中國地方有阻隔不通處爾等俱在朝鮮地方行乘此便至極盡處詳加閱視查明來奏想伊等已由彼起程前往矣此番地方情形庶得明白

戴名世案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丙午刑部等衙門奏察審戴名世所著南山集才遺錄內有大逆等語應即行凌遲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內亦有大逆等語應劉其屍骸戴名世方孝標之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

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斬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年十五歲已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給功臣家爲奴方孝標歸順吳逆身受僞官迨其投誠又蒙恩免罪仍不改悖逆之心書大逆之言令該撫將方孝標同族人不論服之已盡未盡逐一嚴查有職銜者盡皆革退除已嫁女外子女一併即解到部發與烏喇甯古塔伯都納等處安插汪灝方苞爲戴名世悖逆書作序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拏自首應將伊等妻子一併發往甯古塔安插編修劉巖雖不會作序然不將書出首亦應革職僉妻流三千里

上曰此事著問九卿具奏案內方姓人俱係惡亂之輩方光琛投順吳三桂曾爲僞相方孝標亦曾爲吳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處也

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諭大學士等今歲天下老人爲朕六旬大慶皆從數千里匍匐而來如何令其空歸欲賜伊等筵宴然後遣回著查八旗滿洲蒙古漢軍

漢人大學士以下民人以上年逾六十五歲者奏聞在本月二十二三兩日擇定一日賜宴豫爲奏聞便於備辦內有艱於動履不能前來者聽其能來者俱令之來即不能來者朕另行按分頒給詔內有恩賜老人一款凡恩賜有名者於名下注明今時漸炎熱賜宴後即令回籍耕種其家奴勿入所查數內再查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以至包衣佐領下不論官員閒散人等年七十以上老婦亦著奏聞俟老人賜宴後再定一日送至皇太后宮賜宴有艱於動履不能前來者聽之其能來者俱令之來若有貧不能來者著各屬協助車馬使之前來俱開真實年歲不可捏報再敕宗人府諸王以下宗室子孫內二十歲以下十歲以上選擇聰明堪供任使者六七十人令於耆老前執爵即朕子孫皆令之出宗室外不用他人也

壬寅宴直隸各省漢大臣官員士庶等年九十以上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人七十以上者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八百四

十六人於暢春園正門前傳諭衆老人曰今日之宴朕遣子孫宗室執爵授飲分頒食品爾等與宴時勿得起立以示朕優待老人至意

甲辰宴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護軍兵丁閒散人等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二人七十以上者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十二人於暢春園正門前諸皇子出視頒賜食品宗室子孫執爵

乙巳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七十歲以上婦人齊集暢春園皇太后宮前隨召九十歲以上者入宮門內八十歲以上者至丹墀下七十歲以上者集宮門外大臣妻年老者亦皆召至宮門內賜坐皇太后皇上親視頒賜茶果酒食等物其餘令諸皇子率宗室子孫以次頒給又賜大臣妻衣飾綵段素珠銀兩

又六十一年壬寅春正月戊子召八旗滿洲漢軍文武大臣官員及致仕退斥人員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宴於乾清宮前命諸王貝勒貝子公及閒散宗室等授爵勸飲分頒食品

辛卯召漢文武大臣官員及致仕退斥人員年六十五歲以上者三百四十人宴於乾清宮前命諸王貝勒貝子公及閒散宗室等授爵勸飲分頒食品如前禮

御製七言律詩一首命與宴滿漢文武大臣官員各作詩以紀其盛名曰千叟宴詩

審定樂章聲調

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己丑諭南書房翰林向來升殿所奏中和樂章皆仍明代所撰句有長短體製不類嗣後因文體不雅命大學士陳廷敬等改撰其章法皆以四字爲句而奏樂人未易聲調仍以長短句法湊合歌之是雖文法易而聲調未易也今考舊調已得宮商節奏甚爲和平必得歌章字句亦隨詞隨調則章法明而宮商諧此事所關甚要著南書房翰林同大學士等詳考定議務使章法與聲調協和歸於允當

論天時地理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乙巳大學士等奏臣等遵旨問欽天監春分之日風候從何日起據監正明圖等云是日風從西北乾方來上曰朕常立小旗占風並令直隸各省凡起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於是日內起西北風而山東於是日起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從前蘆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籍所載雖不可盡信然亦有鑿鑿可憑者書中云北方苦寒之處冰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鑒類函有云碓鼠有重至萬斤者今亦有之其形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

又諭地理上應天文宋儒云天下至大不可執中國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爲枯隴又云疆地推

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內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水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相合處也

考覈山川地名

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訪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覈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於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其原委可得而縷晰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若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藏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滙爲薩稜鄂稜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喇哈納番名岷尼

雅克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爲一東南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尹烏蘇峯中華謂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陝西鞏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源發於西番委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機雜噶爾山名雜褚河一源於濟魯肯他拉名敖母綽河二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

緬國瀾滄之西爲喀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有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諾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者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地過日噶公噶兒城旁合噶爾若母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干喀巴卜言譯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一水會馬卜家喀巴卜者

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爲岡噶母倫江即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地以今考之即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云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又梵書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搭拉山也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注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

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鴛鴦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即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考明具奏

論讀書須明理

康熙六十年三月乙丑諭大學士等今日出榜黃霧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風榜必損壞或因學問優長聲聞素著之人不得中式怨氣所致或此番中式之人將來有大奸大惡亂臣賊子亦未可知邵子於洛陽天津橋聞杜鵑即知南人有入相者而王安石果相此書冊所載信有明驗自古帝王因不學問任被書生訾議朕自幼讀書凡此等處無不研究先儒中惟朱子之言最爲確當其他書冊所載有不可盡信者如云唐明皇焚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毀而玉亦可

焚毀乎又云邳治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天地抑鬱之氣賴風以散若不鳴條則風無力何以鼓盪萬物農人墾田尙欲深耕令土破碎若不破塊何以播種而歲必荒矣又云囊螢讀書朕曾於熱河取螢數百盛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者也然亦有似乎荒誕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以彼國地圖呈覽問其人云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爲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言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偏傳西邊異獸形圖部議重罪具奏朕從寬免死令其往覓必得是獸方許回來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軍前朕問伊等奏云果有是獸目在乳旁口在臍旁巡哨侍衛曾親見之有一侍衛欲以鳥槍擊之爲旁人勸止蒙古名其獸爲鄂布又有飛者名爲積布飛者未曾得見蒙古名惡人爲鄂布泰積布泰是即山海經所謂刑天爲首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也故將發遣書吏俱行放回

按書吏僅傳西邊異獸形圖部議至於死罪幸而從寬發遣尙得放回否則死者不可復生當時威刑嚴厲如此

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爲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之光即死今俄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穿地以行見風日即死其骨類象牙土人以其骨製碗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爲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爲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度在立夏穀雨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所據後人無闡發者朕細心推測方悟其理故向爾等言之此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總之讀書務在明理方不爲書所惑耳

論河務

六十年四月庚子諭大學士九卿等朕於河務留心最切經歷最深往年屢次閱河時精力尙強親乘小舟不避水險各處周覽凡水泉源委皆知之甚悉山

東運河全賴衆泉灌注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
泉以資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淺安能濟運水在地中如
血氣有餘方可用滲泄之藥若血氣不足正需滋養安可更加
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間截水灌田以爲愛惜百姓不知漕運
若不許民間偷截泉水則湖水易足湖水既足自能濟運矣今
見湖水日少河身日淺徒事開濬假使河身日深泉水不繼雖
歸無用且古人所置南北諸閘更將何以處之古人置閘其遠近
形高下水勢緩急以便啓閉一處二閘或一二十里一閘確有
更易分水龍王廟閘座尤關緊要當時宋禮用白英老人之策築
汶水導之出鵞河口入南旺湖然後分流南北以分水口爲水
諸山之脈自關東來結爲泰山是爲北幹分支之一在黃河之
山脈自終南太一南屆淮汝爲中幹分支之一黃河行乎兩支之

自天津入海以後漸徙而南至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馬谷山以下從無黃河之迹者山脈限之也分水口之水脊又爲泰山分支之分脊處白英積數十年精思確有所見定爲此議宋禮從之因勢均導南得七分北得三分增修水閘以時啓閉漕運遂通此等膽識後人實所不及亦不能得水平如此之準也今此二閘最宜斟酌啓閉若淺於南則當閉北閘使分北之水亦歸於南淺於北則當閉南閘使分南之水亦歸於北湖泉並注南北合流雖有旱暵亦無慮矣豈若徒事開濬勞費而無益乎往年山東百姓欲闢新河朕恐其下流泛溢降旨弗許今巡撫請開彭口新河此地一面爲微山湖一面爲嶧縣諸山更從何處開鑿耶著張鵬翮將朕此旨詳諭巡撫中飭地方官令其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誤特易耳黃河關繫最大自元至明歲有衝決未有安瀾二十餘年如今日者然圖治於已治保安於已安河工雖已告成尤當時加巡視不可疏忽

掌固零拾卷一終

男驥校字

掌固零拾卷二

鐵嶺王嵩儒輯錄

陳夢雷楊文言案

十一月癸亥諭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成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陳奏楊文言乃耿逆僞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按此爲 世宗即位後尙未改元之諭

存恤明裔

雍正二年二月丙辰禮部等衙門奏 聖祖仁皇帝以明太祖宗祀淪絕訪求支派一人授之官爵恪奉蒸嘗我 皇上繼志存恤特申前諭臣等謹按明太祖之子封藩者十二人迄今三百餘年子姓雖繁無從考證查得鑲白旗朱文

元係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之後明崇禎時簡王後裔代王爲洪承疇監軍於松山我太宗文皇帝時代王與伊姪文元同被俘獲遂歸我朝曾蒙聖祖仁皇帝召見親詢宗系今原任內閣侍讀學士朱海錫之子衆關保等俱文元之孫也文元於順治年間曾奏明往大同取其宗族來京今見任直隸正定府知府朱之璉一支是也請於此一支內查取譜牒吏部揀選引見擇用一人隨飭禮部差官同伊祭告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以承祀事仍令回京居住嗣後每年春秋二季令其呈明前往從之

飭議文廟從祀諸賢

雍正二年五月辛酉禮部等衙門遵旨議奏古昔聖王制祀凡有道有德施教於學者祀於啓宗漢文翁立學宮於成都首祀孔子又畫七十二子於壁此諸賢從祀之始也厥後有功經傳皆得從祀謂之經師自唐至明歷代進退不一而當代賢儒得預於祀典蓋自宋始伏讀聖諭云附饗廟庭諸賢或有先罷

而今宜復者臣等議得明嘉靖時釐定祀典改祀於鄉者七人林放蘧瑗鄭康成鄭衆盧植服虔范甯罷祀者四人秦冉顏何戴聖何休今俱宜復其從祀也聖諭云有舊缺而今宜存者臣等公同詳考先儒事實請增入兩廡從祀者共十八人孟子門人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唐陸贄宋韓琦尹焞黃幹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陳鑑明羅欽順蔡清本朝陸隴其允宜增入祀典者也 聖諭云或有可升而附祀者臣等議得宋張子橫渠之父張迪一人可以附入崇聖祠者也 聖諭云先儒先賢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臣等議得孔門弟子冉伯牛仲弓冉求宰予子張有若六子均宜確訪嫡裔賜以世襲五經博士以昭崇報者也以上四條恭候 睿鑒裁定得 旨先儒從祀文廟關繫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導守永無異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純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

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章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

八月甲午禮部等衙門遵旨再議從祀孔廟宜復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縣廩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惇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澧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五經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此三十一人或親承訓諭遞衍源流或遠契心傳倡明正學升諸從祀之列予以延世之賞人心公論以爲允合得 旨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爰命九卿詳議今諸臣參考周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著依議行

平定青海碑

六月乙酉以平定青海撰文勒石國學頒發直省以昭功德文曰

我國家受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顧實汗自國初稽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羗密近甘涼我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厯於懷既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扎什巴圖爾等震懼承命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爲親王兄弟八人咸錫爵祿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來包藏異心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尙冀革心緝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扎布等實爲元惡謂國家方宏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羗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閔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尙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

決翦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年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電掃風馳搜剔巖阻賊徒倉皇糜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謀逆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饒歌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振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湛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羌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刊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銘曰

天有雷霆 聖作弧矢 輔仁而行 威遠甯邇 維此青海 種類實繁
錫之茅土 列在藩垣 被我寵光 位崇祿富 負其險阻 禍心潛搆
恭惟聖祖 慮遠智周 瞻念荒服 綏撫懷柔 朔野旣清 西陲攸震
爵號洊加 示之恩信 如何兇狡 造謀逆天 鼓動昏慙 寇侵於邊
惟彼有罪 自干天爵 桓桓虎貔 爰張九伐 王師卽路 冬雪初零
日耀組練 電響鞞鉦 蠢茲不順 敢逆戎旅 奮張螳臂 以當齊斧
止如山岳 疾如雨風 我戰則克 賊壘其空 彼昏終迷 曾不悔戾
當翦而滅 斯焉決計 厲兵簡將 往殫其巢 踰歷嶽嶠 坦若坳郊
賊棄其家 我縶而獲 牛馬谷量 器仗山積 蹇兔失窟 何所逋逃
枯魚游釜 假息煎熬 師以順動 神明所福 旬日凱歸 不疾而速
殪彼逆謀 懸首藁街 獻俘成禮 金鼓調諧 西域所瞻 此惟雄特
天討旣伸 羣酋惕息 櫜戈偃革 告成辟雍 聲教遐暨 萬國來同

惟我聖祖 親平大漠 巍功煥文 邁桓軼酌 流光悠久 視此銘辭

繼志述事 念茲在茲

汪景祺案

三年十二月辛巳刑部等衙門議奏妄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擬以斬立決得 旨汪景祺作詩譏訕 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爲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姪俱著革職發遣甯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見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

錢名世案

四年三月壬戌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俸侍講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媚且以平藏之功歸美年羹堯謂當立碑於 聖祖仁皇帝平藏

碑之後甚屬悖逆應革職交與刑部從重治罪得旨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汙所以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閒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爲詩詞頌揚奸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聖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尙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姦惡爲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爲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扁額張挂錢名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爲切齒可令在京見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做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蹟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爲詩文一併彙齊繕寫進呈俟朕親覽焉

查嗣庭案

四年九月乙卯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

經舉薦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後見其語言虛詐兼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璉又復將伊薦舉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平日必有紀載遣人在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用人行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屬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

秘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蹟見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爾等漢官讀書稽古歷觀前代以來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況 世祖 聖祖重熙累洽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天下億萬臣民無不坐享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視同仁及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滿漢從無異視蓋以人之賢否不一各處皆有善良各處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槩衆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槩衆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爾等當仰體朕心各抒誠悃交相勉勵殫竭公忠無負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術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諭蓋欲正人心維風俗使普天率土永享昇平之福也爾等承朕訓旨當曉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職屏去習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誠待臣下臣下有負朕恩者往往自行敗露蓋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澤咸當知君臣大義一心感戴若稍萌異志即爲逆天之人豈

能逃於誅戮報應昭彰纖毫不爽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負恩譏刺詛詖大干法紀著將查嗣庭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

置觀風省俗使

甲子諭九卿等朕聞浙省風俗澆漓甚於他省若不力爲整頓挽回及其陷於重罪加之以刑實有不忍朕意專遣一官前往浙江省問風俗稽查奸僞應勸導者勸導之應懲治者懲治之務使紳衿士庶有所儆戒盡除浮薄囂陵之習歸於謹厚以昭一道同風之治其如何設立衙門鑄給關防之處著詳議具奏尋議查唐貞觀中置觀風省俗使巡省天下觀風俗之得失今遣官前往浙江省問風俗稽查奸僞應授爲浙江等處觀風整俗使鑄給關防以重職守從之

停浙江鄉會試

十一月乙卯諭九卿等讀書所以明理講求天經地義知有君父之尊然後見

諸行事足以厚俗維風以備國家之用非僅欲其工於文字也浙江文詞甲於天下而風俗澆漓敝壞已極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睨一世輕薄天下之人遂至喪心悖義謗訕君上以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聖德神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挾髓淪肌聖敬日躋純亦不已用人行政至公至正事事周詳盡善實自古帝王中所罕見者而查嗣庭汪景祺乃敢肆行謗議悖逆猖狂公然紀載誰無君父能不痛心能不切齒昔孔子作春秋歷代因之各有史冊以垂法戒今若容悖逆之人顛倒是非私行紀載則史冊皆不足憑矣豈非千古罪人乎浙江風氣如此儻聽其頽蔽不加整飭何以成一道同風之治朕思開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豈徒以其文章詞藻之工有益於民生吏治乎且巡撫李衛等從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場懷挾細字密寫文章數百篇似此無恥不法之事不但藐視國法亦且玷辱科名浙江士子未必不因此效尤應將浙江人鄉會試停止俟風俗漸趨醇樸再降諭旨至於生員歲考仍舊舉行朕因

人心風俗關繫重大不得不嚴加整理以爲久安長治之計也

五年閏三月兵部議覆浙江武舉會試應照文舉人例停止得旨士習澆漓不干武途況浙省文有餘而武不足毫無不便之處武科著照舊會試

鄒汝魯案

二月丙辰諭內閣太常寺卿鄒汝魯進河清頌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等語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事事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務皆皇考已行之舊章所頒諭旨皆皇考已頒之寶訓初未嘗少有所增損更張也朕已履行曉諭中外大小臣工無不知之今鄒汝魯所云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有何所指且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且書經成語咸與維新此處豈可引用耶鄒汝魯前在奉天府尹任內並不實心供職諸事怠忽聲名亦甚平常來京陛見條奏數事皆屬荒唐不可行之事因轉用爲太常寺卿朕見其言動舉止知非端方之人又因伊弟縱容家人

生事被參革職伊心懷怨望形於顏色今茲河清之瑞朕並未令臣工進獻詩文鄒汝魯若不善文詞原可不必陳獻乃於所進冊葉出此悖謬之語顯係譏訕甚屬可惡著交與九卿公同嚴審定擬具奏

按康熙間文字之獄如莊廷鑑與沈天甫呂中夏麟奇兩案因詐索未遂被人告發汪景祺查嗣庭錢名世等案爲年羹堯隆科多獲罪餘波惟呂留良張熙曾熙嚴鴻逵等秘密往來岳鍾琪營中或不免如蒯通之獻策他如王錫侯之另刻字貫沈德潛之錄改御詩誠爲失檢至鄒汝魯進河清頌文中用舊染維新語本極尋常乃至革職拏問此與年羹堯摺中用夕惕朝乾語致被嚴飭謂年羹堯不以朝乾夕惕許朕然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與之間耳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矣又以汪景祺查嗣庭之故致浙江全省派使停科於是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而起御史曹一士嘗疏論之畧謂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煞之意往往挾持睚眦之

怨假借影響之詞攻詰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鞠或致波累師生牽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爲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如陸生情通鑑論中有論封建立儲等事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常態不可

以爲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云云嗣後始稍寬禁網

又奏議中有足貽笑柄者如順治朝大學士呂宮乞病摺有腎氣虛寒人道俱絕語御史姜圖南劾其言詞穢褻失奏對體

嘉慶朝以誕育皇孫提督仙鶴齡賀摺有誕降重熙承華玉海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等語致革職逮問並擬稿之人鎖拏解京審擬滿徒尙念仙鶴齡曾經打仗受傷從寬發落可謂不測之威矣

黃河激清碑

五年六月丙申 御製黃河澄清碑文勒石於江南清口河南武陟縣河神廟

祀河神

八年四月丁未諭內閣古稱黃河之神上通雲漢光啓圖書禮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惟神澤潤萬國福庇兆民自古及今功用昭著我朝自定鼎以來仰荷神庥尤爲彰顯或結爲冰橋以濟師旅或淤成沃壤以惠黎元或湧出沙洲作天然之保障或長就隄岸屹永固之金湯他如濟運通漕安瀾順軌有禱必應無感不通至於澄清六省之遙閱歷四旬之久稽諸史冊更屬罕聞神之相佑我國家者至矣朕敬禮之心至爲誠切因念江南河南等處皆有廟宇虔恭展祀而河源相近之處向來未建專祠以崇報享典禮亟宜舉行查河源發於崑崙地隔遙遠人稀境僻其流入內地之始則在秦省之西甯地方朕意於此地特建廟宇專祀河源之神敬奉蒸嘗以答神貺其如何加封神號及度地建廟一應典禮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尋議史冊所載漢祀河於臨晉宋

令澶州置河瀆廟進號顯聖靈源公明以河瀆發源崑崙澤被中土特行致祭
本朝順治三年封黃河神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康熙三十九年加封
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之神查黃河發源西番枯爾坤山經河州之
長甯驛流入中國應令該督委員於河州口外擇地建廟設立神像春秋致祭
其加封神號內閣撰擬從之

張若靄讓鼎甲

十一年四月壬子朔諭內閣今日諸臣進殿試卷朕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
內公忠體國一條云僚采之際善則相勸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
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廣而至於百司庶職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數語
極爲懇摯頗得古大臣風因拔置一甲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
若靄朕心深爲嘉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能爲國家抒誠
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

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張若靄稟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若此因遣人往諭張廷玉使知朕實出於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乃張廷玉進見再三懇辭以爲天下人才衆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爲鼎甲臣蒙恩見居政府而臣子張若靄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心實有不安儻蒙皇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朕以伊家忠藎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張廷玉跪奏云 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長蒙拔鼎甲但臣家已備述恩榮臣願讓與天下寒士求 皇上鑒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階更爲美事陳奏之時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茲將張若靄改爲二甲一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並昭國家制科之盛事令普天下士子共知之

修葺蘇祿國東王在德州墳墓

十一年六月戊午禮部議覆蘇祿國王臣母漢末母拉律林奏伊祖東王於明

永樂年間來朝歸至山東德州病故所有墳墓及子孫存留關恤之處經今三百餘年廢墜已久懇請修理給復臣部行文山東巡撫飭查今據巡撫岳濬咨報前明永樂中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喇率眷來朝受封歸國歿於德州地方命有司營壙勒碑賜諡恭定長子都麻含歸國襲封次子安都祿三子溫哈喇留居德州守塋今墓在州城迤北神道享亭悉已坍塌其子孫以其祖名分爲安溫二姓今德州祀典每歲額設銀八兩爲蘇祿王祭祀之需等語查蘇祿國遠隔重洋感戴皇上德化進表謝恩爲其遠祖墳墓子孫懇請整理給復情詞懇切應如所請令山東巡撫轉飭德州地方官清查蘇祿國王墓址所有神道享亭牌坊等項修葺整理於安溫二族之中選取稍通文墨者各一人爲奉祀生給與頂帶永以爲例並知照該國王從之

孫文定三習一弊疏

孫文定公諱嘉淦字錫公山西太原人康熙五年進士歷官至吏部尙書協辦

大學士直隸總督其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當高宗御極上三習一弊疏畧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運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極盛必有陰伏之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下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和所在皆然免冠叩頭應聲即是在臣下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勤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事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恃才而易事實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已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行概以爲無弊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

而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小人多方迎合迎合則與心習又投矣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皆由三習爲之蔽焉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皇上之一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所不知故願聖心之自懷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耳目之習除取舍之則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久矣疏入 上嘉納宣示焉

後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大學士祁雋藻奏稱原任直隸總督孫嘉淦有三習一弊一奏其言深切事情請賜披覽奉 旨查取命南書房翰林錄呈同光兩朝臨御之初均照案錄進俾資箴屢書屏之益

放斥妄人

命都統莽鵠立傳諭曰 皇考萬幾餘暇聞外間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爲游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間之地聖心視之與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爲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 皇考向朕與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令莽鵠立傳旨宣諭伊等平時不安本分狂妄乖張惑世欺民有干法紀久爲 皇考之所洞鑒茲從寬驅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 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行拏究立即正法决不寬貸

九月諭佛法以明心見性興善能仁舍除貪慾忍辱和光爲本而後世緇流竟借佛祖兒孫之名以爲取利邀名之具奸詐盜僞無所不爲以致宗風頹敗象教衰微此皆不肖僧徒貽之咎也我 皇考聰明睿知天縱多能而於性宗之

理洞晰精微深通奧妙萬幾餘暇每召見僧衲指示提撕冀其勉力參悟俾佛教廣有傳人以爲勸善去惡之一助此大慈悲父覺世之苦心也乃數年以來真能領會 聖訓者甚少 皇考嘗爲歎息今陸續散出於外其間品行不一難保無借端生事之人如昔年 世祖章皇帝時木陳忞大有名望深被恩禮而其所著北游集則狂悖乖謬之語甚多至其誇張恩遇處尤爲庸鄙又玉琳國師弟子骨嚴行峯著侍香紀畧一書更爲誕妄荒唐供人噴飯已蒙 皇考特降嚴旨查出銷毀此中外所共知者前事可鑒朕不得不留心申飭著該部傳旨通行曉諭凡在內廷曾經行走之僧人理應感戴 皇考指迷接引之深恩放倒身心努力參究方不負 聖慈期望之至意儻因偶見天顏曾聞聖訓遂欲借端誇耀或造作言辭或招搖不法此等之人在國典則爲匪類在佛教則爲罪人其過犯不與平人等朕一經察出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寬貸

論書生書氣

十月諭朕閱督撫參奏屬員及題清改教本每有書生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於書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始終典於學成王訓其臣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蒞事則煩人不知書則偏陂以宅衷操切以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行寬和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蒞一部則一部蒙其庥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若以書生爲戒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論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亦一書生也王大臣爲朕所倚任朝夕左右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疏庸者爲書生以相詬病則未知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卽爲麤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

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爲病乎且朕聞外間斥人之短每云伊欲做好人朱子云學道者通病在思作貴人而不思作好人人果欲作好人行好事則甚有益於民生有益於國事造福無窮若以好人爲戒不幾相率而拂人之性乎凡此皆識見粗鄙不知治體不明大義之言朕今姑發其蔽而教戒之尙各翻然思悔

按此三諭皆在高宗即位尙未改元之時

飭李徽謝濟世之謬

乾隆元年二月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復僉都御史李徽奏請訂孝經入四子書進程子願入大成殿二條據稱聖言稱經自孝經始諸經以此稱經等語謹按經解名篇著於禮記離經辨志載於曲禮則經名早見孝經稱天之經地之義乃舉經常之道而言安得以擬議之辭指爲定名之義又稱古文孝經劉炫僞作朱子亦未深考吳澄據許慎說文始爲考證等語按孔安國古文孝經獻之

秘府者未及施行許慎亦未得見劉炫僞作詳於隋書辨於唐會要見於陸德明釋文先儒早知其非不待吳澄之辨安得謂朱子亦未深考又稱孝經以前爲根柢中三章爲體要後九章爲會通三者人數六者地數九者天數合成十八章等語謹按孝經第一章乃全部綱領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孝爲本次孝治次聖治歸於紀孝行反是則有五刑推此則爲至德要道道有經權常變皆可通於神明而復申言事君結以喪親則孝道純備而宗義開明俱從第一章脈絡貫注天地人本一理固於數無涉且數於孝經何涉李徽強分之數又於天地人何涉至謂以孝經同學庸訂爲一冊自乾隆元年爲始遇鄉會試與學庸一體命題等語謹案四子之書乃朱子所自訂刊於臨漳宋理宗頒行學宮至元明以及我朝遵行已久大學中庸程子從禮記摘出朱子訂入四書孝經單行篇章無多何可與四書並列朱子爲孝經刊誤疑其非盡聖人之言說得都不親切吳澄亦曰今文亦不無可疑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可

去存其所可存朱子意也制科取士第一場首試四書文三篇二場用孝經論一篇與性理互出所以尊崇聖經總期發明經義文與論何擇李徽欲請訂入四書將使天下後世謂四書訂於朱子五書訂於李徽殊不自量之甚朱子熹羽翼經傳闡發義蘊薈萃羣言衷於至當四書集註章句親切詳明使學者涵泳紬繹具見聖賢立言精意我 聖祖仁皇帝特進朱子熹入配大成殿所以爲天下萬世學者樹之標準俾知所趨向非以朱子熹爲賢於周程諸儒也如李徽所言程子顥亦宜入大成殿周子敦頤以下均可以次詳酌則周子敦頤二程子頤張子載邵子雍皆宜附於十哲之列孔子及門如南容有若子賤諸賢不亞於程周諸子並不亞於十哲亦未盡入大成殿踵事日增將貽後議揆諸尊崇至聖以師表萬世之至意亦豈有當至性善之說詳於孟子皆淵源之論李徽以人性之善爲支派謂程子顥解繼之者善亦人性之支派指此爲有功性旨是不獨有悖孟子亦大非程子之意敷陳舛謬學術攸關誠恐無知效

尤或詆毀先賢或穿鑿經義或託名理學自便其私大爲世道人心之害請嚴加申飭得 旨這所奏是著交該部頒發天下學政咸使遵行

又同月庚辰諭論諸臣奏議中尤可詫怪者謝濟世請用其自註學庸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獨不自憚已與朱子分量相隔如雲泥而肆口詆毀狂悖已極且謂明代以同鄉同姓尊崇朱子之書則直如釁下老婢陳說古事雖鄉里小兒亦將聞而失笑也李徽欲以孝經與四書並列爲五立義支離屬辭鄙淺於宋元大儒所論孝經源流離合會未寓目即欲變亂歷代論定列於學宮數百年不易之舊章亦不自量之甚矣

爲明建文帝立謚

元年二月辛未諭易名以謚古之制也自周公定爲謚法後世帝王未有無謚者明建文爲太祖之嫡孫繼承大統在位四年固儼然天下共主矣及成祖既立有其天下並去其年號而史官所書則仍稱爲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此

國之賴有信史也然不繫之以謚而稱之曰建文皇帝此俗稱非史體也傳之後世殊爲闕典考之太祖有元之天下而謚元主爲順帝我世祖章皇帝代明之天下而謚明主崇禎爲愍皇帝雖更姓改物之君尙且追謚而無所嫌忌況當其世者乎宏治以來如楊循吉諸人屢以爲請迄寢不行皆以後世子孫席有成祖之業故不敢變亂舊章而不慮其貽譏來世也我國家謚崇禎而不謚建文者以明史未竣非當時所急今史書旣成若不及此追謚良爲遺憾著大學士九卿會議確擬具奏俟朕親加裁定

七月辛亥追謚明建文皇帝爲恭閔惠皇帝

大成殿用黃瓦崇聖祠用綠瓦

二年九月諭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神師表萬世尊崇之典至我朝爲極盛皇考世宗憲皇帝尊師重道禮敬尤隆闕里文廟特命易蓋黃瓦鴻儀炳煥超越前模朕祇紹先猷羹牆念切思國子監爲首善觀瞻之地羣雍規制宜加崇

飾大成門大成殿著用黃瓦崇聖祠著用綠瓦以昭展敬至意

陞祀有子若

三年三月丁丑禮部議覆尙書銜徐元夢奏魯論所記四科止就陳蔡諸賢記載後人據此定爲十哲從祀文廟正殿嗣以顏子升配先師因升顓孫子師於殿以補其數 聖祖仁皇帝又以朱子熹昌明聖教升位其次是十哲可不必拘矣考魯論次章既載有子之說其言行氣象皆與聖人相似則有子若宜得升堂配享確然無歎再如宰子子冉子求一因短喪有不仁之斥一因聚斂有非徒之責論者謂宜移配兩廡其兩廡中如南宮子适宓子不齊俱以君子見稱孔子自宜並予升配等語謹按十哲之祀昉於唐開成至宋咸淳升子張以補缺數以孟子稱得聖人一體故也有子若最爲游夏所服孟子亦稱智足知聖從前未躋十哲實爲缺典應如所請陞有子若於殿內東旁卜子夏之下移朱子熹於西旁顓孫子師之下通行國子監直省府州縣學一體遵奉至宰子

冉子皆聖門高弟未容輕議其於諸賢經稱許者甚多亦豈能概躋十哲所請兩廡陞配均毋庸議從之

駁祀孔鮒

四年八月甲辰禮部議駁調任山西巡撫碩色奏請將先儒孔鮒從祀文廟查漢書云古文尙書出孔氏壁中顏師古注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書於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則藏書爲鮒爲騰未可定又闕里志及史記世家孔鮒初事秦始皇爲文通君繼事陳涉遷太傅是其生平約畧可見至所著孔叢子一書朱子疑爲僞作是此書眞僞亦未可定從祀鉅典必顯有明徵乃可據爲定論若在疑似之間寧慎無濫該撫所奏應毋庸議從之

論酒禁

三年十二月丁未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禁止燒鍋侍郎方苞又申前議且謂直

隸山東見今奉行未聞民以爲病欲將南北各省俱行禁止並欲禁止種煙經大學士等議覆無論豐年各省一體通行嚴禁即宣化之苦高梁山陝之棗柿葡萄等物亦不許復用釀酒種煙之地自乾隆四年爲始悉令改種蔬穀種煙之人照私開燒鍋例治罪臣閱邸鈔中心駭懼即以直隸而論前督臣李衛任內一年拏獲燒鍋躉麴三百六十四起人犯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臣抵任一月拏獲燒鍋運販七十八起人犯三百五十五名凡此特申報總督衙門者耳各府州縣自結之案尙不知凡幾特拏獲在官者耳吏役兵丁已拏而賄縱得規禮而不拏者尙不知凡幾特酒犯之正身耳本地之鄉保鄰甲沿途之脚夫店家牽連而受累者又不知凡幾一省如是則別省可知酒禁如是則煙禁亦可知煙酒之禁果行四海之內一年之間其犯法之人破產之家不可勝計矣以飲食之細故舉萬千無罪之人驅而納之桁楊箠楚之下果欲建萬世之長策致吾君於堯舜者似不應爲此言也見今直隸大小衙門皆有封貯之酒與酒

之器具變價之銀未變之酒棄之則可惜貯之則無用賣之則失體已變之銀或欲以償民役或欲以修衙署或欲以充公費官吏兵役虎視眈眈以挈酒爲利藪百姓嗷嗷弱者失業强者犯令十百成羣肩挑背負鹽梟未靖酒梟又起山東之事臣不詳知直隸情形則所目覩若謂烟酒可以永禁而百姓因此感悅臣實不敢爲此飾說也夫天下事爲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從前禁酒禁麴之議惟大學士九卿俱屬紙上空談即臣亦言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是書生之謬論今身親辦理逐案發落乃知奪民之貲財而狼籍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朴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饑饉之民無固志失業既衆何事不爲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於豐年周禮荒政舍禁去幾有由然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謂立言而必有事以證之也今大學士及方苞等所議皆係空言不適於事臣不敢復以空言指駁謹將直隸燒鍋鬻麴一切案件撮其條目繕呈 御覽此則信而有徵之事非臣所能臆造也得 旨此奏朕俱悉矣但將此發議於國體

甚有關繫朕自有酌量也

按凡事有官即有私有禁即有犯鹽梟不已將有酒梟勢所必至道光中鴉片之禁雷厲風行卒至啓邊釁而損國威豈非辦理操切之故泊人民國而上海一隅遂以烟爲利數皖直奉之戰皆以此爲發源擾攘二十餘年而民間直接間接受其損害更不可勝計矣

劉文正疏論張廷玉納親

六年十二月乙未左都御史劉統勳奏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小心敬慎皇上眷注優隆久而弗替可謂遭逢極盛然大名之下責備恒多勲業之成晚節當慎外間輿論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却半部縉紳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易伏也聞 聖祖仁皇帝時曾因廷臣有陞遷太速之員特諭停止陞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適在其內臣愚以爲宜倣此意敕下人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其同姓不宗與遠房親

誼不在此例若係親房近支累世密戚見任之員開列奏聞自命下之日爲始三年之內停其陞轉使望風逖聽之人知朝廷登進之無私亦期世受國恩之家長享福祿於無盡

又奏尙書公訥親未及強仕之年統理吏戶兩部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趨承禁闕此外特交事件尙有多端即智力有餘亦苦分身乏術如或精神勞憊必政貽誤見今訥親所管事務何者可以量行省減非臣愚所敢妄議但俾其才猷識力常餘於所辦之事則曠廢之虞可免又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且時蒙召見嚮用方隆無論所屬人員奔走恐後即同官寮案亦皆歛手雖不至於開賄賂之門竊威福之柄然事涉於因公迹涉於任怨或反覆駁詰或過日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以臣所聞議之者曰部中議覆事件歷來所奉諭旨與題定成例有皆可引用者司官多兩引以待其主持又云督撫題請事件本屬從寬則吏戶兩部或改歸從嚴若督撫從

嚴部內必無改寬之事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亦當極圖報稱至其職任之繁簡氣象之謙盈尙望 聖明裁度訓示

按當二人柄用方隆劉統勳即有此奏誠如 批諭朕思二臣若聲勢赫奕擅作威福則劉統勳必不敢如此陳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可以挾制寮案可知此國家之祥瑞也朕心轉以爲喜厥後張文和於恩准休致入謝日以 世祖遺詔許其配饗欲邀一言以爲券亦旣賦詩賜許乃以謝恩不親到大被譴呵至於削奪伯爵飭繳歷來御賜諸物而訥親以經畧金川之役畏蒞不進致以其祖遏必隆刀封寄軍前正法可見禍福倚伏其幾甚微保泰持盈誠非易事

三老五更

三年上將視學以三老五更之禮可行與否詢軍機大臣張文和廷玉奏言伏思三老五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如王制內

則所云則於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三王憲有乞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爲最古至所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醢冕而總干是其禮爲最隆我皇上至道在躬或稽前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盛事也顧禮待人行事因時起臣妄臆議以爲未可舉行者約有數端蓋皇上至德淵懷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天子有所施必令臣下有所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親袒衣割牲以爲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醢冕而總干者繼食畢又親執酒以醢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此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爲之所謂知天地人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亦難矣况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

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類此非洞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賓師之禮三公九卿皆在執事之列今此禮果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思致仕諸臣及現居職者誰克任之恐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悚惕慚惶而不敢應此事之難行者二也考漢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魏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其時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其名而無愧乎園橋觀聽漢明帝時極盛然先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所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於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書然不言何代如以爲虞夏殷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於尙書何二典三謨不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爲惟周有之則保息養老見於司徒獻鳩以養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於司門三百六十如是之詳且

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爲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五更者疑屬漢儒附會此其事未可盡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載此禮未曾舉行即本朝 世祖 聖祖 世宗皇帝重道尊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於老更之禮亦未之及蓋以典至古而禮尤隆名實難副倘有幾微未稱不恢觀聽則必滋議論之端豈不褻至尊而羞大典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敕下廷議疏入 上達其言

五十年御題廷玉三老五更議曰

戊戌年爲三老五更說亦既闢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讀四庫全書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爲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爲二十七月既闕諸禮畢舉之時於視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諮其可行與否彼時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爲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說蓋鄂

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且二人彼時皆可
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爲當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
謂滋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之所爲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
事早已忘之蓋戊午朕方二十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
學問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觀廷玉
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因命並勒辟雍碑以識已學之淺深及弗
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違 皇考遺
旨令彼配享太廟而臨休致歸里時乃有求入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
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爲戒且爲廷玉惜之

駁陳良從祀

四年十一月甲申禮部議駁湖北巡撫崔紀奏孟子稱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
又稱爲豪傑之士請從祀文廟查從祀先賢先儒或當時親承私淑證道統之

淵源或後來羽翼經傳實有功於聖學故列於兩廡以光祀典
因闢許行責陳相而偶舉其師其生平行誼無考又無著述可
門弟子之列應毋庸議從之

准頒朱子芝山祠匾額駁游酢從祀

八年七月禮部議覆福建學政吳華孫奏漳州爲朱子行政設
在芝山請頒宸翰楊時游酢俱程門高弟游酢獨未從祀亦屬
子婺源家廟延平講學舊匾俱頒賜御書匾額其祠在芝山者
楊時從祀瞽宗原以朱子淵源所出故程門高弟如呂大臨謝
該學政所請游酢從祀應毋庸議從之

三汗

四年四月駐藏侍郎抗奕祿奏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爾布部
庫木一名顏布一名葉楞雍正十二年曾遣使恭請聖安近年

數尋戰攻臣遣貝勒頗羅鼐宣諭 聖上好生之德中外一視同仁各宜息兵和好仰報國恩三汗歡忻聽命以三部落戶口數目呈報各進方物奏聞部議加恩賞賚從之

閱元中都上都舊基

六年二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近聞獨石口外七八十里有紅城乃元中都舊基溝渠井邑尚有遺踪又百餘里有開平城乃元上都舊基城郭猶存控扼張家獨石二口爲形勝地若駐紮重兵能助神京右臂之勢且土肥地闊滿兵據爲世業耕田牧馬可以富疆此實久遠之計必須身親相度乃敢建議擬徧閱邊關自保定前往報聞

開館纂修樂律

諭朕因元旦冬至諸大節臨朝樂章句讀與樂音相比合考其本末樂章則係康熙二十二年所定而搏附考擊之數則又仍明代之舊是以命大學士該

部會議重定樂章期合於正恭查康熙五十二年纂修律呂正義重造中和韶樂既經 皇祖聖祖仁皇帝欽定豈得樂章樂音尙乃如此逕庭及閱律呂正義凡宗廟朝廷所用樂章並不在內查樂章開載會典古今圖書集成內亦有之律呂正義一書專爲發明樂律而設何以闕如及觀 御製序文則係雍正三年 皇考所撰意此書在 皇考時尙屬未完之本至雍正三年刻成未暇補足歟抑 皇祖聖意待製造樂器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之後再行考定續纂入帙歟否則該館辦理之時未經議定奏請是以尙少樂章字譜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嘉感神祇茂豫民物其事甚鉅不可少有闕遺繼志述事責在後人如果有所未備理宜紹續前典著莊親王會同張照將此書原委悉心查明具奏朕思臨朝樂章如此則壇廟樂章恐亦不相符合著一併查明具奏履親王何國宗當日與莊親王同辨律呂正義又聞彭維新通於音律俱著一同辦理尋莊親王允祿等奏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內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恭編

律呂算法等書五十三年十一月內律呂正義告成奉 旨律呂曆法算法三書著共爲一部名曰律曆淵源六十一年六月內數理精蘊曆象考成皆告成臣等恭請御製序文奉旨這部書甚好實從古所未有朕作此序文不須別爲結構止實述其道理自然成文摺留覽序候頒發然序文竟 聖祖仁皇帝世未曾頒發也雍正元年九月校刻全竣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御書交武英殿摹刊其製造樂器則自康熙五十二年陸續頒付太常維時禮部尙書荆三曾奏請改定樂音奉旨速速辦理逮康熙六十一年尙未竣事恭思 聖祖仁皇帝聖意必俟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之後再行考定續纂成書誠如皇上聖意所云者此律呂正義之原委也請續纂律呂正義後編與前書並垂萬世其本朝壇廟朝廷樂章應將新舊所定並按朱子六經圖及明鄭世子載堉樂書之式考訂宮商字譜備載於篇至於科捫空濟有聲無字之樂音乃周室闕詩之遺意外藩夷蠻曾入中國之音樂乃本朝洪覆之大猷並應具以字譜

寫之再民間俗樂未能禁止不當任其蕪穢理合一併釐正但律呂深微樂音茫昧應行開館纂修以襄鉅典得 旨允行

定樂

七年壬戌春正月庚午莊親王允祿等奏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常朝樂章每月各以其律其呂爲宮壇廟朝會爾等俱經議奏其大畧俟朕細加審詳另降諭旨至 皇太后陞座還宮樂章應用何律何呂之處爾等未經議及理合考古準今求其至是擬議奏聞候朕酌定伏惟十二律呂皆生於黃鐘故黃鐘爲聲氣之元但黃鐘專用於郊以尊上帝自不便擬用且律協於乾呂協於坤坤元允宜用呂惟大呂爲黃鐘之呂恭擬 皇太后樂以大呂爲宮又按禮記曰天子日也后月也酉爲月之正位謹援禮記之義恭擬 皇后樂以南呂爲宮又履親王允禔奏在館諸臣所謂 皇太后樂以大呂爲宮臣愚以爲大呂南呂並是陰呂有所未便 皇上曾有凡慶賀大典 皇太后宮慶

賀應用陽律之旨敬惟 皇上萬壽聖節在八月如八月常朝自當用八月之
呂至於萬壽慶賀大典似應仍用陽律查舊制一切大典俱以黃鐘爲宮恭請
仍循舊制 皇上冬至元旦萬壽三大節並以黃鐘爲宮 皇太后皇后三大
節亦仍循舊制並以黃鐘爲宮得 旨萬壽節履親王所議是餘著畫一定議
具奏

又奏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冬至以黃鐘爲宮倍夷則爲羽之
說甚合至社稷壇與方澤同之處方澤用蕤賓之呂爲林鐘尙可朕意社稷究
不可同或亦同文廟春秋分用夾鐘南呂之處一併再議又帝王廟春用夾鐘
亦妥秋祭以九月或用無射或仍用南呂之處再議查古制祀天曰郊祭地曰
社社之文與郊對猶地之文與天對也凡經文舉地而后土者即不別言祭社
舉祭社者即不別言祭地而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典瑞戴記月令郊特牲禮運
中庸篇並可證據至漢匡衡始建議別爲北郊遂析社與方澤之祭爲二後世

因之而社稷降爲中祀矣臣等前議謂社亦地也宜用林鐘仰蒙 聖訓謂與祭地宜有分別伏思社稷典禮既不與方澤齊等樂章自應不同於地 聖訓周詳尤宜遵改查社稷壇祭以春秋二仲月之上戊宜以夾鐘南呂爲宮至歷代帝王廟大清會典開載並以二月八月致祭然每年多有用三九月者查禮部太常寺欽天監乃據選擇通書稱係清明霜降前擇吉致祭蓋二八月祀典甚多次第舉行此則排至末後但未屆清明霜降仍用夾鐘南呂似未便以時日在三九月而即用姑洗無射也仍請照前議亦以夾鐘南呂爲宮得 旨依議

辛未諭考定樂章訂正律呂欲以垂之永久非止用之一時也爾等因萬壽節樂章兩議請旨朕思黃鐘爲聲氣之元同於穆之運帝王誕生昊天有成命萬壽節以黃鐘爲宮俾人君聞樂儆心思保明於夙夜義甚深遠不必因朕誕辰在八月而以南呂爲宮已降旨准履親王所議行朕又思朝會之樂旋相爲宮

是以聖壽節不妨仍用黃鐘若云朝廷大典必當用黃鐘則編鐘之內必有不
用之鐘反墮於啞鐘之謂矣且此鐘律非朝廷之上孰敢用之似不必拘於黃
鐘之說也爾等又議稱 皇太后樂應用大呂夫大呂者即黃鐘之呂也朕萬
壽節用黃鐘律而 皇太后萬壽節用黃鐘之呂似猶未安況以律呂相生次
第言之一黃鐘二林鐘三大蕤四南呂今既遵古三統之說以其序爲尊卑用
黃鐘尊上帝用林鐘尊后土用大蕤尊宗廟而議 皇太后樂用大呂大呂之
序在南呂之後爾等既議皇后樂用南呂是皇后樂先於 皇太后也所擬尤
爲未協禮記帝日后月之義固不易之經 皇太后母后也此千古之通稱似
亦宜用南呂爲宮朕意如此爾等悉心詳議畫一具奏

戊子諭莊親王允祿等前奏周禮六樂以律呂之次第分神之尊卑顧律呂同
用而清濁之間有同均者有不同均者見諸實用礙難施行等語朕偶閱周禮
其文曰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蕤歌應鐘以祭地而奏姑洗歌南呂以

祀四望奏雅賓歌林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仲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禮從其宜用制不可強同今但六樂相配亦非無其義因思黃鐘子也大呂丑也子與丑合故奏黃鐘則歌大呂太簇寅也應鐘亥也寅與亥合故奏太簇則歌應鐘推而至於無射夾鐘莫不皆然蓋月之斗建與日躔度相配合之位也唐賈公彥疏所云奏據出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此語則似有訛夫清濁同均者而不可用豈有清濁不同均者而可合用之理蓋既云奏則但奏其樂而不歌既云歌則始作樂以合人聲耳奏與歌自必各爲一事惟奏以黃鐘爲宮者歌時則以大呂爲宮之樂配之以太簇爲宮者歌時則以應鐘爲宮之樂以配之如此則無所謂礙難施行者矣朕亦不固執此語以爲便是但與爾等奏詞稍有不同可再詳閱查奏

莊親王允祿等奏臣等議得 皇太后樂 皇后樂立宮應用何律何呂之處 皇上所降諭旨用禮記帝日后月之義以南呂爲宮南呂位在第四既不與

郊廟有並尊之嫌又與朝廷之樂旋相爲宮者先後次第兩無妨礙最爲妥協若隨 皇帝樂一例立宮於義亦通但在宮在廷無所分別既不若以內外有別爲長且無以彰旋相爲宮惟帝始可隆禮備物之義謹遵原降諭旨以南呂爲宮得 旨依議

七年五月丙午莊親王允祿等奏查丹_七樂與中和韶樂音節不同因丹陛有章而不歌字句舊未詳審音律不相符合見改正撰擬進呈再查會典惟 太皇太后宮用中和韶樂 皇太后 皇后宮均用丹陛樂考諸掌儀司則自來陛座還宮並用中和韶樂蓋昔年撰擬樂章之時以 皇太后 皇后不敢同於 太皇太后便以丹陛名之且樂章一式無別而考擊之法則又全不循章協韻今既查明自應分別陛座還宮爲中和韶樂行禮爲丹陛樂得 旨是六月己丑諭鄭世子樂書等書均有舞譜本朝舞制並無紀載應作何載於書內之處著傳諭莊親王張照知之尋莊親王等詳考各祭祀樂舞聲容儀節纂

成舞譜奏准載於律呂正義後編垂爲定制

十年十二月辛酉 欽定朝會燕饗樂名

元旦中和樂 升座元平 還宮和平

冬至中和樂 升座遂平 還宮允平

萬壽中和樂 升座乾平 還宮泰平

上元中和樂 升座怡平 還宮昇平

常朝中和樂 升座隆平 還宮顯平

內廷行禮丹陛樂 離平

百官行禮丹陛樂 慶平

外藩行禮丹陛樂 治平

皇太后三大節中和樂 升座豫平 還宮履平 丹陛樂益平

皇后三大節中和樂 陞座淑平 還宮順平 丹陛樂正平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庚午 欽定祭祀中和樂章名

圜丘樂 迎神始平 奠玉帛景平 進俎咸平 初獻壽平

亞獻嘉平 終獻永平 撤饌熙平 送神清平

方澤樂 迎神中平 奠玉帛廣平 進俎含平 初獻大平

亞獻安平 終獻時平 撤饌貞平 送神寧平

祈穀樂 迎神祈平 奠玉帛綏平 進俎萬平 初獻寶平

亞獻穰平 終獻瑞平 撤饌渥平 送神滋平

望燎穀平

雲祭樂 迎神霽平 奠玉帛雲平 進俎需平 初獻霖平

亞獻露平 終獻霑平 撤饌靈平 送神霑平

望燎需平

太廟時享樂 迎神貽平 奠帛初獻枚平 亞獻敷平 終獻紹平

撤饌光平 還宮又平

太廟祫祭樂 迎神開平 奠帛初獻肅平 亞獻協平 終獻裕平

撤饌誠平 還宮成平

社稷壇樂 迎神登平 奠玉帛初獻茂平 亞獻育平 終獻敦平

撤饌博平 送神樂平 望瘞徵平

社稷壇祈雨報祀樂 迎神延豐 奠玉帛初獻介豐 亞獻滋豐

終獻需豐 撤饌綏豐 送神貽豐 望瘞博豐

朝日壇樂 迎神寅曦 奠玉帛朝曦 初獻清曦

亞獻咸曦 終獻純曦 撤饌延曦 送神歸曦

夕月壇樂 迎神迎光 奠玉帛初獻陞光 亞獻瑤光 終獻瑞光

撤饌涵光 送神保光

歷代帝王廟樂 迎神肇平 奠帛初獻興平 亞獻崇平

終獻恬平 撤饌淳平 送神匡平

文廟樂

迎神昭平 奠帛初獻宣平 亞獻秩平

終獻敘平 撤饌懿平 送神德平

先農壇樂

迎神永豐 奠帛初獻時豐 亞獻咸豐

終獻大豐 撤饌屢豐 送神報豐 望瘞慶豐

先蠶壇樂

迎神庥平 奠帛初獻承平 亞獻均平

終獻齊平 撤饌柔平 送神洽平

神祇壇樂

迎神祈豐 奠帛初獻華豐 亞獻興豐

撤饌和豐 送神錫豐

太歲壇樂

迎神保平 奠帛初獻定平 亞獻嘏平

撤饌盈平 送神豐平

太歲壇祈雨報祀樂 迎神需豐 奠帛初獻宜豐 亞獻晉豐

終獻協豐 撤饌應豐 送神洽豐

御製雩祭樂章 七年六月

瞻彼朱鳥爰居實沈協紀辨律羽蟲徵音萬物芸生有壬有林有事南郊陟降
維欽瞻仰昊天生物爲心

惟國有本匪民伊何維民有天匪食則那螻蟪鳴矣平秩南譌我祀敢後我樂
維和鼉鼓淵淵童舞婆娑

自古在昔春郊夏雩曰惟龍見田燭朝趨盛禮旣陳神留以愉雷師闐闐飛廉
衙衙曰時雨暘利我新畬

於穆穹宇在郊之南對越嚴恭上帝是臨爾粟量幣用將惓忱惓惓我躬肅肅
我心六事自責仰彼桑林

權輿粒食實推后稷百王承之永奠邦極惟予小子臨民無德敢懈祈年潔衷
翼翼命彼秩宗古禮是式

古禮是式值茲良辰玉磬金鐘大羹維醇元衣八列舞羽繽紛既侑上帝亦侑從神尙饗我衷錫我康年

惟天可感曰惟誠格惟農可稔曰惟力作恃天慢人弗刈弗穫尙勤農哉服田孔樂咨爾保介序乃錢鏹

我禮旣畢我誠旣將風馬電車旋駕九閩山川出雲爲霖澤滂雨公及私興鋤利氓億萬斯年農夫之慶

癸丑定內廷丹陛樂章名曰離平

七月戊午朔諭太常寺朕因孟秋時享聞太常樂工絃管迭凌聲字繚轆因思爾衙門三六九凝禧殿演習何以至是朕令童子習中和韶樂丹陛樂甫二十餘日頗有倫理已不似爾太常樂部矣今令兩部對作有耳共聞孰優孰劣然則所爲三六九演習者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即爾衙門見在內廷學習新定樂章諸人今甫五日即已大不相同可知但恐不學斷無學而不成之理夫郊

廟大祀交於神明豈容聽樂工任意吹彈不求音諧節正則我君臣肅雝誠敬之謂何唐時樂工伊涼俗樂奏之堂上謂之坐部伎其不堪爲坐部伎者退爲立部伎又不堪則退爲雅樂部供奉郊廟爲後世所譏笑今俗樂之奏猶有宮商而雅樂荒廢如此朕甚懼焉白居易云工師愚賤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朕爲爾等誦之除既往不咎外嗣後務須督令勤習朕不能再爲爾等寬也莊親王三人總理樂部著加意整頓

十二月庚戌莊親王允祿等奏遵旨詳審周禮六樂清濁同均之理謹案禮記月令鄭康成註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又周禮六樂註亦以斗建日躔爲說則六合之義由來久矣至賈公彥疏云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唐宋以來無能辨其譌者夫和聲依永自古爲然若歌奏合爲一均則聲不依永律不和聲必不可以爲樂伏讀乾隆七年正月二十八日諭旨歌奏各爲一事曠若發蒙伏查儀禮燕禮鄉飲

酒禮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則歌奏各爲一事經有明文方其歌時未嘗奏也及其奏時未嘗歌也歌自歌奏自奏聲調未嘗相妨義理自然相合正如斗建左旋日躔右轉時行物生有相成而無相礙也古人用樂制不可考臣等不敢妄議而據經論樂則誠如 聖諭義蘊深融無所爲礙難施行者矣請敕發三禮館昭揭經義永迪來茲得旨 朕從前上諭原爲律書而發今莊親王等請敕發三禮館著交與大學士張廷玉尙書高斌閱看所發上諭是否允當並應否頒發三禮館之處一併具奏尋奏伏查周禮樂制註疏家聚訟繁多不可深考惟儀禮所載燕射諸禮工歌合樂之節甚詳蓋歌者人之聲奏者樂之節也故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象笙而已歌不與焉歌之與奏其爲兩事無疑又夾漈鄭氏曰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故曰工歌鹿鳴之三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贊之然後節奏有屬歌自爲歌奏自爲奏顯然明白自唐賈公彥瀕歌奏爲一

事以致說經者隔闕難通我 皇上履中蹈和聲律身度闡康成之說則前人之未詳者於今益詳指賈疏之譌則後儒之沿誤者爽然無誤臣等祇誦之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敬謹尋繹義蘊昭融實足以補經義之所未備允宜如莊親王等所奏敕發三禮館纂入成書垂教萬世查三禮義疏原纂體例敬採御製日知薈說樂善堂文集內論及三禮者彙爲 聖製一門冠於卷首今應將欽奉 諭旨纂入其本篇各有案語應將莊親王及臣等奏帖中語意融洽採取以廣發明俾研經習禮之家共知 聖訓昭垂實爲千古定論則教澤之所被更無窮矣從之

鄉飲酒

己卯大學士鄂爾泰等莊親王等議覆御史徐以升奏言鄉飲酒禮所以敬老尊賢會典載儀注未及詩樂請撰擬樂章以追古制固屬應行但鄉飲酒禮宜歌鹿鳴魚麗等本詩章句今若行撰擬恐蹈宋淳化故轍如所謂鹿鳴呦呦命

侶與儔關雎于飛于渚之湄者後人往往訾議請交與律呂正義館將儀禮所載鄉飲酒禮應歌之詩照定樂章字譜之式纂輯俟樂章書成交順天府令諸生演習以襄大典再直省各學樂舞生皆有定額給與衣頂不許雜項人等冒充京師爲首善之地如果諸生中有嫻通雅樂供應文廟聲容合節者令該管官咨送升廩如係廩升貢至成均丁祭所用樂章已經撰定字譜請交國子監令諸生演習儻能者日多可用監生承應俟學習果有成效再議獎勵從之十年冬十月己亥朔順天府行鄉飲酒禮 御製補笙詩六篇命工歌之

大雩

大學士等遵旨議奏謹考禮記大雩帝鄭康成註曰雩祭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古帝也杜祐通典曰建己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祭是自漢而下以建於隋雩壇皆祀五方帝而非祀昊天上帝也唐書禮儀志高宗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之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開元禮亦同宋史禮志凡孟春

祈穀孟夏大雩皆於圓丘至神宗元豐四年更立雩壇於圓丘之旁未幾而廢明洪武以後雩祀無常儀至嘉靖十一年始建崇雩壇於圓丘壇外泰元門之東亦一舉行而罷今壇已久廢僅存基址查歷代雩壇規制地基既狹壇遠亦卑其視圓丘大約減三分之二若祀昊天上帝則禮近於褻且查圓丘禮成上帝神牌敬藏於皇穹宇今崇雩壇原無別殿可以安奉神牌即欲更建而外壇壇之內亦限於地實難措置嗣後舉行雩祭似宜仍在圓丘不必更建雩壇從之

定武舞干上之字

八年二月辛丑莊親王允祿等奏武舞之干戚干上有字其字止五種而分八佾既不齊一又多互異考之太常皆不能對必係原有八樣年久遺失以謬傳譌今請訓定奉硃筆改定雨暘時若四海永清倉箱大有八方敕甯奉三永奠得一爲貞百神受職萬國來庭

親蠶

八月辛卯禮部議大學士鄂爾泰等奏古制天子親耕南郊以共桑盛后親蠶北郊以共祭服我 皇上親耕藉田以示重農至意乾隆元年准工部侍郎圖理琛議改先蠶壇爲先蠶祠每歲季春己日遣太常寺堂上官以少牢致祭所以經理農桑之道至爲周備今又議親蠶典禮伏思躬桑親蠶曆代遵行但北郊蠶壇在安定門外故明嘉靖時以后妃出入道遠親蒞未便且其地水源不通無浴蠶之所遺址久廢考唐宋時后妃親蠶多在宮苑之中明代亦改建於西苑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耕織圖序於豐澤園之北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隴畔樹桑旁立蠶舍是有蠶之事 聖祖仁皇帝親加講求今逢重熙累洽禮明樂備之時親蠶大典關繫農桑自應舉行以光典禮其應行相度蠶地建立蠶壇桑壇蠶宮從室之處請敕交內務府會同工部等衙門辦理至親蠶典禮所有齋祀躬桑授蠶治繭等儀注及選擇蠶母蠶婦受桑布繅一切禮文事宜

等臣等

應交禮部詳議

尋議伏查唐開

二日皇后親祀

少牢親祭先蠶

上祭訖躬桑明

之禮我 皇卜

皇后親蠶之禮

應設先蠶西陲

致齋二日至期

王妃以下文武

嬪二人王貝勒

桑蠶事畢蠶母

擇吉 皇后復詣蠶壇正殿親臨織室蠶母率蠶婦全獻繭之所登者 皇后行縵三盆手禮遂布於蠶婦之吉者使縵而朱絲玄黃之以共郊廟黼黻之用至蠶母蠶婦漢魏以前皆無其稱惟晉蠶西郊列侯妻六人爲蠶母以授桑未載有蠶婦北齊授桑蠶母蠶母切之授世婦謹案祭義卜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考古制二十七世婦蠶宮亦建二十七從室則蠶婦應卽爲世婦所云蠶母蓋取老成語蠶事者以爲世婦統領明嘉靖時令順天府報蠶母則取諸民間之嫗未嘗拘定列侯之妻卽古制卜世婦之吉者二十七人入蠶於蠶室亦必平時曉習蠶事者方膺茲選臣等酌議應交內務府查明包衣行文八旗遴選熟諳蠶事並無事故者開列具奏 欽點蠶母六人使暫居繭館以督蠶事蠶婦二十七人居蠶宮二十七從室使治蠶事抑更有請者 皇后親蠶肇祀倣照古制需用女官一十二人曰尙儀曰尙宮曰典儀曰掌贊曰司賓曰司言曰司宮曰典製曰司贊曰典贊曰司祝曰女史行禮時執事此次初行典禮

應於孟春月內務府先行奏選俾演習嫺熟又祭先蠶樂章臣等據會典內所載填入儀注候

欽定樂章演用

再查北齊蠶壇以內監置蠶宮令丞各一人經理蠶壇諸務明會典亦載有蠶宮令請倣其制置令丞各一人所有儀注雖經倣照古制定議但須因地制宜應俟蠶壇規模相度已定再行詳酌妥議具奏從之

謁陵

八年秋七月甲辰上以恭謁 祖陵禮成率羣臣詣 皇太后行慶賀禮御崇政殿受賀 賜羣臣及朝鮮國使臣宴 御大殿賜醕頒詔天下加恩有差御製盛京筵宴世德舞辭並序

乾隆八年秋朕奉 皇太后恭謁 祖陵還至盛京受朝錫宴夫漢高過沛而歌大風情至斯動直已陳德況予小子覲揚光烈能無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乎

爰作世德舞辭十章章八句辭曰

粵昔造清 匪人伊天 天女降思 長白闔門 是生我祖 我弗敢名

迺繼迺承 逮我元孫

元孫累葉 維祖之恩 我西云來 我心東依 歷茲故土 仰溯始謀

阜澗過澗 締此丕基

於赫太祖 肇命興京 哈達輝發 數渝厥盟 如龍田見 有虎風生

戎甲十三 王業以興

爰度爰遷 拓此瀋陽 方城周池 太室明堂 不甯不靈 匪居匪康

事異放桀 何心底商

丕承太宗 允揚前烈 倬彼松山 明戈耀雪 以寡敵衆 杵標流血

惜無故老 爲余詳說

余來故邦 瞻仰橋山 慰我追思 夢寐之間 崇政清甯 載啓南軒

華而不侈 鞏哉孔安

惟我祖宗 欽天敬神 執豕酌匏 成秩無文 幃幔再張 樽俎重陳

弗渝弗替 遵我先民

先民宅茲 載色載笑 今我來思 聖日俯照 爵我周親 蓋臣並召

亦有嘉賓 歡言同樂

懿茲東土 允惟天府 土厚水深 周原膺膺 南陽父老 於是道古

有登其歌 有陞其舞

我歌既奏 我舞亦陳 故家遺俗 曷敢弗因 渾灝淳休 被於無垠

勿替引之 告我後人

宗親宴

八月庚寅上幸瀛臺賜王公宗室等宴易殿名崇雅爲惇敘賦柏梁體詩王公

宗室咸請上御製分賜列名序曰

乾隆丙寅秋八月式宴王公宗室於瀛臺之惇敘殿法 皇祖也惟時朕諸叔父列王爵者四人皇弟封王者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有爵者三十二人念我羣從子姪孫姓之同出自 皇祖者或俟封或爵不至與宴之列十年以來未舉和會之典親親之誼疏焉則亦命入今日之座凡六十有三人其以事故是日未至者復五十餘人於戲自黃虞以來有大德之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壽如我 皇祖者其誰耶即子孫之繁衍雖文王不得尙之使目前之振振揖揖我 皇祖 皇考式臨式憑予與諸弟兄子姪孫姓稱觴獻壽於其間其愉悅鼓舞又當如何歡極而戚固情之所必至也然今日之宴會我 皇祖 皇考實式臨之實式憑之諸叔父自當以予言爲不謬也則又灑然以怡焉昔漢武帝柏梁之宴諸同姓者惟梁王武及宗正安國而已其餘皆羣臣然尙以此留詩唐明皇改集仙殿爲集賢籙俊之義尙矣而周親未與亦闕典也朕今易崇雅爲惇敘以紀今日之事復倡爲首句以俟衆作之成凡今茲揆藻得句者

皆我 皇祖 皇考遺教之所垂也又何必舉金谷之例乎 上倡首句曰庭
開惇敘欣同堂康親王巴爾圖以次賡續成章

幸翰林院貢院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先是 上以翰林院署歲久傾圯發帑重修至是訖工
御書翰林院扁額賜掌院大學士鄂爾泰曰稽古論思張廷玉曰集賢清秘敕
所司諏吉日送掌院大學士進院親臨賜宴是日車駕出長安左門設鹵簿掌
院大學士及翰林等官跪迎車駕入謁先師孔子禮成中和韶樂作 上升殿
丹陛大樂作掌院大學士率羣臣至階下行禮如大朝儀進御宴大學士鄂爾
泰進爵賜羣臣宴大學士以下翰詹諸臣並部寺科道之由翰林出身者咸與
焉 上召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福敏陳世倌史貽直尙書彭維新張照汪由
敦左都御史劉統勳侍郎阿克敦梁詩正錢陳羣德齡至御座前賜酒諭曰時
當陽月和煦如春天心訢洽朕與諸臣交慶之羣臣咸頓首稱賀宣示御製詩

題曰乾隆九年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送大學士掌院事鄂爾泰張廷玉進院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爲韻賦東字音字二首敕諸臣各分一字賦詩

又以人數爲字所限從臣編檢庶吉士皆不獲與復爲柏梁體 御製首句重開甲子文治昌羣臣以次賡續成章

上舉十八學士登瀛洲事顧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曰卿等無愧房杜顧朕不逮唐太宗耳二臣惶恐避席奏言陛下上法堯舜過唐太宗遠甚臣等謏劣亦思孜孜日贊少效交修之責然限於才力愧出房杜下有負 聖諭因頓首謝上又以昆明池賦詩事諭羣臣曰翰林之責惟在文章貴因文見道爾諸臣當明此意羣臣悚然敬聽復頓首謝宴畢賜樂善堂全集性理精義各一部及綺絹茶果有差 上起更衣復宣示 御製七言律詩四章駕興隨幸貢院頒賜御書額曰旁求俊乂聯曰立政在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則哲與賢共天位勗哉

多士觀國之光並 御製詩有從今不薄讀書人之句

金鳳銜詔

十四年夏四月巳卯刑部尙書汪由敦等奏本月初九日頒發恩詔所有金鳳
朵雲應即備用禮部儀注應添入工部先期設金鳳於天安門上正中設宣詔
臺於門上東第一間詔由午門出迎至天安門上城聽詔百官耆老等分翼排
班於金水橋南階聽宣詔官宣讀畢鴻臚寺官贊行三跪九叩禮捧詔官將詔
置朵雲內綵繩懸繫由金鳳口中銜下禮部官接受置綵亭內迎出東長安門
所有儀節請交禮部遵照載入會典

堂子祭

十四年夏四月丙午諭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禮所祭之神即天神也
列祖膺圖御宇既稽古郊禋而燔柴典重舉必以時堂子則舊俗相承遇大
事及春秋季月上旬必祭天祈報歲首最先展禮定鼎以來恪遵罔怠且不易

其名重舊制也考諸經訓祭天有郊有類有所穀祈年禮本不一兵戎國之大事故命遣大將必先有事於堂子正類祭遺意而列蠶行禮則禡也我祖宗於行營或別有征討不及歸告堂子則望祭而列蠶行事其誠敬如此朕思出師造遣則凱旋亦當告至乃天地宗社俱已祝冊致虔且受成大學而堂子則弗及祠官疏畧如神貺何祀典攸關彝章宜備著議政王大臣等詳悉具儀朕親爲裁定載入會典特諭

尋奏謹按會典崇德間大兵凱旋太宗文皇帝率衆拜天大設筵宴宴畢躬率凱旋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恭謁堂子行三跪九叩禮請嗣後凱旋致祭於天地太廟奉先殿社稷陵寢如常儀外皇帝告祭堂子由禮部請旨欽天監擇吉屆期鹵簿大駕全設禮部堂官奏請皇帝詣堂子行禮凱旋將帥大臣及諸王貝勒貝子公鎮國將軍都統尙書等官隨行皇帝進堂子上香畢禮部堂官恭導就位凱旋將帥等依次排立鳴贊官贊跪叩興皇帝行三跪九叩

禮將帥等隨行禮畢禮部堂官奏請駕還宮樂作禮成如儀得 旨是依議

謹按堂子之祭漢人多以神秘見疑恭繹此次諭旨概言天神即是類祭之義滿洲風俗淳樸堂子蓋即神堂今滿人於祖先堂所供板子或即古之位設但無題署莫得主名其院中所豎桿子或如佛家旛幢取上通於天之意中繫綵繩用紅白布條以記闔家男女丁口純屬結繩遺俗意在莊肅不任旁人雜觀遂致附會傳訛其誣甚矣

釋奠

凡釋奠於先師之禮爲廟於城東北隅太學之東殿曰大成以四配十二哲侑饗殿中以先賢先儒從祀兩廡

先師孔子正位南向四配復聖顏子述聖子思子東位西向宗聖曾子亞聖孟子西位東向先賢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西序先賢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朱子熹位均東西向

東廡先賢蘧瑗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梁鱣冉孺伯虔冉
季漆雕哆公西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鄒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
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邾異陳亢琴張步叔乘秦非顏噲顏何縣竄樂正克萬
章周敦頤程顥邵雍位西向

西廡先賢林放宓不齊公冶長公哲哀高柴樊須商澤巫馬施顓辛曹卹公孫
龍秦商顏高懷駟赤石作蜀公夏后處奚容蔑顓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
茲燕仍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申枨左邱明秦冉牧皮公都子
公孫丑張載程頤位東向

東廡先儒公羊高伏勝董仲舒后蒼杜子春諸葛亮王通范仲淹歐陽修楊時
羅從彥李侗呂祖謙蔡沈陳淳魏了翁王柏趙復許謙吳澄胡居仁王守仁羅
欽順

西廡先儒穀梁赤高堂生孔安國毛萇鄭康成范甯韓愈胡瑗司馬光尹焞胡

安國張栻陸九淵黃幹真德秀何基陳鑑金履祥許衡薛瑄陳獻章蔡清陸隴其位均東向

廟後建祠曰崇聖中設肇聖王木金父左裕聖王祈父右詒聖王防叔左次昌聖王伯夏右次啓聖王叔梁紇位皆南向

祠內配饗先賢顏無繇孔鯉東位西向曾點孟孫氏西位東向

兩廡崇祀先儒東廡周輔成程頤蔡元定西廡張迪朱松均東向

歲以春秋仲月上丁遣官釋奠 皇帝特舉崇典臨雍講學則親詣行禮每月朔國子監祭酒率師生行釋菜禮望日司業行禮

平定準噶爾碑

二十年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曰遠矣山戎薰粥旃裘羈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驕奚雖無恆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

互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天之龍興東土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海西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噎鄰番闌入北塞我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遜迹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旺阿喇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零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科布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

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惟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零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率數萬衆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餼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甯用其鋒而觀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肅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遁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啓

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遇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糧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念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議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天也然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旣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勒碑文廟禮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 大幹之西 匪今伊昔 化外羈縻 條支之東 大宛以南
隨畜獵獸 蟻聚狼貪 乃世其惡 乃恃其遠 或激我攻 而乘我緩
其計在斯 其長可窮 止戈靖邊 化日薰風 不侵不距 不來其那
款關求市 亦不禁訶 始慕希珍 終居奇貨 吏喜無事 遷就斯恆
漸不可長 我豈懼其 豈如宋明 和市之爲 既知其然 飭我邊吏
弗縱弗嚴 示之節制 不仁之守 再世斯斬 篡奪相仍 飄忽荏苒
夙沙革面 煎鞏披忱 集泮飛鶚 食醵懷音 錫之爵位 榮以華裾
膝前面請 願効前軀 分兵兩路 雪甲霜鋒 先導中堅 如鼉錯攻
益以後勁 蒙古舊屬 八旗子弟 其心允篤 二月卜吉 牙旗飄飄
我騎斯騰 無待析膠 泉湧於磧 蕪苗於路 我衆歡躍 謂有天助
匪啻我衆 新附亦云 黃髮未覩 水草富春 烏嚕木齊 博囉搭拉
台吉宰桑 紛紛款納 牽其肥羊 及馬湮酒 獻其屠耆 合掌雙手

予有前諭 所禁侵陵 以茶交易 大愉衆情 衆情既愉 來者日
蠶達瓦齊 擁兵自衛 依山據淖 惟旦夕延 有近萬人 其心十
勇不自逃 掄二十五 曰阿玉錫 率往賊所 銜枚夜襲 直入其
揮矛拍馬 大聲疾呼 彼人既離 我志斯合 突將無前 縱橫鞞
案角鹿埵 隴種籠東 自相狼藉 孰敢撓鋒 狐竄鼠逃 將往異
回部遮之 兇渠斯得 露布既至 告廟受俘 凡此戴功 荷天之
在古周宣 二年乙亥 淮夷是平 常武詩載 越我皇祖 征噶爾
命將羈旗 亦乙亥年 旣符歲德 允協師貞 兵不血刃 漠無王
昔時準夷 弗恭弗諫 今隨師行 爲師候尉 昔時準夷 日戰夜
今也偃臥 知樂人生 曰匪準夷 曰我臣僕 自今伊始 安爾游
爾牧爾耕 爾長子孫 日無向非 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 億載基
側席不遑 保泰持盈 勒石大成殿阼階前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文曰

惟天盡所覆畀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太祖

太宗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聖祖世宗觀光揚烈克臻郅隆逮予

藐躬思日孜孜其四海同風咨爾準噶爾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梗化篡奪相仍顧仇其下惟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痼痼如苗斯蠱如虺斯螫衆口噉噉視爾噉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瘥止予噫嘻止亟出汝泥塗止乃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師行時雨王旅噉噉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旣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博羅塔拉闔勒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曰綽羅斯及杜柏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爾長爾慈爾幼徐以教養

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矣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勒石伊犁東岡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文曰

格登之崔嵬 賊固其壘 我師堂堂 其固自摧 格登之巖嶺 賊營其穴 我師洸洸 其營若綴 師行如流 度伊犁川 粵有前導 爲我具船 渡河八日 遂抵格登 面淖背巖 藉彼昏冥 曰擣厥虛 曰殲厥旅 豈不易易 將韜我武 將韜我武 詎曰養寇 曰有後謀 大功近就 彼衆我臣 已有成辭 火炎崑岡 懼乖皇慈 三巴圖魯 二十二卒 夜斫賊營 萬衆股栗 人各一心 孰爲汝守 汝頑不靈 尙竄以走 誰其納之 縛獻軍門 追悔其遲 於恒有言 曰殺寧育 受俘赦之光我擴度 漢置都護 唐拜將軍 費賂勞衆 弗服弗臣 旣臣斯

恩 既服斯義 勒銘格登 永詔億世 勒石格登山

飭祀有功河務之明臣

二十二年三月戊辰諭昨以內大臣高斌前在南河懋著勞績特頒恩諭令與靳輔齊蘇勒嵇曾筠一同祠祀更念有明一代治河之臣最著者惟陳瑄潘季馴二人而季馴之功實優於瑄運道民生至今攸賴今清江之涓瑄有專祠季馴獨不列祀典朕甚憫焉其以潘季馴與陳瑄並祠有司春秋致祭用昭崇德報功之典

改正邊徼地名

二十三年三月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遵旨以欽天監所進時憲書式樣內泥樸處地名殊非雅馴交會典館並繕書房查考今覆稱泥樸處即盛京通志所載尼布杵城繕書房改爲尼布楚城其船廠地方已遵旨奏改吉林至伊犁各處地名內土爾番應改爲吐魯番魯古忒應改稱魯克沁波羅他拉應改稱博羅

搭拉報聞

四十五年五月辛卯諭凡以清字繙寫地方城邑當明白分別繙寫查山海關外盛京吉林黑龍江所屬地方乃我大清發祥開基之地大半皆有清語即金錦二州漢字之意一繙爲鍾音州一繙爲愛辛州遼陽州繙爲哈安圖方合本意著軍機大臣等詳查山海關外府州縣無清語者俱取地方之意繙妥候朕閱定再行通諭遵行如克音等處無州縣字樣者印信仍增鑄以州縣字樣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賴昊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勦並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以底有成荷天之龍在茲畏天之鑒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

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已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幘肆狂萬狙應響
 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
 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
 進旣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天恩助順者一也
 二酉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噶斯鄂拓者也我師
 旣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布拉呢敦歸葉爾羌俾統其舊屬而令
 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
 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
 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前紀畧見梗概茲不復紀
 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
 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
 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

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效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債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剿準夷餘黨至布魯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畧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羌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搃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衮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

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麕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回阿克蘇此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阿勒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巴達克山境此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獸聳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兇渠函首露布遙傳此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墜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展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也天也夫天如是顯佑國家

者以 祖宗之敬天愛民蒙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上蒼之心
志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二酋背德	始亂爲賊	是興王師	報怨以直	伊犁旣平	蕞爾奚屑
徐議耕闢	徐議戍設	以喚以咻	伊予本懷	豈其弗戢	圖彼藐回
彼回不量	怒臂當車	戕我王臣	助彼狂狙	始攻庫車	債轅敗事
用人弗當	至今爲愧	悖逆罪重	我武宜揚	易將出師	直壓其疆
阿蘇烏什	玉隴和闐	傳檄以定	肉袒羊牽	二酋孽深	知不可活
狼狽相顧	固守其穴	桓桓我師	周行萬里	馬不進焉	強弩末矣
以四百人	戰萬餘虜	退猶能守	黑水築堡	閒信達都	爲之傷悼
所幸後軍	早行在道	督整速援	人同怒心	曾不兩月	賊境偪臨
賊境偪臨	彼復微隙	馬繼以進	賊營夜斫	出其不意	賊乃大驚
謂自天降	孰敢鋒撓	大韃大膊	如虎搏兔	案角隴種	誰敢回顧

黑水圍解 合軍暫旋 整旅三路 期並進焉 賊偵軍威 信不可支
擊其妻孥 遁投所依 所依亦回 豈不自謀 豈伊庇猿 而受林憂
利厥輜重 無遺盡掠 遺其都丸 遽來獻馘 詎惟獻馘 並以稱臣
捧齎表章 將詣都門 奏凱班師 前歌後舞 尸逐染鰐 溫禺鼙鼓
露布至都 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 迓歲迎祥 郊廟告成 諸典並舉
皇皇太學 豐碑再樹 豐碑再樹 敢予喜功 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
始之以武 終之以文 勸亂爲義 撫衆惟仁 布惠施恩 寰宇共喜
古不羈縻 今爲臣子 疆關二萬 兵出五年 撫實書事 永矢乾乾
勒石大成殿阼階前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

粵稽回始 肇自天方 又名默克 一日天堂 大食見元 回鶻見唐
是皆髣髴 所傳不詳 惟我皇清 撫有華夏 血氣之倫 均歸陶冶

準夷昔強 冥頑弗下 恃厥險遠 實梗化者 猘獠其衆 豺狼其羣
以回爲羊 役以耕耘 利其善賈 三倍市欣 拘二酋長 處俘犂濱
四大回城 輸租獻賦 騰格是供 衛拉是懼 繭絲奚堪 溝壑已遽
有面內心 其何能訴 準夷旣平 羣回見天 謂自今始 飽食晏眠
遣厥酋歸 撫爾土田 生死肉骨 詎疑變遷 德竟怨報 助我叛疆
戕我使輅 是用興師 聲罪致討 乃敢抗顏 蜩螗歡譟 旣侮厥外
宜安厥內 而何狂狙 心焉昏憤 殺人爲戲 奪妻爲穢 大失衆心
無不怨背 三道並發 四甄齊攻 酋知弗支 自擄一空 廿日之前
駭走無蹤 爾雖無蹤 我追應窮 滔滔洸洸 連戰皆克 旦夕苟延
逐入異域 異域畏懷 舉旗助力 腐鼠莫遁 遂來獻馘 二酋旣殲
諸回永靖 設官定賦 去其苛政 昔之諸回 曉戰夜偵 今恬以嬉
各保性命 昔之諸回 爲準夷臣 今語鄰封 曰天王民 曰天王民

誰汝苦辛 藝爾稷黍 孽爾子孫 在昔已巳 爰平金川 今定回部
亦已卯年 歲符理紀 瑞疊祥駢 持盈保泰 惟懋慎旃勒石葉爾羗城

平定回部勒銘葉什勒庫勒諾爾碑文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勦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勦劬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祝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葉什勒庫勒諾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巴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勲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纛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脫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

斯庫魯克襲之於阿勒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眞如驅虎豹而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悻悻踉蹌見而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攬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巴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蒞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羌之碑辭不複綴也特紀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勒石諾爾上

定邊徼山川祀典

九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努三奏稱博克達山在烏嚕木齊之東爲西陲重鎮前年將軍兆惠於察罕郭勒曾經致祭嗣後未見舉行請頒祭文香帛令駐紮大臣每年春季於烏嚕木齊之巴爾哈達致祭等語所奏甚是著照所請行除祭文香帛由內頒發交該處駐紮大臣敬謹致祭外其所用犧牲品物卽於該處虔辦著爲例嗣於是年定額林哈畢爾噶山祀典二十五年定穆素爾山格

登山伊犁河祀典二十六年定博羅圖山祀典二十八年定阿布喇勒山塔勒奇山洪郭爾鄂博阿勒坦額默勒山察罕賽里木諾爾崕吉斯河喀什河察罕烏蘇阿里瑪圖河榮集河薩瑪勒河奎屯河祀典三十一年定塔爾巴哈台山巴爾魯克山額彬格遜諾爾裕勒雅爾河阿拉克圖古勒諾爾額敏河祀典均以歲春秋致祭

定邊徵城名

二十七年八月參贊大臣阿桂奏伊犁城垣公署於二月起工七月告竣回人等在固勒札建造城垣與烏哈爾里克城相倣所造房屋亦俱竣工 欽定烏哈爾里克城名曰綏定城門東曰仁熙南曰利渠西曰義集北曰甯漢

固勒札城名曰安遠城門東曰景旭南曰嘉會西曰環瀛北曰歸極

九月建烏嚕木齊城堡 賜名城曰寧邊 輯懷 堡曰宣仁 懷義 樂全

寶昌 惠徠 屢豐

二十九年十一月癸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綽克托奏羅克倫屯田兵移駐
瑚圖畢築城告竣 欽定城名曰景化城門東曰熙景西曰寶成南曰阜薰北
曰溥信

三十年閏二月 賜新築伊犁駐防城名曰惠遠城門東曰景仁西曰說澤南
曰宣闡北曰來安哈什回城名曰懷順

四十七年五月辛丑定哈拉巴爾噶遜新建城名曰嘉德城門東曰寅輝西曰
仰極南曰成順北曰遵道

十月癸酉定庫爾喀喇烏蘇新建城名曰慶綏城門東曰撫仁西曰向義南曰
溥澤北曰奉恩

甲戌定晶河新建城名曰安阜城門東曰登順西曰永豐南曰輯和北曰保康
沈德潛案

二十六年十一月庚子諭沈德潛來京進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求爲題辭披閱

卷首即冠以錢謙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朝人品尙何足論即以詩言任其還之明末可耳何得引爲開代詩人之首又如慎郡王以親藩貴介乃直書其名至爲非體更有錢名世在雍正年間獲罪名教亦行入選甚至所選詩人中其名兩字俱與朕名同音者雖另易他字豈臣子之說所安且有其間小傳評註俱多紕繆沈德潛身既老憤而其子弟及依草附木之人慫慂爲此斷不可爲學詩者訓朕固可輕弁一辭乎已命內廷翰林逐一檢刪爲之別白正定矣至朕自來加恩於沈德潛者特因其暮年晚遇人亦謹愿無他是以令其在家食俸加晉頭銜以示優恤然莊有恭前任蘇撫時曾奏及伊子不知安分時爲規戒俾不至多事累及伊父此正莊有恭存心公正所以保全沈德潛者不少見詩選刻已數年陳宏謀則近屬同城尹繼善雖駐江甯亦斷無不行送閱者使能留心如莊有恭據理規正不但此事早知檢點即其子弟等羣知約束安靜居鄉其所裨於沈德潛者豈淺鮮耶陳宏謀無足論而尹繼善佯爲不

知之錮習雖朕屢經諄諭尙執而不化耳著將此傳諭尹繼善陳宏謀令其知所省改

駁至聖誕辰增祀

三十二年四月辛丑諭戴第元奏請增至聖誕辰祭祀一摺殊非正理誕辰之說出於二氏爲經傳所不載國家尊師重道備極優崇釋奠二丁自有常制援據禮經實不同於尋常廟祀且昔人於孔子生日辨論紛如尤難臆定況孔子儒者之宗也尊孔子者即當以儒者所聞孔子之道尊之戴第元乃欲彝典之外輕增一祭轉爲褻越而不足以昭隆禮士不通經所奏宜擯

頒置國學鼎彝

三十三年十一月己酉諭國學崇祀先師規制法程美備是飭我列聖右文重道尊禮有加朕臨御之初即詔易黃瓦儀惟其隆邇以殿廡歲久弗葺特發帑金二十餘萬鳩庀鼎新敕大臣董厥成輪奐視舊增益工既告竣而門殿諸

額向沿明張聰陋議非所以肅觀瞻明折中也既依會典定名躬爲榜書並宣諭釐正大指茲復親製碑記具修建原委且於幾暇手書付鈐以示鄭重將以明年仲春詣學釋奠落成之彰盛典焉遐稽闕里廟堂有後漢時犧象諸尊以爲觀美爰擇內府所藏周範銅鼎尊卣鬲壺簠簋觚爵洗各一頒置太學陳之大成殿中用備禮器夫孔子志在從周楹間列姬朝法物於義惟允所司其敬懷將事典守弗替以克副朕意

麀解角

三十二年十一月戊戌諭月令有冬至麀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襲登載前以鹿與麀皆解角於夏即疑禮經傳習不無承譌嘗著鹿角記爲之辯論而未究其所由昨因時值長至偶憶南苑內嚮有馴育之麀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曾否解角令御前侍衛五福前往驗視則蛻角或雙或隻正與節候相應並持新蛻之角呈覽自來疑義爲之頓釋說文有訓麀爲麀屬之語名苑又稱

鹿大者曰麀然三者實迥然不同北人知之而南人則弗能辨是以展轉滋舛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資已詳爲著說以識並將此交與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即行改鑿爲麀俾示信四海毋仍錯誤

重刻淳化閣帖

三十四年二月諭朕幾餘不自暇逸典學之下時及臨池曩昔輯石渠所藏前人墨蹟刻爲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蹟所未備者惟宋淳化閣帖鐫集尤爲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榻與賜者絕妙或云版尋殘毀當時已爲難得後來翻刻愈繁真意寢失有意追摹者未由津逮內府舊藏淳化閣帖極多而畢士安所得賜本撮最精好茲特敕選工鈎摹上石冀復舊觀第王著昧於辨別其所排類標題舛陋滋甚不當聽其沿譌以誤後學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閱候朕鑒定分識各卷並命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其互異者折衷附記於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

之中兼寓舉墜訂譌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焉

上 皇太后尊號用玉冊玉寶

三十四年十二月己酉朔諭朕尊養璇闈展愛承歡一切務臻隆備前者每逢慶典加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悉遵會典成規敬製金冊金寶以爲準儀昭度程式宜然近檢稽體仁閣尊藏法物則孝莊文皇后玉冊玉寶具存皆康熙年間 皇祖層次加奉 太皇太后徽號所進者乃知冊寶原有刻玉之制因思國家傳寶質皆琢玉而下逮親藩封爵冊寶亦得范金是嘉玉較良金尤爲寶貴越歲辛卯恭遇 聖母八旬萬壽朕將躬率羣臣恭加徽號用洽彝章所奉冊寶自宜備極珍崇以稱朕尊親茂慶之志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博稽舊典敬謹詳議以聞

尋議奏臣等謹按歷代崇奉母儀皆以宮稱至宋始隆尊號並有加上冊寶之文考其制度刻玉范金互用惟宋仁宗天聖二年上皇太后應元崇德仁壽慈

聖之號用玉冊琮寶哲宗元祐以後凡崇上徽稱皆如天聖故事元元統二年
上皇太后玉冊寶明史詳於儀注而制度不詳蓋自昔典章互有異同而冊寶
用玉其禮特重宋樂志云寶鏤精鑲冊鐫華玉物盛禮崇丕昭羣目是也我朝
禮教修明尊奉 慈徽超軼往古 聖祖仁皇帝加奉 太皇太后徽號恭奉
玉冊玉寶大內珍藏萬世爲憲 皇上尊崇 聖母頻上徽稱躬進冊寶制因
會典質以黃金固已尊養兼隆禮文具舉茲者上稽法物聿繩祖武詔以辛卯
之歲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普天忭舞敬奉冊寶嘉玉爲宜備極珍崇用彰盛
典臣等伏考周官曰王者晉大圭大圭一名璉左氏春秋以爲昭其度也又曰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氏云名玉曰冒者言能覆蓋天下也禮記曰圭璋
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以天下以至貴奉特重之典制是以尊揚懿美
宣示隆文載命工倕敬書鴻號琢球琳之美質發圭璧之光華絳景福於無疆
紀徽音而有慶較之錯采鏤金愈益欽重者也矧今聖化覃敷琛寶畢集闡河

崑崙之珍上貢闕廷用以恭製冊寶象功昭德奉進璇宮攄天章之巍煥昭慈教之恢宏信所謂合中外以尊親受共球而歸善自古帝王未有倫比臣等遵旨謹議此次恭奉 皇太后冊寶皆用嘉玉以隆慶典所有一應制度及冊匣寶盞應行製造事宜俟命下之日交該衙門敬謹辦理從之

九老

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賜三班九老游香山命於次日赴乾清門內令畫工艾啓蒙繪圖

文職九老 顯親王衍潢 恒親王弘晈 大學士劉統勳 協辦大學士刑

部尙書官保 吏部尙書託庸 刑部尙書楊廷璋 理藩院尙書素爾訥

刑部侍郎吳紹詩 工部侍郎三和

武職九老 都統四格 都統曹瑞 散秩大臣國多歡 散秩大臣銜甘都

副督統伊松阿 副都統薩哈岱 副都統李生輝 副都統福僧阿

副都統色端察

致仕九老 刑部尙書錢陳羣 內大臣福祿 禮部尙書陳惠華 兵部尙

書彭啓豐 禮部侍郎銜鄒一桂 左副都御史呂燾 內閣學士陸宗楷

詹事府詹事陳浩 國子監司業銜王世芳

側室受封

三十七年十二月庚午諭于敏中之妾張氏於例原不應封但于敏中見無正室張氏本係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適衍聖公孔昭煥長子孔憲培係應承襲公爵之人將來伊女亦可並受榮封張氏著加恩賞給三品淑人

按簪室受封多以子貴今張氏以女適衍聖公之子特予錫封可詔以女貴者矣然非于文襄之聖眷優隆不能邀此異數後則尹文端之側室張氏亦以特旨予封

搜輯遺書

三十八年二月乙丑軍機大臣等議覆安徽學政朱筠條奏搜輯遺書事宜一
漢唐遺書已少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及九流百家于餘史別苦無刊本請購
取官鈔等語應遵奉前旨如係家藏未刊之書繕錄副本將原本給還仍令各
省妥協蒐採一宋臣鄭樵作圖譜金石二畧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尋崇義
則錄圖譜並爲考古依據請兼收圖譜一門將各省所有鐘銘碑刻拓取彙選
查古今金石源流可供考證者具在至山林荒寂之所必令官爲拓取恐致紛
擾毋庸瀆辦一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
備著錄查此書原共二萬二千九百餘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就原書目錄檢
查其中不恒見之書頗有若概不分別選擇殊非採訪遺書本義應揀派修書
翰林逐一查校如有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尙可成書者摘開書名伏候訓示
一前代校書著錄如七畧集賢書目崇文總目等編俱可師法應令儒臣於每
書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敍於卷首以便觀覽查宋王堯臣等崇文書目晁公武

讀書志就所藏書籍編次目錄另爲一書最爲簡當應倣其體例分經史子集詳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久遠得旨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旣多殘缺又原編體例分韻類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採摭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恒見今就各門彙訂可以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著即派軍機大臣爲總裁官仍令翰林等官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查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較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尙可裒輯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其應如何酌定規條即著派出之大臣詳細議奏

至朱筠所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之處若欲悉仿劉向校書序錄成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閱內府所貯康熙年間舊藏書籍多有摘

敘簡明畧節附夾本書之內於檢查洵爲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即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彙括總敘崖畧黏貼開卷副葉右方用便觀覽餘依議

四庫全書

三十八年二月庚午諭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覈永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爲總裁揀選翰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茲檢閱全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掇蒐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覈之書中別部區函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踳駁乖離於體例未爲允協即如所用韻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爲斷已覺陵雜不倫况經訓爲羣籍根源乃因各韻轆轤於易先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各字不論易詩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入六書篆隸眞草字樣撫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於古柱下史專掌

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爲鑒柄不合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爲綱領
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遺編淵海若准此以採摭所登用廣石渠
金匱之藏較爲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爲總裁即會同遴簡分校各員
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分晰校覈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
無關典要者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啓牖後學廣益
多聞者即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指敘列目錄進呈候朕裁定彙付刻削其
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沒者止須註出簡明畧節以爲流傳考訂之用
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裨補闕遺嘉惠士林至意再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明
代藏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尅期告竣不得任意
稽延徒誚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即行詳議具奏

尋議上得 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按書成後除藏宮內文淵閣奉天文溯閣熱河文津閣外另繕三分頒發揚

州文瀾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儲存又編書諭旨甚多近人已專錄三十八年五月己未諭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蒐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冊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又於翰林院署舊藏明代永樂大典其中墜簡逸篇往往而在並敕開局編校芟蕪取腴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秘笈亦頗裒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爲盛特詔詞臣詳爲斟酌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繫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爲四庫全書簡皇子大臣爲總裁以董之間取各書繙閱有可發揮者親爲評詠題識簡端以次付之剞劂使遠近流傳嘉惠來學其應鈔各種則於雲集京師士子中擇其能書者給札分鈔共成善本以廣蘭臺石渠之藏全書卷帙浩如煙海將來度弄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爲難惟摘藻堂向爲宮中陳設書籍之所牙籤挿架原按四庫編排朕每憇此觀書取攜最便著於全書中櫛

其菁華繕爲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庶縹緗羅列得以隨時流覽更足資好古敏求之益著總裁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書成即以此旨冠於薈要首部以代弁言

日下舊聞考

三十八年六月甲辰諭本朝朱彝尊日下舊聞一書博採史乘旁及稗官雜說薈萃而成視帝京景物畧燕都游覽志諸編較爲賅備數典者多資之第其書詳於考古而畧於覈實每有所稽率難徵據非所以示傳信也朕久欲詳加考證別爲定本方今彙輯四庫全書典籍大備訂譌衷是之作正當其時京畿爲順天府所隸而九門內外並轄於步軍統領衙門按籍訪諮無難得實著福隆安英廉蔣賜棨劉純偉選派所屬人員將朱彝尊原書所載各條逐一確覈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實及承襲譌舛遺漏未登者悉行分類臚載編爲日下舊聞考並著于敏中總其成每輯一門以次進呈候朕親加覽定使天下萬世知皇

都閱麗信而有徵用以廣見聞而供研鍊書成後並即錄入四庫全書以垂永久其如何釐定章程發凡起例之處著于敏中等悉心酌議以聞

勤有堂

四十年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蹟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板千家注杜詩向稱爲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爲元仁宗年號則其板是元非宋繼閱宋板古列女傳書未亦有建安余氏靖庵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以勤有名堂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北宋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尙非難事著傳諭鍾晉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見在是否尙習刊書之業並建

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板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尙存否或遺蹟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覆奏此係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鍾音宜選派誠妥之員善爲詢訪不得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

尋奏據余氏後人余廷勤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書爲業彼時外省板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爲號今余姓兒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即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考報聞

論郭琇勅明珠等原案

四十年三月諭曰國史館進呈所纂王鴻緒列傳於左都御史郭琇勅鴻緒與

高士奇招納賄賂等案僅敘大畧而郭琇原疏未經載入恐傳於後世其不知鴻緒輩之罪狀者妄疑一劾即去或有屈抑其知者又疑秉史筆之人意存袒護不肯顯暴其短豈朕特命另修史傳之意乎夫王鴻緒高士奇與明珠徐乾學諸人當時互相黨援交通營納人所共知如郭琇所劾諸事並不爲枉而我皇祖不加窮究僅予罷退蓋於明珠念其襄辦討平吳逆之功而王鴻緒高士奇諸人則因文學尙優宣力史館是以屢下明詔剴切曉諭曲予矜全實由我皇祖聖德然即以諸人事跡而論雖有交結納賄之私亦止於暗爲關照不至勢焰薰灼生殺擅專如前明嚴嵩輩之肆奸蠹國陷害正人此亦人所共知也即如郭琇參劾明珠王鴻緒諸人後旋經皇祖特加任用未聞有能稍事排擠者即其後郭琇於總督任內因他事罷官亦由自取並非諸人之所能媒孽又實由我皇祖聖明是郭琇原疏於諸人被劾款跡皆當據事直書不必稍爲刪減即使天下後世曉然於王鴻緒輩之罪狀如此郭琇之鯁直如此

其後之目取罪戾如此並敬悉我 皇祖之仁智並用措置得中又如此既可令海內傳爲美談且足令朝臣共知鑑戒其於世道人心甚爲有益何必曲存隱諱乎

天一閣

三十九年六月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給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甄璽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甄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邊成準樣開明丈尺呈覽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豫邀范懋柱與之相見告以奉旨因聞其家藏書房屋書架造作甚佳留傳經久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仿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故令我親自看明具樣呈覽爾可同我前往指說如此明白宣諭使其曉然勿稍驚疑方爲妥協將此傳諭知之仍著即行覆奏

尋奏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甄鑿爲垣前後簷上下俱設窻門其梁柱均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溼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溼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爲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繪圖具奏得 旨覽

摹刻蘭亭帖

四十五年十一月壬辰諭從前內府摹刻蘭亭八柱帖流傳名蹟頒示臣工久爲藝苑楷模茲復得端石摹刻蘭亭及圖畫詩跋各種命內廷翰林等詳檢並將內府舊拓本逐一比對則此榻係明永樂時周王有煊所摹至神宗時益王翊鉉及其子常遷又行補刻者但歷年久遠石刻缺畧不全著內廷翰林等詳

查內府所藏舊榻蘭亭圖跋交御書處補行摹刻以臻完善其圖畫著賈全摹補刻成後仍將流傳原委並缺畧摹補緣由詳晰題識附刻於後以昭嘉惠藝林至意

改正遼金元三史謬誤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諭朕攷閱 御批通鑑綱目續編內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鑑一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蹟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爲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內有一語如發明廣義之肆口嫚罵所云乎向命儒臣編纂通鑑輯覽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經朕親加訂正頒示天下如內中國而外夷狄此作史之常例顧以中國人之載中國之事若司馬光朱子義例森嚴亦不過欲辨明正統未有肆行嫚罵者朕於通鑑輯覽內存弘光年號且將唐王桂王事蹟附錄於後又諭存楊維禎正統辨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春秋

之義實爲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至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右何異孟子云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中外過爲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無論桀犬之吠固屬無當即區別統系昭示來許亦並不在乎此也況前史載南北朝相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各爲其主或故爲此訕笑之詞至史筆係千秋定論豈可逞私臆而廢公道乎夫歷代興亡前鑒不遠人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兢兢業業以繇萬載之丕基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誠不在乎區區口舌之爭若主中國而不能守如宋徽欽之稱臣稱姪於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爲墟即使史官記載曲爲掩飾亦何補耶所有通鑑綱目續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應按照新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明廣義內三朝時事不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之處著交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爲刪潤以符孔子春秋體例仍令黏籤進呈候朕閱定並將此諭冠之編首交武英殿照改本更正後發交

直省督撫各一部令各照本抽改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附 御批通鑑輯覽

金源肇啓東方與本朝滿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顏爲金國族至今隸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即金之蒲察轉音此其明證也閒考史冊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脗合第音譯傳訛遂至歧舛而元人所著金國語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眞如勃極烈即今貝勒爲管理衆人之稱乃改爲猶漢云蒙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二字與千夫長相協謀克之爲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即今語穆昆謂族長之轉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爲金與國語愛新迥不相類而金國語解有金曰按春之文則又與今耳墜語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踳謬若此蓋金朝所製女眞大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譯以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証不及我朝國書審音辨字之精詳足爲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

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于
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爲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於異國異字
用之即於同一漢文頗有用是以爲抑揚者矣此倉頡造字所以有鬼夜哭
之語也然漢自漢而清自清以漢譯清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求其音之正
則必常用今之三合音字庶爲不失本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盡曉茲因
披閱通鑑輯覽思金史成於漢人之手於譯音既未諳習且復任情毀譽動
輒以醜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兀朮之類不可枚舉而貝勒或訛爲勃
極烈或訛爲孛里實可鄙笑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使金朝之人
名官族爲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註於下以
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然不爲前人謬妄所惑特於初見處發其大凡
如此

查詢熊廷弼袁崇煥後裔

四十七年十二月癸亥朔諭軍機大臣等昨披閱明臣奏議熊廷弼爲遼東經畧時抒誠效命所奏諸疏具見忠鯁而其時主閹政昏不惟不用其言轉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熊廷弼係湖北江夏人見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舒常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尋據覆奏查熊廷弼後裔均以務農爲業惟次支之五世孫態泗先業儒人尙明白等語奉 旨熊泗先著加恩以訓導用該督撫即行咨補俟六年俸滿後如果堪膺民社再行保舉送部引見

四十八年五月戊申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尙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閹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因降旨查其見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茲據該撫尙安查奏袁崇煥無嗣係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繼爲嗣見有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等語所奏尙未明晰袁炳如果文理通順即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訓導咨補俟六年俸滿察其堪膺民社再行保舉送部引

見如僅能蠡曉文義人尙明白即以佐雜官補用若未經讀書以務農爲業即賞給八品頂帶榮身著該撫查明遵照辦理具奏

按袁崇煥廣東東莞人

改正八旗通志

五十一年四月壬辰諭四庫館進呈八旗通志一書朕詳加披閱其忠烈傳提要內詳載開國以來 列祖 列宗褒獎功勳風勵忠節之典而於乾隆年間恩卹諸大典俱闕而不載如八旗陣亡官員世職襲次已完朕特降旨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而綠營官員陣亡議卹之例止得難蔭一次非奉特旨加恩不能得有世職昨年降旨凡陣亡人員無論漢人及旗人之用於綠營者總與旗人一體給與世職即襲次完時亦照例給恩騎尉俾得賞延於世蓋以官員等力戰激憤效命疆場其義烈實堪嘉尙是以特沛殊恩使其子孫永承恩澤懋答前功甚盛典也乃通志內竟未登載則將來此書之傳何足以羽翼國史昭

示來茲再志內所載壯尼大即護軍校他如昂邦章京阿思哈尼哈番之爲子男阿達哈哈番之爲輕車都尉拜他拉布拉哈番之爲騎都尉拖沙拉哈番之爲雲騎尉雖不便擅改原文亦當加按註明或請朕指示使後人開卷曉然方爲傳信前因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俱係當時國語而後之修史者不諳文義率以不善語言爲之譯寫是以數年來特命館臣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將語言詳加改正鍍板重修遂使當時名爵山川瞭如指掌今以本朝之書乃止仍原文開載不爲分晰注明開列凡例以定章程是爲前史盡心改正而於本朝反不經意不幾貽笑將來傳疑後世辦理太屬疏漏此書著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館總裁重加輯訂詳悉添註加按進呈候朕閱定後再將文淵閣等處陳設之書一體改正

按子爵稱精奇尼哈番昂邦章京係職官非封爵疑原本有誤

八徵耄念之寶

五十四年十二月辛未 上以來年八旬萬壽命鐫八徵耄念之寶

御製記曰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鐫古稀天子之寶而即繼之曰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蒙天眷佑幸無隕越於茲又浹旬矣思有以副八十開袞之慶鐫爲璽以殿諸御筆蓋莫若洪範八徵之念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滿乾隆六十年之數即當歸政今雖八十逮歸政之歲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萬民恒在懷庶徵之八可不念乎庶徵即所以念萬民曲禮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謂茲逮八十幸賴天佑身體康強一日萬幾未形智衰不可不勉也如至果不能自勉則亦不敢曠職以待六年之期何則壇廟之祀不可不躬親雨暘之時不可不常驗中外之政不可不日勤民物之養不可不心存苟失其一叢脞隨之則吾豈敢是則耄而敬念猶日孜孜之意也亦五福五代堂之說所謂皇極歛錫之志也亦即近讀洪範著論所謂六極中不能去其三曰憂之義也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纔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纔得三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稱賢其

二則予所鄙也即元世祖亦未如予之五代同堂是予沐旻乾鴻貺爲獨深而予之所以寅承錫羨當如何亦曰體天愛民誠心勤政與洪範五之欽錫八之念徵九之三憂孜孜惕惕日進無疆云爾予之子孫能心予之心政予之政惕予之惕憂予之憂或得仰邀天眷有年至七旬八旬者繼用此寶則又我大清億萬年無疆之祚所不敢必而深願者也是爲記

涇清渭濁

五十五年正月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涇渭爲關中八水之二向來有謂涇清渭濁者又有謂涇濁渭清者迄無定說考之谷風詩云涇以渭濁解經者皆言涇濁渭清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不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朕詳繹詩意蓋言涇水發源本清入渭以後其流不得不合而爲濁是涇水因渭水而濁非謂涇水本濁也箋釋諸家似與經文本義不合惟宋人蘇轍詩云袞袞渭河濁元人曹伯啓詩亦有涇清渭濁源何異之句足爲證據因思二水皆在陝西

境內秦承恩係讀書人以今證古詳加履勘無難考據得實著傳諭該撫親赴涇水渭水之各發源地方及二水合流之處確加察視是否涇清渭濁抑眞涇濁渭清即行繪圖貼說具奏

尋奏查涇水發源甘肅平涼筭頭山東至長武入陝渭水發源甘肅渭源鳥鼠山東至隴州入陝二水至高陵縣合流臣察視涇水約寬一二十丈入陝後支流三十流一十有四其流與江漢諸川相似渭水約寬七八十丈入陝後併支流三十有三其色與黃河正同合流處涇北渭南一望可辨七八里始溷爲一涇係石底四時常清渭係沙底四時常濁並於急流各取水澂之涇一石滓三升渭一石滓斗許臣以所目驗並考之碑乘詢之士著涇清渭濁毫無疑義

行馬

五十七年夏五月甲辰定親王固倫公主郡王和碩公主及貝勒門首俱應設立行馬下馬椿其親王固倫公主之下馬椿應高一丈郡王和碩公主之下馬

樽應宜

王和碩

五十

前歲

貺以

其時

倍蓰

不無

忘之

是豈

雍以

嘗

變道亦不變仲舒之言實已涉其藩矣蓋石經之昉自熒劉一字曹魏三字訖不可考李唐北宋雖曾有刻或乖或不全茲則出一人之手經諸臣之目視歷代爲加詳矣予自六齡入學堂讀易書詩三經所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二典三謨爲王道始正變風雅不知無以言及長而涉獵三禮覺與三經爲有間枕藉麟經愼正統偏安之必公孜孜饜飫耄耄弗衰雖自愧學之未成迺今刻諸石列諸辟雍應時舉事以繼往聖開來世爲承學士之標準豈非厚幸也歟蔣衡一生苦學之勤亦因是酬矣若夫歷代注疏入主出奴紛如聚訟旣冗且繁衡止書諸經正文餘概從刪是也或以爲不觀注疏何以解經予則以爲以注疏解經不若以經解經之爲愈也學者潛心會理因文見道以六經參互之必有以探其源而晰其奧者是在勤與明而已且予重刻木版之十三經注疏頒布世間者不少也舉辟雍以五十年勒石經又越六載凡所以待其時而逢其會八十老人復成斯大功者何莫非賴昊天鴻貺乎昔著知過論以爲其

不可已者仍酌行之斯之謂矣蓋凡物有其成以是也然而不云乎經者常也道也天不變道亦不楷則孰謂滄桑幻化能移我夫子不朽之道也哉

乾隆內禪

乾隆六十年九月 上既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爲據皇太子及王貝勒貝子公暨內外文武大臣蒙羣情俟 皇上壽臻期願再舉行歸政典禮 上其情辭懇款實皆出於至誠朕敬念維天維祖宗臨御以來仰荷眷佑海宇乂安康疆逢吉勤求治自暇自逸之念惟是朕紹承大統踐阼之初即焚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 皇祖實未計及歸政之年朕壽當在八旬有六也迨五

深兢業初不敢以此自必茲幸天恩申錫竟獲周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始願克償此皆仰荷上天篤祐列祖貽庥躬舉授受上儀實爲曠古所未有用是特降詔諭冊立皇太子於丙辰年改元歸政今皇太子及宗室蒙古王公內外文武大臣以朕八旬衍慶以來精神純固仍請躬攬庶政皇太子及臣工等日侍禁廷渥承恩眷臚誠籲懇愛戴依戀朕未嘗不深鑒其誠惓即天下臣民外藩屬國飲和食德久沐涵濡實皆不願朕即歸政但朕齋心默禱之意精誠孚格久荷昊慈垂鑒歷數十年來如一日今若因羣情依戀勉遂所請則朕焚香告天之初心轉不爲誠實難聽許毋庸再行瀆請況朕仰承天眷純嘏有常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即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敕幾體乾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可以知所稟承不致錯失而大小臣工恪恭盡職亦可謹懷遵循迨朕壽臻頤慶之後優游無爲豈不更爲亙古未有之盛事將來嗣皇帝紹膺大統若能如朕之敬天愛民

勵精圖治景祚綏長上躋耆壽亦如朕之舉行歸政明彰典禮大廷授受尤爲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庥此則朕之所至願也除本日面諭皇太子皇子皇孫及王公大臣外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再舉千叟宴

癸卯諭我國家重熙累洽景運昌明綏萬屢豐中外禔福所以涵濡休養咸登仁壽實爲史冊所罕觀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冲齡踐阼統馭寰區仁漸義摩熙熙皞皞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宴與天下臣民躋壽寓而迓蕃釐爲千載一時之嘉會朕誕膺丕緒敬紹鴻圖夙夜孜孜勤求治理仰賴 吳蒼篤佑 列

祖垂庥海內乂安人民樂利曾於乾隆五十年乙巳恭照 皇祖千叟宴舉行盛典迄今已逾十年逢吉康彊精神純固明歲丙辰紀元周甲躬舉授受上儀尤屬曠古所未有天下臣民歌詠太平期願衍慶者此十年內又不知凡幾允宜再啓耆筵以紀重光之盛著於明年正月初吉再舉千叟宴盛典惟是前次

乙巳朕壽七旬有五是以六十歲以上者俱令預宴明年朕八旬有六若仍照前次六十以上即准入宴年齒皆如兒輩長幼懸殊轉爲未協此次應自七十歲以上准其入宴用示朕介景延祺申錫無疆至意

掌固零拾卷二終

男驥校字

掌固零拾卷三

鐵嶺王嵩儒編輯

吳省欽條奏怪謬

嘉慶四年正月辛未諭吳省欽條奏內所稱候補知府李基曉諳兵法有手車火雷列卦圖又舉人王雲能作氣按掌辟易多人請加試看等語殊屬大謬前此特頒諭旨廣開言路吳省欽爲風憲之長於和珅福長安二人並無一言彈劾自係畏其聲勢及將和珅福長安革職擊交刑部後伊尙心存畏怯緘默不言茲見各科道等紛紛密封陳奏伊任總憲不能不以一奏塞責而所言竟屬荒謬試問伊所稱李基所著手車火雷列卦圖較之本朝訓練之九進連環孰爲得用其作氣按掌之語即稗官野史所謂掌心雷者是也係屬邪術見當勦辦教匪之時正當將妖言左道痛絕根株方嚴禁之不暇豈可轉引而試驗吳省欽身爲臺長不知政體惑於邪言妄行瀆奏與學習邪教何異吳省欽著交部嚴加議處

癸酉諭吏部議處左都御史吳省欽一摺昨因吳省欽條奏摺內語多不經以伊平日學問而論尙不至如此迂誕蓋伊自揣係和珅私人且在學政任內聲名甚屬平常恐被人列款彈劾故爾避重就輕先爲此荒謬之奏藉得罷官回籍遂其田園之樂其居心取巧大率不出乎此但此係誅心之論吳省欽劣跡旣未敗露朕亦不爲已甚姑免深究即論其陳奏荒謬已難勝臺長之任吳省欽著即照部議革職回籍

按當時白蓮天理各教萌孽潛滋至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突有逆匪林清黨徒擅越宮牆經宣宗親御鳥槍斃賊數人獲匪詢有勾通內監情事意都中士夫亦不免有誤信邪說者此吳省欽保王變能用掌心雷之說公然形之奏牘其見識與後來之信義和拳無異諭飭謂其避居和珅私人取巧圖退者似尙待之太高

追獎直言

四年正月丁亥諭從前已故曹錫寶曾經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一事彼得和珅正當聲勢薰灼之際舉朝並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殊爲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有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虛自宜加之優獎以旌直言曹錫寶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銜並將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廕生該部照例辦理

宗室會試

二月諭宗室向有會試之例後經停止敬惟 皇考聖意原因宗室當嫻習騎射以存滿洲舊俗恐其專攻文藝沾染漢人習氣轉致弓馬生疏然自停止考試以後騎射亦未能精熟天潢支派繁衍自當仍准應試廣其登進之途兼可使讀書變化氣質不至無所執業別生事端且應試之前例應閱射馬步箭方准入場於騎射原不至偏廢舊制宗室俱不由鄉舉徑赴會試未免過優嗣後宗室應考者自辛酉科爲始與生監一體鄉試應定中額著禮部覈議奏聞候

朕酌定再向來宗室人員止在宗人府供職升轉科道其途亦屬稍隘嗣後各部司員准以宗室補用其如何酌定額缺之處著吏部會同宗人府議奏

洪亮吉案

四年八月癸丑諭本年正月朕親政之初即特頒諭旨廣開言路原欲內外臣工各抒所見指陳利弊以收兼聽並觀之效不特事關國計民生彈劾官吏俱當直言無隱即朕用人行政有能規諫者如果敷陳得當朕必虛心採納特加獎擢以風勵有位而半載有餘條陳政務摺奏尙不乏人從未有匡及朕躬者朕方時深虔惕不敢稍存滿假之念昨軍機大臣等將洪亮吉呈遞成親王書札進覽語涉不經全無倫次洪亮吉身係編脩且曾在上書房行走若有條奏事件原可自具封章直達朕前或交掌院及伊素識之大臣代奏亦無不可乃洪亮吉輒作私書呈遞成親王處並稱有分致朱珪劉權之二書因命一併呈閱書內所稱如先法 憲皇帝之嚴明後法 仁皇帝之寬仁等語洪亮吉以

小臣妄測高深意存軒輊狂謬已極又稱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恐有俳優近習熒惑聖聽等語朕孜孜圖治每日召見臣工披閱章奏視朝時刻之常規及官府整肅之實事在廷諸臣皆所共知不值因洪亮吉之語細爲剖白若洪亮吉以此等語言手疏陳奏即荒誕有甚於此者朕必不加之罪更當加以自省引爲良規今以無稽之言向各處投札是誠何心設成親王不將各札進呈轉似實有其事代爲隱諱矣且俳優近習究係何人必有所指先命軍機大臣向伊訊問則毫無指據此外所供各款亦多自臆度爰允軍機大臣等所請將洪亮吉革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而洪亮吉惟自認一時糊塗信筆混寫是何言耶又書內所稱詔事和珅諸人如孫士毅寶光鼐李綬等早經物故吳省欽則業已罷斥蔣賜棨韓鐸雖尙列朝籍已不復嚮用此外若吳省蘭胡長齡汪滋曉等與和珅交涉之處皆朕所素知春間將和珅定讞時已明降諭旨凡依附和珅者槩不必株連豈有因洪亮吉一言復行追究之理又如楊天相

一案朕早有所聞特交費淳等確查並無冤枉的據若果有屈抑則案內參革治罪之陳大用及見在監禁之林朝相沈春發等豈無一言申訴何待洪亮吉爲之嘵嘵不平乎又如秦承恩關閉城門不納難民等事屢經審訊並詢之陝省文武諸臣實無其事是以加恩釋放給還鈔產惠齡因其曾經屢獲首逆降補侍郎皆有明旨宣示此等貽誤地方之員亦必罪至於死方可加之重典即如顯肆謗訕之洪亮吉尙不肯遽抵於法況封疆大臣焉有罪狀未明輒置之重辟乎此外羅列貪黷諸人及向軍機章京章煦求認師生等事據供皆得自傳聞漫無確據更無庸一一根究矣至洪亮吉肆意妄言有心誹謗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照大不敬律擬以斬決實屬罪由自取但朕方冀聞讜論豈轉以言語罪人亦斷不肯爲誅戮言臣自蔽耳目之庸主今因伊言惟自省於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縱放蕩禮法之外儒風士品掃地無餘其訕上無禮雖非諫諍之臣可比亦豈肯科以死罪俾伊竊取直名致無

識者流妄謂朕誅戮言事之人乎惟近日風氣往往好爲議論造作無根之談或見諸詩文自負通品此則人心士習所繫不可不示以懲戒豈可以本朝極盛之時而輒蹈明末聲氣陋習哉洪亮吉著從寬免死發往伊犁交與將軍保寧嚴行管束至原書三件除成親王呈進者留以備覽雖所陳毫無影響之事朕必不因此含怒以干太和之氣而阻敢言之風且可隨時披閱藉以爲始勤終怠之儆其呈遞朱珪劉權之二書仍著發還聽其或留或毀可也所有辦理此案始末特行通諭中外臣工知之

楊道純

四年九月戊寅據軍機大臣呈進河南偃師縣民人楊道純所遞策表朕詳加披閱內稱內惡已誅外弊當除蘇民困以固國本民心安而賊可滅安民先除積弊倉庫漕糧實國之本而弊之大者懇請降旨嚴行飭禁務遵定例切實妥辦等語楊道純以民人而條陳事件不特並無違礙所言皆係地方官應辦之

事且於摺奏體制亦俱符合所陳各項今次第舉行如果內外臣工所言皆能切當豈不甚善楊道純深有合於庶人傳語之義著加恩以從九品未入流交與直隸總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補

按楊道純以一民人特以條陳見賞實爲僅見豈以罪黜洪亮吉之後故爲獎勵一二以示察邇從善之意歟

詒晉齋帖

九年八月甲子諭朕兄成親王自幼專精書法深得古人用筆之意博涉諸家兼工各體數十年來臨池無間近日朝臣文士之工書者罕出其右早應摹勒貞珉俾廣流傳而王搗謙自矢不肯遽付鈎鐫昨特命軍機大臣傳旨諭令將平日所書各種自行選擇刻石始據王具摺陳謝遵旨於回京後覓工摹刻著照所請以詒晉齋名顏其卷帙王即繕朕此旨勒冠簡端以當製序本日王所奏之摺亦著另書一通附刊於後以誌一時翰墨之盛

禁西洋人傳教刻書

十年辛未諭御史蔡維鈺奏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一摺京師設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參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願來京學藝者均得在堂棲止乃各堂西洋人每與內地民人往來講習並有刊刻書籍私自流傳之事在該國習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講論立說成書與所不禁至在內地刊刻書籍私與民人傳習向來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創立異說妄思傳播而愚民無知往往易爲所惑不可不申明舊例以杜歧趨嗣後著管理西洋堂務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即行查出銷燬並隨時諭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務當安分學藝不得與內地民人往來交結仍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一體查銷但不得任聽胥役藉端滋擾致干咎戾

按乾嘉以來國家威信尙能及遠故於內地傳教例禁綦嚴迄道光中葉英

人屢擾廣東因禁煙釀成兵禍各國紛紛援例偏地通商至光緒庚子之役誤信拳匪啓釁聯邦此固柄國者之不諳外情亦平日之侈然自大有以致之不待辛亥革命而國已不國矣

皇史宬

十二年十一月癸卯諭皇史宬建自前明四周石室中藏金匱我朝自定鼎以來因其舊制尊藏五廟實錄聖訓寶帙琅函以次排列茲恭編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 聖訓告成卷帙增倍特命所司重加修葺將金匱分列石室諷吉尊藏朕躬親瞻禮敬念我國家 列聖相承 六朝謨烈振古鑠今億萬斯年篤祜延釐正未有艾嗣後石室排列充盈即著於兩配殿倣照石室規制敬謹建造分貯奕葉遵循永遠無替將此旨交內閣敬謹存記

授衣廣訓

十三年九月丁亥諭朕勤求民事念切授衣編氓禦寒所需惟棉花之用最廣

其種植紆紡務兼耕織從前 聖祖仁皇帝曾製木棉賦迨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恭繪棉花圖撰說進呈 皇考高宗純皇帝喜覽之餘按其圖說十六事親製詩章體物抒吟功用悉備朕紹承先烈軫念民依近於幾暇敬依皇考聖製元韻作詩十六首誠以衣被之原講求宜切生民日用所繫實與稼穡蠶桑並崇本業著交文穎館敬謹輯爲一書名爲授衣廣訓首載 聖祖仁皇帝聖製賦次載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製詩再將朕御製和韻詩載入其方觀承所進圖幅並發交如意館倣照鈎摹同原冊所進圖說等件一併存載俟書成呈覽刊刻頒行以垂永久

按文穎館爲當時編書之所如意館則畫師供奉內廷所居

毓慶宮

十四年十一月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重華宮本係西二所爲 皇考高宗純皇帝潛龍舊邸至即位後詔升爲宮實爲吉祥初地每歲新韶慶節嘉與臣工等

樂衍慶吟數十年舉行聖軌乾隆五十年正月經欽奉諭旨以世世子孫惟當永遠奉守母事更張至東五所爲年少皇子皇孫等公共所居若照重華宮之例另行興建不特宮牆四圍別無隙地可以拓展亦非朕垂示後昆之意欽此聖諭煌煌奕葉所當敬守朕從前爲皇子時所居之處如東華門內懋芳殿之中所宮內之東頭所二所福園門內之西北所見在仍准皇子等在彼居住惟毓慶宮係朕於乙卯九月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敕立皇太子後是年十一月特命由懋芳殿移居並蒙賜額繼德堂 錫福凝祥始基於此迨丙辰元旦寅承大寶 訓政三年朕尙在此宮居住是則非東五所諸屋可比是以自嘉慶四年之後畧加修葺以備幾餘臨蒞不復令皇子輩居住所以杜中外揣摩之漸不得不然我國家景運延洪繩繩萬禩將來衍祥紹慶我子孫有如朕之躬沐鴻庥敕立爲皇太子者則仍可居住此宮用昭燕翼著將此旨交上書房敬謹存記並載入宮史續編世世遵守

西巡盛典

十六年三月諭山西五臺縣清涼山爲文殊演教之區靈蹟昭著我 聖祖仁
皇帝親臨瞻禮 皇考高宗純皇帝復屢次巡幸鑾輅所臨布闡推恩天章巍
煥典禮常昭康熙乾隆年間節經敕命詞臣纂修清涼山志刊刻頒行惟歷次
巡典尙未陸續全載本年朕初次臨蒞凡行慶施惠各事宜悉遵成憲推廣舉
行亦宜載諸簡冊用示來茲著交文穎館將清涼山志一書續行纂輯所有廟
宇行宮及經由道途前書有未載者著該撫速飭地方官繪圖列說咨送該館
辦理

尋館臣董誥等奏查清涼山志恭載 高宗純皇帝五次巡幸五臺山聖製詩
文惟六次未經載入今遵照前例敬謹纂入以成完書 皇上啓鑾至駐蹕清
涼山其間閱武籲俊諸大典有前志所未備者謹擬纂爲西巡盛典從之
改題爲奏

十七年七月辛巳諭昨內閣呈准前各大臣身故呈遞遺摺者多係程式外省題進本章例應鈐用印信封固不當擅用且係何人代遞遺摺者仍准其照舊其遺本一

按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畧載直者多虞泄漏始設軍機處恭擬諭旨凡內外臣工所奏皆以聞凡明發諭旨皆下內閣以刑政之失當者爲寄信上諭以內而部院寺監暨九門提督軍政權使各將軍參贊辦事大臣

對上所巡幸無不從而四方章奏亦皆以摺代本逕達軍機處其內閣本章率依例題達而已甚或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亦下軍機處審定故本朝軍機大臣之任最爲繁重焉云云本朝沿明舊制章奏原有本摺之分本由內閣票簽摺由軍機處承旨批諭或有留中不發者大抵本皆照例之事摺則間有密奏體例稍寬外省取其慎密直捷率多改題爲奏

知不足齋叢書

十八年六月庚申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 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幾暇亦曾加題詠復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秘籍亦藝林之勝事也

漢軍恩遇

二十三年乙丑諭主位之母家如高斌縐布花沙布等已入滿洲旗分俱會各

賞滿洲姓氏書寫矣惟玉牒內 孝儀純皇后 慧賢皇貴妃之母家姓氏仍以單字書寫著父宗人府於玉牒內 孝儀純皇后之母家書寫魏佳氏 慧賢皇貴妃之母家書寫高佳氏 淑嘉皇貴妃之母家書寫金佳氏

按清史稿金簡賜姓繙布疑是賜名之誤國朝有抬旗無賜姓所謂賞滿洲姓氏書寫者不知如何凡抬旗者或以功或以恩或一佐領一族一支皆出特命方苞以文字獲罪入漢軍旗後加恩准還原籍然則入旗亦不盡爲榮遇也

又漢軍舊家多從龍勦裔雍正六年上諭八旗漢軍勦舊大臣子弟失於教導甚乏可用之材朕心深爲憐憫現今尙耿石李修祖蔡王諸家子弟年十五以上二十內外者揀選數人帶領引見朕量其材器令其學習俾得成就以副朕加恩造就勦舊子弟之至意寒族即蒙 恩甄用二人此八族中有曾預掖庭之選者得加佳字

仁宗納諫

清史論 仁宗詔求直言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達言路大開科道中竭誠獻納如衛謀論福康安貪婪不宜配饗太廟馬履泰論景安畏縮儉安老師糜餉及教匪宜除難民宜撫又論百齡舉劾失當張鵬展論金光悌專擅刑部總司職不去周枹論疆臣參劾屬員不舉劣迹恐惴惴無華者以失歡被劾又論朱珪以肩輿擅入禁門無無君之心而有無君之迹沈琨論宜興庇護屬員致興株繫大獄又諫阻東巡蕭子論正風俗宜崇醇樸王霽燁論用人宜習其業不可因保舉遽加升用又論督撫壅蔽之習及士民捐輸之累州縣折收之患游光繹論大臣未盡和衷武備未盡整飭願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諸人所言雖有用有不用當時皆推直諫又龔鏗當松筠因諫東巡獲罪（自尙書降驍騎校）密疏復陳自庀身後事而後上卒蒙寬宥其章疏多不傳稽之史冊旁見紀載謬盈廷稱盛事焉

配饗

道光三年二月辛丑朔諭國家定制諸臣中有勤於王事功在社稷者列入祀典用示酬勛其超衆宣勞之王大臣並有配饗之例本朝開國功臣王大臣等俱配饗太廟雍正年間怡賢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俱循此例乾隆年間增入超勇親王策凌嘉慶年間增入大學士傅恆協辦大學士尙書兆惠大學士福康安甚盛典也朕思原任大學士公阿桂乾隆年間仰蒙 皇祖高宗純皇帝簡擢平定西陲旋經理新疆事務妥協周詳著有成效嗣辦大小金川界以將軍重任秉成方畧堅持定見克蕲膚功又勦捕撒拉爾及石峰堡回匪立就殄平圖形紫光者四次入任綸扉管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其間奉使讞獄修築河隄捍禦海塘懋績丕著綜其生平端謹持躬公忠體國有古大臣之風嘉慶年間業經特沛殊恩賜諡文成並入祀賢良祠飾終之典備極寵榮朕睠懷耆舊軫念功勳宜隆追配之儀用副酬庸之典阿桂著配饗太廟以示

朕崇獎蓋臣至意該部查例即行

三月壬申諭禮部奏原任大學士公阿桂配饗太廟位次朕思追配之文本示酬庸之典其安設牌位自應以服官先後爲序兆惠雍正年間即已筮仕傳恆阿桂均係乾隆初年服官福康安係乾隆三十二年始行供職所有配饗西廡牌位傳恆著列於兆惠之次阿桂著列於傳恆之次福康安著列於阿桂之次

宗室世次命名

六年十一月乙未諭我朝皇子皇孫及近支宗室命名自聖祖仁皇帝親見曾孫以永字肇錫嘉名迨我皇祖高宗純皇帝繼見曾元慶衍五代即依派系以永綏奕載四字排序成文按字開支洵足兆奕世雲祚之慶此後宗支蕃衍瓜瓞綿延亦當光紹前徽豫摛吉語以迓禎祥俾世世子孫引用勿替著大學士軍機大臣公同選擬十字候朕酌定其載字以下輩分即照見定衍派之字命名我國家景祚延長繩繩繼繼遵茲令典接續擬增億萬斯年永承篤祐

十二月御定宗室世次命名用溥毓恒啓四字載字輩分下近支宗室內奉字輩著改用溥字

咸豐七年五月戊寅諭內閣我朝積德累仁燕天昌後 皇考宣宗成皇帝於載字輩公以下續選溥毓恒啓四字依次命名洵足以昭佑啓而迓蕃釐朕惟雲祚遞衍卜世延長特命大學士軍機大臣續擬四字同道光六年存記六字開單具奏茲據恭擬進呈經朕選用燾圖增祺四字自啓字輩分以下按字命名引用勿替其餘六字仍著軍機大臣存記俟將來續擬時再加四字一併進呈候朕酌定我國家景祚延鴻億萬年繼繼承承永遵令典

陶文毅趣聞

道光十二年丙戌諭本日據陶澍奏蠶商被革乾俸全裁從前之每年坐食數千金數百金者俱多怨恨兼聞揚人相鬪紙牌繪一桃樹另繪一人爲伐木狀以寓詛咒其切齒如此恐誤全局請易專管爲兼管以順物情等語此輩固堪

髮指然爲國爲公之大臣止可屏除不顧盡心報國爲是應究者處之以法可也

禁煙

十六年太常寺卿許乃濟奏言近日鴉片禁愈嚴而食者愈多歲竭中國之脂膏不可不早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有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錢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云云此言既上交各大臣會議均以有傷政體主張申嚴例禁嚴定販賣吸食罪名林文忠公則徐至佩欽差大臣關防赴粵專辦此事英商已允將各洋船現存鴉片悉數繳呈而文忠必令其出具後有查出夾帶鴉片貨盡沒官人即正法甘結英領不遵遂至釀成兵禍自廣東擾及寧波攻陷定海將犯天津畿輔震動不得已

乃與訂五口通商條約觀林文忠致洋商諭帖一派驕矜誇大昧於外情無怪外交失敗至不可收拾地步雖欲爲賢者諱而不可得矣

諭各國夷商知悉照得夷船到廣通商獲利甚厚不論所帶何貨無不全銷欲置何貨無不立辦是以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隻近年來至一百數十隻之多我大皇帝一視同仁准爾貿易爾纔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國何利可圖況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此言尤屬可笑）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爾等感恩即須畏法利已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蠱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人心所共憤天理所難容從來天朝例禁尙寬各口猶可偷漏今大皇帝聞而震怒必欲除之而後已所有內地民人販鴉片開煙館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議死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大

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欽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係遠人從前尙未知有此嚴禁今與明申約法不忍不教而誅查爾等見泊零丁等洋之躉船存貯鴉片甚多意欲私行售賣獨不思海口如此嚴拏豈復有人敢爲護送而各省亦皆嚴拏更有何處敢與銷售此時鴉片禁止不行人人知爲鴆毒何苦貯在夷躉久梃大洋不獨枉費工資恐風火更不可測也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即遵照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繳出若干斤兩造冊呈官點驗收明燬化以絕其害不得私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尙可不追已往本大臣即當會同督撫兩院奏懇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此後照常貿易既不失爲良夷且正經買

賣儘可獲利致富豈不體面倘執迷不悟猶思捏稟售私或託名水手帶來與爾無涉或詭稱帶回該國投入海中或乘間而赴他省覓售或搪塞而繳十之一二是皆有心違抗怙惡不悛雖以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玩應即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罰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聖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斷無中止之理況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死命而有餘而且暫則封船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爾等遠出經商豈尙不知勞逸之殊形與衆寡之異勢哉至夷館慣販鴉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備記其名而不賣鴉片之良夷亦不可不爲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責令繳呈鴉片並首先具結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優加獎賞禍福榮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

開導限三日內回稟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撫示期收繳毋得觀望
諉延後悔無及特諭

胡文忠因文端獲咎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己巳諭前據載銓等查訊舉人熊少牧跟隨文慶入闈閱
文當經降旨令文慶明白回奏並著胡林翼將闈內如何閱卷據實具奏茲據
該侍郎等各自具摺覆奏自請嚴加議處直省正副考官向不准帶人入闈閱
卷此次文慶攜帶舉人熊少牧前往江南與之參論覆看甚屬非是文慶著交
部嚴加議處編修胡林翼初次具摺覆奏於文慶攜帶熊少牧入闈一節未據
聲明迨經降旨再令覆奏始以失察請議亦屬不合胡林翼著交部議處舉人
熊少牧著交部照例治罪

宣宗遺訓

禘郊祖宗伊古所重洪惟我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 世宗 高宗

仁宗豐功駿烈厚澤深仁浹洽生成彌綸宇宙開億年無疆寶祚立萬世有道鴻謨永宜配饗郊壇禮隆報本朕思尊崇之典莫大於斯若世世視爲成例率行無已豈止有背於古訓更難示信於後人而又非臣子之所敢言亦非臣子之所忍言再四籌思不能不定以限制使我後世子孫得所遵循以免後人疵議朕萬年後斷不可行郊配之禮誣朕以不德不孝若繼體之君顧命之臣不遵朕諭任意强行則是甘爲我大清不孝不忠之人矣後之人其以朕爲法乎不以朕爲法也嗚呼必有知朕者焉

按禮經天子七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至於漢之七廟六室七室唐之九代十一室宋之九世十二室其餘史冊各書不一而足是古議此禮者是非當否又復不一而足由是觀之祧廟之說有由然也洪惟我大清受命於天龍興遼瀋祖功宗德實邁前古自我太祖高皇帝至我皇考仁宗睿皇帝巍然七室豈非上天有以命之乎朕反覆思之我大清億萬年無疆之運若不考

古酌今定以法制必致議論紛然爲後人笑矣孔子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以朕之不德仰承基緒深恐不能克紹鴻圖更曷敢上擬 祖考然有其位有其時若不身任此事用昭來許豈不大負我 皇考付畀之恩也朕萬年後斷不可行祔廟之禮應如何祀享之處乃當時君臣之事按禮議行可也其奉先殿壽皇殿安佑宮乃古原廟之制庶可遵循舊制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孰如我大清聖聖相承之盛也遵諭毋違

謹按各陵五孔橋南均有聖德神功碑清漢二通覆以碑樓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在我 列祖 列宗之功德自應若是尊崇昭茲來許在朕曷敢上擬鴻規妄稱顯號而亦實無可稱述之處徒增後人之譏評朕不取也萬年後著於明樓碑上鐫刻大清某某皇帝清漢之文碑陰即可鐫刻陵名嗣皇帝即欲撰作碑文用伸追慕即可鐫於宮門外之碑上斷不可於五孔橋南別行建造石柱四根亦不准樹立碑文亦不可以聖神功德字樣率行加稱若當時君臣不能

仰體朕懷不遵朕諭是陷朕於不德一世之憂勤惕勵盡成虛文矣可謂之孝乎蓋大不孝矣

大內四執事庫向有供奉 列祖 列宗冠服所以昭法度而傳儉樸也乃相沿日久愈積愈多且錦文珠繡遞漸加增殊失垂示後昆之意朕萬年後止可將常用之秋冠涼冠各一緜夾衣服四五襲例照收貯外餘皆酌量留用或爲賞賜之需皆可再皮冠皮裘豈是經久之物一概不准存留以歸簡約其自鳴鐘殿內收貯歷代硯墨尤屬無謂並非尋常御用之物僅將懋勤殿永不動用貯庫者照數移收實屬虛文應即裁止

附曾文正遵議大禮疏

奏爲遵 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 大行皇帝硃諭遺命四條內無庸郊配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懋郊配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

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同衆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諄諄誥誠
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
聖主之博采竊以爲遺命無庸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配一
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庸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
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之間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
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於
皇上爲禰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功德之彌綸又當與 列祖 列宗
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蒸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尙有廟祭況
以天子之尊敢廢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
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 大行皇帝
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生民后
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

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列聖升配惟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修繕一甃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闊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無餘地我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

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之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硃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尙不肯裁決違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佑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眞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旼議罷太宗眞宗配位我朝順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大享殿奉 太祖 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慮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預爲之防故硃諭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爲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幄與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尙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 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

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不敢違者二也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化去 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聖祖仁皇帝不敢違遺命而又不致違成例故於 孝陵旁近建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藏事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遺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 仁宗睿皇帝謹遵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 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殊諱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 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亘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豈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遽奉升

配既有違命之歎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歎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 聖父制禮而 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愼 皇上他日郊祀之時上顧成命下顧萬世或者恍然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咸豐元年二月諭內閣朕泣讀 皇考大行皇帝硃筆遺諭訓誡精詳懇至伏誦悲愴慟深五中 諭令無庸升配升祔二條事關明禋鉅典天下萬世觀瞻所繫是用博諮廷議令王大臣等會同九卿翰詹科道詳考典禮務求至當茲據集議以聞肆稽周人郊祀后稷以來唐宋及明或三祖並侑或數帝分配我朝 聖 聖相承均經升配 郊壇永崇禋祀第配位遞增而 壇壝之規制有定敬繹 硃諭若世世視爲成例率行無已豈止有背於古訓更難示信於後人再四籌思不能不定以限制仰見 聖德謙光超邁前古而所以爲萬世

慮者至深且遠今禮親王全齡等所奏謂宜仍遵 列聖成憲朕詳加披閱因
思尊崇之典莫大於嚴父配天如我 皇考之德澤彌綸同符 列祖而遽停
升配雖係仰違 遺命朕心 究有難安展轉詳思應照王大臣所請 郊壇
大祀俟祔 廟禮成後恭奉 皇考神牌升配並曲體 遺訓定以限制嗣後
郊祀配位歷億萬年總以 三祖五宗爲定自朕躬而下不復舉行並恭錄
皇考硃諭首條及朕此次諭旨懸奉南郊齋宮垂示久遠著爲成式世世遵循
罔數萬不准再議更張則非徒朕克展孝思實於 皇考之功德允稱而於
貽謀垂裕訓迪周詳之意亦庶可稍慰矣禮經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宋
儒朱子謂百世不祧之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商之成湯三宗不在數中則天子
七廟特禮之常制非合不祧之室而言我 皇考功德隆盛允宜祔 廟稱宗
應恭俟 山陵禮成後祇奉 神牌升祔以致孝享而盡尊崇凡此仰稽舊典
俯順輿情 聖謨洋洋萬世所當效法而朕權衡審慎務求協乎天理人情之

至以下副四海臣民尊親愛戴之公心惟我 皇考在天之靈當亦默垂鑒格也所有應行典禮各該衙門屆時敬謹詳察具奏將此宣諭中外知之侍郎會國藩所奏頗有是處其餘京堂及科道等所奏各抒己見殊少折中各摺均著發還

定郡王與廷臣交接獲譴

咸豐三年七月戊辰諭內閣前據給事中袁甲三奏參定郡王載銓刑部尙書恒春侍郎書元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各摺片已據該郡王等各具摺明白回奏復派大學士裕誠會同軍機大臣將該給事中回奏指出之御史端昌祭酒彥昌刑部郎中吳德清前任刑部郎中直隸知府吳廷棟等傳到查詢先後覆奏如原參載銓題升步軍統領衙門主事與查辦刑部擬補主事並奏咨刑部各案或會同部臣議結或隨時酌量辦理其訥爾經額向伊雙膝請安一節查明並無其事均無庸議惟諸王與在廷臣工不得往來交接疊奉 聖訓垂誡周

詳前歲冬間朕復特降諭旨申儆自應敬謹遵守乃恒春書元因審辦案件盛氣相凌俱至載銓府第私謁當時載銓既未拒絕事後又不奏參至拜認師生例有明禁據載銓奏稱於保舉之人欲以師生稱謁者不能豫爲攔阻等語均屬不知避嫌有違定例載銓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恒春至載銓府中私謁並將審案節畧面交已據載銓奏明乃恒春回奏率稱於扈蹕回京從未謁見並無送給案據之事顯係意存欺飾書元初次回奏既不將私謁載銓府第一節聲敘迨降旨詰問仍復含混回奏且於召見奏對之言輒屢向同堂洩漏並以相契談心曲爲解說實屬不知慎密有負委任恒春書元均著交部嚴加議處至載銓所繪息肩圖題詠甚多內閣學士載齡內閣侍讀許誦恒均係師生稱謂顯違例禁載齡許誦恒均著交部議處其題圖之潘世恩等亦有不合著一併交各該衙門分別議處所有傳訊各員無庸置議吳廷棟著回直隸知府署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給事中袁甲三奏參載銓恒春書元各摺片內稱上年刑部郎中文秀由殺虎口監督報滿回部饋送書元代土饑銀三百兩書元收受後當文秀未放寧紹台道之先忽一日進署於司官回事既完諭令文秀留後告以今日召見時曾經面保指日就可放文秀聞之自喜回至秋審處告知同事司官並送銀數目展轉傳播通國皆知等語除已令書元明白回奏外著王懿德迅即飭令文秀將以上各情節逐一登覆不准稍有含混取其親供據實覆奏將此諭令知之

十月諭內閣季芝昌王懿德奏遵旨查取前任刑部郎中見調福建道員文秀親供據實覆奏一摺文秀前在刑部郎中任尙無饋送堂官書元銀兩情事惟於書元告知當差勤慎召見時面保之語輒向同官談及亦有不合著交部議處

英人入粵

咸豐七年十二月庚申諭內閣穆克德訥柏貴等聯銜馳奏夷人竄入省城一摺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果該夷非理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督撫副都統等照會該督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都統雙禧雙齡粵海關監督恒祺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雖均有疏防之咎惟該督未與會商尚有可原所請嚴加治罪之處均著加恩改爲交部議處

穆克德訥等奏葉名琛剛愎自用於米國請見堅持不肯英佛各國兩次送來五照會又不與臣等會商復諭各紳毋許擅赴洋船以致各國忿激將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礮台占踞並將該督拉赴洋船據稱斷不加害得旨葉名琛業已革職無足重輕該夷與穆克德訥柏貴等尙無宿怨此時柏貴署理總

督著即以情理開導相機籌辦

按葉湖北人任兩廣總督以辦理洋務失當英人忿激攻入省城當危急時惟虔奉鄭仙冀求福佑粵人憾其誤國爲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葉以其父好仙於越秀山麓建蓬萊仙館以祀所謂鄭仙者後張文襄公督粵因其地改爲七賢祠

陸秀夫入祀文廟

咸豐八年十二月丁未諭內閣禮部議覆江蘇巡撫趙德轍等題請以宋儒陸秀夫從祀文廟一摺宋丞相陸秀夫精研理學品誼端純立朝後事君盡禮雖當軍旅之時猶日書大學章句進講及其成仁取義大節慷慨亮節孤忠光昭史冊宜膺茂典俾列宮牆陸秀夫著照該部所議從祀文廟位在文天祥之次以獎忠義而激懦頑

戊午科場案

咸豐八年十月已酉頒硃諭御史孟傳金奏中式舉人平齡硃墨不符物議沸騰請特行覆試一摺著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認真查辦不准稍涉回護並將摺內所指各情可傳集同考官一併訊辦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本科順天中式舉人平齡案內要證靳祥係柏蔭家人見隨伯蔭之姪分發甘肅知府鍾瑛於本月初一日出京著曾望顏即飭所屬地方官沿途截拏迅速押解來京審訊毋令逃脫將此諭令知之

戊辰頒硃諭本年鄉試主考同考各官荒謬已極覆勘試卷應訊辦查議者竟有五十本之多該考官等朕聞其中亦尙有不敢昧良者除同考官有無情賄逐案查訊外其正考官柏蔭著先行革職聽候傳訊副考官朱鳳標程廷桂均著暫行解任聽候查辦至此案頭緒紛繁著欽派王大臣等毋得含混了事認真研鞫按例從嚴懲辦

丁丑諭內閣陳孚恩奏派審案內牽涉伊子自請迴避嚴議並將伊子革職一

摺據稱審訊平齡案內副考官程庭桂之子程炳采供稱陳孚恩之子陳景彥有交伊條子之事經陳孚恩嚴詰伊子屬實刑部候補員外郎陳景彥著即革職歸案辦理陳孚恩並不知情著改爲交部議處此案關涉陳景彥之處陳孚恩著照例迴避餘仍秉公會審毋庸迴避全案

十一月庚子諭內閣潘曾瑩奏平齡案內牽涉伊子自請嚴議一摺據稱平齡案內程炳采供稱潘曾瑩之子潘祖同有代送條子之事潘曾瑩嚴詰伊子屬實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著即革職歸案辦理潘曾瑩改爲交部議處

乙卯諭前因載垣等奏平齡案內訊出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有送給程庭桂條子之事當令江蘇督撫取具確供具奏茲據何桂清等奏訊明李清鳳之子李旦華假託父名私送條子並有代同籍貢生王景麟致送條子之事工部郎中李旦華著即革職由該督撫派員解京歸案辦理貢生王景麟據奏尙未回籍著步軍統領衙門查傳到案一併訊辦李清鳳著交部議處

十二月丙寅諭內閣此次中卷疵謬闕薦之同考官鄒石麟著照部議先行降一級調用俟案定時應得之咎由欽派王大臣定擬取中之副考官朱鳳標著照部議罰俸一年再罰俸九個月應貼不貼之受卷官賈鐸著照部議罰俸一年均不准抵銷

八年二月甲寅 上御勤政殿召見惠親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軍機大臣彭蘊章穆蔭匡源文祥內務府大臣瑞麟麟魁文彬存佑文豐尙書肅順全慶陳孚恩趙光許乃普諭曰本日據載垣等奏會審科場案內已革大員並已革職員定擬罪名先行擬結一摺朕詳加披覽反復審定有不能不爲在廷諸臣明白宣示者科場爲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嚴自來典試大小諸臣從無敢以身試法輕犯刑章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員乃孤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葰身任大學士在內廷行走有年曾任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且係科甲進身豈不知科場定例竟以家人求請輒即撤換試卷若使靳祥尙在加以夾訊何

難實情吐露既有成憲可循朕即不爲已甚但就所供情節詳加審覈情雖可原法難曲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柏蔭著照王大臣所擬即行處斬派肅順趙光前赴市曹監視行刑已革編修浦安已革舉人羅鴻繹已革主事李鶴齡均著照例斬決以昭炯戒副考官朱鳳標於柏蔭撤換試卷闈中並未查詢出場後又不即行參奏若照舊例辦理知情徇隱即應治罪即止於失察亦應研訊惟閱其供詞尙無知情情弊諒朱鳳標亦不敢公然徇縱從寬即予革職同考官降調編修鄒石麟爲已革舉人平齡更換硃卷實屬違例著革職永不敘用其磨勘查出試卷應行查辦之舉人余汝偕等十二名並同考官徐桐鍾瑛涂覺綱何福成對讀官鮑應鳴應得處分著交禮部查照科場條例定擬具奏至墨卷內更改馬承字樣是否由外簾傳遞之處著原派之監臨明白回奏另片奏催未經到案之謝森墀熊元培李旦華等三名著江蘇巡撫即行派員迅速解京歸案審訊嗣後科場大典秉文衡者皆當潔已虛懷杜絕干請應試士子

亦各立品自愛毋蹈貪緣覆轍則朕此次執法嚴懲正爲士林維持風氣爾在廷諸臣當能默喻朕意也

按浦安爲那桐之父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諭內閣御史任兆堅奏大臣伏法情罪未明請旨昭雪一摺科場條例至爲慎重如果主司舞弊行私自應明正典刑但亦當贖罪明確罪當情真方成信讞若如所奏柏葰一案全由載垣等深文周內置柏葰於重典藉以盜竊政柄若日久不予昭雪何以持刑憲之平此案即著禮刑兩部會同將原案悉心確查秉公詳議具奏

同治元年正月丁未諭內閣前因御史任兆堅奏請將已革大學士柏葰情罪昭雪一摺當經降旨交禮刑兩部會同將原案悉心確查秉公詳議茲據該部覈議具奏此案柏葰聽信家人斬祥之言輒將浦安房中試卷取中是其聽信囑託罪無可辭惟承審此案之載垣瑞華等因刑部並無僅聽囑託明文輒敢

妄議定擬比照交通囑託賄買關節之例擬以斬立決覈其情節尙不至此總由載垣等與柏葰平日挾有私讐欲因是擅作威福又竊窺 皇考痛恨科場舞弊明知必售其欺竟以牽連蒙混之詞致柏葰身罹重辟恭讀是日 皇考文宗顯皇帝聖諭有不禁垂淚之語仰見 皇考不爲已甚之心今我 兩宮皇太后政令維新事事務從寬大平允於柏葰正法一節反覆思維謂爲無罪實有不能該御史所請昭雪情罪之處未免措詞失當惟念柏葰受恩兩朝在內廷行走多年平日辦公亦尙勤慎雖業已置之重典亦當推 皇考法外之仁柏葰之子候選員外郎鍾濂即著該旗帶領引見從前承審此案之王大臣除載垣端華上年已賜自盡陳孚恩亦經另案發往新疆外吏部尙書全慶於載垣等定擬此案時不能悉心覈議附和成讞聯名入奏實屬瞻徇著交都查院議處用示原情准法一秉大公之至意

軍事積弊

自道光末川楚教匪肆擾剿辦者多不得力管際岐疏論川楚剿匪事宜謂川楚傳言賊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纔出現又云賊去兵無影兵來賊沒踪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又同治間景安以督剿捻匪封三等伯頓兵內鄉賊入陝後二十餘日始追至盧氏民間謂之迎送伯又胡文忠與人書謂勝保無役不敗而猶以勝聞時人謂之敗保又袁希祖疏言軍事謂數年以來地方軍事所謂失守者無所謂守但聽其失即坐以罪僅革職留營而已所謂收復不見其收自然而復俟賊自去即虛報克捷上狀列保以樹植私人似此用兵安有成功之一日

滿漢人才消長

滿洲舊風以騎射爲重又國書文言一致故能武者無不能文開國武功遠軼前代其後金川青海諸役運籌決勝惟滿人實總其權道光以後承平日久狃於晏安膏粱子弟或競以文藝相尙咸豐髮捻肆擾勝保旣以失律見誅而僧

忠親王亦以輕進致殞遂讓湘淮諸將帥專有平南之功此爲滿漢人才消長之機亦實國家文質遞嬗之弊伯義祭酒於八旗文經序中闡發斯義可謂洞見本原

勝保護罪後除將京寓貲財查抄並令多隆阿將勝保在陝西侵吞餉項及寄頓財物一併查抄分賞將士迨多隆阿查明其貲財衣箱等件均在侍衛祥恩處寄頓派員前往密查而祥恩竟將去員捆毆致傷其平日之恣睢可想

費莫文端公文慶在樞垣日能拔識人材保持善類曾文正公初任軍事屢失利忌者沮抑之文端獨力爲上言謂曾某負時望得人心終當殺賊立功又曾與胡文忠同典試深知其才屢密薦由貴州道員一歲間擢至巡撫凡所奏無不從又薦袁甲三駱秉忠之才請久任勿他調在戶部日閤文介公敬銘方爲主事遇事多採用其議非所司者亦諮之後卒得諸人之用又嘗謂朝廷當重用漢臣以彼多來自田間熟諳世事知民間疾苦非若旗員之不出國門嚮然

於大計者可比其豁達明決有古

白齊文案

同治元年二月諭據薛煥奏美國人
天馬山等處衝鋒陷陣此次官軍淮
右臂猶復裹創力戰實屬異常出力
中土編氓宣力戎行足徵忱悃白齊
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剿賊並由
十二月諭據李鴻章片奏派常勝軍
吐血並將豫備發餉之洋銀四萬餘
領事官麥華陀將白齊文即日解去
國教練官奧倫暫行接管仍聽李鴻
一切章程均由中國主持該兵官不

處所籌並尙妥當白齊文毆傷監司大員劫奪餉銀數逾巨萬實屬不法已極該員已隸中國版圖自應遵中國法律治罪著革去三品頂戴交李鴻章嚴拏定擬具奏

按當時洋將以白齊文最爲反覆嗣於蘇常克復後即議將常勝軍遣散雖以英使巴夏禮與赫德從中阻撓洋將戈登實主裁撤多方排解爲我出力之處甚多故奉 特賞黃馬褂以示寵異

散館改用策論

同治元年十二月諭翰林院爲儲才之地詩賦亦係古雅頌之流乃近來積習相沿專以此揣摩爲進身階無裨實用著自明年癸亥科起散館改詩賦爲策論皆准直摠所見毋避忌諱

駢誅降臣

同治二年十一月李鴻章奏蘇州逆首偽納王郅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

汪汝均僞寧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等因官軍圍攻緊急乞降內應該酋等願望太奢恐有後患分別驅除解散各緣由業經臣於二十六日奏報大畧在案先是官軍入城查探降衆實有二十餘萬其精壯者不下十萬郜雲官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獻城後遂佔住閩胥盤齊四門於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准立二十營並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其挾衆要求之狀種種堪虞臣思受降如受敵必審其強弱輕重能否駕馭在我若養虎貽患苗沛霖宋景詩皆其前鑒即幸而如李世忠至今滁州等城仍未退出蘇省財賦名區豈容該酋等擁衆盤踞致貽無窮之憂況郜雲官等積歲巨酋在賊中封至僞王僞天將其罪惡已不可赦今圍困始降毫無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將來斷不能遂其所欲即斷不能無反側之心因傳令該酋等八人來營謁見詎郜雲官並未薙髮維時忠逆李秀成尙在望亭距蘇甚近郜雲官等皆係忠逆黨羽誠恐復

生他變不如立斷當幾登時將該僞王僞天將等駢誅派程學啓督隊入城捕搜逆黨於是降衆二十萬咸繳軍器乞就遣散臣復派妥弁挑留精銳二千人分置各營其餘陸續資遣安置臣即於二十九日入城駐守督率官紳分投撫卹人心大定不謂戈登因臣先調常勝軍回駐崑山未與入城之功忽生異議先謂納逆不應殺慕逆茲又謂不應殺納逆聲稱即帶常勝軍與官軍開仗經道員潘曾瑋總兵李恆嵩勸止乃又招去納逆義子卞勝鏞暨久從蘇賊之廣東人千餘名意殊叵測又愆惠英國提督伯郎繙譯官梅輝立來蘇辨詰臣告以自督軍來滬先收南漕降酋吳建瀛准帶千人次收常熟降酋駱國忠准帶二千人均肯退出城池謹受約束故以戰功保至副將信用不疑臣並非好殺降者茲卽雲官等所求太奢欲踞省城關繫太大未便姑容養癰成患且誅八酋而後能解散二十萬衆辦法似無不是戈登先期調回崑山事在倉猝未及商量蓋一商詢則彼必極力沮格此事遂無了局矣該提督則以英國不喜殺

人是使戈登無詞以對外國強派臣辦理錯誤臣姑勿深辯惟其悻悻見於詞色據稱申請公使與總理衙門議定再將常勝軍作何區處其意殆挾該軍與我爲難耳臣維戈登助剿蘇城近來頗出力是以督同程學啟曲意籠絡俾爲我用迭經據實奏報仰懇 恩獎不料成功之後既索重賞仍生衅端值此時事多艱中外和好臣斷不敢稍涉鹵莽致壞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體如臣樸昧恐難駕馭合宜設英公使與總理衙門過於爭執惟有請旨 將臣嚴議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

按此事當時頗滋物議然皆不明事理不負責任之言此疏具詳端委實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機以視鄭敦謹姑息一洪秀全遂至擾攘十餘年蹂躪十餘省塗炭數十萬生靈作孽作福斷非持齋念佛者所能解悟

洪秀全起滅以八月蘇常得失以四月

洪秀全以道光三十年秋八月起兵金田迄其子福瑨被獲於同治三年秋八

月起滅之月相同又江蘇常州之失以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越四年而李鴻章克復常州月日皆不爽亦一寄也

幼逆僞印

秀全生時即號其子爲幼主或曰日本名天貴福其刻印稱洪福旁列眞王二字誤合爲璦其稱洪福璦以此然有見其印者謂實爲眞主二字非眞王也

安設電綫之始

同治九年五月壬申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使臣威妥瑪請於沿海水底暗設通綫謹將辯論各節據實密陳一摺洋人以貿易爲本時慮中國舟車遲滯欲以外國之銅綫諸法試行於中國上年議修英約時英國使臣阿禮國即以此事屢次瀆請均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嚴詞峻拒見在該國使威妥瑪復請由廣州汕頭廈門福州寧波各海水底暗設銅綫通至上海並稱前議通綫之法俱係陸路明設此次係在海底暗設其綫端一頭在船隻內安放

即在灣船埠口海面停泊與從前所論迴殊似與中國毫無虧損等語該衙門見將沿海水底暗設數字揭清該使聲稱安綫之處如有民人損傷地方官無須追償修費已由該使轉飭局商遵辦著南北洋通商大臣暨沿海各督撫各關道地方官嚴密稽查遇有洋人安設銅綫之處止准在沿海洋面水底其綫端止准在船隻內安設即在沿海埠口向來停泊各洋船碼頭之外近海處所停泊儻有將綫端牽引上岸不遵定章辦理者即照會領事官立時查禁以杜流弊而絕效尤

案電報謂之銅綫當局之陋可知尤復斤斤於陸路明設與海底暗設兩言以爲爭辯有得朦蔽可笑

馬新貽案

同治九年八月丁酉諭內閣魁玉奏總督猝被行刺因傷出缺一摺據稱兩江總督馬新貽於七月二十六日赴署右箭道校閱事竣回署突遇兇犯刺傷脅

助當經隨從武弁等將該犯即時拏獲嚴訊據供稱係河南人名張汝詳而行刺緣由供詞閃爍該督受傷甚重延至次日身故等語覽奏不勝駭異總督衙署重地竟有兇犯膽敢持刀行刺實屬情同叛逆亟應嚴行訊究即著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懲辦

十年二月丙寅諭內閣前據魁玉張之萬奏審明馬新貽被刺一案將兇犯張汝詳比照大逆問擬案內人犯分別定擬罪名當以案情重大該犯所供各節恐尙有不實不盡特派鄭敦謹前往會同會國藩再行研究實在情形從嚴懲辦並據給事中劉秉厚等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先後奏請嚴究主使情節復諭令鄭敦謹會國藩等悉心推鞠務得確情以成信讞茲據鄭敦謹會國藩奏覆審兇犯行刺緣由並無另有主使之人請將該犯仍照原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並摘心致祭各等語此案兇犯張汝詳以漏網髮逆復押浙江南田海盜因馬新貽在浙江巡撫任內戮伊夥黨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爲吳炳燮

誘逃早控未准審理其在新市鎮私開小押適當馬新貽出示禁止之時心懷
念恨竟敢乘間刺害總督大員實屬罪大惡極既據鄭敦謹等審訊確實驗明
兇器亦無毒藥並無另有主使之人著將張汶詳凌遲處死並於馬新貽柩前
摘心致祭以彰國法而慰忠魂其子張長幅著照所擬按例懲辦

回疆善後

同治十年五月乙未左宗棠奏回民以西戎族類雜居中土自古已然載籍詳
矣就回民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於天方之野產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
一自爲夫婦至囑撒而其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
神靈闡明清真之教回衆翕然從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稱天方教自稱曰穆民
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也其書有天經一部回教
稱爲穆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則明代金陵回人劉
智所撰皆發揮天經遺意以華人文字潤色之其教以識主爲宗旨似儒者所

言明心見性以敬事爲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教規所謂天道者五一
日唸謂誦經一日禮謂報恩一日齋謂絕物一日課謂忘已一日朝謂歸真所
謂人事者五謂倫常之理七日一禮拜亦與泰西各國同蓋其源本出於天主
耶穌而時雜以佛氏之說稱華人爲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袤詭異之流專以
勾結爲事煽誘爲能也是故雜處中國千數百年婚姻未通俗尙各別傳習不
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代任其翔泳於區宇之內譏禁無聞我朝錄其人才准
其仕進回族文武科甲得官擢至督撫提鎮者亦不乏人固未嘗以其遊於中
國而外之也乾隆年間兩江督臣奏回教不宜留於中國 高宗純皇帝特加
訓飭 聖謨洋洋足爲百世法矣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馬明心蘇四十三由西
域歸詐稱得天方不傳之秘創立新教煽惑愚回謀爲不軌四十九年田五繼
之大軍先後致討罪人斯得然其根株未能淨絕也嘉慶年間有穆阿渾者與
首逆馬化隆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教授至馬化隆而其燄漸張復託名經

商到處煽惑回民行其邪教近據各賊供京師齊化門直隸天津及黑龍江吉林之寬城子山西之包頭暨湖北漢口等處均有新教徒黨在彼傳教其傳教之人曰海裏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曰滿拉如內地之稱蒙師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馬化澂則自稱總大阿訇也其教規大畧與回回老教同惟老教誦經則合掌向上新教則兩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則夥誦唧啞頭搖而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脫鞋送葬凡茲細節異同無關彼教輕重然新教之必宜斷絕者爲其自託神靈妄言禍福行爲詭僻足以誘合愚回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顯戮而不悔如白蓮清香無爲圓頓諸邪教之足以釀亂階而禍天下也臣於金積各犯解訊時細心推問供稱馬化澂能知未來事者如遠客來訪必預知同伴多寡之數從前官軍攻剿寧靈馬化澂父子兄弟悉衆抗拒預言官軍將退回民無事之類有供稱馬化澂時露靈異療病則愈求子則得之類有供稱馬化澂如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陳過犯罰撻

皮鞭代爲懺悔即可免罪之類回性多疑善詐異於常人然一經新教蠱惑即如醉如癡牢不可破方金積長圍久合時陝甘各回饑困殊常至殺人以食而馬化隆父子兄弟藏有餘粟無敢竊議之者迨局勢危迫至極猶且互相寬慰謂總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馬化隆詣營求撫意在一身塞咎見好諸回而諸回目踵營看視者日凡數輩見馬化隆輒雙膝齊跪不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之深豈宜至此茲幸誅夷遷徙異患可冀永除惟新教傳染已廣回民聚集之處率有傳教習新教之人不及時嚴加禁絕仍慮歷時稍久故智復萌不逞之徒時思竊發又將重煩兵力也

此左文襄公剿辦金積堡逆回後所上善後之策奉

諭左宗棠奏請禁絕回民新教自爲思患預防起見惟回民散居各省同隸編氓各安生業若因區別舊教新教設爲厲禁地方官稍不加察書吏藉此搜求騷擾必致回衆驚疑轉生枝節前乾隆四十九年回逆田五等滋事以

後欽奉 高宗純皇帝聖諭查辦此事止當分別從逆與否邪正之殊不必論其教之新舊欽此嗣於乾隆五十四年經勒保奏稱新教爲回教之大害擬令靜寧等處頭人訪察稟首復奉 聖諭令其設法化導不可區別新舊之名仰見垂訓周詳具有深意此次所請飭各省一體禁絕之處可從緩辦理錄錄之以著回教新舊之異同

曾文正善保功名

曾文正公平定江南後屢辭節制四省之命並於奉旨保薦疆臣各節愷切陳詞謂前此疊奉保薦督撫大臣之旨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大權豈敢干預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一人爲然凡爲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所以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營私樹黨之端庶幾紀綱肅而朝廷愈尊云云可謂善處功名之際者矣

彭剛直屢辭實任

彭剛直公玉麟屢辭實任其疏請回籍終制畧曰臣墨綬從戎創立水
十餘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年
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誠以親服未終而出從戎旅旣離
之罪豈敢復爲身家之圖乎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繫風俗之盛
從戎志在滅賊賊已滅而不歸近於貪位長江旣設提鎮臣猶在軍中
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是作僞三年之制賢愚所同軍事
不補行終制久留於外涉於忘親四者有一皆足以傷風敗俗夫天下
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伏惟 皇上中興大
扶樹名教整肅紀綱以振起人心況人之才力聰明用久則竭若不差
必致轉失所長古來臣子往往初年頗有建樹而晚節末路隕越錯認
庸亦其精力竭也臣每讀史至此竊歎其人不能善藏其短又惜當日
知全其長知進而不知退聖人於易深戒之固有由矣臣本無經濟之

情褊躁思慮憂傷月積年累怔忡量精力日衰正氣日耗若再不調理必致貽誤國事懇請天恩開去臣兵部侍郎本缺回籍補行終制報國之日正長斷不敢永圖安逸也

沈文肅雙忠格天

沈文肅守廣信日出籌餉於河口粵匪楊輔清大股來犯其妻爲林文忠女聞警以死自誓刺血作書乞援於父時舊將饒廷選畧謂夫婦受國厚恩徒死負咎因爲七邑生靈請命喻以駐軍玉山若廣信失事則衢嚴之屏蔽盡撤援廣信正以固浙防又引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爲勗而望其不爲賀蘭進明饒得書馳援文肅亦歸城虛無人供億胥缺林氏躬執汲爨以犒將士獲保郡城曾文正奏稱其深明大義文肅故後建祠賜匾有雙忠格天之褒

又文肅屢以養親辭官後擢江西巡撫諭曰朕久聞沈葆楨德望冠時才堪應變以其家有老親擇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使其迎養且爲曾經仕宦之區將來

樹建殊勲光榮門戶足承親歡如此體恤如此委任諒不再以養親瀆請文肅
奉 詔感泣

李宏謨奏辨君子小人

光緒元年李宏謨奏國家之治亂視乎賢奸之消長恭溯同治初元 大行皇
帝冲齡踐阼 皇太后垂簾訓政凡重望老成無不置諸左右其黨惡相濟聲
名狼藉者或置諸典刑或予以屏斥賞罰嚴明人心感奮用能削平禍亂中外
乂安今 皇上尙在幼冲 皇太后訓政伊始親君子遠小人尤爲今日第一
急務而今日所共稱爲君子者則有盛京工部侍郎桂清今日所共指爲小人
者莫如總管內務府大臣文錫貴寶聞桂清爲內務府大臣嚴絕弊端持正不
阿屬員之營私者皆憚之如蒙聖恩召還內用實足以勵人心而符輿論文錫
爲堂郎中時恃伊父明善爲內務府大臣浮冒中飽物議沸騰貴寶署堂郎中
時革員李光昭報効木植一案輒敢肆行欺罔朦混同堂入奏先後致被參劾

奉嚴旨撤退差使及革職各在案是此二人者不顧庫儲之盈絀惟以侵蝕爲能不顧國體之是非惟以欺朦爲事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若再令盤踞要地何以儆官邪而肅法紀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御史李宏謨奏特參內務府不職官員一摺總管內務府大臣貴賓前據御史孫鳳翔奏參李光昭報効木植一案該員朦混具稿呈堂入奏曾經部議革職總管內務府文錫前據御史張景青奏參該員派辦公事巧於營私撤去一切差使該二員本屬聲名平常不能稱職之員貴賓文錫著即行革職按桂清姓托活絡氏忠敏公端方之胞伯

吳柳堂尸諫

光緒五年閏三月吏部奏爲司員派出行禮後在途服毒自盡遺有封口密摺據實奏聞據順天府咨呈本年閏三月初九日據薊州知州劉枝彥稟稱光緒五年閏三月初六日戊刻州屬馬仲橋鄉保張利稟報本街東頭三義廟於三

月二十一日有一隨差之人住在廟內至本月初五日夜服毒身死請詣驗等情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當即親詣看驗知係吏部吳主政名可讀在此服毒殞命遺有封存密摺一匣遺書囑爲轉呈吏部代遞並有出薊州境界一步即非死所等語除備置棺木衣衾盛殮派役看守外相應稟呈等因據稟咨送吏部核辦前來臣等查司員呈遞代奏摺向由該堂官公同閱看查無違悖字樣始行具奏今臣部派往隨同行禮主事吳可讀業已服毒身死且係自行封存摺件遺囑懇請代奏有無違悖字樣臣等既未便拆閱又不敢壅於上聞謹將原封奏摺恭呈 御覽

吳可讀奏爲以一死泣請 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 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輿動 罪 臣前以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 臣質訊乃蒙我 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 臣於以斬而死復免 臣

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之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賢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竊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即謂懿旨內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者所難言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况醇親王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

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能僞爲罪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倘王
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妄而憐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爲開離間之端而我
皇上仁孝性成承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
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即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
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臣猶以
黃珌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
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
一歸於不誤之策惟有仰乞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
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
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本朝祖宗以來子以傳子之家法
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
繩緝緝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

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即以此意擬成一摺由都察院轉進呈遞奏底俱已就草伏思罪臣業已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自親臣重臣大臣則爲深謀遠慮出自疏臣遠臣小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中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爲可緩言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圈出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數年中環顧在廷仍未有念及於此事者今逢我 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駕瞻戀九重望弓劍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 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 先皇帝乞 懿旨數行於我 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瞽亂摺中詞意未克盡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之摺一二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日子懼乎日懼日既懼矣何不歸日懼吾私也死吾

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
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憐其哀鳴勿
以爲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
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無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
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
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效史遷之尸諫祇盡
愚忠罪臣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聖祖世宗之心剴調寬猛
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母創祖宗
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
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故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
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
璽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璽所不及料想寶璽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

時當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 先皇上龍馭永歸天上
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樓樓自稱 罪臣以聞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吏
部奏主事吳可讀服毒自盡遺有密摺代爲呈遞摺內所稱請明降懿旨預定
將來大統之歸等語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後皇帝生有皇
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即是此意著王大臣大
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

尋議復奉 懿旨本日王大臣等遵議已故主事吳可讀請預定大統之歸一
摺並尙書徐桐翁同龢潘祖蔭翰林院侍讀學士寶廷黃體芳國子監司業張
之洞御史李端棻另議各摺覽奏大畧相同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
下臣民之望第我朝 聖 聖相承皆未明定儲位 彝訓昭垂允宜萬世遵

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預定大統之歸實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繼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守 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摺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聯銜摺寶廷張之洞各一摺並閏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諭旨均著另錄一分存毓慶宮至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議卹

忌辰婚娶

光緒六年十一月鄧承脩奏本月十三日爲 聖祖仁皇帝忌辰朝廷素服薄海同遵風聞戶部右侍郎長敘以是日嫁第二女與署山西巡撫布政司葆亨之子爲婚公然發帖賓客滿門鼓樂喧闐伏念功令遇國忌之日雖在山陬海澨停止鼓樂奚論婚娶今長敘葆亨均以二品大員世受國恩內躋卿貳外任封疆而藐法妄爲一至於此使其知而故爲則罪不容誅使其不知而爲如此

昏瞶糊塗豈尙能臨民治事乎查長敘爲前任陝甘總督裕泰之子現任廣州將軍長善之弟累世高官連姻帝室葆亨仰蒙特簡累任撫藩而公犯不韙侈然無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臣聞國之爲治賴有紀綱紀綱不張何以爲國長敘葆亨等姻親僚友多屬顯官而俱視爲固然無一人知其干犯爲之救正者味君父之大義忘覆幬之深恩情跡雖殊恣欺則一夫以聖祖之深仁厚澤百世不忘皇上方降服弛懸宮廷祇肅而近在輦轂之下貴戚之家伐鼓撞鐘肆筵肅賀公卿百僚稱賀爭先此實中外之駭聞縉紳所未有若非明正紀綱從嚴治罪則陵夷胡底奉

上諭御史鄧承脩奏特參大臣婚嫁違制一摺本月十三日係屬忌辰戶部右侍郎長敘之女於是日出嫁護理山西巡撫布政司葆亨之子實屬有干功令長敘葆亨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尋部議革職

按光緒初廣開言路一時臺諫爭以搏擊相高鐵香鴻臚素有鯁介之名此

摺所參尙有謂爲樂初將軍疏於禮敬所致蓋參長敘葆亨可矣而必指長敘爲某人之弟胡爲者越二年復有吏部筆帖式以摺底訛索前錦州副都統尼古晉布之事其中有一誤再誤無有知其干犯爲之救正者等語與此摺語氣正同可見整飭綱紀之正言未始不可借爲挾制詐財之私用倘在雍乾時代必不容有此漏洞以啓後人之疑又彝庭侍郎爲瑾珍兩妃之父其時尙未入選鄧摺所謂聯嫔帝室者以樂初將軍與恭忠親王爲姻婭而心泉貝子又其女夫也

他塔拉樂初將軍 長善爲湖廣總督莊毅公 裕泰子工詩文屢躋場屋以父

節終恩賞侍衛不得以科第進身頗以爲憾在廣州日教督兄子伯愚 志銳

嗣子仲魯 志鈞 攻學綦嚴以番謁沈芷鄰孝廉 澤棠 爲之師臨賀于晦若式

枚萍鄉文芸閣 廷式 番謁梁星海 鼎芬 爲之友於署中關壺園結文社日有

課月有程其後皆聯翩登上第而伯愚仲魯亦以庚辰癸未相繼入翰林復

創建明達書院以教駐防子弟漢軍如劉世安左需商衍鑒先後得鼎甲設同文館肄習方言格致諸學隨宦子弟如周子虞自齊王叔魯克敏均以才識致通顯得風氣之先宏獎風流爲歷任將軍所不及

光緒八年二月古尼音布奏二月初二日有花翎侍衛兼公中佐領慶良親身到奴才寓所承恩寺廟內求見彼時奴才出門未回慶良留有紅條書函一封內係奏參奴才嫁娶違制草書摺底一紙內云去歲十二月間在國服期內娶第二孫婦公然發帖收受賀敬數萬又云奴才於光緒元年九月娶長孫婦亦在國服期內飛帖打網商賈俱集一誤再誤無有知其干犯爲之救正者文職三品文職二品均降服一年停止筵樂將軍頭品大員任意忘爲國服稱賀實係斂財若非明正紀綱從嚴治罪法制何在等語奴才接見之下反復推詳慶良既將奏底遞看又於條內註明住處必有所因奴才隨於初二日親往面晤慶良追問究是何人出名具此摺底慶良答云具奏之人不可明言又云奴才

任錦州約有積蓄此事伊已留緩必須酬謝了事各等語奴才聽聞之際不勝
詫異悚惶之至伏思奴才原籍在盛京省城南熊岳城駐防距省四百二十里
去歲十二月十八日奴才姪孫在籍續娶彼時謹遵遺詔國服禮節會典俱載
直省官員期年不作樂百日不嫁娶註載明晰始行迎娶再前於光緒元年九
月初三日奴才之孫在籍娶婦亦是敬謹查明在百日期外奴才雖愚身受重
恩豈敢違制竟在國服期內娶婦稱賀斂財擅自妄爲今奴才既知有人意欲
參劾自應據實先爲陳明請旨飭下盛京將軍府尹確切查明奴才之孫與姪
孫前後娶妻時日是否在百日期外如有飛帖打網收斂商賈錢財之事即將
奴才從嚴治罪情甘領認若果虛誣而慶良身充侍衛兼公中佐領似有應得
之咎上諭古尼晉布奏呈進書函請旨查辦一摺據稱本月初二日有自稱
侍衛慶良至伊寓所投遞職銜名帖並留書信一封拆閱內係奏底以國服期
內爲其兩孫娶婦具摺參劾並面稱具摺之人不可明言伊已留緩必須酬謝

了事各情請旨查辦等語案關擅擬奏底希圖挾制訛索此風斷不可長著刑部查傳侍衛慶良嚴行訊究務期水落石出按律懲辦以儆刁風古尼音布自請查辦之處並著刑部於定案時聲明請旨

已已諭刑部奏請將供詞閃爍恃符狡展之侍衛暫行革訊等語花翎侍衛兼公中佐領慶良著暫行革職嚴訊究辦

丁丑諭刑部奏審明職官擅擬奏底加等定擬一摺此案已革吏部筆帖式龍世清輒敢擅擬奏底藉端訛索實屬刁惡著照所擬從重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已革侍衛慶良聽從代爲投遞從中調停已屬不安本分業已革職著即遞回原籍交旗嚴加管束至古尼音布前奏所稱爲伊孫等娶婦日期俱係遵照會典一節著吏部查明具奏

申誠言官

六年二月諭通政使司參議劉錫鴻奏疆臣不堪倚任臚款參劾各摺片披覽

所奏各節殊堪詫異各省大吏如有辦事乖方或不勝任者有言責諸臣自應據實參奏李鴻章久任封圻深資倚畀其平日辦事原不能一無過失朝廷隨時訓誡未嘗稍有寬假茲據劉錫鴻所陳各款如奏留藩司任道鎔入覲爲蔑視紀綱覆奏籌備餉需一疏爲藐抗朝廷腹誹諭旨優保委員黃惠和等爲妄言欺謾等情深文周内已屬支離至謂其跋扈不臣儼然帝制並以荒誕不經之詞登諸奏牘肆意傾陷尤屬謬妄糊塗朝廷於馭下聽言一秉至公似此信口誣譏不可不予以懲處劉錫鴻著交部嚴加議處

十一年六月諭國家廣開言路原期各抒忠讜俾得集思廣益上有補於國計下有裨於民生諸臣建言自應審度時勢悉泯偏私以至誠剴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幾切中事理言必可行上年用兵以來章奏不爲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見施行或量爲節取無不虛衷採納並一一默識其人以備隨時器使至措詞失當從不苛求即陳奏迂謬語涉鄙俚亦未加以斥責若挾私妄奏信口訛

彈既失敬恭之義兼開攻訐之風於人心政治大有關係恭讀 高宗純皇帝聖諭中外大臣皆經朕簡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置御史雖欲自著風力肆爲詆訕可乎又恭讀 仁宗睿皇帝聖諭內自王公外至督撫藩臬以至百職庶司如有營私執法辜恩負職者言官據實糾彈立既嚴究重懲若以毫無影響之談誣人名節天鑒難逃國法具在等因欽此 訓諭煌煌允宜遵守如上年御史吳昫參劾閻敬銘目爲漢奸編修梁鼎芬參劾李鴻章撫拾多歟深文周内竟致指爲可殺誣謗大臣至於此極不能不示以懲儆吳昫梁鼎芬均著交部嚴加議處總之聽言行政一秉大至博訪周諮惟期實事求是非徒博納諫之虛名爾諸臣務當精白乃心竭誠獻替毋負諄諄誥誡之意勉之慎之

十二年十二月己巳諭御史魏迺勳奏薛福辰玩視大典請旨嚴議一摺玉粒納倉與壇廟大典不同且邵曰濂獲咎係因久曠職守該御史參劾府尹薛福

辰臨期不到輒謂較邵曰濂情節有加深文周内措詞已屬失當所請以太醫院改用尤屬膽大妄言不可不予以懲儆以杜攻訐之漸魏迺勸著交部議處玉粒納倉向係兼尹府尹聯銜具題屆期躬詣太常寺交收此次薛福辰因何臨期不到畢道遠曾否前往均著明白回奏

薛福辰以醫術爲孝欽皇太后所賞拔摺內請以太醫院改用顯寓微辭且聞其哲嗣濂溪都轉宗蓮言原摺並有涉及太監李蓮英語故獲譴較重

清流

豐潤張幼樵佩綸以庶子超署副都御史陵厲無前一時臺諫生風爭相彈擊號爲清流梁文忠以劾李文忠降五級調用將出都日投贈詩文者百餘人更於財盛館醺金張劇祖餞傾都宗室伯義祭酒盛昱至有好題目爲節庵搜去之語後遂密劾恭邸適孝欽意正不嫌於王奏入與各軍機同日罷退伯義素爲恭邸所重飲食教誨如家人誼不得不修私謁及見恭邸遇之如初絕口

不言時事盛乃大慚且以後來者更不如前因乞病家居以終張文襄雖有意推轂究以內疚不安復書有七不可之喻

當時號爲四諫者如黃漱蘭體勢宗室竹坡寶廷陳伯潛寶琛均以直言敢諫與張鄧齊名未幾竹坡以浙試歸途納妾自劾而張於福建馬江之役一敗塗地鄧以派勘中越界務勉強竣事謝病家居黃陳皆沈滯數十年伯潛晚爲宣統帝師遜位後復值逼宮之事艱難坎壈備歷憂危獨張文襄公聲施爛然身名俱泰然入軍機後遇事與袁世凱齟齬監國亦不諒苦衷故臨終有讀白香山諷諭詩絕句拂鬱可知

于文和

于文和式枚與梁文忠交莫逆後入合肥幕府梁言次微有不能擇木之譏于遂以不要保舉相誓在幕十餘年屢辭剡薦後以平進致侍郎特派赴各國考察憲政前輩風節之重可見一斑

梁文忠

梁文忠既以直言獲罪回籍適張文襄督粵延主端溪廣雅各書院講求實學成材衆多後復聘至湖北任兩湖學堂監督時方改書院爲學堂籌辦全省學務庚子兩宮西幸密保送赴行在引見簡授武昌遺缺府徑調首府後升湖北按察使文襄已入軍機文忠忽有密摺奏劾慶邸簠簋不飭由於用度浩繁請爲寬籌津貼又謂袁世凱不學無術結黨營私虎步朝堂終恐不能馴制等語孝欽震怒幾有不測之罰經文襄婉曲乞恩始留中不發同時慶袁均疑有所指授文襄亦責其孟浪遂引病乞休後崇陵奉安文忠守陵種樹入毓慶宮講授時進讜言惜疏稿久焚無從傳錄

文道希

萍鄉文芸閣學士廷式博學多聞才名藉甚自光緒壬午鄉薦後屢躋會場至庚寅始成進士廷試策中有留元氣於閭閻而後邦本可以固兩語寫至閭字

誤剗闕字因接寫重而欲俟交卷時遇熟人倩其剗補詎以平日恃才傲物同試者咸嫉之所至輒爲人注目又慮交接之際或將持其短長遂於上而字漫加三畫成一面字匆匆交卷出場後懊喪異常以爲此番庶常無望矣常熟翁文恭公愛才重士於文本夙契適派閱卷必欲得之以置大魁而卷在滿洲某尙書手已被擯置三甲物色得之謂此爲文某卷無疑其闕面字容有出典某尙書持之甚力不敢擬元以第二人及第臚傳後 德宗於宮闈閒話道及鼎甲姓名珍妃幼嘗問字於文因奏謂此人爲江西才子夙有時名翌日帝以問翁翁更揄揚備至於是上心簡在辛卯科即放江南副考官翌年舉行大考帝出一硃條示閱卷大臣謂文廷式可置一等而文遂以一等第一升侍講學士一時聖眷優渥文又館於珍妃堂兄仲魯編修志鈞家珍瑾兩妃時遣內侍嚮親間命文書寫佛經及屏幃之類久之遂有交通宮禁之謠以 德宗時有密問也文素與四川廖平提倡公羊之學揣知 德宗每以不得行己之志爲憾

因謂 慈禧分屬父妾不能以太后自居並時說帝以變易舊法事爲 慈禧所聞乃搜帝宮中得珍妃西裝照片一紙大怒立降珍瑾兩貴妃爲貴人妃堂兄禮部侍郎志銳適奉熱河練兵之命遂以副都統銜出爲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文亦請假回籍修墓帝以力不能庇兩妃且失后意極憂懼未幾得康有爲而有戊戌之變蓋 帝之蓄意維新其導源實始於此

吳縣潘文勳公祖蔭常熟翁文恭公同縣均以貴公子爲名翰林洊躋大位屢掌文衡文采風流爲一時宗尙二公雅意延攬每主鄉會試輒物色知名之士互相矜誇然暗中摸索時有誤認如己丑會榜第四名李盛鐸即爲文芸閣之誤庚寅會元劉可毅即爲張季直 譽之誤都人於李尙無譏於劉竟憤而謂之曰可毅亦以其字形相近而然可見當道愛才之切

志文貞

文貞公

志銳自到烏里雅蘇台後仍時有陳議 孝欽益惡之更左遷爲索倫

領隊大臣已不得專摺奏事後調伊犁領隊兼夏副都統歷十七年宣統朝特召入京論者咸冀其柄用乃以不事權要於親貴尤多不滿投置經年始簡杭州將軍翌年調伊犁將軍時以邊防可得優保營謀投効者甚多乃於廳事自書小啓畧謂在邊十餘年稔悉俄氛日惡辦手棘手萬分鄙人以身許國已不作生入玉門之想諸君如欲相從非具好身手不惜頭顱者不敢輕相延致等語到任一月後伊犁事變文貞殉焉臨行上封事謂化除滿漢當先自均爵祿始朝廷日言融和而京都十一部滿尚書占其九外省九總督而滿員占其七漢員之所得者不過副都統散秩大臣以此而言融和臣恐愈足爲漢人所藉口皆觸當時之忌言人所不敢言

朝鮮內亂

光緒八年七月諭軍機大臣等張樹聲奏吳長慶等統領官軍馳至朝鮮國都將李是應獲致現已解送到津著暫行妥爲安置俟李鴻章到津後會同張樹

聲向李是應究出該國變亂緣由及著名亂黨詳細具奏候旨遵行吳長慶現派隊伍圍攻在尋利泰兩村著飭該提督穩慎進攻將亂黨渠首迅速捕除一面妥籌防範鎮定人心以安反側吳長慶所統各營不敷分布現已添調黃金志帶隊前往將來應否添調重兵著李鴻章隨時體察情形酌量辦理

李鴻章奏 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三奉 上諭 前文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廣遠綏靖藩邦之至意曷勝欽佩 臣於煙臺行次接據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十六十八日稟報自獲送李是應登舟後馬建忠隨請朝鮮國王由其政府將願修舊好之意函達日本使臣花房義質即派全權大臣李裕元副官金宏集赴仁川港會議其亂黨之聚居在尋利泰二里者約數千人世隸兵籍跋扈難制與李是應勾結一氣迭爲變亂今李是應雖已就拘而其長子載冕以大將新握兵柄仍恐該黨奉以爲亂爰於十五日傍晚先將李載冕誘拘南別宮以水兵數十人守之是夜吳長慶調派副將張光前何乘鰲總兵吳兆有

率領親兵慶字三營往捕枉尋里亂黨窮搜巢穴短兵巷戰直至天明生擒一百五十餘人其餘悉由屋後竄去我軍帶傷者僅二人其利泰里亂黨吳長慶親往掩執以地近營址已先期聞風遠颺僅獲二十餘人是役共獲一百七十餘人當經訊明戮其魁首罪狀稍著者十人其餘概交朝鮮酌予釋放俾脅從者知爲法所不誅藉以潛消反側此次天威震疊羣凶奔竄老巢既覆則散處四方者不難隨時續捕而李載冕不安於位亦即於是日請釋兵柄此朝鮮亂黨已被剿散國勢粗定之大概情形也至日本於中國勘辦朝鮮內亂始終未敢攪越尙屬恪遵公法惟與朝鮮議約以焚館逐使爲言藉端要挾多開條款朝鮮既自行派員赴距京八十里之仁川議事馬建忠因朝日爲多年有約之國其交涉之案未便由中國顯與主持但將可許不可許各條預爲指示又適在王京與吳長慶謀靖內亂不遑他顧而朝鮮大臣李裕元等已於十七日與日本定議簽押核計約款八條尙屬無甚流弊惟賠補日本各費至五十萬圓

爲數較多該國王以外患內憂事機危迫特命其臣迅速了事冀消鄰衅遂有不能不甘讓之勢猶幸中國水陸各軍聲勢較盛日本隱有所憚未遽將割地開礦及陸路通商各事強朝鮮以必從此朝日和約既定暫弭衅端之大畧情形也臣抵津後晤商張樹聲以朝鮮事大致就緒續撥黃金志三營自可暫緩前往稍省煩費惟李是應已起解赴京旋奉暫行安置之旨經張樹聲追令折回俟其到津臣當會同張樹聲詳細究問再行奏明辦理刻下朝鮮王鑒於積弱力圖振作已派全權大臣趙甯夏副官金宏集從事李祖淵等隨同馬建忠丁汝昌於二十五日抵津謁商一切查朝鮮善後各事關繫重要頭緒尙繁容臣與之悉心商度次第酌辦日本兵船陸軍未撤之先我軍應暫留以坐鎮俾朝鮮有隱然可恃之資現仍留吳長慶統率各營續捕亂黨並令丁汝昌馳回會商相機妥辦除將丁汝昌等稟單二件馬建忠所錄筆談及朝日約款鈔送總理衙門備查外所有官軍捕治朝鮮亂黨及該國派員抵津緣由理合會

同署直隸督臣張樹聲合詞恭摺由驛具陳又奏臣等節次欽奉 諭旨著會同向李是應究出該國變亂緣由及著名亂黨詳細具奏候 旨遵行等因欽此臣等連日遵 旨會同傳見李是應究問該國變亂緣由及著名亂黨語多狡展堅不吐實當將究問及擬議處置各情先行函達總理衙門一面復飭津海關道周馥候選道袁保齡馬建忠等再行詳細根究去後茲據該道等稟稱公同傳詢李是應反覆詰問據稱是應癸酉以前輔政十年各營軍兵按月放餉自閔謙鎬執掌財賦近者軍米十餘朔不發六月初間頒下一朔米劣斗小軍兵不受閔謙鎬不思安撫捉囚濫殺諸軍憤鬧是應聞亂入城挺身曉諭亂軍因殺國相宰臣等三四人詰以伊兄李是應既不管餉又不管兵何以被殺則謂李是應執政數年自失人心當日恐喝軍民以致遇害詰以汝既能定亂當知亂首何人持械先入王宮是何隊兵卒環訴於汝係何姓名則謂初九日軍兵來訴於家幾千百人不知其首圍逼王宮五營咸動不知孰先孰後詰以

初九以後汝總持庶務罷機務衙門改武衛營制何以未聞捕治亂黨則謂庶務因國王之託亂黨姓名百方開導絕不指供查朝鮮領選使金允植致周馥書云李是應素日結黨蓄謀圖奪政柄甲戌以來形迹屢著昨年逆魁李載先即是應之子諸囚供案屢發是應陰謀國王置不欲聞止誅餘黨此次亂起之源由於是應激變乃自稱國太公總攬國權朝鮮侍讀魚允中致周馥書亦言國政現歸是應亂魁即是此人金允植又曾與周馥筆談李是應秉政十年毒虐生民國王年長無意反政舉國不遑閱妃崇用親屬以分其權自是憤毒日增馬建忠與朝鮮吏曹判書趙海夏筆談據云今王入承國統後李是應總理國事國王欲親事務相持許久國政始出於王王妃亦多與聞至閱謙鎬分給軍餉之日米不滿斛軍士與胥役詰鬪謙鎬擊囚軍五人欲置於法軍人奔訴於是應是應以言激之致變初九日殺閱謙鎬金輔鉉是應入關曉諭諸軍即總庶務各等語李是應所言如彼朝鮮諸臣所述如此參稽質證此次之變發

於亂軍而成於是應昭昭在
稟李是應之言與臣傳問時
吳長慶來函證以該國事後
起惟李是應乃國王之本心
來怨望益深上年即有盜心
申訴如果正言開導何至遽
因即謂此無左證而亂軍圖
是應既能定亂於事後猶不
竊柄一月有餘擅作威福樹
之義人不討賊其意何居治
不思軍卒非可殺宰執之人
窮黨惡首禍之情人臣無將

機迅速則該國宗社骨肉之變將有不忍言者惟現據趙寧夏等來津面陳該國王欲籲求 天恩曲予寬宥若必執法嚴懲在李是應固罪無可辭而該國王亦情難自處第李是應積威震主亂羽繁多業與國王王妃及在朝諸臣等久成嫌衅倘再釋回本國奸亂搆煽怨毒相尋重植亂萌必爲後患屆時頻煩天討寬與轉不可屢邀况茲貧弱小邦變故亦豈堪再遇是李是應不歸猶可保其家安其國全其父子是應一歸則父子終傷必至害於家凶於國而後已也伏查朝鮮史畧元代高麗王累世皆以父子構衅延祐年間高麗王諤旣爲上王傳位於其子燾交播讒隙元年流諫於吐蕃安置王父俱有前事又至元年間燾子忠惠王名禎亦經元帝流於揭陽縣其時高麗國內晏然徒以宵小浸潤遠竄窮荒今李是應無蒙業垂統之尊有幾危社稷之罪較諫禎等情節尤重惟處人家國父子之間不能不爲兼籌並顧倘蒙 聖朝寬大特頒明詔但責其僭稱國太公自行專政旣不能於軍人往訴時曉諭禁斥又不能於

入總庶務後討捕亂黨實屬謬妄格外加恩勅下 臣等將李是應安置近京之保定省城永遠不准復回本國優給廩餼譏其出入嚴其防閑仍准該國王歲時派員省問以慰其私於以弭該國禍亂之端亦即以維該國倫紀之變則聖主義聞仁聲洋溢於海外矣謹陳愚淺以備萬一之慮是否有當伏候 採擇施行

上諭朝鮮爲我大清屬國世守藩封素稱恭謹朝廷視同內服休戚相關前據張樹聲奏朝鮮國亂軍生變突於六月間闖逼王宮王妃與難大臣被戕日本使館亦受其害當諭令張樹聲調派水陸各軍前往援剿又以李鴻章假期屆滿召赴天津會同查辦旋經提督吳長慶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等率師東渡進抵該國都城擒獲亂黨一百數十人殄厥渠魁赦其脅從旬日之間禍亂悉平人心大定採訪該國輿論咸稱衅起兵丁索餉而激之使變者皆出自李是應主謀經吳長慶等將其解送天津降旨交李鴻章張樹聲究明情由具奏李是

應當國王冲年專權虐民惡跡昭著迨致政後日深怨望上年即有伊子李載先謀逆情事此次亂軍初起先赴伊家申訴既不能正言禁止乃於事後擅攬庶務威福自由獨置亂黨於不問及李鴻章等遵旨詰訊猶復多方掩飾不肯吐實其爲黨惡首禍實屬百喙難逃論其積威震主謀危宗社之罪本應執法嚴懲惟念朝鮮王於李是應誼屬尊親若竟置之重典轉令該國王無以自處是用特沛恩施姑從寬減李是應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隸保定府地方永不准回國仍著直隸總督優給廩餼嚴其防閑以弭該國禍亂之端即以維該國王宗社之變吳長慶所部官軍仍著暫留朝鮮藉資彈壓該國善後事宜並著李鴻章悉心商辦用副朝廷酌法準情綏靖藩服至意

案此役爲袁世凱發跡之始袁爲端敏公甲三族孫少年跡地不羈以中書科中書在吳長慶軍中粗有膽畧此次隨衆定亂得保同知歷保知府道員駐紮朝鮮辦理交涉通商事宜迨朝鮮東學亂黨後兼緝兵柄回國以侍郎

候補數年遂至封疆

法越之戰

光緒十年中朝以保護越南藩屬與法蘭西用兵先是張文襄公在晉撫任內屢有條陳法事之奏遂命調署兩廣總督與彭剛直公玉麟張靖達公樹聲辦理防務到任後借外債購礮築台爲滇黔湘桂各軍接濟餉械援台灣助劉永福調停於馮子材蘇元春之間卒以攻克鎮南關爲自來中國與外國交戰所未有後以法使向京師總理衙門請和朝廷亦欲適可而止停戰撤兵之旨既下前敵各軍將士無不憤慨馮萃亭宮保尤爲激昂其時雲南巡撫潘鼎新怙過嫉功奏報多不盡實文襄乃單銜入奏並自爲文以紀其事

記克復諒山事畧

光緒十年十二月法糾西貢夷客教匪萬餘人大舉攻桂軍賊老營在船頭我軍防所谷松爲中路距諒百二十里蘇元春陳嘉十八營守之

桂軍多
湘軍少觀音橋

爲西路距諒百三十五里楊玉科方友升諸軍九營守之

桂多湘少

車里內接那

陽爲東路距諒百八十里王德榜十營守之湘軍餘淮軍鼎字五營桂軍龍字

五營皆在諒魏綱鄂軍八營在關內馬盛治桂軍三營防新街在西路之西賊

聲言分兩路一攻谷松一攻車里二十日全軍改向谷松併攻桂軍壘戰守三

日賊礮猛傷亡多二十二日先鋒營陳嘉敗退蘇元春所部亦退總兵董履高

率龍字五營援之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復議扼諒山前三十五里之威坡廿

八日法來攻復戰法稍却總兵葉家祥所統淮軍鼎字五營先奔法專攻董軍

董履高中礮折足軍遂潰還諒是夜潘棄入鎮南關二十九日諸軍皆潰入關

糧餉器械喪失殆盡東西兩軍相去遠聞調赴援一日之間號令屢改比至諒

已失無可援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時楊玉科軍自西路觀音橋撤回

玉科率所部拒戰猝中礮殞各軍星散蘇元春出隴塞襲敵不克法擾幕府而

還幕府在關內二十里十一日法焚關自退潘入關即退幕府旋退憑祥

在關內五十里又退海

村

在關內百里所
龍州四十里

又退龍州民大譁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法

既入關各軍多潰逃無復隊伍淮軍大掠龍州高民遷徙一空管兵官乘亂攫
餉還省電報局移至舟中轉運糧餉軍裝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陸肆掠難民
逃軍蔽江而下關內大震沿江自南寧梧州潯州達於桂林省無不驚擾紛紛
告急請兵南寧戒嚴先是西臬李秉衡於去臘廿一日抵龍州辦後路提督馮
子材總兵王孝祺皆廣東規越之軍也先後亦至子材所部十營廣軍由欽出
師時留八營荊東路思陵待由那陽入越僅率中軍兩營赴龍待械辦糧並募
新軍孝祺軍八營淮軍廣軍各半因中途滋事遣兩營到龍募補兩軍裝械由水
運上溯未到齊諒急孝祺赴援出關而軍已潰當龍州危殆之際桂軍並無一
營幸李秉衡馮子材二人在龍秉衡素有清望鎮靜不搖維持補苴撫慰將士
力阻前敵潰軍子材曩久任廣西提督三次出關威惠並著得桂越人心衆情
粗安馮因留一軍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已萃中路乃調東路

八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紮關外由隘由隘在關外東路三十里爲入關歧路至正月

底諸軍漸集時馮子材十八營陸續成創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築長牆掘

壕拒守獨當中路前敵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法距諒後於文淵州前築礮臺

據守文淵在關外中路三十里分兵出扣波關外西路三十里攻亢封扣波之西北百五十里欲攻奪高平省

斷滇兩軍來往之路高平省一名收馬距龍州二百里在鎮南關西北繞出南關之背越人報馮廿

七日馮還營趨扣波蘇軍趨亢封

法至關軍已先在驚走遂逐法回文淵獲象一法怒長定知府曾某以爲誘已

立殺其子馮言於潘撫召蘇元春回中路二月越官越民報馮法將以初八入

關馮倡議先發出關擊賊初五日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賊憑山築壘三面

施礮攻擊竟夜戰至初六日未刻破壘二我軍傷亡亦多軍疲乃還初七日法

大股分三路攻關前隘馮營法謂客教越民皆與馮通以眞法兵居前西貢鬼

次之教匪客匪在後馮王兩軍皆殊死戰至中東嶺先鋒三壘爲法踞蘇軍援

至復合力拒戰槍彈積地盈寸彼此死傷相當至夜未收隊初八日晨復戰賊以兩枝循東西嶺施開花大礮大隊犯中路益凶猛王孝祺當其右桂軍陳嘉蔣宗漢當其左馮蘇當其中約王德榜率軍自由隘至關外截其後懸重賞勵士賊礮聲震天山谷皆鳴四山大霧賊竟薄長牆或已越牆而入馮與蘇誓死決戰告於諸統領曰凡敗逃者不論何軍皆誅之於各隘設卡截殺逃者馮年逾七十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持矛大呼躍出諸軍將領見馮如此俱感奮力戰孝祺以淮軍爲龍州官民所詬病各軍皆輕侮之忿甚亦誓死孝祺馬中礮易騎復戰手刃退者數十人各軍肉薄衝擊復奪東嶺三壘西嶺賊亦敗關外游勇越民千餘人聞馮親出戰皆自來助戰伺隙邀擊賊後隊爲王德榜截擊斃法教士百人奪其軍火餉銀馱馬無數賊被截槍礮彈盡遂大潰陣斬三畫二畫一畫數十級殲真法兵千餘教匪客匪數百諸軍追至關外廿餘里而還初九日馮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賊走以僞文淵州知州通馮剖其腹而去遂

攻諒十二日賊禦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賊還諒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驢驢墟墟有王德榜王孝祺兩軍攻尤力士卒多傷孝祺部將潘瀛先登遂奪其壘十三日晨刻馮軍克復諒山午刻諸軍俱入賊悉衆遁分軍追之山谷中搜獲法兵甚多皆斬之十五日陳嘉王德榜追賊至谷松復有斬獲擒三畫一是日馮前軍麥鳳標追賊至觀音橋并復長慶府生擒五畫一斬一畫一馮前軍進拉木以攻郎甲王孝祺軍進紮貴門關馮定議偕孝祺軍進規北寧越地義民聞風響應越官黃廷經糾北寧等處義民立忠義五大團建馮軍旗號自願挑漿飯作嚮導隨軍助剿或分道進攻李揚才之弟在北寧城內與馮約俟郎甲破即內應馮遣人招河內客匪教民許以官賞皆受命馮已定廿五日親率全軍攻郎甲分兵襲北寧而法人請和停戰撤兵之旨到乃止廿九日馮前軍尙攻郎甲壘堅未下擬次日再攻是夜前敵聞 旨三月初一日馮軍停戰馮憤甚獨不願撤兵時岑軍亦同於初八日大捷於臨洮府廿三日復屢捷逼興化驢

舟中賊入城西路沿江越官越民皆應岑唐景崧由牧馬進規太原越高太剿撫使梁俊秀率衆助剿游勇頭目梁正理等皆受撫太原民請官軍往願辦糧以待而和議已定三月二十日諸軍先後俱入關分屯關內洋人自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大敗者西電言法提督尼格里傷斃馮還龍州軍民香燈爆竹拜迎者三十里潘撫三月初三日去官回籍軍民沿河追罵以甄石遙擊舟中三十里

兩妃得罪

二十年十月壬申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嚴明凡在宮闈從不准干預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稱淑慎是以優加恩眷洵陟崇封乃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皇帝深慮漸不可長據實面陳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爲貪緣蒙蔽之階患有不可勝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爲貴人以示薄懲而肅內政

按珍妃於庚子 兩宮西狩時投宮井以殉瑾妃以撫育 今上晉封端康

皇太妃薨於民國十一年

聯合英日

日本自甲午以後怵於世界大勢力倡東亞和平之議以爲中國與日本壤地相接同文同種非互相聯合不足以共圖安存屢次派人游歷長江向劉忠誠張文襄兩公建議文襄深韙其言且見日本明治維新已來國勢日張我而必欲變法自強既不能遠效泰西計惟有近師日本因與湖派學生赴彼留學並聘日人分任湖北各學校教習每歲派學生數十人東渡分習陸軍暨各專門學業中日之交益親厥後庚子北方拳亂與劉忠誠密訂保護長江之約東南數省得以晏然和議轉圜肇基於此茲將電奏請聯英日及與日將商洽各電摘錄數條以著檀弓物始之義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辰刻發

傳聞教案已結復翻英艦亦赴旅順與俄爭泊法六艦集滬欲藉四明公所舊案生衅種種危險萬分竊揆今日情事必須將英國安頓妥帖善爲羈縻不然必有急禍英久擅東方海面商利此時深忌俄德法而聯日英東方兵船最多彼十面逞忿於俄一面將肆毒於我英水師將向自強軍總辦沈道言欲入長江自吳淞至重慶以護商勢恐不免川楚或未必吳淞鎮江危矣前奉宥電諭旨若僅聯一二國適啓爭局誠爲至當不易之論此時既不能拒德又不能逐俄顯有偏重似以兼聯英日爲要策德使詭計乃藉端生波待其大隊兵船彼時各國一時下手我若聯英尚可與商和緩辦法我不聯英彼自用兵力強占矣英船入江將沿江礮臺占踞於口岸處陸兵登岸屯割腹心已潰且各省商民驚擾匪徒乘機徧燒教堂大局不可爲矣今日急著約有四端首在迅速兼聯英日英既聯則日附之至聯英之法英將有中國出費予英艦保護之語又云英政府意伊未能知須中國派專使與英商等語似可切詢總稅務司赫德

英國意擬如何聯法即可與英公使密商告以專使前往太遲恐來不及即電駐英羅使令速商外部懇發國電徑致英主切商一也德事仍望派許使爲頭等欽差見德主面陳并致國電德主好兵而性暴冀稍緩其餒二也俄既不能阻德占膠又不勸了教案且貽英國口實幫助何在宜切實懇之許以他項利益萬勿占旅三也日本情勢甚急自欲防害必無奢望落得聯之另電詳陳四也大率俄德法爲一黨英日爲一黨彼分黨合謀效尤圖我并無軒輊前卅電已詳陳然羈縻英日則俄德法稍有所忌結交俄國則英所求亦不能甚奢而尤在先息德主之暴各國互相觀望牽制或可稍戢凶鋒正與前旨不專聯一二國之意相符南洋劉來電亦深願聯英日事機萬緊遲至臘底恐決裂難補救矣迫切上陳請代奏蒸一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已刻發

日本參謀部副將神尾光臣到鄂洞出省未回江漢關道及洋務委員見之伊

深談傾吐大畧言前年之戰彼此俱誤今日西洋白人日熾中東日危中東係同種同文同教之國深願與中國聯絡此係其國陸軍二等提督川上操六之意命之前來囑轉告洞等語近日其參謀部員宇都宮太郎又來鄂見洞致其提督川上操六之命送日本地圖及政治書各一部語極殷勤意在兩國聯絡並言今日武備最要囑派人到彼入武備及各種學堂地近費省該國必優待切教等語復密向委員談日本已與英聯盟日本願助中助有三法一用兵船日本船足能敵俄德現派來之船但恐續到船多一用口說勸解但恐不聽一聯英以助中惟第三法尙易行等語洞因其官階較小令電致神尾光臣令速再來鄂來時問明川上操六及管陸軍小松王主意伊已發電矣大抵日本見俄日強德日橫法將踵起英亦效尤海口盡占中國固危日本亦四面受強鄰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聯英聯中以抗俄德而圖自保彼既願助我落得用之蓋日本不能抗俄德英水師則能之聯日本者所以爲聯英之樞紐也日

本肯出力勸英與我聯則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以藉英之援助矣我不與日本聯則彼將附英以窺長江矣日本此舉利害甚明於我似甚有益俟神尾來晤後即詳陳請代奏蒸二

致總署 同日亥刻發

日本參謀宇都宮今晚又密告伊此來實奉其內旨而來密商聯交之事語尤切實且勸我聯英力言聯英之利不聯英之害頗有辦法察其語氣似英人陰謀日本已全知今晨蒸兩電奏想已上達伏懇諭示此事大指以便斟酌相機酬對請代奏蒸亥

致日本參謀大佐神尾光臣

上海蔡道台轉蘇杭甬波等處探投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已刻發

台駕來鄂適先期奏明出省勘隄工僅派江漢關道及知府錢守接待深以爲悵回省後該兩員稟告閣下來意誠爲欣悅貴國與敝國同種同教同文同處亞洲必宜交說遠過他國尤應聯爲一氣現在亟願面商一切

實辦法但中國制度督撫不能出所轄省分而此等事非面談不可可否請台駕重來鄂省俾得面罄敝國真意是東方大關繫事不勝盼企之至支

致總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酉刻發

文電諭旨恭悉連橫爲患誠爲可慮中國此時豈能遽以力爭且各國作用雖殊皆是乘機謀我豈敢深信所謂聯者不過設法羈縻免多樹敵耳所謂藉聯日以聯英者恐英要求太橫可託日居間婉商減其貪欲凶餒日實有唇齒之憂深恐中危西強彼必不保情詞惶急我若託之彼當肯助力勸解非爲我乃自爲也且彼力不索酬謝語甚堅明可否由總署往晤日本公使察其意指以備英人發難時居間排解之用似乎有益無損日將所談乃向委員密語洞晤時但以冠冕語答之然毫末及他事斷不至上勞宸厪惟彼言深悔前年不應與中國戰爭今願我遣人赴東入各種學堂云云則甚嘉許之謝其睦誼厚情

耳請代奏敬三

總署來電 全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

蒸三電敬三電均代呈遞已奉電旨知照本署查敬電英忌俄德占地我不聯英英必自圖占誠確論日英自聯已久歐洲人論東方局勢俄法爲一局英日爲一局信不謬德本勢孤近與俄聯甚固膠澳之役日本謂德爲俄前驅情詞畢見俄倖日熾各國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聯我無非藉我爲屏蔽無資於我也既與聯則必有密約日英政出議院斷難久秘一經傳播中俄之交絕德法乘之其禍不可思議俄地接壤且有歸遼之助今又聯日英而拒前後三年矛盾若此恐環球各國皆不直也憶壬辰癸巳之間英以帕米爾事密議相聯拒俄我如其意不遺餘力詎英自規利益潛與俄盟割什克南羅善兩部畀俄而訂界約曾不告我一言約成而悉其詐此聯英之前車也日本狃於遼役民志日驕其二三老臣尙以爲懼

其於我誠有唇齒之勢馬關約定我亦大度處之非如法德仇怨之狀然中國受害之深實緣日本近以德事各國環伺機局危迫東方太平之局幾不可保日英求聯皆游士兵官之言該使從不稍露端倪聯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國風俗通政教同相聯甚便中外事事隔閡難爲密謀祇可遣使各國商保東方太平之局則不聯之聯不致激成東方戰局統俟籌定請旨遵行鑒

戊戌政變

二十四年四月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爲於仁壽殿 上深以廷臣守舊阻礙變法爲憂康有爲面奏請 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彼大臣向來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怨謗自息

即 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權而待此輩之大臣亦祇當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設爲華族立五等之爵以處之厚祿以養之不必盡去之也 上然其言

按此疑非實錄或者康有爲於召見伊始尙不敢排斥舊臣而故爲此糜厚祿以養無用之言以待 上意厭薄而始大肆傾軋歟

七月庚午徐桐等奏內閣鈔出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欽奉 上諭懷塔布等奏司員呈遞條陳請旨辦理一摺據稱禮部主事王照條陳事務藉端挾制等語朝廷廣開言路本期明目達聰邇言必察前經降旨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遞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誠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權衡無煩該堂官等鯁鯁過慮也若如該尙書等所奏輒以語多偏激抑不上聞即係狃於積習致成壅蔽之一端豈於前奉諭旨毫無體會耶懷塔布等均著交部議處此後各衙門司員條陳事件呈請堂官代遞即由各該堂官將原封呈進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覽欽此欽遵到部查律載應奏而不奏者杖

八十係私罪降三級調用等語此案禮部尙書懷塔布等於司員呈請代遞條陳扭於積習欽奉諭旨均交部議處應請將禮部尙書懷塔布許應騷左侍郎莖岫署左侍郎臣部右侍郎徐會澧右侍郎宗室溥頤署右侍郎左副都御史曾廣漢均照事應奏而不奏者私罪降三級調用例議以降三級調用係私罪無庸查加級議抵

案所引律例微有不盡適當之處以事應奏而不奏者專指本身職務而言若不代屬員呈遞摺件祇能謂之抑壓於應字似猶未洽

上諭吏部奏遵議禮部尙書懷塔布等處分一摺朕近來屢次降旨戒諭羣臣令其破除積習共失公忠並以部院司員及士民有上書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達聰不妨芻蕘兼採並藉此可覘中國人之才識各部院大臣均宜共體朕心遵照辦理乃不料禮部尙書懷塔布等竟敢首先抗違藉口於獻可替否將該部主事王照條陳一摺一再駁斥經該主事面斥其顯違諭旨

始不得已勉強代奏似此故意抑格豈以朕之諭旨爲不足遵耶若不予以嚴懲無以儆戒將來禮部尙書懷塔布許應麟左侍郎瑩岫徐會澧右侍郎溥頤會廣漢均著即行革職至該主事王照不畏強禦勇猛可嘉著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特諭

按職位崇卑各有定分此諭獎王照以不畏強禦自屬少年秉筆者之所爲然此風一開將使在下者均可以挾持長官爲害非細如此操切寧可相安未幾政局全翻其原因即在於此

二十四年七月辛未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二十四年八月丁亥以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駕幸頤和園 上詣瀛秀園門恭送

諭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爲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拏交刑部按律治罪

諭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 慈禧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爲重再三籲懇 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豫備

按東華錄於 皇太后駕幸頤和園及還宮均謹載 皇帝恭迎恭送獨此次祇載恭送而不及恭迎足見當時連夜回宮 皇帝尙不及知而拏辦康有爲之諭已密下矣

八月諭都察院奏遵查四品京堂王照並無下落一摺該員畏罪避匿實難姑容候補四品京堂王照著即行革職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務獲

並著順天府府尹督飭寧河縣知縣將該革員原籍家產一律查抄毋任隱匿
諭工部筆帖式志錡撞騙招搖不安本分著即行革職以儆官邪

按志錡爲珍瑾兩妃胞兄以筆帖式奉 特旨革職 帝於是益不自安矣

二十四年八月乙未諭近因時事多艱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強凡所設
施無非爲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爲首倡邪
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羣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
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
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
實堪髮指朕恭奉 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爲學術乖僻
其平日著述無非離經畔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講求時務特令在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
非仰賴 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爲實爲叛逆之首現已在

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拏極刑懲治舉人梁啓超與康有爲狼狽爲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拏懲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係與康有爲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拏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此事爲非常之變附和奸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爲首創逆謀罪惡貫盈諒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衆咸知我朝以禮教立國如康有爲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爲覆載所不容鷹鷂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誘惑甘心附從者黨類尙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寬大業經明降諭旨概不深究株連嗣後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爲爲炯戒力扶名教共濟時艱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尙未興辦者亦當

次第推廣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立大阿哥

二十五年十二月丁酉諭朕冲齡入承大統仰承 皇太后垂簾訓政殷勤教誨鉅細無遺迨親政後正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 慈恩即以仰副 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 宗社至重前已籲懇 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值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食難安敬溯 祖宗締造之艱難深恐弗克負荷且入繼之初曾奉 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 穆宗毅皇帝爲嗣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懇 聖慈於就近宗室中慎簡賢良爲 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界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之子溥儀繼承 穆宗毅皇帝爲子欽承 懿旨欣幸莫名謹敬仰遵 慈訓封載漪之

子溥儀爲皇子將此通諭知之

諭明年正月初一日大高殿奉先殿著大阿哥溥儀恭代行禮

拳匪肇釁

東華錄載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諭夏間所頒諭旨首禍諸人乘間矯擅著內閣將五月二十四以後七月二十四日以前諭旨彙存聽候查明矯擅各旨提出消除恭繹 聖意則知袒匪仇外之意非出 朝廷即獎拳宣戰之旨皆其僞託故從今日起凡關於戰事者概置不錄以昭謹慎

聯軍入京

二十六年七月戊午各國聯軍逼京師 已未各國聯軍入京師

兩宮西幸

庚申上奉 皇太后啓鑾出德勝門駐園

壬戌上奉 皇太后至懷來縣駐蹕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七月二十一日洋兵猛攻入城圖撲宮禁勢甚危險朕不得已恭奉 皇太后慈駕暫行西幸此次釁起民教互鬪朝廷辦理爲難情形已歷次備國書詳告各國彼方以代除亂民爲辭於國家並無他意而似此舉動殊屬不顧邦交未符原議且中國於駐京各使始終委曲成全未嘗失禮尤不應如此相待昨已派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然當各國氣勢方張之際恐在京未能遽與開議該大臣公忠素著平日威望亦爲外人所信服國事如此不知該大臣正復如何憤激著即迅籌辦法或電各國外外部或商上海各總領事從中轉圜務期竭盡心力爲國家捍此大患朕不勝翹盼之至

楊國麟案

自戊戌政變後大阿哥既立內外洶洶謂將有昌邑之舉並謂有旨密詢劉忠誠張文襄劉正對

即所傳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數語

張騎牆而文襄電牘中則謂無其事

蓋此等大事似無外詢疆臣之理海外逋臣故爲張大用以搖惑人心後有妄

人楊國麟者狂怪支離詢明正法後謠言始息

楊案原摺畧云據蘄州知州稟報所屬漳源口地方有土客船隻經過有少年楊姓因在土娼家滋事經該管汛守備彈壓不服自稱係江西按察司攜有官銜燈籠又稱係宗人府官語言狂妄形跡可疑當即飭提赴省交讞局審訊供詞益復支離初供康有爲之弟又稱吏部楊暉廷之子忽稱和碩親王忽稱五王爺忽稱宗人府查事人員並據供有黃馬褂貂褂珍珠朝珠多件當在漢口查提均無其事遇有漢口行醫之楊端臣潛至外監窺探信爲大貴人其在江夏縣外監內向同押各犯言語狂悖益甚自稱爲天下一人又自稱爲寡人又自稱爲本朕等語經臣等親提會鞫該犯供詞一味狂誕訊其籍貫忽南忽北語音亦南北夾雜絕非京城口音詰以宗人府衙門在何處宗人府所辦何事以及清文清語一概不知跡近瘋迷有同戲劇當飭正法梟示以息訛言

張文襄處脂不潤

粵東自圍姓弛禁每年承餉數百萬自督撫以至府縣各公署無不歲有饋遺張文襄公之洞以此款撥歸善後局爲購置鼓鑄銀錢機器之用後僅錢局成立移節兩湖以付價未清移歸鄂省到鄂後初苦貧瘠迨銀局既建兼以附鑄銅元餘利至饒各省爭相仿效更得川土膏捐之利於是絲布紗麻各廠相繼成立尤以漢陽鐵廠槍礮廠建設崇閔所費幾至千萬蘆漢鐵路既通南北縱橫屹然稱重鎮然各款皆自籌自用不病國不擾民雖戶部有意爲難無如何也

文襄幕府

文襄幕中以辦理新政洋務爲最重其得力者如龍谿蔡毅若 錫勇 廈門辜鴻銘 湯生 順德梁崧生 敦彥三人皆自粵相隨十餘年凡訂購機器合同皆蔡公手自核定應得中用一錢不以入私某西人爲製一小輪船贈之亦請撥歸善

後局公用一署江漢關道以積勞病故文襄爲聯挽之云啓藍華山林於不匱祇爲民生譽聽之毀亦聽之成績難磨華裔口詠車軸陰雨而永懷常思予助才可及廉不可及靈傷齊動友僚哀足見倚任之重

梁崧生昔在歐美與日本伊藤博文同學迨伊藤罷相後游歷至鄂崧生以繙譯委員例預承應梁因託病請假文襄詢知其由遂以候選直隸州立爲捐道員加二品頂戴委洋務局會辦以爲將大用矣周旋事畢沈滯如故適梁之同學同鄉唐紹詒任津海關道爲延譽於袁項城項城乃密電鄂撫端午橋中丞未幾端兼署督篆兩次密保得簡任江漢關道不數年已踐歷外交部尙書又崧生任外交部尙書日乞假省親孝欽垂問家事甚詳至拔所戴玉簪畀以遺母崧生大感動丁已復辟之役崧生奔走外交不遺餘力可見孝欽能以小惠感人

辜鴻銘生長美洲習各國語言文字通蠟丁文弱冠歸國始解讀漢文書籍研

究經史旁及諸子百家於韓文杜詩尤致力議論警闢爲文下筆千言性倔强不能出事實人在文裏幕二十餘年文裏雖嚴重每曲意假借之遇有非時之召則戒將命者以善伺辭色時論兩美之庚子之役各國多不滿於孝欽宰爲著尊王篇譯英文登泰晤士報羣疑稍釋辛巳復辟辜爲聯絡外交奔走尤力著有讀易堂文稿並所譯英文論語等書雅爲各國文學家所重

張文襄於合肥素不滿壬辰正月合肥六十壽辰張自爲文壽之盛稱其措置洋務創辦機器製造之功李得之喜以示幕僚謂張某遞降書矣後徐致祥劾文襄撫其文中自敘有地小不足迴旋語謂以兩湖幅員之廣畢力經營猶恐不足而顧嫌其地小夷然不屑爲耶可謂無聊之極又徐爲甲戌會元其試卷首題文即套用文襄壬子領解文獲雋可謂以怨報德者矣

按壽合肥文純以舊典切新事精警異常稿爲屠靜山寄黃仲弢紹興初擬文襄就兩稿中擇取潤色屢經改易距壽期已近始寄京書屏然猶以電報

改數聯說者謂全篇皆用電報拍發非也

又庚子之役文襄與劉忠誠力爭俄議合肥恒置之不答文襄致劉忠誠電云合肥謂鄙人爲書生習氣誠然但書生習氣似較勝於中堂習氣耳鄙人函致英德領事託轉電兩使與電奏及轉全權諸公之電一字不改前數日兩領事來見照錄兩使復電辭甚和平皆言大綱速允以後鄙人所擬各條極願詳加酌議等語毫無愠意德使並有道謝之語不謂外國人易說話而中國人反難說話也南北兩老公當國際抗爭之時忽有此閒文別饒風趣然南皮矜強猶昔而合肥則甚矣憊未幾遂薨

掌固零拾卷三終

男驥枚字

掌固零拾卷四

鐵嶺王嵩儒輯錄

張文襄公力爭俄約

庚子之役各國聯軍入京 兩宮倉卒西幸俄國正以其時佔據東三省將軍增祺擅與訂約頗失主權張文襄以東三省爲國家發祥之地根本所繫且慮各國效尤致啓瓜分之局約同江督劉忠誠公坤一屢電力爭並密聯英日兩國暗中助力經留京議和全權大臣慶邸李文忠公與俄使竭力磋商駐俄欽使楊子通京卿儒亦奔走盡瘁雖未能盡廢成約挽回已多人但知文襄之保護長江而不知其大有造於東三省也茲錄其致行在軍機處各電及覆奉電諭等件俾見遠謀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六日

增祺與俄國擅定暫約事荒謬萬狀果如所約東三省及直晉陝甘沿北邊一帶皆非我有矣兵權利權政權全失所謂交還有名無實幸楊儒力持暫緩批

准今見楊使電約稿十二款雖畧有刪節大致仍與相仿各國效尤仍是瓜分之局查此事去臘英領事面言力陳此約萬不可允惟有將所索各條布告各國公議近日日本外部屢次來電云日本力勸各國阻止此約英德美政府意見皆同各國之意皆暗助中國拒絕俄國要求爲中國計一切條約必須與各國公同商議纔能保全中國呂使來電德外部亦勸中國勿允此約總之此約萬不可允惟中國獨力則難爭今幸英日德俱助我惟有以衆論公議拒之伏懇朝廷萬勿允許與各國從長密議總可挽回許多此事斷不汲汲於一半月內至如何抵制之法容續籌上陳請代奏語

行在軍機處來電 正月初九日

奉旨交還東三省條約十二款各國皆不以爲然而俄以此事與各國無涉中國應置之不理詞意甚堅若竟罷議俄必不允交還各國從此效尤大局何堪設想除電諭奕劻李鴻章楊儒設法辯駁務須妥協外因思各國既紛紛電告

劉坤一張之洞即著該督等乘機勸令各國幫助辯阻將中國獨力勢難堅持向爭電告各外部協力向俄說項務得妥善辦法毋徒令我阻難致使進退維谷總期保全大局爲要欽此佳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十一日

佳電旨恭悉此事初九日辰刻已分電英日德美各駐使切商外部告以中國獨力不能拒俄勸各國徑達俄廷方能有益並詢明中國僅干俄怒各國肯代我力爭否又電詢駐京英德兩使英德若助中國拒俄可助至何等地步均尙未得復得復即奏看其情形英日甚急德稍緩其中惟修鐵路一條直達京城并派兵護路一節最險鑛路聽命俄國最損中國只准設巡捕不准設兵最礙政權請代奏蒸亥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十一日

駐日本李使來電云佳電頃商外部稱此事日難獨任須中國政府分電英德

美日等國託商俄廷將東三省併入公約辦理或有挽回別法餘所言與前電同鐸蒸亥等語謹奉達真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十四日

德領事祿理瑋云昨接德國政府復電云中國不應另與無論何國何公司立讓土地利權之約必須先守各國公約先將此約切實辦到等語各國既均勸中國勿另立約則中國儘可以各國勸阻爲詞拒絕俄國或者由中國將俄約布告各國請其約齊向俄理論總之照此約束三省連蒙古一帶實已歸俄允之則招各國效尤不允則俄或畏公論尙冀和平了結云云以上皆領事語謹電聞容續陳元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十八日

篠電謹悉昨英領事轉外部瀾侯來電俄約關係甚大並非滿洲境內一處暫約實已將滿洲全境及蒙古新疆伊犁等處一併歸俄保護惟英國並未接到

此約明文望中國將此約明告一俟接到明文當商各國惟中國此時萬不可應允須候所請調停各國復電方可再有舉動等語是英但催俄約明文並未云不肯調停與全權電英國並未允向俄排解一語似有參差又美署使柔克義來電囑敝處力勸朝廷勿允俄約並述美政府云中國私立讓土地利權之約於中國權利極爲危險萬不得已亦須先與現在議約諸大國商明允肯方可等語查八月羅使儉電英德於本月廿三日互換保護中國商務土地四款內有云英德不得乘機而取中國土地英德將此約告明奧法義日本俄美六國請其照辦等語又日本總領事來電俄主飭外部告各國文摘要繙譯另附日文即日郵呈此刊本係日本外部密書甚確其畧曰日本外部刊本譯出一千九百年八月廿五日俄國官報俄皇命外部轉告各駐使云此次因中國北方滋事應聲明本國舉動諸事與各國公同一致維持辦理各國所爲開分割中國之端一切排除以上各國同意成立定此綱領俄政府自己亦遵守將來

亦遵守等語頃駐日本李使電頃外部言英廷因東三省事有詰責俄廷之說如何措詞尙無所聞等語揆度日本情形是英國似已發端各國亦當繼起雖不能力折其鋒總可漸殺其勢想不至全行食言俄皇告各國文既有刊本但能堅忍數日必有轉機能挽救一分即有一分之益伏望朝廷切飭全權大臣總以婉言商懇俄使力言中國今日極弱固斷不敢負俄國然又豈能拒英德等六七國除敵處現又切商各領事電催各外部速出排解外謹先奉聞嘯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十九日

頃英領事來告頃接英薩使轉外部來電云英德日現正在歐洲協助中國等語務請敝處速再電達朝廷中國既已請各國調停必須候各國回信若不候復信遽與俄定議便是中國失信於各國萬萬不可薩使另有要語囑見敝處面達擬明早十一點鐘來見等語謹先電聞餘明日晤後續陳嘯亥

又 正月二十日

今日英總領事來見稱奉其外部瀾侯來電云中國既已請各國相助排解現各國正在歐洲極力設法惟中國應速飭全權必須將俄約各條明告各國將約稿分送駐京各使各一分并照會各使將中國以爲有礙自主之權各條指出請各使公議若無約稿所謂請各國排解者何事各國何從向俄辯論各國不據明文俄可含糊推宕不認等語當答以朝廷惟恐干俄之怒未敢宣布若貴國能照會中國告以見約之後必代調停雖干俄怒英國亦可會同各國向俄排解不至決裂則中國便可放心宣布領事允即照電外部及公使謹奉聞效亥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二十四日

接日本駐滬總領事漾電稱頃奉外部電開准駐俄日本欽使電駐俄英使向俄政府問俄國此次所索約款與去年宣布之言何以不同俄外部答云新約內並無有礙中外條約之款且新約各款不過表明俄國願辦之事仍可商議

刪改中國實願速行簽定在俄國並無逼求畫押之意何者聯軍未去北京中國政府未能照舊辦事之前不願交還侵地此間多日不難商辦等語本大臣會俄外部自言新約不過表明俄國之願所有條款仍可刪改且言速願簽定此約者並非俄國而在中國因此觀之俄國並非以決裂爲辭迫求定約者某議和大臣謂中國若望俄國自後交還侵地必須速定此約是亦誤甚矣總而言之俄國日後交還侵地並非中國簽定此項條約之故實由俄國屢向各國宣布在前之故也即專以此意密達張制軍堅持力拒斷勿輕允中國如允此約恐別國亦效其尤馴致瓜分之禍合併切實聲明等因查來電切實分明是英日均已詰問俄廷俄國並未立逼畫押且將有礙中外條約之語一概不認顯係自知理短與八月內俄國官報所載俄皇布告各國之語不符又云可以商改聯軍未去以前此間多日不難商辦云云是俄已憚於各國公議情事顯然至所云係中國願速行簽定固係推賴之辭查李相屢電皆有俄成見牢不

可破之語且於英日勸阻深爲不悅是其意見不無稍偏之處伏懇朝廷堅持定見切諭全權慶邸李相楊使此約萬勿遽行定議即使畧允商改大致仍認一與定議瓜分立見悔不可追姑再俟數日看各國議論情形再爲裁酌大約總須將十二條照錄送各國公閱爲妥若中俄兩國私行定議必受鉅害仍貽各國口實總之草約乃增祺擅定與國家何涉此次詳約乃俄國自開勒派並非中國所請何爲不可布告各國評論此次奇變巨衅國勢已危支持半年幸而和局將定若因俄約誤允仍歸瓜分萬分可痛可惜急迫上陳請代奏敬寅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二十四日

謹將俄約效尤之害臚陳俄路駐兵令我供房屋糧食若效尤則蘆漢粵漢鐵路洋兵布滿中國矣一也東三省只准設巡捕不准設兵並繳軍械若效尤則京城及直隸全省皆不准設兵帶械二也東三省撤臺禁礮若效尤則京城及直隸全省皆無一礮三也大綱十二條原有禁軍火一條查敵處前與英德使

電商云此條須定年限英德兩使復電均云可以商酌今東三省另立禁軍火一約與內地有礙四也北省沿邊蒙古新疆皆不准中國及他國人開鑛造路須問俄人北邊數萬里已非我有假如各國效尤英於長江德於東日於閩法於滇皆不許中國自開鑛路中國全國政治土地理財行兵之權皆爲人有矣且我於東北西北各省准他國人開鑛造路尙是牽制維繫之策亦不能允俄人阻斷他國之請任其壟斷待其吞噬中國一綫生機只在各國牽制一語豈可自行割斷五也至直修鐵路到京俄有護兵而不准我設兵此其害尤永遠危險不待效尤矣六也瀝陳以備聖裁請代奏敬叩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二十七日

聞俄約已經畧加刪改慶李已據楊使電具奏限二月初七日書押不勝焦急查所改雖較前畧勝然要緊關鍵處尙多昨日本總領轉外部電代我指駁共六條極扼要中肯如吏治下宜加政權之類江督已電奏不再贅陳此次所刪

僅第六款他國人練兵耳然從前究竟有無確實已允成議洞未能知如李相當日曾允則此條刪如不刪事鉅期迫一時輕許百世之害雖不能概行駁改然最要處總須挽救數分竊擬暫時先行商懇展限一法擬請旨電飭楊使告俄言此等大事我國必應詢訪在朝諸大臣及外省各大臣詳慎籌計請旨裁度斷非七日內所能率定懇其展限至二月底並可抱定羅使電以四國未回信不遽畫押爲詞明告俄人一面電飭駐英德日美法各使臣令其切託外部轉向俄外部代我商懇展限有此數旬工夫方能內籌抵制之策外采各國之謀上則留遼東根本之生機次則免耽耽各國之衆怒洞尙有管見容即續陳請代奏感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二十九日

沁旨敬悉楊使漾電俄約雖經畧改皆係無關緊要之處第八條但將蒙古新疆不准他國開鑛修路半段刪去前半段改爲滿洲全境內不允他國或他國

人造路開鑛及一切工商利益此次添出工商二字包括更寬用意更狠至第十二條俄另修一路直達長城一節又將來俄路工竣後我設兵數多少須與俄商一節又第二條准俄設兵保路一節又第一條吏治照舊不言政權兵權利權照舊一節俱未刪改至第五條文武大吏不合邦交俄人聲訴即行革職一節僅改革職爲調離名異實同又第五條中國巡捕供差不用他國人一節改爲只用中國人仍是一樣又北境水陸練兵仍照前議允不用他國人一節既云有前議則刪與不刪同僅金州廢除真刪去耳甘言欺我勒逼畫押此約一允滿洲已全爲俄有直與英待印度法待越南無異竊惟我朝發祥滿洲東三省乃國家根本即以形勢而論東方海面東三省爲首兩廣爲尾未有傷其根而葉能茂者未有扼其首而尾能運者且俄有專路直入長城彼有常駐之兵而不准我設守禦之兵扼險之礮各國之兵雖撤而俄兵永在各國之兵雖減而俄兵鐵軌長趨旬日可來數萬是京師輦轂永在俄人掌握之中豈止遼

東淪沒從此全局受制不成爲自主之國各國斷不肯獨令俄人吞噬勢必種種抵制均露各出新奇花樣京城直隸亦係各國兵力所得云不效尤誰其信之是中國不亡於八國之環攻而亡於一俄之作俑萬分可痛可惜洞焦思慮今日救急只有三策一請迅發電旨敕英日美德各駐使切懇各國外外部即日電懇俄國代我懇請展限容我詳籌若僅令楊使請俄展限俄必不理我電告各駐使但云俄約雖畧改其中關繫中國及各國礙難遽允者尙多請代懇俄展限中國之意乃爲遵照英瀾侯語不見四國回信不便畫押之說故請代商展限各國斷無不允之理此與俄人秘密之囑無涉決無所妨務望聖明速斷速行萬萬不必顧忌游移此第一步辦法也二中國無利益與各國各國斷不能用實力相助今擬有一辦法於我及各國均有大益莫如將東三省全行開放令地球各國開門任便通商所有鑛務工商雜居各項利益俱准各國人任便公享我收其稅西語謂之開門通商即密告英日美德各國如肯爲我切

實助力我即以此酬之各國必然欣許力駁滿洲不允他國露鑛路工商利益之條查東三省土地荒闊物產最富凡鑛務工商諸利若不招外國人開闢中國資本人才斷難興辦國勢貧困如此而地利坐棄安望富強此條如開於中國興利亦大有益而從此俄人獨吞滿洲之計永遠禁絕矣洞前奏所謂中國一綫生機惟恃各國牽制四字者即指此此第二步辦法也三俄修路駐兵直達長城一節不駁萬萬不可硬駁萬萬不聽竊擬有一辦法查第六條所謂從前成議北境不用他國人練水陸兵一條此議各省各國不知是否如此措詞各國固難取信即眞舊約果有今既另立新約於兩國兵制種種改變進占則此條亦應廢除彼若必欲造專路入關我即於北洋一帶水路山海關奉天等處陸路聘英將練水軍日本將練陸軍以爲抵制請電飭楊使與俄明言以此兩條相抵俄必深忌若肯停此路固好如必不肯停有各國練軍相持狡謀尙可稍沮京都或可稍安蓋此時華兵斷不能拒俄若北境無洋將練兵雖有華

兵亦屬無用所謂中國生機全賴各國牽制四字洋將練兵亦其一端此第三步辦法也至於此外各條利害俄故不肯多改我亦無暇力爭驪珠既失麟爪安用力既不敵除藉資各國外再無紓禍之策子產存鄭子貢存魯不過藉資強國迎拒得宜而已并請一面電飭楊使姑令懇俄展限即以英瀾侯須候四國回信之語搪之只言中國焉敢抗四國專以情懇一面靜候各國代商展限至不允各國路礦工商利益一節事關各國中國豈敢不告他事可秘此條斷不能秘務懇俄國原諒情真理直在楊使亦甚有詞此層揭破揣俄人必又畧改字面以圖支飾然東三省開門通商一節乃是永保滿洲上策無論俄人如何恫喝此條必須決計力辦俄數十年來專以甘言詭計吞噬歐亞各國環球皆知此次告楊使甘言又用此術萬勿終爲所愚洞愚慮所及勉籌救急三策因限期過緊若與劉盛會商往返多遲兩日謹一面電奏一面照錄電劉盛參酌請代奏豔亥

行在軍機處致全權大臣及楊使電 正月二十八日

奉旨奕劻李鴻章轉楊儒電悉俄約更改在俄尙敦睦誼楊儒亦頗費磋磨惟其中細目尙有窒礙之處恐爲各國藉口如第一款吏治照舊而不及利權兵權應商改爲一切照舊第二款辦到之日止爲日太長應改爲開辦之日爲止第八款尤關緊要現改仍包括太廣必招各國之忌或於一切工商利益句下添中國自行設法造路開礦等項利益不在此例似此添改無多當尙不難婉商此外尙有何關礙之處著奕劻李鴻章楊儒再行詳細推敲務臻妥協限期過迫倉卒定議英日美等國尙無回信仍難免藉詞效尤應再婉商展限總之此事關係大局甚重全賴奕劻李鴻章楊儒彼此電商博采周咨熟權利害輕重以定畫押遲速俾免俄國及各國別生枝節致貽巨禍是爲至要奉天交還地方著奕劻等電知增祺妥爲接收欽此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初一日

儉亥電奏想已達昨奏文繁茲再撮要大意謂楊使必不能展限惟有請發電旨託各國代懇展限恐各國不肯出實力故以東三省路礦工商之利益歆動之英日美必力助但寬旬日限期我可一面與各國密議開門通商章程一面與俄議刪去第八條不允他國人造路開礦及工商一切利益等語俄如不允各國必助我爭之但能刪此數句東三省萬年常存俄永遠不能吞踞矣我所以酬報各國即在此我之所以存遼瀋固邦基者亦在此一舉兩得展限即先爭此一事此策最爲俄人所深畏忌中西稍明交涉者無不知之伏望朝廷斷在不疑迅速先託各國代懇展限若能展限其鐵路入長城一節或以新疆利益與之通融權其利害輕重根本邊陲有別如各國商展而俄不允再允俄約不遲此一託有益無損何妨迅即試辦蓋第八條關係各國豈能不告而私允俄人俄不能責我不密總之不刪第八條東省即非我有不以此條許各國無人肯爲我力爭然許各國路礦工商仍是於我有益此真所謂不費之惠至東

三省開門通商係我自開口岸與吳淞秦王島相同內地各省不能援例即使各省多開數口岸今日正可牽制並無妨礙尤望宸斷密速施行若稍遲兩三日此謀必致漏洩爲俄人所知俄必先餌各國陰許與中國立約後再讓各國商鑛諸利則我數千里之遼東不能供我聯絡各國之資反爲俄人結交各國之具矣痛哭流涕上陳仰祈聖裁宗社疆土幸甚請代奏東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正月二十九日

今日英領事來見出示薩使自京來電言俄約所改各條及限期十四日皆已盡知係在京聞某大員說者他條皆符惟第八條云已全行刪去並不知尙留有不允各國路礦工商利益一段其文武大吏僅改爲調離云云亦尙不知第十一條俄路賠款知之不悉何以獨於關涉各國要語未聽人說殊不可解敝處當即切告英領言貴薩使所聞未盡詳悉其中尙多礙難之處中國不肯遽允限期太迫假如我政府託轉懇薩使邀各國向俄國展限可否英領答云可

行務速發電旨先託各國代商展限此有益無損之事敝處又問各國雖允助
尚未懇出頭明幫假如中國懇將東三省全行開放所有路鑛工商任便雜居
等事准各國同享此各項利益各國實力助中國阻俄約否英領欣然答云如
此必肯助力當即作洞一人之私意託其電詢外部薩使允即發電至日本亦
作爲洞意電商矣謹密陳勘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初四日

俄外部拒客還書楊使在彼已無能力各國代商展限不知懇代商否擬請迅
發電旨仍責成李相與格使商一轉圜之法並飭李相一面迅速明告英日美
德各國使各國若不代商展限中國力弱爲俄逼迫畫押後各國所擬效尤者
何事各國與俄事情形不同何以大綱久已畫押又欲效尤令其明白告我以
便我詳加斟酌若先不說明將來即不得再有異議似亦不失爲光明坦白辦
法蓋各國效尤勢所必然然究竟欲援例占奪至何等地步或只渾言或出懸

擬且各國意見亦不盡同故欲確知各國效尤實事朝廷方可權其利害輕重以定此事辦法全權大臣詳知其利害輕重自必爲國家妥籌善策請代奏支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初六日

歌旨雖飭楊使告俄外部請諒俄不見使不收文恐無益仍懇電旨飭李相告格使此語或可達到俄廷並請飭李相將改約十一條宣示各國明問各使此約遼東情形與順直異各國本不應援例乃聞各國有效尤之說究竟各國擬如何效尤法若各使理屈語塞豈不甚善若各使明言將分裂李相必不敢遽允俄約或能與格使商一轉圜之策或與各使商一息事之方並飭李相確詢格使俄有何策可杜各國援例分裂須確有辦法不得含糊竊思飭李相面詢各使一節似乎有益無損總之李相在京總不詢訪各使情狀亦不言各國萬一分裂有何策阻之實爲難解請代奏麻已

行在軍機處致北京全權大臣及駐俄楊使電

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由盛大臣轉

奉旨俄約關係太重疊經諭令奕劻李鴻章楊儒熟權利害輕重妥籌速辦迄未據切實覆奏昨據各省督撫及各駐使紛紛電奏皆以堅持不畫押爲害較輕昨又據其國書懇俄展限酌改總以不礙公約各國不致藉口爲斷亦未據楊儒覆奏朝廷細思不遽畫押僅只激怒於俄畫則羣起效尤分據其禍尤速即著該王大臣等分告在京各國使中國不敢遽允俄約畫押請先議公約並著楊儒婉告俄外部中國爲各國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無礙公約不敢遽行畫押請格外見諒欽此歌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江寧劉制台 上海盛大臣 二月初五日

盛宗丞電云鈞處詢俄約不畫而強占各國可退還順直他處亦無平空強占之理有無把握等語查滬上各領僉言如畫押必瓜分且各國力阻我畫押若畫押則恐效尤我既聽從拒俄則各國斷無反行占踞順直等處之事日外部總領事屢電言之英領亦言之他領事姑再詢先奉達支亥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初六日

俄約緊迫楊使支電尙未敢畫押不知接李相豪電後究已畫否竊思中國先占穩地步之策查各國總以俄約未宣布爲詞明日即是初七此約無論畫否總當宣布擬請即刻迅發電旨飭慶邸李相並江鄂兩督暨各駐使將改約十一條即刻宣布偏告各大國請其公斷聲明我非負俄無如有違公約不便畫押俄不接國書不見楊使無從商懇中國惟有遵照公斷辦理慶李布告北京各國公使江鄂布告滬漢各領事請其轉達各政府各駐使即刻告知外部則俄約不能終闕先以此法穩住各國假如楊使竟已畫押乃係不遵友誼兩電旨中朝仍可不認且我已宣俄約請公斷各國當可從長計議不至遽行決裂如楊儒竟未畫押各國必喜且必佩服中國尙有堅忍志氣我既聽從各國毅然不畫請其公斷各國當不能漠然緘口自損國體果有公論俄或不能永遠全據即使俄約難挽必不致別起波瀾矣仰祈聖裁請代奏劉坤一張之洞陶

模袁世凱王之春同肅語午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初九日

魚陽庚三電旨宸斷堅明曷勝欽服李相電催畫押務望朝廷勿許英日德外部皆言公約未定不准立私約正月內德外部覆鄂電亦言中國須守定先定公約不立私約三國又皆云俄約應歸公議至英必取償日必效尤語氣皆斬釘截鍊李相一概不理但云格使付之一笑假如各國效尤分占中國能付之一笑乎至謂俄踞遼東必致各國分裂未免顛倒惟俄約即使再改亦與英日德三國先公約之意不合然則允既不可改亦無用惟有請飭全權與俄婉商暫緩議此約於俄並無所損總俟公約定後再議以便遵照魚旨請各國公議評斷李相如肯與格使切商緩議必可辦到李相如肯與英日德美各使常晤推誠相商公斷亦必有辦法請代奏佳午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十一日

佳旨敬悉不允畫押不激俄怒此時辦法盡此二語頃日本總領小田切轉外部電述俄答日本電文請洞轉達行在字句與李使佳蒸兩電小異大同故不復陳俄答多詐是其慣技如無損中國主權無礙各國權利顯然欺誑不肯交公議不懇先宣布顯然固執惟不願與日本決裂則情見乎詞若英加一言俄必變計矣但罷議日久恐其因差成怒現已遵旨詢商英日德美各外部託其勸俄渾言此事務須與中國和平商辦令俄借各國勸解得以轉圜不知有濟否得各國復後即奏聞請代奏之洞肅軫

行在軍機處來電 二月初十日

奉旨俄約關係甚重該督撫皆力請不可畫押謂一押則各國羣起分裂不盡各國尚可以公論助我詰俄東三省俄雖強踞朝廷已堅持非改至不背公約不允畫押今李鴻章電奏謂不畫押俄必決裂永不還東三省各國亦必效尤瓜分楊儒又跌傷不能辦事限期已逾俄怒而決裂即在目前且必

致公約不定聯軍不撤各國又增索兵費該督撫等務即妥籌如何辦理並速及此時分向各國外部電詢辦法勿徒激俄怒又貽事後之悔欽此佳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十四日

此時自不宜激俄怒但逾限不畫押俄已怒矣然參贊胡惟德真電珍田尙遣人密告暫約請勿疑應逕向中國商云云微德電忱李相以絕交吳王電又欲李相以修好俄所以不能逕逞其怒者徒以顧忌各國之故也此時宜速爲俄開轉圜之路惟有仰懇朝廷速撰國書一道先申感謝切言俄主厚德極深銘感俄國威力久知遠震無如中國力量太弱四國勸阻迫令應交公議不敢強違致撓衆怒而壞全局懇其鑒諒中國進退爲難稍從緩議請俄與各國公商保全中國顧念舊交此乃請各國公斷並非併入公約等語其刪改前約各條一字不提但懇其勿催畫押勿決裂耳即速電慶邸李相託格使轉電俄廷如格使不懇轉即切飭李相於覆吳王電中務將國書照原文敘入自能達到俄

廷并請一面發國書電飭羅李伍三使速商英日美外部述俄戶電有絕交永踞之言謂中國已聽從各國之勸逾限堅不畫押俄怒已出諸口懇其踐以公論相助之言電致俄國但懇其和平緩商萬勿與中國決裂永踞我根本之地不必提及刪改約款等事並告各外部將來各國公斷中國無不聽從俄有吳王轉電又有三國居間亦可藉以自解英國尤要日本一言俄自展限得英一言當有轉機東三省俄約條款各國實已盡知若歸公商則從前十一條竟可不提聽憑各國斟酌公斷總較原約爲勝目前即不宣布亦可總之此時分發國書懇俄勿決裂懇各國踐言以公論相助有益無損似亦應有之義伏祈聖裁速行請代奏鹽吳王爲俄親王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三十日

俄約爲各國牽制英日力助幸已罷議並未決裂俄既云照前宣布之言信實辦事東三省終不能不還乃李相篠奏謂十二日已復吳王請其勸俄皇仍守

不佔中國土地原議俟公約定後再行畫押等語不勝詫異查四國勸阻俄約
僉謂宜歸公議我自宜專候公斷將前約置之不議斷無糾纏舊約再行畫押
之理即畧有刪改仍難出其圈套十五日翰旨明有宜在北京公議之諭並未
令全權畫押何以李相復吳王電竟允其公約 後畫押且李相佳奏既云吳
王之語未便答復何以奉翰旨後之篠電竟云前三日已復吳王實不可解今
各國皆知中國不允俄約願聽公斷同聲欣慰英日領事轉外部來電於中國
此舉皆深爲佩服若將來忽云李相已允吳王畫押則是前功盡棄各國必怒
我之不納善言欺瞞暗允羣起分據德領現於廿二日索山東鑛地沂諸維煙
包括太廣法兵堅欲晉兵退至固關大意不過直隸境內不准留兵萬一俄約
邀允則直境效尤蘆漢鐵路皆設法兵近路之鑛皆爲法有矣法最親俄德亦
聯俄明係德法偵知俄約有人主持必歸於畫押趁此安根坤一之洞往返籌
商萬分焦慮相應請旨切飭李相務將復吳王之電設法斡旋更正事事遵旨

而行免貽無窮之禍再江鄂皆係奉旨會商和議數月以來全權從無相商之事或於電奏數日後始得聞知或竟不知雖欲獻其芻蕘亦苦於後時不及以後遇有俄事來往各電可否皆令知照江鄂以便照李使號電辦法與英日密商妥協再答俾免墮其狡謀並請樞廷密電慶邸遇俄事亦密商英日各使至現議賠款情形及有關全局重要事件亦請飭下全權電知江鄂或可稍效愚者之慮言有可采則采之無可采則置之似於全權辦事並無妨礙亦不至周折遲誤請代奏坤一之洞同肅鑒

行在軍機處來電 并致劉制台 三月初二日

鑒軍已進呈賠款及禁運軍火各事昨已奉旨電諭全權嗣後應行籌議事宜隨時電知貴督等互相參酌以期妥協至合肥復吳王電並非奉旨允准此時暫可不提俟公約定後再商樞冬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初七日

日本總領事致江鄂電云頃奉外部大臣電開日本政府日前電飭駐俄大臣轉達俄政府聞俄國將東三省約移交中國欽差並請限內畫押不許稍有刪改查該約內有與中國東三省主權干涉者又有與各國權利不符者俄國所求與俄國應享之權利不相埒中國已懇日本並別國從中斡旋勸俄國不必過求日本政府爲均平東方權力並保全日俄睦誼起見務請俄國與各國所享權利無歧且請東三省交駐燕各國欽差從公定議似合情理此事全爲敦厚友誼起見深望俄政府樂從等因奉此即請查照仍希轉電行在俄如何要求萬勿輕允以保大局爲盼麻等語此與李使歌電述日本致俄電即是一電惟字句稍異仍轉達備查考坤一之洞同肅陽

行在軍機處來電 并致劉制台盛大臣 二月十一日

貴督等連日來電均各進呈大都以宣布俄約請各國公評爲詞朝廷以此事關係甚重決不可我先開衅璧利南曾有兩國專約不應宣布亦有衅不

可自我開致難調處等語是俄約宣布我先開衅不能不倍加慎重惟有請貴督等會同磋商酌度或將俄約漢文擇要密交英日美領事密電各外部請其公議並轉電李使再向日外部熟商辦法彼果肯實力相助不難以探知俄約立論也統希酌辦樞真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二月十六日

翰旨敬悉已商劉速妥辦英日兩處江鄂已密交領事矣美可補交德英交否正在商酌諫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江寧劉制台 二月二十二日

日本總領事小田切馬來電頃奉外部大臣電開駐日俄欽使於西歷四月八日將俄政府來電面交本大臣內開俄國與中國議訂專約原爲漸行撤兵交還侵地起見乃聞中國甚有難色俄國此次定議不向中國索訂此約惟有照前次宣布之言信實辦事以俟事有轉機等語日本駐俄欽使電俄國官報之

言亦與此意同飭即轉達鄂省電達行在等因俄爲此言爲大局賀唯恐將來再有隱謀仍希貴制軍加意防範隨時雷示敝處此爲至盼等語謹奉達養卯行在軍機處致全權大臣翰電 盛大臣轉 二月十六日

奉旨奕劻李鴻章佳電因綫阻本日始到俄約不畫外部及格使之言雖甚決絕現俄戶部與吳王均有來電雖語氣不就已露轉圜之機奕劻李鴻章亟宜趁此機會速將中國深感俄廷允還東三省之情及此次未能如期畫押並非聽信讒言有負忠告實因各國均執定公約未定之先不得與一國另立專約之語相責且謂宜在北京公議先定公約中國勢處積弱固深賴俄廷維持亦豈敢激怒諸鄰致誤大局至交還三省將來中俄必須專約此時務懇俄廷見諒即告格使與各國先將公約平允議結免使朝廷爲難等情迅即電復維德吳王克托並託吳王從中曲爲調停此事關係甚大奕劻李鴻章務當趕緊設法因應但使機有可乘勿以未便電復置之仍一面

照會各國京使迅速先議公約爲要欽此翰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六月十一日

箇電悉俄責我以東三省吏治而盡將兵權利權政權奪去專令我壓制華民以供俄人之役使而已利則歸俄害則屬我名爲俄還東三省於我之約實則我讓東三省於俄之約也從前疊次電奏屢經痛切瀝陳此約若成不獨失關東各國必將效尤瓜分內地各省亦不能安全矣俄鐵路到京駐兵護之法亦必以護路爲名駐兵直抵京外他國皆沿鐵路駐兵豈止各省不安京師亦必不能安矣各國聞之尙爲我危苦口勸阻中國稍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亦痛心疾首請勿畫押豈得謂爲謬論李相偏執已見幸聖明在上燭照堅持俄謀遂爾暫沮然俄人垂涎已久早視東三省爲已有貪心未息若不趁此藉各國公議令其撤兵斷無甘自退讓之理暫踞終成永踞矣數月來江鄂往返籌商並探詢各國外部惟有趁此公議之時請各國公斷一策將俄人自立之約不論

庶俄在各國之前不敢遽食前言明居不義之名屢經電奏在案江鄂惟知爲國家社稷計孰認孰是朝廷自有明察天下亦自有公論江督昨電樞廷轉電全權照會領袖公使詰俄退兵之期以觀俄人動靜方可籌措置之方此照會無論有益與否有何妨礙況此辦法本係日本外部之意而英美德三國外部均曾勸我交北京公使公斷四國公使一見照會定必從中以公論相助李相前勸畫押或者因恐決裂爲俄所愚今逾期不畫俄國竟無動靜自當悔悟急救乃堅執不肯照會豈始終爲俄所愚耶抑別有成見耶不顧國家之安危而專與同僚爲水火大臣舉動不當如此查萬國公法戰後立約約未提明者悉照戰後情形今北京公約俄在其內賠款數目俄國最鉅東三省兵費路費亦在其內李相與各使屢次會議照會於東三省撤兵從未提及必然永照現在情形矣一失此機以後無法補救近聞各國公使一俟大綱十二款全數議定即行各自回國若此時不議各使回國後再不能議悔不可追矣伏祈迅賜電

飭全權務即日照會領袖公使詰俄撤退東三省兵隊日期並請各國爲我將東三省善後諸事秉公公斷各國若肯公斷或竟可不立專約至美日兩國所請將東三省開門通商辦法最爲善策欲永保東三省不爲俄佔非藉各國牽制不可亦望飭令全權照會各國言俄已言明不占我土地一俟俄人將東三省還我時即時開門通商許各國以居住通商開鑛製造一切利益等語則各國均冀中國永保東三省自主之權不願別國來侵且似此措詞亦甚虛活俄心雖不悅而無詞以責我庶幾祖宗根本之地可望收回中國全局不至自取分裂天下幸甚請代奏軫

行在軍機處來電 并致全權大臣及劉制台 六月十五日

奉旨諭奕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前後論俄事各電均覽悉二月初間中外諸臣僉言俄約一成即啓瓜分之禍朝廷熟思利害不得不爲停畫此事勢之當然本無所容其成見乃自是之後李鴻章誤以畫約爲劉坤一張

之洞所阻至有江鄂爲日人所愚之言劉坤一張之洞又以李鴻章爲偏執已見亦有全權爲俄人所愚之言彼此積疑負氣爭論究於國事何補該大臣等受恩深重上年共扶危局各著勤勞方深倚賴國步至此同心戮力猶懼不濟何忍自相水火貽憂君父見笑外人平心而論李鴻章身處其難原多委曲然時有不受商量之失劉坤一張之洞慮事固深而發言太易亦未免責人無已要之俄約自難全廢終當設法改訂俄人交還東三省若仍奪我兵權利權名還而實不還害豈可言且各國起而效尤則內地之禍何堪設想必須乘公約既成之際向俄使商定前約婉與磋磨並即照會各國公使請爲公議便可詢問關東撤兵日期以觀動靜若能將東三省許各國通商得互相牽制之益庶幾根本之地可保全局亦安應如何辦理之處著責成奕劻李鴻章趕緊籌商務臻妥善速行具奏劉坤一張之洞有會辦之責亦不准置身事外特此開誠申諭該大臣等同一竭忠謀國務各互除意見

和衷經畫挽回氣數共濟艱難實有厚望爾功爾過不能逃朝廷洞鑒也欽此願

致西安行在軍機處 八月初七日

傳聞英人於六月杪照會全權言長江一帶通商口岸直抵四川重慶府爲止均須由彼駐兵防衛又照會問東三省俄約是否另議或仍前說作何歸束所得利益是否各國一律均霑約期素覆等語雖未敢遽信爲實然傳聞藉藉恐未必盡屬無因如果屬實顯係效尤發端未知全權會否奏明如未奏擬請旨飭詢全權英使是否有此照會果確如何答復速令據實電奏如並無此照會更所深幸一詢似亦無妨事關全局坤一等既有所聞不敢緘默請代奏坤一之洞同叩陽

行在軍機處來電 并致劉制台 八月十二日

陽電當即轉詢全權頃據電復六月杪以後英使不但無照會長江一帶駐

兵之說並未聞有此議不知江鄂從何處傳聞至英俄猜忌素深東三省俄約英未必不關懷然從無一語詢及豈能遽動照會自冬及春各處皆以效尤二字聳動上聽究竟所欲效尤者何事請隨時確實考證勿使浮言徒亂人意云云特此奉達樞蒸

致鄭州行在軍機處 九月三十日

兩月以來連接李使轉日本外部各電力勸勿遽允俄約事日外部皆紛致江鄂因江督均已電奏故未復陳現在李相已故

合肥以九月卒於北京

俄約尤宜從緩查

日本屢電要義在中國若緩允俄約必有好結局若欲定俄約必先商日本數語李相所電俄人新擬數條僅止不提鐵路造至關內而已其於侵我主權止准設巡捕不准設礮兵及獨占鑛路工商一切利益絲毫未改退還年限亦甚含胡閃爍包藏愚我實甚日本如此助力若倉卒定約日本必怒首先效尤英德意各國繼之不惟遼不能復大局危矣務望朝廷從緩再議熟思審處詳考

各國情形以俟機會不勝悚切請代奏卅

致開封行在軍機處十月二十五日

前數日英使薩託自京來見密談云聞俄人新改之約仍係欲專東三省鑛務工商等利顯違各國條約虧損各國利權中國若許各國必向中國索償聞俄已派人往吉林黑龍江另立鑛務專約如果許之各國必與中國爲難論理各省鑛務應歸朝廷主持各省將軍督撫不應擅許一國專利至此約侵奪中國自主之權如兵數及駐兵處所須商俄官華兵充巡捕不能用礮各條盡奪中國兵權直是無兵且此數條未言年限是中國永遠自棄兵權政權尤慮他國藉口但東三省既有去年之亂中國若不暫爲稍事遷就亦難望俄人甘心退還即普法戰後法人未清還賠款以前亦受普人種種箝制應於各條下明訂年限只可作爲暫時辦法如俄人未退兵前則兵數及駐兵處所與俄商明巡捕兵亦暫不用礮俄兵退清後則一切悉仍舊由中國自主中國前數年旣准

俄人在東三省造路俄人自得以沿路駐兵保護但除保路外俄人斷不應索中國亦斷不可讓其項利權如遼河不准造橋及他處造路之類不然他國亦恐在他處效尤也總之此約萬不可照許如中國自與俄議不能得公平之約則可請英美日德法五大國公斷其事其餘小國不必請其與議又云恐中國全權大臣或不知其中詳細利害以爲此只係中俄兩國之約與各國無關倉卒即行定議實於中國大有妨礙囑洞轉爲上達朝廷等語次日來函大意畧同該使之意最注重者鑛路工商等利切實屢言中國若許俄人專各種之權利英日等國必怒必在各省效尤洞九月卅電十月東電兩奏一據英電已經痛切瀝陳今薩使當面直言無忌不敢不以上聞至其勸我不可永棄主權必須明訂暫時年限一節尙屬持平至將來總以請五國公斷爲妥朝廷如以未定之約不便宣布或即不必明列中俄現在所議之條款只云此事兩國意見多有不同日久未能議妥請各國代爲持平公斷各國即可出爲調停於俄亦

尙無妨礙總之俄約宜詳詢妥商不可貿然遽定謹據情密陳請代奏敬

致軍機處外務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

英薩使電俄約鑛務工商一條業已刪去另與華俄銀行立合同一件云三省內所有工藝以及一切等事須由該銀行借款儻中國公司不能自辦此等事須先詢該銀行願辦否又於約內添一款云此合同係中俄商務小事與口岸無涉並於各國公商利益毫無損礙云云英國國家視此合同爲彌縫背約之法而約內所添一款殊屬無用中國若畫此合同英國定索償利益等語英領事云此合同明准俄國一國專三省鑛務工商等利既奪中國主權復損各國商人任便交易權利畫此合同即瓜分中國之漸也等語查三省事各國既有照會在先不得與一國立約礙各國應享條約權利則我與俄立約必須各國均無異言方無後患今薩使明言英將索償若不妥酌雖不至瓜分而中國鑛工商利亦必各自藉口專利一方矣似宜與英日美三國熟商辦法爲妥至要

至禱敬

全權大臣來電 并致劉制台 正月十二日

青電已進呈英日聯盟發信後始有所聞俄約本在堅持華俄銀行已作罷論並未定議本爵等膺此艱鉅其中利害與尊處所見畧同斷不貿然從事請勿過慮慶韶文

請將東三省開門通商摺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竊照俄人自行訂立交還東省專約一案將所有政權兵權利權路權盡收掌握陽爲歸地之名陰行據地之實且獨造鐵路直達京師其利害得失早在聖明昭鑒之中當其危詞迫脅幾若絲毫無可挽回幸賴朝廷堅持定見不允畫押俄人亦終無可如何乃近聞又有先立三條密約之舉（一）認李鴻章有議約之權（二）令中國聲明此約出於甘心自願（三）此約不可洩漏使各國聞知干預其愚我欺我直視中華全無一人凡有血氣孰不痛心蓋其狡

謀明知此約十三條餘地不留必干衆怒故必勒我承認爲中國甘心自願而後有詞以謝各國若無約強佔究畏各國之議其後也是以臣等屢陳管見此約非付各國據理公斷不能折其橫恣之謀非許各國開門通商無以制其侵陵之勢設或稍有遷就各國勢必羣起效尤則瓜分之禍立見查開門通商謂許各國皆可在東三省均霑內地雜居及開鑛修路工作製造商務一切利益與尋常僅在口岸劃給租界准辦商務者不同均經迭次電奏陳明在案此等辦法外國名爲開門通商亦名徧地開放蓋該處內地皆准各國人徧到任便居住不設租界不分華洋工商鑛路各利益皆准各國興辦其利與各國共之而管轄之權仍自我操之一切利益我收其稅訟獄巡捕我司其權官由我設兵由我駐地主之權絲毫不失是以屢次瀝陳請旨令我各國駐使及全權大臣布告各國乃李鴻章堅執不肯宣布誠不可解聞近日草約畫押後京師聯軍雖允定期撤退而天津並不交還查本年七月間臣之洞曾遣人向漢口英

總領事霍必瀾婉商言俄兵未撤俄約未廢可否由該總領事轉電薩使照會俄人詰問霍必瀾云英使必不肯發照會詰問俄國但恐將照會詰問中國耳此語大有可疑又七月及本月漢口英領事屢來照會言英於宜昌歸州巴東兩處購地囤煤爲稅契雖未允許然尙糾纏不休又日本近日遣其著名武將來長江及浙閩廣東游歷疊接日本委員及游學生來電來函均謂日將此次來華極爲鄭重具有深意至上海現駐英德法日等陸兵至今未撤種種情節均屬可慮可見各國均將視俄約之利害以爲進退效尤之舉已有端倪各國援例於各省各求所欲即是瓜分因循不斷禍至無日矣日前臣等同時接到日本貴族院議長公爵近衛篤磨書函並附陳措置東三省條議一冊詳加察覽其言深切懇至規畫宏遠於吏治兵備警察興利徵稅聽訟各事一一籌有辦法條理詳明查此事照俄約則我於東三省事事無自主之權與俄國屬地無異利則歸彼獨享害則責我獨承較明據吾地尤狠毒照東人所擬辦法則

東三省雖許外人雜居而主權猶操之在我營口即不收稅而內地收項至三千餘萬之多觀其章程於財政各項一一指實必其平日考察甚詳目前縱未能遽臻此數照彼辦法日後必不相懸如英國倫敦進口貨全不收稅名爲無稅口岸其地工商之業更旺富甲全球至各國均需互相牽制勢不得不安於無事橋陵永無樵採之驚豐鎬長有盤石之固較之委地俄人掌握之中利害奚啻霄壤其所擬辦法雖於中國舊章名目畧有變更而按之實政皆於地方有益即皆於國家有益我若採用儘可節取其意而不必盡襲其名其間若參用各國人爲顧問官法律官雖非舊章所有然其地遠於京師而近於俄境既許各國人雜居興利若非大改法制參用客卿其治理章程斷不能折服各國商民一概令其歸我統馭故該公爵條議中以立法爲第一要義而改定法制非用各國人爲顧問官不可即如各海關非用洋人爲稅務司扞手悉照外國稽察章程豈能令各國洋輪帖服受驗納稅事理甚明今使各國公同爲我守

此根本開此上腴從此遼東三省億萬年永爲我大清國所有更無侵削之虞杜大患而興大利計無有便於此者矣茲謹將其書函條議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以備采擇臣等晝夜焦思往復電商舍此別無辦法誠能照此施行其形迹雖似稍予通融而所得之實有轉非從前中國自守之時所能冀望者抑臣等之愚更有請者方今屢奉明旨講求變法特是不變不能圖存驟變又恐駭俗莫若於東三省采用該公爵條議先行酌量試辦如顧問法律警察三條果其有利無弊內地再爲仿行總之關東已爲他人所踞今若僅口舌商辯斷無完壁歸趙之期似無妨權出奇策以保舊京並可察驗成效而資節取惟必須敕令外務部趁早先向各國聲明俄人何日交還東三省我即日開門通商與衆共利最爲急著一面請旨敕下外務部及全權大臣將俄約照會各國請其公斷或可望英日美諸國合力相助還我舊疆庶免占踞日久別生狡計臣等憂憤迫切但有一策可采不敢不以上聞不勝惶迫待命之至

謹將日本貴族院議長公爵近衛篤磨原寄江鄂書函照錄

恭呈御覽

敬啓者自往年游歷貴國幸拜台顏僅不出二年天下之變洵有足驚魂動魄者焉顧列國東侵之勢日進月迫實爲古今之奇局而東亞之厄運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近數年來天禍貴國災患薦臻去年拳匪之亂禍機猝發不及救濟遂至有列國兵入京聖駕西巡之難此事也鄰人旁觀尙不能無慷慨況在貴國臣民其爲情何如哉顧列國入京非必有瓜分之意特以使館見圍之故勢出於不得已是以其圍一解講和案件務持和平撤兵之議亦將見其漸行是貴國之幸亦東亞之幸也惟夫列國之東侵俄國爲之唱首其包藏異圖實不可測而其於滿洲乘拳匪之亂窺貴國之無備長驅深入曾無忌憚占有其山河願使其官吏虐殘其人民肆然逞其所欲爲而不知厭竊惟滿洲東三省者係貴國皇室發祥之地位東亞之上游此地一爲俄國所有則建瓴之形席卷

之勢不可復遏而貴國瓜分之端乃自此始燎若觀火矣顧是皆閣下之夙所深憂遠慮固不俟篤磨之呶呶也篤磨嘗聞抱甕而知甕之輕重者必在甕之外篤磨在局外是以曩不省迂愚呈一書左右竊布腹心幸閣下不捐鄙陋見賜覆書詞意惻惻使人感激竊謂戒災移薪鄰人之誼警盜壞墻朋友之道豈敢不盡其所見乎抑今日俄國之藉口侵畧在於滿洲紀綱紊亂治安不保竊查貴國今日之情勢尾大不掉鞭長莫及當是時欲獨力回復滿洲蓋亦難矣而滿洲之不可棄既如前言則將何策以處之乎篤磨反復商量竊以爲今日之事惟有開放門戶以保領土耳開放門戶則列國不違保全領土則金甌不缺而俄國南下之患亦自是阻矣受禍爲福轉危爲安天下之長計無善於是如其綱目固非一言可盡乃具所嘗與同志講究者列爲一篇併呈之左右願閣下明察邇言取捨所衷以爲成案奏之西安請朝廷付之於列國會議夫開放門戶保全領土二大義者既列國之所聲明則此案之歸列國公議蓋不容

疑篤廕亦當說敵國當路者以致微力也抑其中細目如廢關稅區劃地方從其情實而改之潤色之亦自有其人篤廕之所論惟其要領耳篤廕素非不思所以使敵國政府提唱列國會議之道退而慮之無奈列國之間猜疑百端妒忌交滋故今日之事莫妙於貴國朝廷將東三省俄約自付之列國會議也若果得然則敵國當局亦與英美諸國協力贊同也必矣是篤廕之所以敢披瀝肺肝於左右也區區微衷閣下幸裁之不宜公爵近衛篤廕頓首

謹將日本貴族院議長公爵近衛篤廕籌辦東三省開門通商條議照錄恭

呈御覽

中國時局孔亟朝不測夕可慮且虞者不一而足而其最可慮可虞者莫俄佔有滿洲爲甚不欲保全中國則已苟願保全首不可不使俄人撤退滿洲也然欲使俄人撤退滿洲在今日已屬萬分難行惟有一法即將其地方洞開俾列國商賈自由貿遷不設制限凡鐵路鑛山漁業等所有利權一體均霑不得厚

於甲而薄於乙始爲彼此迭相牽制一國不能獨逞其慾壑所謂敞門通商宗旨是也施設敞門通商宗旨不可由常經須擺脫從來拘迂之見創建一種新法其節畧開列於左

一廢撤從來三將軍併合三省爲一省置總管府以治之

一府中軍政行政司法訟獄三權須分立以昭權限

一總管府設顧問或作參政院大理二院任立法訟獄

一總管府立民兵財三部分掌民事軍政度支事宜

一總管府由宗室親王中簡放凡各部官吏掄選國中俊才以充之無問滿漢之別

一各部聘用外國人之俊異優秀者爲顧問官教師以備諮訪

一上開變法各項稍就頭緒將牛莊以下各口岸海關撤去以便各國人自由來往貿易

一既准各國人於牛莊以下各口岸自由來往貿易須一面於山海關及蒙古設立稅關以爲徵征之地

一無論鐵路鑛山等利權准外國人一體均霑其購有田產及自由居住均在不妨

新法梗概

總管府二院及各部職制開列於左

一總管府爲統治滿洲之處故一切全權攬於該府

一顧問院專任立法爲參與總管一切機務之處

一大理院爲獄訟總滙之處且兼辦司法警察之事

警察有二曰行政警察保護民間閭防害杜弊於未然

曰司法警察摘發鉤距廉查罪狀於事後之謂

一民部爲地方行政之總匯辦理河湖道路戶口各事宜外兼辦保護農工商之事

一兵部爲兵權樞紐專辦邊防彈壓土匪

一財部專辦租稅事宜外兼監督鑛山森林原野以保護其利源之地

一總管府各衙門定員如左總管一人 協辦二人 辦事官如千人 顧問

院顧問官十人 辦事官如千人

一大理院 審官十人 以中國人三人 外國人七人爲額其一人爲院長

辦事官如千人

一民部 大臣一人 參贊官二人 辦事官如千人

一軍部 大臣一人 參贊官二人 辦事官如千人

一財部 大臣一人 參贊官二人 辦事官如千人

立法

國家既將滿洲門戶洞開關市譏而不征五方之民必至然沓至受一塵於此者必多矣治若輩不可用中國舊來之法宜變通成法參以西律制定新法由

顧問院提案付各部大臣各部大臣顧問官酌議從多數而決更由總管公布中外以昭公平

司法即獄訟

新法既設一切獄訟須從其處斷庶幾得公允但有治法而無治人未謂盡善盡美毫髮無憾也聽訟之官須精通律學兼曉外國語言事情始使兩造心服所以大理院須將中外異等材任用不專任華人

一大理院爲至高聽訟之處該院所讞斷爲定案不得控訴

一大理院設於奉天府各地方設按察使衙門以隸於該院按察使每衙門以三人爲額不妨用外國人充其選

一兩造並爲外國人或其一爲外國人者由按察使衙門審理其係初審且兩造均爲華人者姑由地方官處斷但兩造之一人不願地方官審理者由按察使衙門處斷

一不服按察使處斷者及被地方官吏枉屈者許其控訴大理院以昭雪冤枉
行政

民政部 一將全滿洲區分盛京吉林黑龍江三部每部置布政使一員統督管
內民政

一地方行政區畫率由舊章毋庸變更各府州縣廳置知事官一人

一廳以下鎮堡村邑須仍舊貫毋庸紛更即如保甲制度法良意美宜存此以
維持民心也

一行政警察 前項註
參照 由鎮堡村邑辦理州縣責其成可也

一各省以下除訟獄軍務外不別設專任之官由地方官一體辦理

兵部 一軍隊用募兵之制如舊但其式參酌文明國兵法折中其宜別爲一
式從其訓練

一全滿洲兵額以六十營爲限分駐防區域爲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大區每區

置都統一人統之

財部 據光緒十六年報冊營口一口貿易額不過九百六十三萬兩至二十五年則有三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兩之譜該口所入之國稅每歲約有五十萬兩爲政府進項一大宗論者云將營口爲自由口岸不征國稅於政府有損是未通大局者之言而不知列國商民來往此地所入內地租稅償關稅而有餘也今將將來進項大畧開列於左

一木材興安嶺伊勒呼里山長白山完達山長嶺子松嶺子諸山皆富於良材巨木參天開闢以來斧斤不入絕長補短其面積可以上二萬三千三百方里如按年輪伐出售可獲二百萬兩其利益無窮矣

二拍賣未開墾之地東三省土地膏腴彌望無際爲世界最沃之區而其既經開墾者僅不過四萬六千三百方里即爲全面積二十二分之一今將河川山邱森林等置之不算其可開墾之地猶有十四萬方里將此測量區劃拍賣內

外人民將十六年爲功程每歲約可五百萬兩既經開墾則從而征地租其所入尙不止此也

三鑛稅盛京富於煤利既係世人所稔聞吉林黑龍江二省砂金大豐其他五金之藏於地中者不可勝數政府定鑛律准內外人遵其開採從征其稅約可歲獲五十萬兩

四人頭稅東三省現在人口計有千二百萬如能洞開口岸招徠遠人不十年而至三千六百萬今將其半算爲老幼廢疾者不能自立其半猶克自立每人年徵一兩每歲可得千八百萬兩也但人頭稅者從人口而乘除不可望驟多與拍賣地段三項表裏不可不知也

五地稅滿洲土宜以農產爲大宗即如黃豆餅豆油藍靛菸草土藥高粱其尤著者也政府從來宗旨在抑壓一切土產皆於內地釐卡重稅以爲敲剝之謀而不知苦民兼損於政府也故自今而後內地一切通過稅宜廢撤代以地租

也從來政府所入地租惟有五十六萬兩如加之以將來開墾之地段可增至二百萬兩也

六鹽稅渤海產鹽之地甚多現在所徵稅項僅有三十七萬五千兩如至戶口蕃殖必增至七十五萬兩矣

七火酒稅北方各地釀火酒尤夥其值每歲上一千萬兩如徵其十分之二猶可得二百萬兩也

八土藥稅阿芙蓉害於人體而損於國家元氣毋庸贅述如撤關不徵洋藥之入於內地者百倍於今日矣況於盛京所產土藥不少乎宜防微杜漸以保衛民生但禁煙一事宜緩不宜急其法在使捕房就各戶一一查核是否食煙食煙者每人從重課捐以俾各人稍自節欲兼有大益於國家進項今假算全洲癮者必有二十萬人每人年捐五兩總額有百萬兩之額

以上八項進款總而計之共有三千百二十五萬兩用此首繪測全洲開墾道

路浚濠口岸併及軍防行政各項認真辦理而後國家不富強者未之有也
上諭據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東三省俄約要盟貽害惟開門通商可以轉危爲
安一摺所陳辦法具見苦心朝廷於此事昕夕焦思熟籌利害迄無良策俄之
要盟叵測誠如該督等所慮但東省俄人尙未交還今遽將俄約宣請各國公
議必致激怒於俄勢成決裂東三省又大遭蹂躪更恐震驚陵寢是通商未成
而巨禍立至事將不可收拾彼時各國即能爲我發抒公論必不肯爲我以兵
力向阻又將何以爲計且該督等原奏亦稱聲明俄人何日交還我即開門通
商今並未交還而遽宣此說豈非徒以空言先受實禍此事關係甚重該督等
當再按照所諭各節詳細妥籌善策迅速密奏總期不至使俄怒而決裂利未
形而害先至是爲至要欽此

致江甯劉制台 四月二十八日寅刻發

函件均悉長岡來鄂帶來近衛函及東三省開門通商辦法一本與呈尊處之

件同查俄人圖佔遼東非借各國通商斷無保全之策細閱近衛所擬各條皆有利無害之事進款三千萬雖係懸擬然五六百萬確有把握至免營口關稅僅抽內地課稅乃英國辦法便通商而不損國用確無窒礙若內地任便通商藉以收回審斷外人之權日本籌謀十數載始能辦到東三省果能照辦豈非幸事即暫用洋員判斷猶是中國之官行中國之律究勝領事西律審判也竊思遼東已經俄踞強立新約此時若爭回直是儻來之物落得照此破格試辦且中國果欲變法自強挽回利權必須多所更張方可然內地十八省驟言及此必然駭聽梗阻莫妙於藉俄人佔踞滿洲趁此商諸各國先行試辦果有成效再行酌取數條推行內地此事終恐全權偏執成見樞府拘泥游移然事關我朝根本之地中國自強之機總宜竭力爭之擬請將近衛此議由尊處飛速會奏將各條有利無害剖折陳明切勸朝廷照辦以杜狡謀而保疆土再公法戰後立約約內未聲明者悉照戰後情形今議公約而全權絕不提及東三省

將來恐俄人以約未聲明暫踞便成永踞又不可不切請飭令全權趁此議及也尊意如何祈速復沁

劉制台來電 四月二十九日辰刻到

沁電悉全權議欵不提東三省咄咄怪事若俟回鑾後合肥與俄重申前議面請諭旨畫押中外挽救不及各國怒而效尤便成分裂之禍機局甚危不可不豫爲防杜開門通商公前已奏雖舍此亦無保東三省之策近衛所擬各節於東三省官制政令賦稅全行更改內間之意過新之事不行必以爲駭人聽聞置之不理於事仍屬無濟蓋全權方允俄將交還東三省內間決不肯視爲儻來而破格試辦也鄙意宜將俄人堅忍狡詐待時而動詳切會奏請嚴飭全權於賠款議定後照會領袖公使請俄照議交還不另立約並於公約內載明東三省在內賠款而外一切自主權利仍歸中國與俄無涉儻再有疏忽即惟李某是問公議所在諒俄亦無能爲厲且看合肥如何覆旨再行酌奏總以回鑾

前議有東三省實在辦法方免後患一面將開門通商一事密電駐英日兩使
德意兩國相助舉行該處政治宜如何變通盡利由兩使諮詢採擇電奏擇其
可行者行之似較近衛擬章從容不迫易於動聽目前不妨密爲籌商俟俄兵
撤退即行宣諭次第舉辦大意加是尊意若謂然即會奏祈速示坤勸
其後東三省改總督巡撫實肇端於此

致江甯劉制台 八月初二日丑刻發

公約已畫英人不交還天津明係因俄約效尤合肥堅執不肯宣告各國開門
通商又不請各國公斷恐永踞之勢已成效尤之事踵至矣擬即日具摺瀝奏
力言除開門通商萬無存遼之法將日本近衛公寄來書函條議所論東三省
開門通商辦法一併照錄進呈以備朝廷採擇摺內聲明儘可節取其意而不
必盡襲其名擬會台銜具奏尊意如何祈速電示董

致江甯劉制台 八月初三日巳刻發

據京函言英人於六月杪照會全權言長江通商口岸至四川重慶均由彼駐兵防衛又照會問東三省俄約是否另議或仍前說作何歸束所得利益各國是否均霑約期索覆等語此事顯係效尤可駭已極想尊處已早有聞鄙意擬會尊銜據所聞電奏請飭全權據實電復祈速裁酌電示再進呈近衛公函議奏稿昨已交郵政寄呈明日可入覽公或會銜或否請閱奏稿後速電示摺已繕就俟尊電即發江

劉制台來電 八月初七日子刻到

東三省事前得董電當復請挈銜會奏項奉函摺感佩至不可言如尙未發遞即請速發坤魚

興辦鐵路之始

光緒七年劉銘傳奏請興造鐵路畧言時局日艱中國非速開鐵路萬不能自強蓋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以及釐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

一道尤爲急不可緩之圖鐵路造成呼吸靈通聲勢聯絡裁兵節餉併成勁旅轉運鎗礮軍火朝發夕至十八省合爲一氣一兵可抵數兵之用將來兵權餉權盡在朝廷不爲疆臣所牽制請先由清江至京一路興辦疏入飭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劉坤一議覆請如所請行於是都中羣議紛騰至有鐵路亡國之論後十三年海軍衙門奏請興修由大沽至天津一路始允試行十五年令各省將軍督撫議興辦鐵路各抒意見鄂督張文襄公創議自蘆溝橋起經行河南達於湖北之漢口鎮先從兩頭試辦南自漢口至信陽州北自蘆溝橋至正定府借法比兩國資本延比人爲工程師嗣又奏籌造廠鍊鐵俾路軌可由自造至二十八年始一律通車此爲中國長途鐵路所自起

陳蔡互訐

諭軍機大臣等陳啓泰奏蘇松太道蔡乃煌漠視公款藐玩綱紀一摺其中究竟係何情形著端方按照所指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迴護原摺著鈔

給閱看尋奏詳加確核畧迹原心究係因公請免置議報聞

時煙禁甚嚴而江蘇巡撫陳啓泰實有嗜好蔡乃煌乃挾持攻訐有橫一榻之烏烟又八圈之麻雀語報紙騰載成爲笑談適上海源豐潤銀號倒閉蔡恃澤公奧援將各省所解之賠款悉數存該號生息致數十萬公款均歸無著故陳以漠視公款揭參交江督端方查辦一時談士謂端有陳蔡之厄蓋一以親臨上司揭參屬員反爲所劫持一則蔡之存款生息實與澤公有關不無投鼠之忌此固由於紀綱不整然蔡之跋扈實有難乎爲上者焉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三十二年六月丙辰諭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載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

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體查用備甄採毋負委任所有各員經費如何撥給著外務部戶部議奏

七月乙酉續派商部右丞紹英爲出洋考察政治大臣

戊辰諭載澤等奏二十六日乘坐火車出京正擬開行陡聞轟震之聲查係炸彈猝發載澤紹英均受微傷除車旁傷斃三人外其餘隨員僕從亦有被傷者車內轟斃一人驗有炸彈毀裂痕迹等語並據那桐等具奏前來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匪徒如此橫行實屬目無法紀著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工巡局督辦鐵路大臣等嚴切查拏澈底根究從重懲辦以儆兇頑所有外城工巡局委員及南營參將鐵路車站委員疏於防範均著查取職名交部議處

九月戊戌命尙其亨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前往各國考察政治

趙啓霖劾段芝貴疏

三十三年三月御史趙啓霖奏東三省改設督撫原以根本重地日就貼危朝

廷銳意整飭特重封疆之寄冀收拱衛之功不謂竟有乘機運動夤緣親貴如段芝貴者臣聞段芝貴人本猥賤初在李經芳處供使令之役繼在袁世凱署中聽差旋入武備學堂爲時未久百計夤緣不數年間由佐雜至道員其人其才本不爲袁世凱所重徒以善於迎合無微不至雖袁世凱亦不能不爲所蒙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過天津段芝貴復夤緣充當隨員所以逢迎載振者更無微不至以一萬二千金於天津大觀園戲館買歌妓楊翠喜獻之載振其事爲路人所知復從天津商會王竹林措十萬金以爲慶親王奕劻壽禮人言藉藉道路喧傳奕劻載振等因爲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龍巡撫不思時事艱難日甚一日我皇上宵旰焦慮時時冀轉弱爲強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體深宮憂勤之意在段芝貴以無功可紀無才可錄並未曾引見之道員專持夤緣驟躋巡撫誠可謂無廉恥在奕劻載振父子以親貴之位蒙倚畀之專惟知廣受賂遺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於不顧尤可謂無心肝不思東

三省爲何等重要之地爲何等危迫之時改設巡撫爲何等關繫之事此而交通賄賂欺罔朝廷明目張膽無復顧忌眞孔子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旬日以來京師士大夫晤談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貴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濫縮疆符誠恐增大局之貽危貽外人之訕笑臣謬居言職緘默實有所不安謹據實糾參應如何懲處以肅紀綱之處伏候聖裁

上諭御史趙啓霖奏新設疆臣黃緣親貴物議沸騰據實糾參一摺據稱段芝貴夤緣迎合有以歌妓獻於載振並從天津商會王竹林措十萬金爲慶親王壽禮等語有無其事均應澈查著派醇親王載澧大學士孫家鼐確切查明務期水落石出據實覆奏

載澧孫家鼐奏三月二十五日軍機處片交本日內閣 上諭御史趙啓霖奏前文欽此欽遵臣等奉到諭旨即商同派委正紅旗滿洲印務參領恩志內閣待讀潤昌前往天津詳細訪查現該員等稟稱到天津後即訪歌妓楊翠喜爲

王益孫買去當即面詢王益孫稱名王錫瑛係兵部候補郎中於二月初十間在天津榮街買楊李氏養女名翠喜爲使女價三千五百圓並立有字證再三究問據王錫瑛稱楊翠喜現在家內服役又據楊翠喜稱先在天仙茶園唱戲於二月初間經過付人梁二與身父母說允將身賣與王益孫名王錫瑛充當使女復據楊翠喜之父母並過付人梁二等稱伊養女楊翠喜實在王益孫名錫瑛家內現充使女等語其王竹林措十萬金一事詢據王竹林稱名王賢賓係河南候補道充當商務局總辦與段芝貴並無往來現雖充鹽商並無數萬之款所辦商會年終入款七千餘圓本局尙不敷用其商會事件係公同各商董會辦並非一人專理當即調查帳簿亦無此款並令王竹林與在局商董公同面質據商會協理甯世福等公同言及給段芝貴措十萬金之款不但未見而且未聞商董等均情願出具連名甘結復訊天津闔郡各商據錢行商董鄭金鼎等各商人公同爲王竹林具結稱段芝貴實無向王竹林措十萬金之事

等語據該員等稟覆前來臣等即將案內要證王益孫名王錫瑛楊翠喜之父
母王竹林名王賢賓並保證商會協理甯世福錢商鄭金鼎等提傳來京面訊
各所供與該員等所查相符均無異詞

上諭前據御史趙啓霖奏參新設疆臣貪緣親貴一摺當經派令醇親王載澧
大學士孫家鼐確查具奏茲據奏稱派員前往天津詳細訪查現據查明楊翠
喜實爲王益孫即王錫瑛買作使女現在家內服役王竹林即王賢賓充商務
局總辦與段芝貴並無往來實無指款十萬金之事並調查帳簿亦無此款均
各取具親供甘結等語該御史於親貴重臣名節所關並不詳加察訪輒以懲
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實屬咎有應得趙啓霖著即行革職以示
儆朝廷賞罰黜陟一秉大公現當時事多艱方冀博採羣言以通壅蔽凡有言
責諸臣於用人行政之得失國計民生之利病皆當剴切直陳但不得撫拾浮
詞淆亂觀聽致啓結黨傾陷之漸嗣後如有挾私參劾肆意誣罔者一經查出

定予從重懲辦

丙寅載振奏

奴才

派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未達乃專對而使四方

恩寵有

加遂破格而躋九列方滋履薄臨深之懼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以致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 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跼蹐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惟庸鈍無能負 兩聖知人之哲思維再四展轉旁皇不可爲臣不可爲子惟有仰懇 天恩准予開去御前大臣農工商部尚書要缺以及各項差使願此後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載振奏

瀝陳下悃懇請開去各項差缺一摺載振自在內廷當差以來素稱謹慎朝廷以其才識穩練特簡商部尚書並補授御前大臣茲據奏陳開去差缺情詞懇至出於至誠並據慶親王奕劻面奏再三籲懇具見謙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

如所請載振著准其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尙書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體現在時事多艱載振年力富強正當力圖報効仍應隨時留心政治以資驅策有厚望焉

兩宮升遐

光緒三十四年冬十月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皇帝龍馭上賓飲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太皇太后懿旨以攝政王載灃之子 御名入承大統承嗣 穆宗毅皇帝爲嗣並兼承 大行皇帝之祧同月二十二日未刻太皇太后崩

宣統入嗣

本月二十二日欽奉 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軍國政事均由監國攝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國政黜陟賞罰悉聽監國攝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應恪遵 遺命一體服從懿親宗族尤應懷守國法矜式羣僚嗣後王公百官倘有

觀望玩違暨越禮犯分變更典章淆亂國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國法斷不能優容姑息以致敗壞紀綱庶幾無負 大行太皇太后委託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

按當時某懿親意氣甚盛在內廷時有呵斥從官責打太監之事故有此諭

趙炳麟請清政源疏

御史趙炳麟奏 臣於光緒三十三年六月間迭次疏請清政源規復軍機署名之制皆未見施行伏讀乾隆三十年閏二月 上諭向來軍機大臣寄信諭旨該督撫等覆奏時止稱接准廷寄並不書寫承旨銜名於體制殊未允協嗣後各省督撫等接准軍機大臣遵旨寄信傳諭有應具摺覆奏者俱著將寄信內所開承旨人名一一開寫不得但稱廷寄及軍機處字樣可於奏事之便傳諭各督撫一體通傳應行奏事之各該衙門遵照欽此三十六年二月 駕巡山東大學士尹繼善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劉綸俱未隨扈經軍機處奏請面

奉 諭旨清字寄信著尙書福隆安署名漢字寄信著尙書于敏中署名欽此
推 聖人立法之心深鑒唐代之墨敕斜封明室之口傳中旨皆流弊無窮故
令承旨者署具銜名責有攸歸政本自能清肅東西國副署之制亦同此意近
日欽奉 大行太皇太后遺詔命攝政王代行君主統治之大權應署銜不署
名凡宮內事件應用 皇太后懿旨者必有攝政王面奉 皇太后懿旨字樣
凡行政事件或簡受官缺應用 諭旨者必有攝政王傳 諭旨字樣凡批答
臣工章奏應用交 旨者必有攝政王傳 旨某衙門議奏或知道字樣在攝
政時無攝政王署銜者無論如何皆無效力如是則政權統一京外臣民皆曉
然於是旨也確係遵 大行太皇太后遺詔經攝政王之裁決者非大臣所專
擅亦非內監之口傳天下之信用克堅海內之覬覦自息至軍機大臣寄信交
片亦應遵照乾隆時 祖制於 諭旨後一一開具承旨銜名部院督撫有應
具摺覆奏者應開寫某年月日接軍機大臣某某等字寄奉攝政王傳 旨等

字樣如此則於 祖制悉合而一切流弊皆可杜絕擬請明頒 諭旨布告天下以清政源而昭信守得 旨著內閣各部院衙門併案會議具奏

罷斥袁世凱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壬子朔壬戌

諭內閣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 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病以示體恤之至意

袁以戊戌之役傾陷 德宗攝政監國實有意置之重典卒以 隆裕仁慈各軍機又爲之叩求僅以足疾開缺可云倖免細玩此諭於不意下忽接患疾語氣輕重不倫奉 旨日倉皇出都舊識無敢與通音問者惟學部侍郎嚴範孫 修獨抗疏訟言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於斥棄等語同列代爲之危旋亦乞病去官當時頗爲難得

江春霖劾慶邸疏

御史江春霖奏老奸竊位多引匪人非特簡忠良嚴杜濫進不足挽危局而贊大猷竊溯戊戌變政全局爲前軍機大臣袁世凱一人所壞世凱因得罪先帝乃結慶親王奕劻爲奧援排斥異己徧樹私人包藏禍心覬覦非望幸而瞿鴻禨退先朝起監國攝政王以鎮之世凱進先朝又召閣臣張之洞以參之天與人歸謀不得逞及我皇上御極首罷世凱奕劻恭順以聽而其黨亦慄慄危懼中外相慶以爲指日可致太平矣旣而窺見朝廷意主安靜異派無所登庸要津仍各盤據而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署郵傳部侍郎沈雲沛復爲畫策汚名嫁與他人而已陰收其利被劾則力爲彌縫見缺又薦引填補就衆所指目而言江蘇巡撫寶棻陝西巡撫恩壽山東巡撫孫寶琦則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則其姪婿浙江鹽運使衡吉則其邸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則其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則其子載振之乾兒郵傳部尙書徐世

昌則世凱所薦兩廣總督張人駿江西巡撫馮汝駿則世凱之戚亦緣世凱以附奕劻而陰相結納者尙不在此數樞臣名有五人實仍一人攬權而已現查軍機大臣戴鴻慈業已出缺若皇上監國攝政王復聽奕劻薦引私人或誤用老邁庸懦者充數伴食大局之壞何堪設想臣在先朝劾奕劻父子及世凱者疏凡八上皇上臨御以來亦屢有言均未荷蒙鑒納賤不謀貴疏不謀親何苦數以取辱但念蒙恩寬免處分並飭指陳遠大樞臣賢否實爲治亂攸關遠大孰有過於是者緘口不言撫衷滋疚敢懇聖明攬天下才極一時選不論官階崇卑是否現任破格擢用俾效贊襄奉

上諭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一摺朝廷虛衷納諫博採羣言然必指陳確實方足以明是非該御史所奏直隸總督陳夔龍爲奕劻之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爲載振之乾兒各節果何所據而言著江春霖明白回奏御史江春霖奏違

諭明白回奏竊臣原奏寶葵恩壽孫寶琦爲奕劻親家志森爲奕劻姪婿衡吉爲奕劻邸內舊人徐世昌爲袁世凱所薦張人駿馮汝驤爲袁世凱之戚皆緣袁世凱以附奕劻各節陛下均置不問獨提陳夔龍朱綸二事著臣明白回奏是臣所參八款皆實疑此二事尙近曖昧請據所聞明白陳之陳夔龍繼妻爲前軍機大臣許庚身庶妹稱四姑奶曾拜奕劻福晉爲義母許宅寓蘇州婁門王府致餽皆用黃匣蘇人言之鑿鑿夔龍赴川督任妻畏道難逗留漢口旋調兩湖實奕劻之力朱綸拜載振爲義父係由袁世凱引進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朱綸曾到其父吉撫署內購備貂往人參珍珠補服等件送禮朱家寶每於大庭廣衆誇其子之能不以此事爲諱現猶不時往來邸第難掩衆人耳目並非任意捏誣皇天后土實式臨之且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臣劾載振與袁世凱結拜弟兄疏請語如涉虛甘坐誣謗時奕劻袁世凱同在軍機竟不敢辯前之得實即可證後之不虛原摺尙存可取覆按臣豈不知蔣式理趙啓霖

皆以劾奕劻罷官仗馬一鳴三品料去祇以樞垣重地恐或汲引非人貽誤大局激於忠憤冒昧直陳奉

上諭前據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一摺牽涉瑣事羅織多人朝廷早鑒其誣妄其中謂陳夔龍爲奕劻之乾女婿朱家寶之子朱綸爲載振之乾兒尤屬荒誕不經當即諭令明白回奏茲據覆奏率以數十年捕風捉影之事及攻訐陰私之言皆屬毫無確據恣意牽扯謬妄已極國家設立言官原冀其指陳得失有裨政治若該御史兩次所奏實屬莠言亂政有妨大局親貴重臣固不應任意詆誣即內外大臣名譽所關亦不當輕於污蔑似此信口雌黃意在沽名實不稱言官之職江春霖著回原衙門行走以示薄懲

按貴陽陳後石制軍夔龍以部曹洊歷順天府丞庚子兩宮西幸朝列一空陳以責在地方隨兩全權在京辦事慶邸特倚重之其擢升之速以成勞非攀附也江御史遽以道途浮議率入彈章好事者至爲俳詩詠之迨共和

詔下陳遂決意掛冠漢大臣之能全晚節者罕與倫比

甲子諭內閣前經諭令建言諸臣毋得懷挾私見及毛舉細故倘敢任意嘗試必予懲處該言官等應如何敬謹懷遵乃昨據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並明白回奏各摺牽涉瑣事羅織多人以毫無確據之言肆意誣譏殊屬有妨大局本應予以重懲姑念該御史平日輅直尙無劣迹是以從寬祇令其回原衙門行走朝廷於用舍大權斟酌至當毫無容心茲據陳田趙炳麟胡思敬等奏請收回成命暫予優容留任効用之處著毋庸議

戊辰諭給事中忠廉等奏言言路無所遵循勢將阻塞流弊滋多籲請 明降諭旨以重臺職竊 臣等恭讀本月十九日 上諭前文欽此 綸綍昭垂 臣等何敢瀆請惟 臣等所論者非一人之去留乃全臺之職掌亦非一官之存廢乃舉國之安危請就我國現在情形參酌中外古今設官分職之理敬爲我 皇上陳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爲民也君不能以獨治設官以分治之而用人不

能必其皆賢也於是設御史臺以監察行政彈劾官邪綱紀相維上下皆受其治於法律之中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天下治矣其在東西立憲各國有國會以糾察政府通達民情又有行政裁判院以司行政之訴訟左右維持勢無偏重理有同然也我 列祖 列宗以來許臺臣風聞言事者深念民人疾苦非是無以周知官吏貪橫非是無以禁止法良意美行之二百餘年倘彈劾大臣即謂其懷挾私見則彈劾小臣必又以爲毛舉細故且言路爲衆怨所歸勢不得不發人之私攻人之過若概以爲污蔑則將進言者其將何以措詞一人不能爲惡欲揭其行私納賄之由不得不牽涉其黨若概以爲羅織則將來進言者又何以自明其迹是都察院之性質全失矣而國會未開行政裁判院未立司法之權與司法相混合會計之事無專司以檢查一切大權皆付諸內外行政大臣之手並舊日都察院之性質亦歸於有名無實 陛下能必所用之人皆無過舉乎倘不幸而巧立名目剝削百姓輦金私室集怨公朝如是則民

受其害矣更不幸而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威立勢成相顧結舌 天子號令不出一城孤立無援竟同尾大如是則君受其害矣且也九年籌備事體紛繁萬一徒飾其名不求其實大臣以一紙空文報諸政府政府以數言獎語稱爲考覈從虛文觀之則百廢俱舉就實事考之則百舉俱廢無人糾發 陛下終無由知之如是則不免上下相蒙大臣之巧黠者甚且託名辦事歛費閭閻其實則輸賄要津已收其利而所辦之事全虛也上既許民人以立憲之福下反受官吏立憲之禍如是則不免上下相疑民猶水也載舟者水覆舟者亦水不堪其虐餓而走險必召分析之禍其原由於行政專橫之所致也 臣等以茲事關係重大應請 明降諭旨飭令建言諸臣仍遵 欽定臺規歷奉 列聖諭旨辦理奉 上諭前因御史江春霖以毫無確據之言肆意瀆陳殊失建言大體諭令回原衙門行走以示薄懲茲據給事中忠廉等奏稱請飭仍遵 欽定臺規 列聖諭旨辦理等語覽奏殊多誤會朝廷優待言官凡有切實指陳無不

虛衷採納豈有抑遏言路之心況我朝 列聖廣開言路凡有條陳得當無不虛衷嘉納其參劾失實者亦必予以譴責詳載臺規該給事中等當共知之嗣後仍宜恪遵 祖訓謹守臺規凡遇民生疾苦官吏貪橫諸大端務當據實陳奏如立言得體必立予施行用副朕博採羣言虛懷納諫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立統計局

憲政編查館奏統計之法由來最古周官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司會考歲成以知四國之治司徒頒比法以受三年之要王制亦言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雖其成式不傳而鄭重統計之意要可概見漢令郡國上計唐令州縣報最至今每屆歲終內外衙門猶有彙奏戶口城隍錢糧倉穀之事古今典章未嘗不合特以日久相沿簿書期會習爲故常祇視爲報政之虛文遂失其立法之本意臣館遵設統計局奏定辦事章程並由各部

院分設統計處各省分設調查局搜集各種事項彙齊辦理現已先後奏明成立並據民政部等衙門咨送表冊到館伏查東西各國所以刊行統計之意非徒磨勘帳籍繪演算式而已將以研究國家之勢力人民之情狀察其消長進退之原以爲比較設施之準也惟其關係重要故列爲科學一門中國疆域廣袤民物殷闢政治寬大而相習爲疏闊交通艱阻而遂成爲隔閡州縣之事督撫不盡知督撫之事部院不盡曉創辦統計之初勢難一一賅悉而委曲繁重尤莫甚於民政財政兩門民政以清查戶口爲最難財政以清理款目爲最要方今積習相仍編審既虞紛擾報銷盡屬通融檢門牌則戶戶有脫漏之人查庫簿則處處有參差之數一端已不可究詰況關乎全體之繁是以逐年籌備事宜首以此爲憲政之初基開宗之先務今則清查戶口章程清理財政章程民政部度支部均已奏定通行既有審端致力之方自有循序進行之效所有統計事項自宜一併從此入手以期相輔相成謹將例要解說繕具清單連同

表式呈進伏候 欽定頒行所有表中應開事項擬請飭下內外各衙門自此
次奉 旨文到日起限半年內務各查照表式例要逐一確實迅速填報咨覆
以備查核不得粉飾稽延依議行

甘大璋請修明禮教疏

內閣侍讀學士甘大璋奏恭繹宣布立憲預備以修明禮教移易風俗爲禮部
責任又以刑律之源根乎禮教修訂宗旨必本此意良以禮教爲中國數千年
立國之本將欲規定憲法必先修明禮教始能據禮以爲憲法之範圍此君政
立憲與民政立憲之分途即中國憲法與外國憲法之異點禮爲根本法憲爲
循用法律爲防禁法現聞禮學館但主纂書不明修禮憲政館但知步趨日本
不識中國數千年相承倫敦之重哲學之微與國故民風之關係法律館專賴
所聘洋員錄其國已成之法律與我國倫敦官制禮俗民情動多鑿枘該三館
爲議法之權衡即爲立政之基礎豈可聽其草率從事又聽其各不相謀致修

禮成無用之冊訂律有非禮之條即編成憲法勢必視爲不能實行之具文擬請飭三館會議提出禮教與憲政法律互有關係互有出入及所有妨礙所當損益各條別爲議案各據所學引決經義參酌憲章勘合律意統歸劃一始行決定以禮爲規定憲法之根據即以律爲維持禮教之大防庶三館會通而立法乃並行不悖得

旨著禮部法部會同集議後咨商憲政編查館再行覆核

李國杰劾端方疏

宣統元年十月 諭李國杰奏據實糾參大員一摺 孝欽顯皇后梓宮永遠奉安 山陵禮節隆重應差各員宜如何敬謹將事乃直隸總督端方沿途派人照相初三日舉行遷奠禮焚化冠服時該督乘輿橫衝 神路而過又於風水牆內借行樹爲電桿實屬恣意任性不知大體直隸總督端方著交部議處尋議革職

按托活絡午橋督部端方任直督時值孝欽皇太后奉安山陵近支王公皆一律孝服步行無從辨識端自岔道乘轎而來呵殿推排幾於傾仆於是王公憾之抵倚廬時隆裕后以供設多缺詢內監以地方官主名內監以地屬直督管轄端某平日非不善辦差者特近日督撫權重不免有輕視宮庭之心倘在老佛爺時誰敢如此草率者故隆裕亦憾之此消息遂洩於外某京堂者故與端有憾慨然以草疏自任他人多不願出名適李襲侯國杰以散秩大臣隨扈毅然署名奏入下部議擬以革職端回京後於西山建別墅額曰歸來庵有終焉之志值五十生日知交爲治酒往祝談讌極歡其素所款密而仰賴之者獨不至端則大悲以爲是將以吾爲不復出耶因廣事結納不數月竟以侍郎銜督辦川粵漢鐵路實則內意定以端任湖廣以瑞澂調北洋驅車出都過彰德與袁珥城流連三日抵鄂後瑞知其將來取代遇事齟齬瑞固恃澤公奧援乃令其子國華入京以甯罷勿調相要挾事

遂中輟適川省爭路風潮愈烈 廷旨令端馳往查辦初電懇辭謂查辦云者屬在居間若局中人轉難置喙是矣會有京友來述徐鞠人世昌之言謂此行實爲川督左右之欲獵官者爭慾魚之欣然啓行至資州其隨往之陸軍叛應革命與弟候補知府端錦同時遇害即此不甘寂寞之一念有以致之然得以全節而終未爲不幸

又端任兩江日胡御史思敬會劾其十罪二十款經粵督張安圃人驗查覆了事內有自光緒以來政尙寬大上下師師習爲軟熟言路彈章必陰伺朝廷已厭之人而後發疆臣覆奏必密揣政府私受之意而後陳頗中時弊

庚子誣陷被罪諸臣予謚建祠

己巳諭內閣朕恭讀光緒二十六年二十七年迭奉 諭旨特將誣陷被罪之前戶部尙書立山兵部尙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開復原官並錄用子嗣仰見我 德宗景皇帝秉承我 孝欽顯皇

后慈恩垂訓一秉至公惟念該故員等心存君國忠饗可矜允宜再沛恩施嘉名特錫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袁昶均著加恩予諡用示朕推廣 慈仁之至意尋予立山謚忠貞徐用儀謚忠愍許景澄謚文肅聯元謚文直袁昶謚忠節元年五月 予故兵部尙書徐用儀吏部右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杭州西湖建立專祠從浙江巡撫增韞請也

胡思敬奏聚斂糜費之害

御史胡思敬奏竊見今日謀利諸臣其悍然無忌有破巢取卵之思其冥然罔知有飲鳩止渴之險自甲午庚子兩次賠款民力已岌岌不支壬寅改練新軍分攤各省數盈千萬竭澤而漁勢成孤注乃者內外諸臣藉口舉行新政百計侵漁菸酒加稅鹽勛加價整頓契稅牙帖數之蔚成大宗者部臣既次第頒行其餘各省私自籌畫款目繁多不可縷數極而業之至穢且賤者灰糞有捐物之至纖且微者柴炭醬醋有捐下至一鷄一鴨一魚一蝦凡肩挑背負日用尋

常飲食之物莫不有捐居者有房捐行者有車捐其顯然干犯名義者有賭捐有娼捐有彩票捐馴至百物踊貴土貨不流傭人日獲百錢不抵昔時二三十錢之用一農民也漕糧地丁耗羨之外有糧捐有畝捐有串票捐田畝所出之物穀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任七八捐力不能勝則棄田而潛逃者比比也一商民也有關稅有釐金有統捐有鋪捐有落地稅有銷場稅一物經六七稅本息俱折則閉門而倒騙者纍纍也奸人爲虎作倀先輸銀於公家徐藉官府勢力敲吸窮民血髓於是有包捐之名紳豪假公濟私遇事輒思自肥藉學堂警察鐵路名目按戶科派於是有勒捐之法直隸陝西江蘇諸省亦嘗聞抗捐罷市小則施以桁楊大則壓以兵力不難制也捐之不已又從而闕其流通之路聞吉林出帑金開設糧店二十餘所禁鄉人米穀不得他售每石額外抽收一斗名曰貨樣買則抑壓賣則居奇官家而行劫奪之政是殆絕民粒食矣司農歲入由三千萬漸至二萬萬不爲不多而計臣日夜憂貧徵銀

之奏雖寢印花之稅且興累棋將墜來日大難不乘此頓飭紀綱仍事事徇諸臣之請雖再倍其入由二萬萬以達四五萬萬知其猶不足以供內外臣工之揮霍臣所謂歛派太重者此也舊制六官分曹治事廉俸之外不費公帑一錢自十部並建各攘臂以爭利權多者如農工商部郵傳部陸軍部歲費四五十萬少者如外務部度支部歲亦三四十萬謂舊日之員司不足辦今日之新政每部設一學館猶可言也謂舊時之衙署不足延今日之人才必改建西式洋房不亦僨乎事之隸學部者大學分科請款至二百萬游學生洋教習以及購置圖籍品物歲不下千萬事之隸外務部者考察一次費至百餘萬賽會一次費至數十萬事之隸陸軍部者歲一會操費亦百餘萬農工商部所勸者何農所倡者何工數十萬金建一陳列所亦既付之一炬數十萬金建一試驗場遠購珍禽異獸奇花怪木羅列其中徒供閒人遊戲而已至民政部之設警官募警兵法部分支爲大理院又分支爲審判廳檢察廳用人籌款更紛劇不可數

矣奉天歲入五百萬不亞江浙財賦之區實官捐不能指其確數計亦將及千萬部臣先後籌撥見之奏報者六七百萬徐世昌擁節不及二年耗散殆盡設官二百餘員坐嘯一城恣爲淫侈親故朋好附之以取富貴者千百成羣土木大興斧斤日夜不絕臣所謂糜費太多者此也京官夙稱清苦邇來物力愈艱俗尙愈侈飯莊戲館高躔入雲酒肉喧囂觥籌交錯娼門蠟炬五色輝煌街巷縱橫游人如織舉國若狂競好奇服高冠岌岌招人笑侮日變月異有同服妖洋車兩馬並駕馳驟如飛自王公下至部員貴介無等威貴賤通乘之甚或以姬妾相餽遺以骨董珠貂爲媒媵此輩官京時如此出履外任可知臣所謂宦途太奢者此也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上多一毫侈之舉則下增十百餓死之人內外公文提取指撥動輒數十百萬抑知甘涼旱地有垂死之人氣息未絕饁肉已爲人割陷者乎徐淮之間有路劫百錢買餅餌充饑未及下咽而延頸就戮者乎遼陽鬚匪出沒無常當春耕種獲食則匪散爲民冬寒食盡無聊則民

復聚而爲匪其迹可誅其愚可憫廣東離城一步白晝不敢孤行始而掠物繼而擄人大吏發兵捕之血流被道不能止也棗陽饑民相率圍譟縣署求入牢獄乞賞囚糧永平以鹽捐激變局所搗毀一空此皆目前之事古人有言獸窮則鬪鳥窮則攫又曰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可不懼歟臣所謂民生日蹙者此也謀利者每倡言以民間之財辦民間之事夫民間之事孰有大於謀生者乎古來傾險之士張大富強之說以陷人主及其卒也罔不利歸私室怨歸朝廷臣來自田間深知閭閻之苦用敢冒死直陳下度支部知之

謝遠涵劾陳璧疏

諭有人奏大臣虛糜國帑徇私納賄一摺著派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毋稍徇隱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掌四川監查道御史謝遠涵奏大臣虛糜國帑徇私納賄據實列款糾參以肅朝綱而維政體臣所聞郵傳部尙書陳璧辜恩溺職貪冒妄爲有出於尋常之外者敢以見聞所及列舉條款其最鉅

者曰虛糜國帑部員薪水之最鉅者如梁士詒每月一千九百兩關冕鈞每月八百兩龍建章關慶麟葉恭綽等各六百兩所分鐵路電政餘利猶不在內行政官吏耗此鉅款能勿疚心該部又奏保丞參上行走者十餘人每月薪水各三百兩一無事事掛名坐食行路周知薪水如此他項之糜濫可知司員如此堂官之飽餐可知部中如此各路各局之輾轉效尤侵公肥己又可知所以郵傳一部人人皆視爲金穴銅山趨之若鶩其實此等款項非得諸公家之息扣即取之各局之分肥隱隱之中必有受其虧耗者官款虧耗期限屆而償本不清必有損失國權之慮商款虧耗成本重而贏利無著尤失國民信用之心大局所關實非淺鮮惟該部現在經理之款爲數甚多上下相蒙一時驟難澈究迨至情見勢絀即使明正其罪以謝天下而國事已不可收拾遙遙後顧隱患無窮此該尙書誤國之罪一也其次曰濫引私人葉恭綽以未經驗看之通判留部未及一歲五遷其官龍建章由吏部主事於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調部本

年五月即升至僉事夫該部設立二年究竟有何成效而司員人等既已重其薪俸又復驟進官階賞不稱功恐難自解至如王守爵者向爲該尙書司賬舊夥即以小京官奏留候補丁惟忠者嘗爲刑部書吏斥革有案該尙書取其辨給足供奔走調部當差又林壽熙者本行夥計曾受笞刑爲福建同鄉所不齒該尙書因與合股貿易調部屢欲保升丞參爲鄉人攻擊而止而其信任仍復如常該尙書到任甫及一年分司分處分局所用福建同鄉已至三十餘人之多而位置於各路局電局者更不可指數其尤駭人聽聞者莫若農工商部尙書溥頤互調子姪及與度支部侍郎紹英互用親戚一端以朝廷之爵祿爲僚友之報酬藐法妄爲於斯已極此該尙書徇私之弊二也該尙書前經查辦各省銅圓又承辦正陽門工程外間名聲頗爲不潔往事不足深論即以近時借洋款言之該尙書與二三私人秘密商畧分潤之數無從確查查該尙書起家進士來自田間至今擁貲百萬均託農工商部員外郎力鈞一人經理福建同

鄉無不知之力鈞爲該尙書在前門外開設糧行棧所有糧食從落堡運載來京漏稅抗捐道塗側目至於公行賄賂尙有確徵如金恭壽者以縣丞調部與該尙書家丁結爲兄弟串通木廠因緣爲奸該部庶務司向設支應綜覈兩科分任支發採辦以杜專擅冒濫之弊該尙書以金恭壽一人兼充兩科課長而數目遂無稽查有心蒙混以飽私囊又嵩秀者文理不通由司員降爲錄事旋即斥退未幾而節調分司行走現在已得優差一人之身前後判然謂無苞苴誰則信之總之該尙書嗜利無恥瞻比匪人證以外間所傳納銀一萬允保丞參上行走三千兩調部五千兩補缺之說劣迹昭著萬口一辭此該尙書納賄之弊三也方今時事艱難人才缺乏各部尙侍承參亦多未能稱職怠忽因循所在皆是第如陳壁之貪劣謬妄聲名狼藉實爲溺職之尤應請特派公正大臣澈底澄究以儆官邪而肅吏治奉

諭著派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毋稍徇隱據實具奏

隆斌請加榮祿封爵

三月甲戌諭軍機大臣等荊州左翼副都統隆斌奏敬陳管見請將原任大學士榮祿加封爵秩一摺措詞荒謬殊屬冒昧原摺已留中銷燬茲特嚴諭申斥嗣後再敢如此揣摩嘗試謬妄行爲定予嚴懲不貸

戊戌之變相傳康有爲將有蕘陽之謀以袁世凱方統武衛右軍私相引重袁懼禍遂向直督榮祿告密榮乃夤夜入京時 孝欽太后住蹕頤和園得報倉卒回宮遂成返正之局榮與監國攝政王姻連密切隆斌有意迎合不知如何措詞惟臣工章奏例止留中此獨代爲銷燬足見離奇怪誕朝廷亦不欲留示後人然細人揣摩無所不至亦可怪矣

按榮曾得男爵未知在此摺先後

于文和奏陳憲法五疏

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查普魯士憲法首爲國家領土次曰普人權利三曰

國王四曰國務大臣五曰國會六曰司法權七曰非裁判之國家官吏八曰財政九曰鄉市及省府縣聯屬十爲通則十一爲補則共十一章百十九條其法多原於比利時所異者比憲法所不載者其權皆在議院普憲法所不載者其權皆歸國王比憲法既行從前舊法多廢普仍遵用如前所具列百十條文不過揭示大綱俾國民執爲保護權利據畢士麥謂英法比三國憲法爲暴力要索之條款與普之惠與者不同然與索雖殊其爲交換之條款則無以異憲法定後國民獨於選舉法頻年爭論請改不已因當時本有改定之諭日久迄未議行既經允許於先宜有責言之及日本憲法又本於普而刪併爲七章七十六條尤爲簡括伊藤博文自爲義解於普法頗有異同如升天皇於首章以明臣民統屬之義後大臣於國會以示原本輿論之公譏箝制君權之偏見爲仿法比憲法之慎舉廢棄豫算之變例爲非奧美立憲之正不必載事變專律愈見特權保全之真不備列鑄幣諸條益徵大權包括者廣大臣無別設糾彈斷

罪之法議院不可有提出議案之權租稅議決不必限定一年議置攝政不必召集兩院其所駁議具見別裁固由後世損益之彌工亦見東方情勢之本異也普自立憲以來憲法遂爲專門之學憲文本簡所重最在解釋茲就正文逐條譯註根據歷史參稽律令博採諸儒解釋附爲論說芟繁舉要期於詳明繕單呈覽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查普魯士分國家行政自治行政區域自治行政三級爲市爲鄉爲私領地爲第一級自治基礎也爲縣爲市縣爲第二級省爲第三級皆自治聯合體也行政府純乎國家行政不在三級自治之列然實自治監督之司普於歐美中自治最完備而中央權力亦至堅強省縣本國家行政區域自治益增進乃兼爲自治聯合體然聯合區域愈廣自治權限愈嚴蓋納自治於國家範圍之中長官秉中央法令行上級監督權以謀行政統一不得徇一方人之意見故初級自治國家不爲置吏任人自爲然國家法令無論何

時何事何地何人皆有強制之力國家行政自治行政其必受範圍於法令受全權監督於地方政府鄉市之長皆由民選市長由行政府認可取決於府參事會意見不合則請命於內務大臣鄉長由縣長認可取決於縣參事會縣長請命於國王縣會亦可建議推薦國王不得以遠籍者任之省府之長皆國王親任省長與國務大臣同等府初隸於省後乃直接中央舉國所同普國百年前所謂自治體團結皆出中級人把持上抗國家政權下賤民人生計迭加改革解散而民人與國家始得直接雖加重擔荷而較中級武斷之巨懸殊如國道水道河堤耕地強制改良以及博物美術之館聾啞瘋癲養育之院國家救濟貧病之所舊皆國政今悉委之地方而辦事需財則政府常爲地方留籌款之餘地故二十年來舉地稅房租營業稅財產稅悉歸地方收用而地方自治完備則財政亦愈精密以豫算由地方起而收國稅亦由地方代辦纖悉不隱也寬其資力既如此嚴其法律又如彼普人民比法英爲服從以法制獨善也

中國民情服從根於質性以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爲本分以犯上作亂爲惡名不盡由法令束縛實本於名教自然 臣竊見憲政館所定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條理詳明於範圍權限分析尤嚴與普國法令同意惟近日西學大盛應采德國主義立法以制之時誠不可不豫防其漸普國自治以千八百八十三年七月地方行政法及八月地方官職權法爲今全國通行畫一之法茲於行政大綱及職任權限依據兩法爲主約具條說附列各表期於詳明繕草呈覽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又奏現所定各省諮議局章程權限與普國地方議會制度不符查憲政編查館原奏所稱各國皆設上下議院於國都即指資政院也又稱其下直接地方議會即指諮議局也夫國會爲參與立憲之地而地方議會僅其一部無立法之權於國家行政得述意見不得決可否於自治行政得決可否不得與執行即國會亦無裁判官吏之權今細核諮議局章程條文直以資政院爲一國行

政最高裁判之司而諮議局立於一省行政惟一監督之地又內外聯絡國政民事皆入範圍徵之各君主立憲國無類此者原奏謂議院代表輿論又謂民權所在等語考各國學說代表國民全體者一則見非一部分人私意一則見議員不可徇一部分人私意論國權者有君主國民國家各主體未聞有議院主體也今以民權解輿論又以議院爲民權所在之地將來對國家則以民權抗政府對國民又以議院概輿論所必至矣原奏謂民權者言之權非行之權而接語乃曰資政院實行解決之權諮議局與督撫不得異議何相刺謬也原奏又謂議院攻擊政府但有言詞普魯士日本憲法載任免之權在君等語查日本不認議院有彈劾之權普國彈劾一條未嘗實行今議院既得攻擊又得裁判地方行政是原告與法官同一人矣原奏又謂諮議局爲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之樞紐等語夫中央政府總監督全國行政無論上級下級國政自治莫不奉行此總監督權即地方分治與中央集權之樞紐也今以諮議局當之

耶將合地方之權歸之資政院則資政院既爲中央國會又爲中央政府之分體而又自合於中央國會不受政府干涉以實行中央監督權直民主聯合國中一國家之資格矣章程第三章常駐議員若云比普國參事會各種委員會均有不合第六章職任權限第廿一條中論議決權尤無限制第四十六條諸議局議決之案督撫不得駁一駁則受資政院裁判而資政院皆議局所舉之人是不啻自爲裁判矣總其權限之大者言之一於財政有監督權有承諾租稅權一於督撫有彈劾權有任免權一於立法有參與權有審查權若督撫不爲之屈則必至鬭爭若聽其自爲則或多要挾未有能善其後者也然而頒行已半年而中外無異議者何也近日西風益競而西術猶疏以爲必西國所通行耳臣見普國諸博士閱此章程莫不駭笑臣今所陳非一人之言皆西國法學家之說乃辯護西法非詆訾西法也得旨憲政編查館妥議具奏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普魯士議院權限責任種類組織地位權利義務原

因辦法細則綜其大綱一曰法律定義其權限已載在憲法不以解釋有異同而使權限有張弛一曰成立沿革自聯合八省議會等級分明而國民會與之抗顧以數百年之王室政權堅固之政府不能搖撼於是國民會敗而欽定憲法出矣自立憲至今國會解散一次因議用兵而議院不從一曰兩院締構聯合會本分兩部一爲王族及侯伯一爲三階級代表是爲今兩院基礎上院全出任命下院全出選舉然若何而得明達公正之人若何而權利義務均配無毫忽之差則從來無完善法故惟從其形以爲類別而多懸其格以備包容一曰國會權限其權限常與國王政府之權爲張弛原分四類曰立法曰國債曰豫算曰稅率議立法者有合議有承諾有審查之別議國債者有長期短期之別議預算者先提付下院而上院只能可否全案不得逐條抽駁議稅率者凡變更及新設非經國會協贊明布法律不得徵收四類之外又有非常特例如議定攝政有徒存空文如彈劾大臣有事屬應爲而權無強迫如求大臣列席

說明以及上奏國王受理籲請及派遣調查委員之類均列於憲法以上諸項或決一事之可否或徵一時之意嚮或爲非常之局或爲應有之義至召集解散自國王言之爲大權自國會言之爲事例又非前數項之比矣又奏近世選舉法不出三端曰從衆曰從賢曰從其勢之所重從衆者普通選舉是也而其弊往往變爲從黨則爭權利有以致之也從賢者適與相反顧若何而後爲賢必先求一至公無私網羅無遺之格絕營運僥倖去偏徇劇爭而後名實相符若從重勢者其勢本起於自然而法乃從之不問賢愚衆寡也財力聚於少數人則勢重而法亦玩故從衆從賢或有弊能以選舉法救之從勢之弊則非選舉所能救者矣今之多數投票選舉法最宜於新立憲國普國上下院選舉法皆不用從衆之制上院以從勢爲主而參用賢制下院三級法實矯貴族民黨兩偏重之勢而一以貧富爲斷則其法亦不純竊謂當以有無財產爲有無選舉權而不以財產多寡爲選舉權多寡則持平矣均下憲政編查館知之

胡思敬奏陳學堂十弊

監察御史胡思敬奏學堂新章行之數年有十弊六害請畢陳之大學八分科而中學占科不及外洋藝業十分之一且又本末精粗淆亂顛倒是有心撕滅數千年禮教綱常後雖倡言存古悔之何及此一弊也科舉之失失在束書不觀而惟鄉會墨是求學堂之失失在束書不觀而惟講義是求科舉行之數千年始爲後世詬病學堂甫闢初基人人已言腐敗此二弊也師嚴而後道尊今之教習或一人兼四五差輾轉奔馳有同市道學生既不認教習爲師或且開堂以困之教習亦設計籠絡以求全在外洋或不以爲嫌施之中國國學何辱如之此三弊也古人之才未嘗不可効馳驅至謂三代以來之政教不足以治今日之民必學西文讀西書然後可窺西人之秘奧而伍廷芳學西文最早爲美國法律專家及爲侍郎不能閱刑曹之稿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發明民權自由實已中毒於民今學堂定章乃令中學以上皆以洋文爲主課曠少年之

時日錮子弟之聰明此四弊也古人勸學有起於樵牧者有爲人傭春者今事
事務爲侈觀學生初入學堂見宮室之美器物之精先已蕩其心志又朋儕衆
多互相誇耀甚至爭津貼而結伴尋仇爭殺饌而噴飯大詢此五弊也學堂一
切規制章程以外人爲法洋服洋言與之俱化其初不知有中國之學其繼且
忘其爲中國之人此六弊也學堂之文憑重於公侯之告身黠者百計購得觀
求調用但憑一畢業生之名上者予以京卿下者予以部屬奔競貪緣之路寬
而士林廉恥掃地盡矣此七弊也海內老師宿儒凋喪殆盡惟無數社會青年
甫受畢業之憑即擁舉比之席道聽塗說安從詰其所授之方此八弊也教習
屢易各掉弄筆舌以詡其長而學生之聰明亂矣學生屢遷各計較獎勵輕重
以定去留無不請獎之學堂即無不畢業之學生而朝廷鼓舞之法窮矣此
九弊也人莫不愛其子弟聞新政懸格招才而不策勵以勉其至者非人情也
今奪之慈父嚴師之手而託諸不關痛癢之人縱技藝薄有所成而習染之性

情先壞此十弊也十弊既滋六害因之一曰壓抑寒畯之害自古人才起於寒門者十常七八今學堂一味誇張則窮人之進取已絕計內地一學生費至少需二三百金必家具萬金之產始足拚孤注於一擲下此更何望焉二曰攪亂仕途之害執學商之人與以翰林而令其修史執農學醫學之人與以部屬而令其治文書理案牘執學工學理化之人與以州縣官而令其臨民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無足辯也然即取通習各國語言文字者歸之外務部而遂能辦交涉乎取農工商學及法政財政畢業者歸之農工商部及法部度支部其遂能興實業斷大獄通國計乎而徒聚此無數攻金攻木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徒布列左右一朝有變其將誰與圖存邪三曰騷擾閭閻之害近時捐派繁重託之學務者爲多奸黨百計侵漁欺壓良善往往激而生變當大學堂初興歲費二十餘萬是時有學生三百餘人計七八百金養一學生而使農者不安於田工者不安於市誰爲畫此策者當亦啞然失笑矣四曰摧殘士類之害乾嘉

極盛時一縣應童子試者約二三千人庚子和戎以後四民皆亂儒業尤衰貧者限於物力富者亦畏避風潮鄉井蕭條絃誦將絕才難之歎自古已然不於士乎求之而專重外洋專門實業以爲人才在是不愈求而愈遠歟五日增長逆燄之害近聞東洋留學生黨派甚多各省皆有領袖潛相勾引煽動四方以洪秀全楊秀清爲英雄以張汶祥徐錫麟爲義烈託之文字詩歌極口贊揚內地學生遙相唱和不設計禁阻而反提倡民權罔民而陷獨何心乎六日推廣漏卮之害學堂所需者模範標本器具以及圖籍操衣等類無一不從海舶而來聘一洋教習歲破五六千金送一出洋學生歲破七八百金自學務大興祇日本一國每歲吸我膏血不下數千萬在廷諸臣日日侈言富強乃釀成此極貧極弱之證其何說以解此以上所陳激於一時孤憤不免言之過當請飭部臣改籌辦法以維大局而安士心下學部知之

誠如所云激於一時孤憤不免言之過當然亦足見當時新舊見解之不同

張世培奏陳教科書荒誕

元年十二月給事中張世培奏新出小學教科書荒謬蕪雜如戈登勸李鴻章謀反俾司麥與李鴻章恢復祖國及修道之謂教牽及釋迦牟尼巧言令色附會留聲機器並學部所設圖書局編纂之書亦無善本應請飭部嚴行釐訂慎編善本下部知之

按辜鴻銘所譯戈登傳亦有勸李鴻章謀反之語足見當時詆李者實有此捏造之詞

滿漢一律稱臣

諭內閣君臣爲千古定名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係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恭讀 高宗純皇帝諭旨奴才即僕僕即臣本屬一體嗣後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等因欽此 祖訓煌煌允宜遵守況當此豫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後內外滿漢文武諸臣

陳奏事件著一體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將此通諭知之

趙爾巽代奏藏務

四川總督趙爾巽代奏開缺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密陳西藏情形今之論藏事者皆曰英俄皆當防閑也英俄皆干涉我也藏人意已不屬我而有專屬也事機危急無可挽救也臣竊謂自我言之則英俄皆當防閑自英俄言之則防英者俄防俄者英中國當趁此各有忌憚之時急整理西藏內政恢復主權觀近日英外部大臣三次致駐俄英使之文所述兩國申論之語則中國不必防閑英俄即英俄亦無防閑中國之意假使中國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權力則英俄方且贊助不遑何也蓋西藏者無獨立資格我不能保之則屬於英而有害於俄之中亞西亞屬於俄而有害於英之印度兩國必出死力以相爭而大局決裂此兩國所不願者也臣謂我不必防閑彼彼亦不干涉我者此也考藏人凡分三級一曰僧侶官吏一曰喇嘛一曰百姓官吏皆各有自雄之心而實無

堅強之性往者官吏背約英兵來則恭順矣番官無禮於我軍至則改觀矣達賴革則屏息矣喇嘛素信佛教俄以其術牢籠之故向俄較熱百姓蠢無智識英以柔道牢籠之故反感英德三級人之性情向背如此再考西藏政體全乎專制官吏命令無敢違者中國但能增長權力制其官吏則向俄向英皆歸無效臣謂不患其不屬我者此也至論事機誠危急矣而英俄既不事防閑干涉則挽救正可及時英之不惜委曲牢籠者何嘗須臾忘西藏哉特不欲操之過急且恐招俄之忌耳我若仍因循既不能保藏人之受其牢籠尤不能保英俄之別謀權利故今日中國治藏須分別表裏善爲操縱不必遽改爲行省而常以治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強同於漢民而當以愛漢民之心愛之宣威布德較蒙古諸藩爲易臣愚以爲達賴既革當以呼圖克圖分任藏事利用轉世迷信之愚永廢達賴之制則番官各自樹幟而英俄無從牢籠事莫急於此者此外練兵興學開鑛墾荒通商殖民諸政則又當循序進行者矣得旨密交外務

部知道

錫良奏陳東三省事宜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東三省久成日俄分據之勢近兩國協約成立而大局益危該協約全文第一條云兩國相與協力目的進行不爲有害之競爭是其在東三省之勢力範圍已劃分認許第三條云儻有侵迫之事件發生時兩國認爲必要措置隨時相互商議是直視若己國領土將來無論何事兩國有認爲不便者皆得協力抗我不特蔑視中國主權且不許第三國插足況正約外必有特別附約雖未深悉而一則合併朝鮮一則侵占蒙古均在意中今雖補救稍遲然以三省壤地之廣物產之饒銳意振興未始無轉弱爲強之日伏惟積弱之故首在土曠人稀吉江兩省荒涼尤甚東南東北沿邊數千里毘連俄韓有土地無人民猶自棄也俄人於沿海歲移民數十萬分屯開墾以荒廢之區經營十餘年遂成繁盛一入我境荒蕪滿目弱肉強食何以圖存近者日俄兩

國皆設拓殖局以大臣領之機重力宏實逼處此我亟應設立墾務局特簡大員督辦派員前往內地招墾移民歲以若干萬人爲率分段墾闢按年進行內力漸充乃可制外無款可籌自惟有議借外債之一法彼以全力逼我疆土我亦當以全力經營如責令東省擔任籌借亦不敢辭且江省之甘河與吉省之蜂蜜山煤礦外人垂涎已久甘河須籌鐵路六百餘里蜂蜜山須築二百餘里此外森林畜牧均有大利臣擬借外債二千萬兩以一半設實業銀行一半移民開墾開鑛築路惟必經政府承認於合同內聲明始得見信現錦璣鐵路雖未議定若先修錦洮一段俄國當無異議胡盧島開闢商港主權在我亦與他國無干一俟籌款有著同時並舉得尺得寸固未始非圖存之策也得旨外務部度支部妥速議奏尋奏該督此次擬借外債二千萬兩以一千萬兩設立東三省實業銀行以五百萬兩爲移民開墾之需以五百萬兩開鑛築路之用擬請照准由東三省商借妥訂合同至於東省設立墾務局特簡大員督辦一

節俟借款定議再行請旨辦理從之

錫良請借債築路

東三省總督錫良等奏財政日窘外禍日迫惟有實行借債可爲第一救亡政策借債乃十年以內救亡之要著十年以內我國正在推行幣制之日儻無數千萬現金爲之儲備則財政恐慌各國即從而干涉之即就籌備憲政而論無一不仰給於財政如能以借債爲題吸收外資以厚國力以甦民困則財政可一幣制可定將來立憲之籌備亦可以進行而無阻造路乃十年以外救亡之要著中國交通不便凡政令之宣布軍事之征調障阻既多緩急難恃所有森林礦產因運輸不便亦多棄利於地果十年以外鐵路盡通御中控外勢增百倍斯時採用各國行政之法決無難行之慮擬請速定大計指明我國亟應興築之粵漢川藏張哈伊黑四段幹路准以本鐵路抵押募借外債以十萬萬爲度即由度支部郵傳部主持一面議定借款一面議定包工限期十年完竣其

附屬於鐵路事業經營者則責成路線所經各省將軍督撫都統妥爲規畫次第興辦即商民所立之實業公司亦准其以實有之資產抵借外債以爲補助惟當由部臣定一商借商還辦法令不使與國際相涉此令一下世界當爲震動我國債票必將日漲各國債票必將日跌世界財力祇有此數我先取之則彼無所取資先發以制人乃可以不戰而屈人更徵諸古今中外之歷史國家之盛衰實視財政爲消息可分爲四時代曰本國財力完全之時代曰借債維持之時代曰債主代爲維持之時代曰債主監督財政之時代我國今日所處之階級即由借債時代漸入於債主代爲維持時代利用此策乃可復還其財政完全之時代下部妥議具奏尋度支部等奏我國所借外款合之庚子賠款截至本年已達十萬萬之數原奏借款築路之策我國非不用之惟重在興利即重在還本原奏所指四路除粵漢一路已另行議辦外其川藏哈張伊黑三路多屬荒遠成本既重收利難期將來還款恐無把握察度情形所請議定借

款包工限年之處暫爲從緩辦理從之

理藩部奏振興蒙務

理藩部奏預備憲政首在振興蒙務開濬利源莫重於闢地利啓蒙智莫急於化畛域通文字諸大端謹先酌將舊例量爲變通以爲籌辦蒙務措手之方曰變通禁止出邊開墾各條擬請將已經奏准開墾之各旗凡舊例內禁止出邊開墾地畝禁止民人典當蒙古地畝及私募開墾地畝牧場治罪等條例酌量刪除以期名實相副其已經招墾之各盟旗或酌照內地旗民交產之例許各蒙旗與民人交易報官核辦其未經招墾之各蒙旗或由各邊省督撫暨各路將軍大臣商同蒙旗奏請開放由臣部咨商將軍大臣督撫察酌各處情形妥擬章程纂入則例奏明辦理曰變通禁止民人聘娶蒙古婦女之條旗漢現已通婚蒙漢自可仿照辦理擬由各邊省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凡蒙漢通婚者均由該管官酌給花紅以示旌獎曰變通禁止蒙古行用漢文各

條舊例內外蒙古不准延用內地書吏教讀公文稟牘呈詞等件不得擅用漢文蒙古人等不得用漢字命名今則惟恐其智之不開俗不變斷無再禁其學習行用漢文漢字之理應請將以上諸例一併刪除以利推行而免窒礙從之

錫良奏陳東省危迫情形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東省自日俄協約告成繼以日韓合邦吞噬之心益熾沿安東南滿路綫所至其鐵路警察及車站人員多係陸軍軍隊安東遼陽海城鐵嶺長春且均有聯隊駐紮吉林則延吉一帶亦駸駸逼處俟朝鮮全境布置稍完勢必席捲而西踞吉奉以窺順直俄則近窺蒙古如在掌握近於西伯利亞沿路車站增建營房添紮軍隊況自伊犁以達吉江沿邊萬里處處毗連隨地可以侵擾一旦有事日人調全國之軍隊兵艦二三日可達俄人調沿滿洲及西伯利亞一帶駐紮數十萬之兵亦二三日可達東省併客軍計之僅止二鎮兩協豈能一撓其鋒即再練一二鎮亦不足言戰守若能傾全國之力以謀

東三省即以保固全國將近畿陸軍勤加訓練再罷可緩之舉節可省之費添練數鎮以爲後勁敵或有所憚而不敢輕發我再及時修明內政固結民心籌辦移殖路礦等事以爲補牢之計否則東省一旦禍發將何所持以抵禦之是舍練兵無以圖存然使槍礮子藥仍須購自外洋平時操練不足以支配及兵事既起無製造廠接濟軍火則有兵與無兵等查滬鄂有廠能造槍而不適於用德州有廠能製彈而不應所需川粵道遠不能救急自非於北省設立大工廠並聘各國名匠極力講求趕速籌辦不足以顧東陲若武備不修恐不出三稔關以東將爲朝鮮之續耳應懇俯念東省危迫情形采納施行

下詔罪己

三年九月諭內閣朕繼承大統於今三載期與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朦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藉爲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祇爲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

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則陝湘警報迭聞廣籍變端又見區夏騰沸人心動搖 九廟神靈不安歆饗無限蒸庶塗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採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治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化除旗漢屢奉 先朝諭旨務即實行鄂湘亂事雖涉軍隊實由端激等乖於撫馭激變棄軍與無端搆亂者不同朕惟自咎用人之不宜軍民何罪果能翻然歸正決不追究既往朕以眇眇之身立於臣民之上禍變至此幾使 列聖之偉烈貽謀顛墜於地悼心失圖悔其何及尙賴國民扶持軍人翼戴期納我億兆生靈之幸福而鞏我萬世一系之皇基使憲政成立因亂而圖存轉危而爲安端恃全國軍民之忠誠朕實嘉賴於無窮此時財政外交困難已極我君民同心一德猶懼顛危倘我人民不顧大局輕聽匪徒煽惑致釀滔天之禍

我中國前途更復何堪設想朕深憂極慮夙夜旁皇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

開黨禁

諭資政院奏請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一摺黨禁之禍自古垂爲炯戒不獨戕賊人才抑且消沮士氣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隨之遞嬗往往所持政見在昔日爲罪言而在今日則爲讜論者雖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微瑕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範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綸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大被赦人等尤當深自拔濯抒發忠愛同觀憲政之成以示朝廷咸與維新之至意

宣誓立憲信條

三年十月庚子告祭 太廟宣誓憲法信條

監國攝政王代詣行禮誓詞曰惟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十月乙未朔越六日孝孫嗣皇帝臣御名年在冲齡監國攝政王名攝行祀事謹誓告於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

孝慈昭憲敬順仁徽懿德慶顯承天輔聖高皇后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

孝端正敬仁懿哲順慈僖莊敏輔天協聖文皇后

孝莊仁宣誠憲恭懿至德純徽翊天啓聖文皇后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

孝惠仁憲端懿慈淑恭安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

孝康慈和莊懿恭惠溫穆端靖崇天育聖章皇后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孝誠恭肅正惠安和淑懿恪敏儷天襄聖仁皇后

孝昭靜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欽天順聖仁皇后

孝懿溫誠端仁憲穆和恪慈惠奉天佑聖仁皇后

孝恭宣惠溫肅定裕慈純欽穆贊天承聖仁皇后

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

孝敬恭和懿順昭惠莊肅安康佑天翊聖憲皇后

孝聖慈宣康惠敦和誠徽仁穆敬天光聖憲皇后

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孝賢誠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順輔天昌聖純皇后

孝儀恭順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聖純皇后

仁宗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

孝淑端和仁莊慈懿敦裕昭肅光天佑聖睿皇后

孝和恭慈康豫安成欽順仁正應天熙聖睿皇后

宣宗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寬定成皇帝

孝穆溫厚莊肅端誠恪惠寬欽孚天慈聖成皇后

孝慎敏肅哲順和懿誠惠敦恪熙天貽聖成皇后

孝全慈敬寬仁端懋安惠誠敏符天篤聖成皇后

孝靜康慈懿昭端惠莊仁和慎弼天撫聖成皇后

文宗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聖孝淵恭端仁寬敏莊儉顯皇帝

孝德溫惠誠順慈莊恪慎徽懿恭天贊聖顯皇后

孝貞慈安裕慶和敬誠靖儀天祚聖顯皇后

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

穆宗繼天開運受中居正保大定功聖智誠孝信敏恭寬明肅毅皇帝

孝 嘉順淑慎賢明恭端憲天彰聖毅皇后神位前曰洪維我太祖高皇帝以
來 列祖 列宗貽謀宏遠垂三百年於茲矣 孝孫御名寅紹丕基兢兢業業
仰承 先朝立憲之大指力圖急進朝夕籌謀乃弗克負荷用人行政諸未得
宜以致上下睽隔情意不孚旬月之間寰區倏擾深懼我 累聖相承之大業
顛覆於地憫予小子罪曷克當茲由資政院諸臣博採列邦君主最良之憲法
上體親貴不與政事之 成規先選重大信條十九條其餘未盡事宜一併歸
入憲法迅速編纂並速開國會以符立憲政體審察情勢已允施行用敢矢言
於我 列祖 列宗之前繼自今藐藐之躬振振之族當與內外臣工軍民人
等普同遵守子孫萬世罔敢或渝以紓 九廟在天之憂而慰率土蒼生之望
惟我 祖 宗實式臨之所有重大信條開列於後謹誓

第一條大清帝國皇統萬世不易

第二條皇帝神聖不可侵犯

第三條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爲限

第四條皇帝繼承順序於憲法規定之

第五條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由皇帝頒布之

第六條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

第七條上議院議員由國民於有法定特別資格者公選之

第八條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

皇帝任命皇族不得爲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

第九條總理大臣受國會彈劾時非國會解散即內閣辭職但一次內閣不得爲兩次國會之解散

第十條陸海軍直接皇帝統率但對內使用時應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此外不得調遣

第十一條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緊急命令應特定條件外以執行法律及

法律所委任者爲限

第十二條國際條約非經國會議決不得締結但媾和宣戰不在國會開會期中者由國會追認

第十三條官制官規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條本年度豫算未經國會議決者不得照前年度豫算開支又預算案內不得有既定之歲出預算案外不得爲非常財政之處分

第十五條皇室經費之制定及增減由國會議決

第十六條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相抵觸

第十七條國務裁判機關由兩院組織之

第十八條國會議決事項由皇帝頒布之

第十九條以第八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條國會未開以前資政院適用之

宣布德意

諭朕勤求治理惟日孜孜作新厥民猶如不及近因川鄂事變下詔罪已促進憲政另行組織內閣寬赦黨人昨日又俯允資政院之請將所擬憲法重要信條宣誓 太廟頒布天下所以期人民之進步示好惡以大公自今以往凡關於政治諸端爾人民有所陳明朕無不斟酌國情採納公論天生民而立之君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其有因政治弗進熱心改良舉動激烈者列邦謂之政治改革凡歐西列強由專制而入於憲政此等階級皆所必經今各省紛擾禍變日深其本意率在憲政實行共登上理委係激而出此並非如前代叛民希圖非望往時逆匪荼毒生靈惟上下睽隔情志莫通不得已命將出師冀拯水火仍將歸正免究之幃申諭再三茲復披覽資政院轉陳統制張紹曾等所奏益信致亂之源實由政治徬徨宵旰良用惻然倘再不早變計後患何可勝言痛切剝膚須臾難忍頃據袁世凱電奏奉到初九日恩旨四件已令各軍停進

一面出示曉諭招撫並向武昌宣布德意解散等語辦理甚合朕意並著將十二日准資政院起草憲法十三日頒布信條諭旨一併宣示仍恐遠邇未及周知用再諄切宣諭有亂事省分凡統兵大員務皆仰體朕心剴切布告安速安撫俾皆曉然朝廷實心與民更始不忍再以兵力從事之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可渙然冰釋乎至種族革命之謬說容或有之究居少數況同在九州之近更何有畛域可分舜東夷而禹西羌皆中夏之聖帝其忍以自相殘賊同付淪胥總之國步阨危至今已極胥賴我軍民宏濟艱難互相維助俾我四萬萬神明之胄躋世界於大同倘或負固執迷不顧公理恃衆逞忿不慮危亡以人道所不容萬國所不許之事欲實行之中土爲國民幸福計爲世界和平計非朕不能姑容我愛國軍民亦必視爲公敵勢難任其肆意兇殺擾亂神州想我愛國軍民必能共矢公心咸登新治無偏無倚同我太平也

按辛亥之變近人行唐尙績之乘和所著辛壬春秋紀載頗詳茲不多錄僅

錄頒憲罪已赦黨三詔以見 朝廷寬大屈己從人即至敵屢尊榮不忍生
靈塗炭乃遜位以後並此區區優待條件不克履行此則凡有人心自存公
論者矣

下詔遜位

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戊午諭內閣欽奉 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
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
國會公決政體兩月已來尙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
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
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
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
諸全國定爲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
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

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又奉懿旨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現將新定國體無非欲先弭大亂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數之民心重啓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相尋勢必演成種族之慘痛將至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禍何忍復言兩害相形惟取其輕此正朝廷審時觀變痼瘼吾民之苦衷凡爾京外臣民務當善體此意爲全局熟權利害勿得挾虛憍之意氣逞偏激之空言致國與民兩受其禍著民政部步軍統領姜桂題馮國璋等嚴密防範剴切開導俾皆曉然於朝廷應天順人大公無私之意至國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內列閣府部院外建督撫司道所以康保羣黎非爲一人一家而設爾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時艱慎供職守應即責成各長官敦切誠勸毋曠厥官用副予夙昔愛撫

庶民之至意

優待條件

又奉懿旨前以大局岌危兆民困苦特飭內閣與民軍商酌優待皇室各條件以期和平解決茲據覆奏民軍所開優禮條件於 宗廟 陵寢永遠奉祀 先皇陵制如舊妥修各節均已一律擔承皇帝但卸政權不廢尊號並議定優待皇室八條待遇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七條覽奏尙爲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滿蒙回藏人等此後務當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觀世界之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

附錄優待條件

甲關於

大清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條件如左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爲四百萬圓此款由

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

護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

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閣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

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乙關於清族待遇之條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私權與國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產一體保護

四、清皇族免當兵之義務

丙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

今因滿蒙回藏各民族贊同共和中華民國所以待遇者如左

一、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四、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設法代籌生計

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

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兩方代表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轉達各該政府

按辛巳復辟未成 宮庭惶恐江督馮國璋鄂督王占元曾合電段祺瑞

請擁護優待條件段覆電贊同

掌固零拾卷四終

男驥校字